

俄藏黑水城文獻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①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  
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①

漢文部分

TK1-TK20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上海



俄藏黑水城文獻①

編者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上海瑞金二路272號郵政編碼200020

印製 上海古籍印刷廠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

開本 787 × 1092mm 1/8 印張 4.25 插頁 99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25-2036-6 / Z · 293



俄藏黑水城文獻①

編者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上海瑞金二路272號郵政編碼200020

印製 上海古籍印刷廠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

開本 787×1092mm 1/8 印張 4.25 插頁 99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25-2036-6 / Z · 293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Филиал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①

**Коллекции част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К1-ТК20**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Академ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Китая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Шанхай 1996**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①**

**Составител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Институ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АОН Китая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Издатель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Китай Шанхай ул. Жуйцзиньэр 272  
Почтовый индекс 200020**

**Печать  
Шанхай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Институ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АОН Китая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Формат 787×1092mm 1/8  
Печатный лист 44.25  
Вкладка 99  
Первое издание XII.1996г.  
Первая печать XII.1996г.**

**Перепечатка воспрещается  
ISBN 7-5325-2036-6 /Z · 293**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he St.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①

Chinese Manuscripts  
TK1-TK20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1996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Volume ①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72 Ruijin Second Road, Shanghai 200020, China)

Print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rinting Factory

©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8 mo 787 × 1092mm

44.25 printed sheets 99 insets

First Edition: December 1996 First Printing: December 1996

ISBN 7-5325-2036-6 /Z · 293



# 俄藏黑水城文獻

主編

史金波（中）

魏同賢（中）

В.Н.克恰諾夫（俄）

編輯委員會（按姓氏筆畫爲序）

中方

史金波

白濱

李國章

李偉國

聶鴻音

魏同賢

俄方

В.Н.克恰諾夫

孟列夫

執行編輯

蔣維崧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Главные редакторы

Е.И.Кычанов

Ши Цзинь-бо

Вэй Тун-сянь

Редколлегия(Фамилии по алфавиту)

Е.И.Кычанов

Л.Н.Меньшиков

Бай Бинь

Вэй Тун-сянь

Ли Вэй-го

Ли Го-чжан

Не Хун-инь

Ши Цзинь-бо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Цзян Вэй-сун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Editors -in -Chief

Shi Jinbo (on Chinese part)

Wei Tongxian (on Chinese part)

E.I. Kychanov (on Russian part)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Project Committee  
(in alphabetical order)

In China

Bai Bin

Li Guozhang

Li Weiguo

Nie Hongyin

Shi Jinbo

Wei Tongxian

In Russia

E.I. Kychanov

L.N. Menshikov

Executive Editor

Jiang Weisong



俄藏黑水城文獻①

本卷主編 李偉國

本卷副主編 白濱

責任編輯 蔣維崧

裝幀設計 嚴克勤

攝影 嚴克勤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①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этого тома  
Ли Вэй-го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главного редактора этого тома  
Бай Бинь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Цзян Вэй-сун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и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редактор  
Янь Кэ-цин  
Фотограф  
Янь Кэ-цин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Volume ①

Editor-in-Chief for this Volume  
Li Weiguo  
Deputy Editor-in-Chief for this Volume  
Bai Bin

Editor-in-Charge  
Jiang Weisong  
Cover Designer  
Yan Keqin  
Photographer  
Yan Keqin



# 俄藏黑水城文獻總目錄

前言 E.N. 克恰諾夫

前言 史金波

前言 李偉國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漢文部分

西夏文世俗部分

西夏文佛教部分



# Contents

Preface	E. I. Kychanov
Preface	Shi Jinbo
Preface	Li Weiguo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Manuscripts	
Tangut Secular Manuscripts	
Tangut Buddhist Manuscripts	



# 前言

Е.И. 克恰諾夫

聖彼得堡所藏罕見的西夏文獻的發現，成績應當屬於職業地理學家兼旅行家彼·庫·科茲洛夫（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 1863.10.15—1935.9.26）。

科茲洛夫出生在斯摩棱斯克省杜霍夫申小鎮一個牲畜販賣者的家庭。他在當地學校畢業後，就在斯洛博德市一家啤酒廠當辦事員。恰巧一位當時就已出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學家普爾熱瓦爾斯基（Н.М.Пржевальский）在這裏買了一座別墅。1882年，科茲洛夫與普爾熱瓦爾斯基相遇，決定了科茲洛夫此後的生活道路。後來科茲洛夫回憶道：「我永遠，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我大膽而坦誠地同他（指普爾熱瓦爾斯基——作者注）談了話，這一天決定了我整個一生的前程，從此我便沿着這條路程走下去。」<sup>①</sup>在普爾熱瓦爾斯基的提攜下，科茲洛夫得以繼續自己的學業，並在斯摩棱斯克專科學校（當年那是偏重數學和自然科學的中學）畢業，而在1883—1885年，還很年輕的科茲洛夫就參加了第四屆普爾熱瓦爾斯基中亞探險隊。1887年，科茲洛夫在聖彼得堡軍事學校畢業，並被授予軍官銜。此後他參加了1888年別夫錯（М.В.Левцов）探險隊和1893—1895年羅博羅夫斯基（В.И.Роборовский）探險隊。這使他得到日後被委托獨立進行探險的鍛煉。他的第一次獨立探險是在1899—1901年實現的。

似乎最先是旅行家兼民俗蒐集者波塔寧（Г.Н.Потанин）從土爾扈特蒙古人那裏得知黑水河口有一座廢城。他曾在1884—1885年度旅行報告中寫道：「他們（指土爾扈特人——作者注）說有一座古城叫埃爾海—哈拉—布留克（Эрхэ-хара-бурюк），意指黑水極東部支流岸邊的黑城；他們說，那裏還可見到



不大的城垣，即小城牆，四周有許多沙埋房屋遺迹。挖開黃沙就能找到銀器，小城四周則為流沙，附近無水。」<sup>②</sup>1900年，地質學家奧布魯切夫（В.А.Обручев）曾試圖找到這座沙埋小城。當地的蒙古人不僅沒有告訴他這座故城所在，而且還把他引嚮了與黑城完全相反的方嚮。<sup>③</sup>當年科茲洛夫身在蒙古，也曾派遣他的同伴卡贊科夫（А.Н.Казанков）前去尋找此城廢墟，都沒有找到，原因還是一樣：當地居民對廢墟情況秘而不宣。<sup>④</sup>

在準備前往蒙古——四川考察時，科茲洛夫決定再去尋找。他考慮到前人所犯的錯誤，決定同當地蒙古人搞好關係。後來他寫道：「我內心抱着一個極美好的幻想：在蒙古沙漠找到這座廢城。」<sup>⑤</sup>

蒙古——四川探險隊的行動計劃是由帝俄地理學會在著名地理學家兼旅行家謝苗諾夫——天山斯基（П.П.Семенов—Тяньшаньский）和科茲洛夫積極參與下制定的。1907年6月17日，科茲洛夫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召見，他在《蒙古——四川旅行日記》留下了這樣一段話：「我受到了光榮的召見，這是一次那樣平凡而又親切的召見（當時，我把剛出版的三卷本西藏探險學術著作呈送給了沙皇），我懷着激動的心情離開沙皇的。當我最後對陛下說：『西藏探險進行得很成功，請允許我依照西藏探險的先例，請求為這次探險祝福！』沙皇回答道：『我且不同你告別，在你前去長途旅行出發之前，我還見你一次，因為裝備探險隊還有很多事要做，要花很多時間。』」<sup>⑥</sup>果然在1907年10月29日，科茲洛夫出發前又得到沙皇和皇位繼承人阿列克塞第二次召見。

這次探險計劃是10月2日由沙皇批准的。探險為期兩年，由國庫撥款三萬盧布。探險隊員規定為十四人，<sup>⑦</sup>配以武器：步槍十二支，子彈一萬五千發，施密特——維松左輪手槍六支，子彈六百發。<sup>⑧</sup>

授予探險隊領導人官憑文書如下：「上帝保佑：朕全俄皇帝、專制君主尼古拉二世，仰全體知曉，持證人為我帝俄地理學會所遣科學探險隊隊長。該隊將取道恰克圖經庫倫前往中國西北和蒙古，然後途經蘭州府及庫倫返回俄國。隊長為擲彈兵團統帥亞歷山大三世近衛軍中校彼·庫·科茲洛夫，出入俄國境由其隨從十人陪同，故希沿途所經地方軍政當局查驗放行，務令科茲洛夫及其隨從十員暢通無阻，並予優待。特頒此照以資證明，並加蓋國璽。外交部副部長，1907年8月12日于聖彼得堡遵聖旨。

簽字、印鑑」<sup>⑨</sup>

俄國政府和沙皇本人之重視探險並支持地理學會的創議，多係此類探險結果獲得歐洲學術界贊賞之



故。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德、法、俄、瑞典、日本等國衆多探險隊，在地理學、民族學、歷史學和自然科學（植物、動物學等）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俄國參與此項國際性學術活動尤爲竭力，從而大大提高了俄國學術界的國際威望。但不能不公正指出，對中華帝國邊疆從事此類科學探險，是在歐美和日本對中國施加政治、經濟壓力的背景下進行的；探險所得當地地形測量及情況報告，亦可能被用于軍事目的，清朝政府對此無疑作出了一定讓步。但是，在這些探險時間已過將近百年的今天，僅就敦煌和黑水城的發掘和保存而言，此對研究中國文化史乃至中國學術，顯然都是最寶貴的貢獻。那些很可能毀而不存的東西，因此哪怕是部分地得救，並得以保存到現在。

我想特別強調此類探險工作是曾得到中國（清朝）中央政權機構的同意，並在地方當局監督之下進行的。探險隊成員進行調查都曾獲中國中央政府允許並簽發護照。科茲洛夫就1907—1909年蒙古—四川探險一事曾寫道：「我們是通過俄國駐博格多汗的外交使館從北京政府得到護照的。」<sup>⑩</sup>「俄國駐北京使館曾將探險隊的情況通知探險必經之路上的中國地方當局。」<sup>⑪</sup>

因此在前往庫倫（烏蘭巴托）的蒙古領土上，探險隊行進途中都曾乘用蒙古的驛馬。「多虧恰克圖邊境專員根克（П.Е.Генк）及時與中國派駐蒙古的管理當局接洽，探險隊全體人員得以乘坐蒙古驛馬前進……探險隊行裝均專僱蒙民駱駝運送。」<sup>⑫</sup>所租駱駝計四十峰。

探險隊並非在中國境內任意行動。例如，西寧辦事大臣就曾及時得到有關科茲洛夫探險隊到來的通知。<sup>⑬</sup>地理學會檔案中現存一份「致甘肅省外事局」的信中寫道：「茲接外事局1908年11月15日來信，謹通知如下，本人爲俄國旅行家中校科茲洛夫，確曾與西寧欽差及通判談判有關我等從歸都（Гуйдуй）經由拉卜楞至松潘廳的計劃。」<sup>⑭</sup>信的日期是1908年11月22日。

至于黑水城的發現和進行發掘，那也得到爲清廷服務的蒙古王爺巴登札薩克和土爾扈特貝勒的允許和協助，當時他們管理着委付他們管理的領土，那是清帝國版圖內經由理藩院特殊管轄的蒙古領土。

1908年3月初，探險隊抵達草場天然地界烏果勒津——托洛果（Уголзин-гологой），即當地蒙古王爺巴登札薩克駐錫地。當談話涉及有關探險隊下一步路線時，王爺得知科茲洛夫很想取道額濟納河口，便問：「您爲什麼一定要走額濟納河，而不徑往阿拉善衙門？直通阿拉善的道路好走，還可少花時間，而且又可少花精力和消耗，節省開支。」王爺又補充說：「『看來你們對額濟納河很感興趣吧？』」



我回答巴登扎薩克說：『是的！您說的對，那裏有一座古城廢墟，很有意思。』于是我的對話人問道：『您是怎麼知道的？』我回答說：『是從我們的旅行家寫的書上和我朋友的信件中得知的。』王爺沉思片刻，慢慢地說：『原來是這樣！我聽手下人講，黑水他們去過，確有一座四周有牆的城市，不過已逐漸被沙掩埋了……他們說土爾扈特人常去那座廢墟探掘埋藏的財寶，還聽說好像有人在那裏找到過什麼東西。那你們就去看看吧，說不定你們自己也會找到什麼好東西。我看土爾扈特人不會阻擋你們去廢墟，也不會阻撓你們發掘的……土爾扈特人直到最近還在對黑水和通往阿拉善衙門的道路加以保密。』<sup>⑮</sup>談話的結果就是這樣。1908年3月12日科茲洛夫在給地理學會秘書的信中寫道，起初王爺和他的兩位顧問都「竭力使我相信，在我要去的方嚮是沒有路的。」<sup>⑯</sup>但是禮品幫了大忙。首先是左輪手槍和步槍、宴請和留聲機，還有那封請俄國駐北京使團轉請清廷加封巴登扎薩克為「烏魯孫—圖施—古納」（「Улусун-туши-гуна」）的信件，「此舉將使他從博格多汗朝廷所得薪俸增加一倍。」<sup>⑰</sup>由此可見，沒有他的協助，科茲洛夫同他的先行者一樣，是不可能找到黑水城的。

在前往黑水城的途中，第二位提供幫助者便是土爾扈特王爺，即土爾扈特貝勒達希（Дашу），正如後來科茲洛夫在公開講演中所說，他「給了探險隊很大的幫助，才有可能找到黑水城。」<sup>⑱</sup>土爾扈特貝勒在與哥薩克布里亞特農民巴德馬沙波夫談話後，「交待自己的……嚮導把探險隊帶到他的領地附近……並許諾全力協助……送到黑水城廢墟。」<sup>⑲</sup>土爾扈特貝勒是直屬理藩院的。<sup>⑳</sup>

1908年4月1日，探險隊五名成員：科茲洛夫、切爾諾夫（А.А.Чернов）、納帕爾科夫（Н.Я.Напалков）、哥薩克伊萬諾夫和馬塔耶夫，在嚮導巴塔的陪同下，從托羅昂策（Торой-онцэ）嚮黑水方嚮進發。巴塔「曾多次到過黑水故城」。<sup>㉑</sup>由探險隊營地到黑水約有60—65里，「走到半途就開始遇到農耕和定居文化的痕迹——有磨盤、水渠標志，陶器、瓷器碎片等等。但是，最使我們感興趣的是土夯建築，特別是沿途可見寶塔一、兩座或五座，散落在通嚮沙埋黑水的古道。越接近朝思暮想的目的地，我們的激情越是高漲。我們在3俄里（1俄里約2.5華里——作者注）處越過一條乾涸的古河床……在高高的河岸上矗立着阿爾泰—浩特（Алтан-Хото）城堡廢墟。傳說守衛黑水城的騎兵就曾駐紮于此。乾涸河道的兩側，從前顯然是農耕居民的文化谷地。最後，黑水城終於出現了，此城位于由大粒沙石鋪墊的低臺地上。城堡西北角矗立着一組輪轂狀塔羣，是由一座主塔和建在城牆外面的小塔羣組成



的。越接近古城，所見器皿碎片就越多。城市的輪廓被堆高的沙丘遮擋住了。我們爬上臺地，便見黑水城整個迷人的外貌呈現在眼前。」<sup>②②</sup>根據科茲洛夫的描述，城牆是「東西南北正嚮座落，城市構成一個正方形，邊長約一俄里。在東西城牆各有城門，外有凸出的「形護城，以防止直入城門。此護城兩兩相對：在東城正中稍偏北，在西城正中則稍偏南，起自城門有兩條平行的主要街道東西嚮穿過全城……堅固的城牆高達6—8米，城西北有雄偉的佛塔羣。牆基厚4—6米，逐漸嚮上收縮，高處厚度減半……各面城牆都有幾座稜堡……過去建築物的殘址被流沙、垃圾和泥土所堆壓，稍高于地面，這顯然表明，曾是城市過去的街道。」<sup>②③</sup>

探險隊成員在首次探察此城時便找到許多陶、瓷器碎片，生鐵及熟鐵、銅、銀器碎片，瓦片，錢幣，紙幣，偶爾還有祭祀用品。

探險隊在黑水城從1908年4月1日逗留到13日，探察和發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學要求進行。正如科茲洛夫本人在日記中寫道：他和他的手下人「挖呀，刨呀，打碎呀，折斷呀，都幹了。」<sup>②④</sup>對發掘品未作嚴格記錄。<sup>②⑤</sup>雖則科茲洛夫在城市平面圖上標出了「1號、2號、3號遺址在北城南北中軸綫偏東，3號遺址在城市南城東半部，B塔在城中央東南部，A塔在城中央西南角，廟宇的遺址位于西部城牆南半部附近。

根據各種追述，發現物品計有：

在「1號遺址——有「畫在麻布上的小佛像」、「粗糙的金屬小碗和西夏文字手抄本殘片」。

在「3號遺址——有「波斯文名著《七智者》故事集殘葉」、「伊斯蘭教經寫本和藝術裝幀品」。

在「A塔——有「三本西夏文書本和三十本西夏文簿冊，一張麻布畫像『阿彌陀佛顯靈』」、「一張中國絹畫像」、「一個美麗的帶笑容的大型面具和許多頭像、面具」、「一個灰色頭髮的佛頭」。

在「B塔——有「幾隻泥塑像脫落下來的透明眼球」、「幾隻磨製精細的水晶或茶晶眼球」、「幾個平面型的大擦擦」。<sup>②⑥</sup>

在總結第一次于黑水城逗留的情況時，科茲洛夫指出：「探險隊在黑水城廢墟度過幾天，總的說來大有收穫：有書籍、信函、紙張、金屬錢幣、婦女飾物、某些家用器具和日常用具殘件和佛事用品等。我們所搜集到的考古材料，為數達10個俄擔箱（1俄擔合16公斤——作者注），準備運交俄國地



理學會」。<sup>②⑦</sup>「我們利用了土爾扈特貝勒對探險隊的友好態度，立即通過蒙古郵驛分批經庫倫運往彼得堡，並通報有關發現黑水城及在該地發掘的情況，還附送了文字和聖像樣品，以便盡快研究和作出鑒定。」<sup>②⑧</sup>

1908年12月，科茲洛夫在草地邊界歸都收到了地理學會副會長格利戈利耶夫（А.В.Григорьев）的回信。他在日記中寫道：「格利戈利耶夫以地理學會副會長的身份通知我……談到我在黑水城的工作或成果。據認此地乃是11—14世紀的西夏國都，看來地理學會對此次發現非常滿意，並決定要我重返此歷史古城……弄到更多的貴重文物，以補充業已部分地運抵彼得堡的發掘物。」<sup>②⑨</sup>日記所述還有1908年12月23日寫給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秘書的一件信稿為證。科茲洛夫在信中通報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說，他在探險第三階段將「比以前花費更長時間在黑水故城再次發掘。現已收到俄國地理學會副會長來信。他辨認了我寄到彼得堡的文字文獻材料，據此趕忙為我祝賀，說我所發現的黑水城乃是11世紀到14世紀存在的西夏國都……閣下收到此信時，我將已在前往蒙古南部的途中，再過兩個月左右即可抵達我所嚮往的西夏廢墟。」<sup>③⑩</sup>

我對我的祖國同行們懷着深深的敬意，但我至今還不明白，是誰和為什麼說科茲洛夫「找到了」西夏國都。早在1833年，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即雅金夫神甫（О.Иакинф））<sup>③①</sup>的巨著就已問世。其中便有關於西夏歷史的大量中國史料俄譯文。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在科茲洛夫當時，人們認為西夏國都乃是寧夏城即今銀川市。遺憾的是，這種誤解繼續存在于與科茲洛夫的名字有聯繫的文獻中。<sup>③②</sup>在西夏文文獻中，我們從西夏原始史料了解到，黑水城不僅不是西夏首都，而且是個三等城市，是罪犯的流放地。此城毀于中國明朝與蒙古人1374年之戰，蒙古人曾想恢復他們已經失去了的中國統治權。

1908年10月15日在地理學會專門組織的座談會上，聽取奧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伊鳳閣（А.И.Иванов）和科特維奇（В.Л.Котвич）三人作了有關初步研究黑水城出土物的報告。報告說到「從廢城所出寫本除漢文外，還有一種用某一未知語言書寫的抄本，至少是誰也不懂這種語言，盡管文字樣品是已經知道的。」<sup>③③</sup>

格利戈利耶夫通知科茲洛夫，「鑒于完整發掘的重要性，地理學會授權我嚮你提出建議，不要深入四川，而應返回戈壁沙漠繼續調查研究黑水古城深部，要不惜人力、物力和時間從事進一步發掘。」<sup>③④</sup>



1909年5月底6月初，科茲洛夫執行地理學會的要求，回到了黑水城地區。5月27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正在寫……時間是五點鐘，已感天氣炎熱，不禁想到在淒涼、死寂的黑水城我們將如何工作。」<sup>③⑤</sup> 6月4日：「晨10時，透過塵霧，我們終於看見了熟悉的黑水城灰牆，半小時後，我們即進入城堡。在距離西城城門和西北角的佛塔不遠處架起了我們的帳篷。」<sup>③⑥</sup>

沒有土爾扈特貝勒的協助，要對此城進行大規模探查是不可能的。科茲洛夫在1909年7月8日致地理學會秘書的信中特別提到這種協助：「在炎熱的季節相當長期地耽在中亞這一至今不為人知的角落從事沙漠探險，祇有當地土爾扈特貝勒對我們持友好態度才能進行，他使我們有可能在其屬下僱工挖土、運水、運糧等。因此這座死城又暫且復活，還同額濟納的住民建立了聯繫。最靠近的額濟納河東支即在距離黑水城12俄里處流過。此次，我們的營地沒有像上次那樣設在城堡中央，而是設在距離西城城牆較近的一棟大屋遺址的近旁。」<sup>③⑦</sup> 他在書中寫道：「我們重新開始了同土爾扈特貝勒的愉快的關係，他仍然是額濟納河的頭人……他答應協助僱用挖土的工人。我們還僱用土爾扈特人每天從額濟納為我們運送河水和山羊。」<sup>③⑧</sup>

土爾扈特貝勒本人作為地方政權的代表，對探險隊的工作也並未不加注意，他經常派遣下屬官前來黑水城「了解俄國人在廢墟生活如何」。<sup>③⑨</sup>

關於工作的開始，科茲洛夫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從第一天起，我們就找到了文字資料（大多是漢文）、紙幣、容器、舊兵器等。還找到一個金屬小佛像，發現一本用金粉寫成華美的金字藏文小冊子。」<sup>④①</sup>「可以說，我們上次探查黑水城至少從外表部分是相當正規的，現在再也找不到銅元、串珠了，也找不到金屬飾物了。站在城牆上面可以看出，這座城市曾是多麼美麗，布局又多麼合宜。西北地區是官衙，沿北、西、南三方城牆布置祈禱場所和佛塔……東南角則是馬廄和守衛部隊……主要的街道經過中央高大建築直通東門。中央高大建築處有縱橫街道通過。」<sup>④②</sup>工作是分兩組進行的：僱來的蒙古人由哥薩克布里亞特帶領，「在黑水城幾條街道範圍內系統地調查房屋廢墟，有時也在我們指定的地方挖掘深井。另一組由俄羅斯人組成，既在城內發掘，也在城外遠近各處踏勘。」<sup>④③</sup>

根據日記判斷，科茲洛夫本人並未正規參加發掘，因此，甚至連很有意義的發現物也不曾登記在城市平面圖上。我想這可能是因為科茲洛夫祇認得藏文却不能辨別漢字和西夏字。在他看來，那都是「中



國貨」。

6月6日，「現已將近四點，工人們來到我處，我同他們談了話，現在他們出去工作了。興趣越來越大了，我也出去發掘，聽到工人們的說話聲和鎬頭刨地聲很難坐在帳篷裏……經常發現的是漢文寫本，但我不懂寫的是什麼。更使我感興趣的是藏文寫本和書本，不過暫且還沒有發現。今天又得到一批中國出土物，有價值的藏文文獻是被火燒毀了的，從保存完好的字母符號看，這可能來自西藏以外的地方……問問彼特爾我們就會知道。」<sup>④2</sup>先前他認為這裏沒有墓葬，6月11日他又補充說：「沒有發現衣服和鞋子。」<sup>④3</sup>涼風有時帶雨的季節過去了，天氣已經炎熱。6月12日，科茲洛夫寫了一封信給地理學會的多斯托耶夫斯基（A.A.Достоевский）。

「安德列·安德列耶維奇閣下！」

6月22日（6月3日——作者注），探險隊已抵達黑水城，在其歷史性城牆之內令人感興趣的廢墟上駐紮。我們離開這裏一年來，還沒有任何人到此光顧，遺址看來還同我們走時一樣保持原狀。上次我們當作廢物扔掉的東西，依然原封未動。同上次一樣，這一次探險隊一到，黑水城就顯得復活了：人們你來我往，工具叮當作響，塵土飛揚在空氣中。過去的一周我們又得到許多像以前運交地理學會那樣的古物。這次我們又收集到許多文字材料，不過是阿拉伯文材料和錢幣，還有祭祀用品等。在城北一處臺地上，我們發現一座很有意思的小廟，入口處有幾尊彩繪泥像，牆上還有好看的壁畫。遺憾的是，壁畫都附着在粘土上，要想取得是不可能的。不僅我的伙伴，就是當地土著也都對發掘很感興趣。我們的話題總離不開黑水城，晚上談的是過去的一天找到了什麼，早上談的是要去找什麼。時間過得很快。每晚9時作過氣象觀測後，我們就趕緊睡覺，早晨天剛亮就醒，趁天氣比較涼爽工作。白天我們休息，否則，炎熱炙人會使我們難以忍受。就在陰涼處空氣也要烤到攝氏37度多，地面被太陽烤灼竟達60度以上，熱浪揚起的塵沙令人窒息。但是一早一晚，我們倒還輕鬆自在，自感還可繼續在黑水城工作。」<sup>④4</sup>

由于白天在廢墟發掘所得不豐，不如所望，科茲洛夫便派人前往城郊調查，最後決定打開一座距離西城牆約400米、位于乾河床右岸的大佛塔。此塔高約10米，包括「基座、中腰和半塌的錐頂。頂塌可能是由于年深日久，也可能是獵人探寶所致。」這就是說，以前當地居民也似曾嘗試打開佛塔。如果他們得手，那很可能科學界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擁有這些畫像、雕塑品、書籍等特藏了。



6月12日開始發掘佛塔，那是一座預計有大量西夏文和漢文書籍的佛塔。「我繞過蒙古工人嚮我的伙伴們走去。他們勘查了幾座位於城西200俄丈（1俄丈合2.134米——譯者注）處大塔之一，勘查表明此塔藏有衆多佛像和漢文材料。將近早晨九點送到營地好多文物，于是我立即前去，一邊除去灰塵，一邊分類，準備包裝。同去年發掘的那座佛塔一樣，這座塔裏也有各種書籍、簿冊、卷本和畫像，還有一幅很古老的曼陀羅。可以設想，塔頂已毀，壓倒了佛像，或者這些佛像原先就同書籍、手卷和畫像扔在一起。」<sup>④5</sup>發掘佛塔的工作進行了九天，6月20日結束。書籍是用大帆布包裝運到營地進行分類。由于不懂語言，這種按開本大小或者按某種我們尚不知曉的標志而進行的「分類」，在相當程度上產生了混亂，以致今日尚無法理清。科茲洛夫本人沒有經常注意佛塔發掘。關於塔內布置狀況，僅在6月15日的日記中有所記載：「今天我信步走到塔前，去看所剩古物是否還多，結果發現我的伙計們說得正確，取出的是僅僅一半。塔的上部已完全清出，四周擺着泥木坐佛像，中央放着書籍和文卷。書有大本小本，有的裝訂，有的套裝，有的分冊，有的成卷。」<sup>④6</sup>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6月12日和6月15日的日記，就可發現，隨着發掘的進展，科茲洛夫時而說扔得亂七八糟，時而說放得井然有序。後來當發現「我在中亞獨立工作得到珍寶」的消息，如他本人所說傳遍世界的時候，真正的世界聲譽也降臨科茲洛夫。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甚至又稱道塔中秩序極好：「打開了一座著名的佛塔，裏面裝滿了寶物。剛一揭開上層，就發現成百成千綢布封皮的書整整齊齊地堆在地板上，有二千多本。」<sup>④7</sup>在《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一書中，科茲洛夫又強調說，上層一切都雜亂無章，底層才稍有秩序；「這座著名佛塔中搜集到的所有寶物：書籍、佛像、塑像及其他物品……堆得極其雜亂。在寶庫的底層才見出有些條理：部分泥塑像擺在同一高度，面朝內部，就像喇嘛朝着大量西夏文字寫本在做法事，那些寫本數以百計堆疊着。」<sup>④8</sup>「越往上走，塔裏的東西就越亂，書籍零亂地堆放着，有的一本本緊疊在一起，有的壓在另用木軸卷着的畫像上，無論書或畫像都放得很零亂，包圍在其中的塑像也是這樣。祇在塔底才見有些書本是用綢布細心包好的。」<sup>④8</sup>

姑且設想，說亂七八糟或說井然有序都是真實的。塔的底層（科茲洛夫說是「地面」，面積約3×4米，即12平方米左右）是儲藏室，它的四周「坐着」泥木佛像。佛像前擺放書籍「以供誦讀」。他在6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佛像放在「塔內墊高的地板上，在平臺面的四周；平臺中央有一根立柱」，<sup>④9</sup>塔



底四周牆上掛着神像。塑像的尺碼則與真人一般大小。據科茲洛夫說，這是一件極好的藝術品。6月19日的日記又寫道：「我邊寫邊欣賞這些佛像優美的頭部，其中有些頭像製作得如此藝術，瞧着站立在那裏栩栩如生……從面部可以看出，雕塑家對古典美有很高的修養。」<sup>⑤④</sup>塔裏取出的神像，形象生動，色彩鮮艷，令人驚嘆不已。用科茲洛夫的話說：「全都泛着柔和的淡藍色和粉紅色的光彩。」但是稍微一碰，便掉顏色……

可以設想在塔的上層，書籍和畫像、塑像等可能是亂放的。顯然是在1226年春季蒙古人攻入前夕，這些東西便從城裏的廟宇或可能還從管理部門運藏到塔中。如此大量的佛教文獻及其他文獻，未必是原來就放在塔內的。從科茲洛夫的記錄看來，盡管打開的是兩座佛塔，盡管在城區都發現文字文獻，但文字文獻的主要部分，顯然是出自「著名的佛塔」。

6月19日，科茲洛夫在日記裏寫道：發現之物「本想全部帶走，但是不可能。」他無法運走的部份，又被他埋在沙裏。關於所埋的地點，科茲洛夫的日記裏留下了下列記載：「在離開黑水城之前，我們將留下的寶物從這間屋子（在南部城牆——作者注）運出，藏在走下城堡一座佛塔的南部城牆的旁邊，然後填了沙，以備日後有機會再來。」<sup>⑤⑤</sup>看來，東西是藏在南部城牆。在6月11—23日的日記中，我們看到：「今天把送到營地來的所有古物即佛塔發現品作了挑選和埋藏，運到城牆南部（牆裏的屋子）內一座壁龕中。我們在此放了一些藝術水平高低不等的佛像。還放了一些頭像——重30多俄磅（即12公斤以上——作者注）及其他物品，還放了許多小物品，總數約有五十件左右。」<sup>⑤⑥</sup>這些東西盡量藏入南城牆，但在1926年科茲洛夫再訪黑水城時，也可能運走一部分。從科茲洛夫1926年12月8日所做的報告的速記記錄，我們發現有下述記載：「我們以為這一次什麼也找不到，但總的來說，還是發現了相當齊整的東西，主要是塑像和頭像藝術品。」<sup>⑤⑦</sup>

不過，南城牆以外埋藏的東西，看來是在城牆脚下，首先是那座原來放在佛塔最裏邊的華美塑像，可是至今沒有找到。中國考古學家最好在南城牆再事探查和發掘。

上邊我們說過，在發掘佛塔時，發現塔底平臺中央有一根木質立柱，周圍端坐着和尚（？）塑像，他們臉朝塔內，好像喇嘛在做法事。他們面前放着書本。顯然這些書本就是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藏的經書——大頁紙寫本，一頁頁相疊，其形式與印度和西藏廣泛流行者一樣。靠塔的北牆



發現一副取坐姿的人骨架。科茲洛夫在日記裏寫道：「終於發現了端坐者的頭顱。此人可能是一位格格（蒙語「光明者」之義，用于稱呼活佛——譯者注），此塔原為紀念他而建。從頭骨可以看出，死者年約40歲，屬於西藏—阿利安—蒙古人種或類型。格格葬在北牆前正位，取坐式，在主要的大佛像臺座旁，佛像都面嚮中央，格格則朝南。」<sup>54</sup>這具頭骨帶到了俄國，經過仔細研究，人類學家沃爾科夫（Ф.Волков）得出下列結論：「頭骨保存完好，顱底較窄，枕骨發育不良，牙齒很細小，臉骨一般說來尺寸不大而臉形齊正，使人覺得頭骨屬於女性，盡管眉弓對女人頭骨來說似發育過分，可能引起某些懷疑。根據牙齒和頭骨骨縫狀況，可以推斷死者年近老齡（五十多歲）。」<sup>55</sup>頭骨曾保存在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可能失蹤于列寧格勒被圍的年代。至少本文作者想再研究而不知所在。

孟列夫（Л.Н.Меншиков）教授曾提出一個很浪漫的假設：塔裏葬的是西夏皇后羅氏。此人是西夏仁宗（1139—1193年在位）皇帝的遺孀。羅氏皇后在其子純祐執政（1194—1205年）時曾是皇太后。在1205年蒙古人第一次攻入西夏領土時，純祐在其母不無參與的情況下被其堂兄弟安全（1206—1211年在位）篡奪政權。孟列夫教授根據葬者可能是女性便認為：「可以不必懷疑，她兒子被推翻後，新統治者在她不無參與的情況下登上了皇位，此後她便被擯斥于國事之外。她後來的命運不得而知。但有某些資料……使人設想，她當了尼姑，被發配到黑水城，死後就葬在那座『著名的佛塔』。」<sup>56</sup>根據這一設想，孟列夫又作出一個重大結論：「著名的佛塔裏面的書籍是她的私人藏品。」「黑水城出土的書籍流傳到今天，我們應該感謝這位女人」。<sup>57</sup>

孟列夫的假說是一個很有見地的推測，但僅此而已。不過要駁倒它，祇有找回佛塔出土的頭骨，重新進行有水平的人類學鑒定，確切認定這具頭骨不屬女性（我們看得出，沃爾科夫對此是有些懷疑的）而屬男性。科茲洛夫最初也同意是屬於男性。如果塔中確是葬一個女人，又暫且假設這個女人就是羅皇后，那就可以設想，部分書籍可能是出自她的私人圖書館。不過要指出一點：羅皇后的名字在西夏文的書籍中僅兩見，都是作為施贈者而署名的（一次在書跋，一次是在書上加蓋了施贈印章）。無論哪種情況這都可能不是她的私人藏書，而是她所分送的書，就像別的皇帝和施主施書一樣，對此有很多記載。書籍是全國流通的，根據序跋的標準說法，是「散施官民」的。嚴格說來，這類書籍的存在並不意味着一定是羅皇后或別的皇帝（印發書籍者）的私人藏書。



在探險隊即將離開黑水城之前，土爾扈特貝勒曾來到古城廢墟，隨即科茲洛夫就寫信給地理學會秘書，信中寫道：「在探險隊即將上路當天，夏天的朝霞在東方剛剛映紅時，土爾扈特貝勒就來到這裏作告別拜訪，陪同前來的是他的繼承人，一位十三、四歲漂亮可愛的男孩，還有全體屬官，他們都騎着高大的准噶爾良種馬。我很高興能嚮這位蒙古王爺親自道謝，是他又一次爲我們提供了考察黑水城的幫助和關注，比第一次前來考察時更多。」<sup>58</sup>關於從「著名的佛塔」中發現和運出的物品大概數量，我們從科茲洛夫1926年12月8日的公衆講演速記稿中可以了解：「十七年前曾從黑水城廢墟運出四十駝，駱駝運出了一個保存完好的圖書館，計有二萬四千卷，……我還記得漢學家伊鳳閣興高采烈的樣子，他一發現它（1190年的西夏字典《掌中珠》——作者注）就高聲喊叫：『彼得·庫茲米奇！在您的圖書館裏我有了發現，發現了一本字典，能幫助我們看懂700卷書。如果再加上537幅畫，……那麼就會明白，那座著名佛塔提供了多麼巨大的財富。』」<sup>59</sup>

1909年秋，黑水城出土物運抵彼得堡，存放在地理學會。1910年初，在地理學會舉辦了一次黑水城佛教祭祀用品及書籍展覽。1910年末，考慮到探險所得獨一無二的文物安排，科茲洛夫從莫斯科寫信給奧登堡說：「全部黑水城材料現暫放地理學會頂層的空房內。伊鳳閣和科特維奇正在進行整理。伊鳳閣發現一本字典，使得有可能解讀饒有興趣的西夏文字……問題是黑水城材料將存何處尚未得到解決。我個人傾向于存放在科學院亞洲博物館，想您也有同感，對嗎？」<sup>60</sup>

果然，事情最後就這樣做了。全部書籍和文字文獻都轉交給科學院亞洲博物館，即現在的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前身。而畫像、雕塑品和物質文化遺存，起初是交給俄國博物館民族學部，後來轉給了國家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亞洲博物館的西夏文文獻最初是由伊鳳閣教授從事整理歸類。除字典《番漢合時掌中珠》外，他還發現了西夏詳解詞典《音同》、《文海》和其他分類字典。伊鳳閣在1918年發表的《西夏文獻》一文中，就曾提到：「1、西夏文聲類（唇音、齒音、舌尖音）字典，無詳解。2、漢文《廣韻》型字典《文海》。3、分類字典（沒有書名）。」<sup>61</sup>所指的就是《音同》、《文海》和《雜字》等字典，1918年伊鳳閣編了一部收錄三千個西夏文字的詞典（西夏—漢—俄詞典？），交給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但因處在國內戰爭年代未能面世。1935年2月9日，伊鳳閣致函阿列克謝耶夫（B.M. Алексеев）：「遺憾的是最



歷山不知道我的手稿，從1919年到1922年，就放在科學院。我取回此稿時，就決定不再寫什麼了。帶有收稿和退稿標記的手稿還在我處。」既然詞典手稿一直在伊鳳閣手中，看來，是在他于1937年夏季被逮捕丟失的。除伊鳳閣外，最早從事黑水城文獻整理者還有蒙古學家兼滿學家科特維奇，<sup>⑥2</sup>以及佛學家奧登堡。<sup>⑥3</sup>

後來，黑水城文獻的研究和出版是漢文和西夏文分開進行的。關於漢文文獻研究的歷史，請見孟列夫專著，<sup>⑥4</sup>關於西夏文獻的研究，則見各年多種出版物。<sup>⑥5</sup>

在伊鳳閣之後，不同時期從事西夏文獻研究者有龍果夫（А.А.Драгунов）、聶歷山（Н.А.Невский）、戈爾巴喬娃（З.И.Горбачева）、克恰諾夫、捷林季耶夫—卡坦斯基（А.П.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克平（К.Б.Кепинг），本文作者現已完成所藏佛教文獻部分敘錄稿。

隨着上海古籍出版社將黑水城文獻付諸出版，中國和世界學術界將有可能利用11至14世紀這一獨一無二的材料。毫無疑問，這些材料能對中國文化及中國文化在西夏國的存在，以及對消逝的西夏人民的文化給予新的說明。

事情就是這樣（有關情況已簡述如上），一部分文化遺存從中國領土傳到了國家界限之外，順便說這種現象在許多民族文化遺存的命運中都很普遍。如今，本書的出版，這些文化遺存中的一部分送還給中國研究者和讀者，當然無疑也包括世界學術界。我相信中國同行和所有有文化的中國人，以及熱愛自己的文化並引為自豪的全體中國人，還有外國的同行們，對俄國旅行家、地理學家兼博物學家科茲洛夫將給予尊重，正是他發現和珍重這些實實在在是獨一無二的黑水城材料，並將其轉交給了學術界。我謹希望，那些在戰爭、革命和被包圍年代的艱苦條件下參與保存、逐步整理和修復這些罕見的寫本和刻本，以及從事登記造冊、編寫早期目錄的俄國科學家，都值得受到感謝。

學術界了解並且珍視中國西夏專家們的著作。他們是羅福成、羅福萇、王靜如、史金波、李範文、白濱、黃振華、聶鴻音、陳炳應、羅矛昆等等。

已經做的工作是不少，但面前要做的還更多。遺憾的是沒有經費把黑水城所出的書籍完全修復。現在就面臨着要做一次更大、更難的工作：鑑定數以百計的殘片，但是目前也還人手不足，需要有年輕的熱心人獻身此一事業。不過，研究西夏文化的隊伍正在逐漸擴大。我們看到對西夏文化感興趣者不僅有



中國人、日本人和俄國人，還有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瑞典人、荷蘭人。本文作者堅信，當由藏文轉為西夏文的譯著成為學術界的財富時，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研究者對西夏文獻的興趣也會大增。黑水城材料是對研究遠東地區文化無可估量的寶貴史料，遠東地區文化的中心就是中國文化。這是中國文化和地方文化相互作用的顯例，是在此基礎上形成文化上新形式而作為遠東文化部分的顯例。可以堅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工作人員以高尚的勞動將為所有對西夏文化感興趣的人們開闢一條通往西夏文化遺存之路，必將獲得世界科學界應有的高度評價。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于聖彼得堡

（陳鵬譯，黃振華校）

注：

- ① П.К. 科茲洛夫《H.M. 普爾熱瓦爾斯基——第一位中亞自然研究者》，聖彼得堡，1913年，84頁。
- ② Л.Н. 波塔寧《中國的唐古特——西藏邊境和中蒙古——波塔寧1884—1885年游記》，聖彼得堡，1893年，464頁。
- ③ В.А. 奧布魯切夫《中亞、中國北部和南山》，聖彼得堡，1900—1901年，卷2，399—400頁。
- ④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彼得格勒，1923年，100頁。
- ⑤ 同上，第3頁。
- ⑥ 《1907—1909年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錄1，154號。
- ⑦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錄1，59號。
- ⑧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錄1，100號。
- ⑨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錄1，100號。
- ⑩ 《蒙古、安多和黑水城故城》一書草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錄1，61號。
- ⑪ 探險報告的速記記錄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錄1，59號。
- ⑫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19—20頁。
- ⑬ 探險報告的速記記錄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錄1，59號。



- ⑭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49 號。
- ⑮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76—77 頁。
- ⑯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46 號。
- ⑰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78 頁。
- ⑱ 探險報告速記記錄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59 號。
- ⑲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95 頁。
- ⑳ 同上，99 頁。
- ㉑ 同上，102 頁。
- ㉒ 同上，102—104 頁。
- ㉓ Е.М. 克恰諾夫《祇有文獻在作證》，莫斯科，1965 年，27—28 頁。
- ㉔ 《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154 號。
- ㉕ 參見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108 頁。
- ㉖ 同上，108—109 頁。
- ㉗ 同上，112 頁。
- ㉘ 同上。
- ㉙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156 號。
- ㉚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50 號。
- ㉛ О. 雅金夫神甫《西藏和青海歷史》，聖彼得堡，1833 年。
- ㉜ 參見 У.М. 穆爾扎耶夫《在亞洲心臟》，莫斯科，1990 年，12 頁。
- ㉝ 參見 Е.М. 克恰諾夫《祇有文獻在作證》，33 頁。
- ㉞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406 頁。
- ㉟ П.К. 科茲洛夫《1907—1909 年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156 號。
- ㊱ 同上。
- ㊲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55 號。



- ③⑧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46—547 頁。
- ③⑨ 同上，547—548 頁。
- ④⑦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157 號。
- ④①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50 頁。
- ④②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157 號。
- ④③ 同上。
- ④④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54 號。
- ④⑤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157 號。
- ④⑥ 同上。
- ④⑦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65 號。
- ④⑧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56 頁。
- ④⑨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157 號。
- ⑤⑦ 同上。
- ⑤① 同上。
- ⑤② 同上。
- ⑤③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124 號。
- ⑤④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157 號。
- ⑤⑤ П.К. 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55—556 頁。
- ⑤⑥ Л.Н. 緬希科夫（孟列夫）《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錄》（П.К. 科茲洛夫特藏），莫斯科，1984 年，75 頁。
- ⑤⑦ 同上。
- ⑤⑧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55 號。
- ⑤⑨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錄 1，124 號。
- ⑥⑦ 俄國科學院檔案，特藏 208，目錄 3，274 號。
- ⑥① А.М. 伊鳳閣《西夏文獻》，載《俄國科學院通報》，第 6 集，1918 年，799—800 頁。此外，參見伊鳳閣出版



的著述《黑水城出土文獻——十三世紀的漢文私信》，載《帝國科學院通報》，1913年：《科茲洛夫的黑水城發掘物》，載《帝國地理學會通報》，第45卷，1909年，463—477頁；《西夏歷史的一頁》，載《帝國科學院通報》，1911年，831—836頁；伊鳳閣于1916年在彼得格勒還發表了《彌勒上生經》，原文為西夏文，伊鳳閣附漢譯文。此外，至少還有伊鳳閣用德文發表的兩篇文章。

⑥2 參見 B.J. 科特維奇《中國元鈔樣式》，載《帝國地理學會通報》，第45卷，1909年，474—477頁；又見其對黑水城所出蒙古文獻的介紹，載《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61—565頁。

⑥3 參見他對波斯文本《七聖賢》的介紹，載《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66頁，同書有對佛教塑像和畫像的描寫。

⑥4 J.H. 緬希科夫（孟列夫）《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錄》。

⑥5 H.A. 聶歷山《西夏語文學——研究與詞匯》（兩冊），莫斯科，1960年。3.M. 戈爾巴喬娃和 E.M. 克恰諾夫《西夏文寫本與刊本》，莫斯科，1963年。



## Введение

Честь открытия уникально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коллекц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Си Ся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му географу и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у Петру Кузьмичу Козлову (15-X-1863 — 26-IX-1935 г.).

П.К. Козлов родился в небольшом городке Духовщина Смоле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семье перегонщика скота на продажу.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местной школы он работал конторщиком на пивоваренном заводе г. Слобода. Случилось так, что 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городке приобрел себе дачу знаменитый уже тогда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и географ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В 1882 г. произошла встреча П. К. Козлова с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м, определившая весь последующий жизненный путь П. К. Козлова. Позже П. К. Козлов вспоминал: “Тот день ..., когда я сам смело и искренне заговорил с ним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м — Е.К.) я никогда, никогда не забуду, ... тот день решил всю мою будущность, и я стал жить этой будущностью”.<sup>①</sup> При покровительстве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ого П. К. Козлов продолжил св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закончил Смоленское реальное училище (среднюю школу с уклоном в математику 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тех лет), а в 1883 — 1885 гг. совсем молод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четверт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ого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1887 г. П. К. Козлов заканчива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енное училище и получает офицерское звание. Последующее участие П. К. Козлова в экспедициях М. В. Певцова (1888 г.) и В.И. Роборовского (1893 — 1895 гг.) подготовили его к тому, что ему были доверены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ервую из них он осуществил в 1899 — 1901 гг.

Кажется, впервые о заброшенном городе в устье реки Эдзин-гол (кит. Хэйшуй) узнал от монголов-торгоутов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и собиратель фольклора Г. Н. Потанин. В своем



отчете о поездке 1884 — 1885 гг. Г. Н. Потанин писал: “Из памятников древности (торгоуты — Е. К.) упоминают город Эрхэ-хара-бурюк, т.е. от самого восточного рукава Едзина; тут, говорят, виден небольшой кэрим, т. е. стены небольшого города, но вокруг много следов домов, которые засыпаны песком. Разрывая песок, находят серебряные вещи. В окрестностях кэрима большие сыпучие пески, а воды близко нет”.<sup>②</sup> В 1900 г. город в песках пытался найти геолог В. А. Обручев. Местные монголы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указали ему,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но и отправили ег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в другую от местонахождения Хара-Хото сторону.<sup>③</sup> В том же году, П. К. Козлов, находившийся в Монголии, отправил на поиски развалин города своего спутника А. Н. Казанкова, тот тоже города не нашел. Причина была та же : сведения о развалинах скрывало мест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sup>④</sup>

Собираясь в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 К. Козлов решил повторить поиски и учесть ошибки своих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поладить с местными монголами. “В тайниках души, — писал он позднее, — я лелеял заветные мысли найти в пустыне Монголии развалины города”.<sup>⑤</sup>

Проект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 разработан Советом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ри активном участии известного географа и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а П. П. Семенова-Тяньшаньского, и лично П. К. Козловым. 17 июня 1907 г. П. К. Козлов получил аудиенцию у царя Николая II. В “Дневнике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 1909 гг.” сохранилась следующая запись: “Принятый в частной аудиенции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я подарил Государю три тома науч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Тибет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огда только что вышедших из печати), как никогда просто и ласково, я ушел от Государя очарованный. На мои последние слова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у): “По примеру Тибет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окончившейся столь благополучно, позвольте просить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я и на этот раз!” — Государь заметил: “Я не прощаюсь. Я хочу вас видеть перед самым отъездом в ваше долг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едь еще предстоит масса хлопот и времени на снаряжен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sup>⑥</sup>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29 октября 1907 г. перед отъездом в экспедицию П. К. Козлов был принят царем и наследником-цесаревичем Алексеем вторично.

Проект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 утвержден царем 2 октября. На экспедицию сроком на два года из казны было выделено 30 тыс. рублей, ее состав утвержден в 14 чел.<sup>⑦</sup>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о выдано оружие — 12 винтовок с 15 тыс. патронов и 6 револьверов Смит-Вессон с 600 патронов.<sup>⑧</sup>

Руководителю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о выдано официальное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е, текст которого гласил: “Божьей милостью, Мы, Николай Второй, император и самодержец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и прочая, и прочая, объявляем через сие всем и каждому, кому ведать надлежит, что по-



датель сего Начальник отправляемой Нашим Русски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 обществом через Кяхту и Ургу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ый Китай и Монголию и имеющий возвратиться затем через Ланьчжоуфу и Ургу обратно в Россию научн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Гренадер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II полка 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 отправляется за границу и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затем обратно в Россию. Его сопровождают десять человек прислуги. Того ради дружелюбно просим все высочайшие Области и приглашаем каждого, кому сие предъявится, Нашим же Военным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м управлениям всемилостивейше повелеваем П. К. Козлова и 10 человек прислуги не только свободно без задержания везде пропускать, но и всякое благоволение и вспоможение ему оказывать. 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того и для свободного проезда дан сей паспорт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Наше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ечати. В С-Петербурге Августа 12 дня 1907 года по Указу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Товарищ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ечать                      Подпись”<sup>⑨</sup>

Внима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лично царя к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ддержками начинаний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 многом объясняется тем резонансом, который имели достижения эт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научном мире. Северные и западные области Китая не обследовавшиеся на месте китайскими научными силами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для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научном уровне, привлекали внимание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ученых.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учных экспедиций последней четверти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в. — английских, немецких, французских, русских, шведских, японских и т. д., были получены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географ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истор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ботаники, зоологии и т.п.). Русское участие в эт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науч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было весомым и весьма поднял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рестиж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и. Было бы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 не принимать во внимание то, что такое научное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окраин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на фоне европе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японс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давления на Китай, что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съемки местности экспедициями, их отчеты о состоянии дел на местах могли бы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ы и в военных целях. Разрешая эти экспедиции, Ци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безусловно шло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уступки. Но сейчас,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через сто лет, как та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имели мест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открытие и сохранение для науки только Дуньхуана и Хара-Хото, оказалось ценнейшим вкладом в изуч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дл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уки. Было хотя бы частично спасено и сохранено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то, что имело большую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погибнуть безвозвратно.

Хочется особо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они работали с ведома китайских (цинских) цен-



тральных властей и под контролем местных. Члены экспедиций получали разрешение н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паспорта о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е паспорта, — писал П. К. Козлов о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1907—1909 гг., — были получены от Пеки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через посред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и при Богдо-хане”.<sup>10</sup>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 Пекине “поставило в известность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те мест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власти, где должна была проходить экспедиция”.<sup>11</sup>

Так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Монголии до Урги(Улан-Батор) экспедиция передвигалась, пользуясь почтовой (уртонной) монгольской службой. “Благодаря кяхтинскому пограничному комиссару ... П. Е. Генке,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 снесшимся с китай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м управлением, персонал экспедиции хорошо проследовал н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почтовых лошадях ...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багажа экспедиции, везомого на верблюдах, специально нанятых экспедицией у монголов подрядчиков”.<sup>12</sup> Нанято было 40 верблюдов.

Экспедиция не передвигалась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произвольно. Так амбань г. Синин был заблаговременно уведомлен о прибытии экспедиции П. К. Козлова.<sup>13</sup> В Архив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хранится черновик письма П. К. Козлова властям пров. Ганьсу, озаглавленный “В комиссию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Ганьсуй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В тексте письма говорится: “Вследствие письма Ком(итет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от 15 ноября 1908 г. сим позвольте уведомить, что я рус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Козло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мел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Сининским ценцаем, так равно и с Гуйдуйским тунпанем о своем плане пути от Гуйдуй через Лабран в Сунпаньтин”.<sup>14</sup> Письмо датировано 22-XI-1908 г.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ледует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все передвижен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П. К. Козлова производилось с полного ведома цинских властей и никак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ства не допускалось.

Что же касается обнаружения Хара-Хото и раскопок в Хара-Хото, то все это тоже было сделано с ведома и с помощью состоявших на цинской службе монгольско князя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а и торгоутского бэйлэ, кокоторые управляли вверенной им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как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находившейся под особым управлением в составе империи Цин через Лифаньюань.

В начале марта 1908 г. экспедиция прибыла в урочище Уголцзин-тологой, ставку местного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князя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а. Когда разговор зашел о возможном дальнейшем маршрут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и князь узнал, что Козлов хотел бы попасть в устье реки Эдзин-гол, он спросил: “Почему вам во что бы то ни стало желательно идти именно на Эдзин-гол, а не прямо в Алаша-ямунь, куда и дорога хорошая и времени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мень-



ше, а потому меньше трудов и лишений и меньше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издержек. Вероятно, — добавляет князь, — на Эдзин-голе у вас предвидится какой-нибудь большой интерес?” “Да! — ответил я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у, — вы правы: там имеются очень любопытные развалины старинного города!” — “А вы откуда это знаете?” — вопрошает мой собеседник. — “Из книг наш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и из писем моих друзей,” — отвечаю я. — “Вон оно что, — глубокомысленно протянул князь... — я слышал о Хара-Хото от моих людей, они бывали та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ет город, обнесенный стенами, но он постепенно засыпается песком... Говорили мне, что там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бывают торгоуты и копают и ищут скрытых богатств. Слышала, что будто бы кое-кто и находил кое-что. Вот пойдете, увидит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что-либо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е и сами найдете.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оргоуты не стан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вашей дороге на развалины, как не буд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и самим раскопкам. ... Торгоуты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 тщательно скрывают Хара-Хото и старинный путь в Алаша-ямунь”.<sup>15</sup> Это был итог бесед. А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и князь и два е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как писал П. К. Козлов 12 марта 1908 г. в письме секретарю ГО, “старались убедить меня, что в желательном мной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нет дорог”.<sup>16</sup> Помогли подарк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револьвер и ружье, угощение и слушание грамофона, и письм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 Пекине с просьбой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цинским властям о присвоении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у более высокого чина “улусун-туши-гуна”, что должно было в три раза увеличить размер получаемого им от богдо-ханского двора содержания”.<sup>17</sup>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без помощи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а П. К. Козлов, как и его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мог и не найти Хара-Хото.

Вторым его помощником на пути к Хара-Хото оказался князь торгоутов, торгоут-бэйле Даши. Как отмечал позже П. К. Козлов в публичной лекции, Даши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мере оказал содейств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да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найти Хара-Хото”.<sup>18</sup> После разговора с казаком-бурятом Бадмажаповым торгоутский бэйлэ “поручил своему ... проводнику доставить экспедицию в соседство его ставки ..., и пообещал полное содействие ... по достижению развалин Хара-Хото”.<sup>19</sup> Торгоутский бэйлэ подчинялс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Лифаньюань.<sup>20</sup>

1 апреля 1908 г. пять членов экспедиции —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А. А. Чернов, Н. Я. Напалков, казаки Иванов и Мадаев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проводника Бата выехали к развалинам Хара-Хото из урочища Торой-онцэ. Бата “много раз бывал в мертвом городе”<sup>21</sup>. До Хара-Хото от лагер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о примерно 60 — 65 ли. “С половины пути уже начали попадаться следы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ой или оседлой культуры — жернова, признаки оросительных канав, черепки глиняной и фарфоровой посуды и проч. Но нас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зани-



мали глинобитные постройки,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убурганы,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по одному, по два, по пяти вдоль дороги, исстари проходящей к Хара-Хото, этому памятнику прошлого, засыпаемому песком пустыни. По мере приближения к заветной цели, волнение наше все увеличивалось, все росло. За три версты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8 ли — Е. К.) мы пересекли древнее сухое русло..., на возвышенном берегу реки стояли развалины цитадели Алтан-Хото, где, по преданию,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когда-то кавалерийский отряд-стража Хара-Хото. По сторонам высохшего русла раньше залегали, по-видимому, культурные долины с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им населением. Вот, наконец, показался и сам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й на низкой террасе из грубозернистых песчаников. Над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ым углом крепости возвышался главный шпицеобразный субурган, из ряда меньших, соседних, устроенных также на стене и рядом со стеною вне крепости. По мере приближения к городу черепков посуды стало попадаться все больше, вид на город заслонился высокими песчаными буграми. Но вот мы поднялись на террасу и нашим глазам представился Хара-Хото во всей внешней прелести”.<sup>22</sup> Судя по описаниям П. К. Козлова, стены города “были строг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ы на север, юг, восток и запад, образуя правильный квадрат, каждая из сторон составляла около версты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2.5 ли — Е.К.). В запад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стенах города имелись ворота, защищенные Г-образным выступом, затруднявшим прямой подступ к ним, 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не прямо одни против других, а восточные - несколько к северу, а западные - несколько к югу от центра стены. С запада на восток город пересекали две главные параллельные улицы, начинавшиеся от ворот. ... Мощные стены города, высотой до 6 — 8 метров,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м его углу были увенчаны величественными субурганами. Стены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ужались к вершине, и толщина их, достигавшая у основания 4 — 6 метров, уменьшалась в половину ... Каждая стена имела по несколько бастионов. ... Небольшие возвышения из песка, мусора и земли — остатки прежних строений — довольн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али бывшие улицы города”.<sup>23</sup>

При первом обследовании города члены экспедиции находили черепки глиняной и фарфоровой посуды, обломки чугунных, железных, медных, серебряных изделий, черепицы, монеты, бумажные деньги, “изредка и предметы культа”.

Экспедиция находилась в Хара-Хото с 1 по 13 апреля 1908 г.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и раскопки в принципе были лишены научн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ы. Как писал в дневнике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он и его люди “копали, рыли, ломали, рушили”.<sup>24</sup> Не было строгой фиксации находок, хотя на плане города<sup>25</sup> П. К. Козлов обозначил Развалины №1, №2, №4 в северной половине города, несколько восточнее от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оси север-юг, Развалины №3 в южной части восточной половины города, субурган В 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части



города и субурган А в его юго-западном углу, развалины кумирен близ южной половины западной стены. Судя по разным упоминаниям, было найдено:

Развалины №1 — “буддийский образок, писанный на полотне”, “тяжелые грубые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чашечки и обрывки рукописей письма Си Ся”.

Развалины №3 — “листки персид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 отрывок из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сборника рассказов “Семи мудрецов” (“Китаб-и-Синдбид”),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плет”.

Субурган А — 3 книги и 30 тетрадей письма Си Ся, “образ на полотне” “Явление Амидабхи”, “образ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ипа на шелку”, “большая слегка улыбающаяся красивая маска и ряд других головок и масок”, “голова Будды, позолоченная с темносиними волосами”.

Субурган В — “несколько экземпляров стекловидных глаз, выпавших из глиняных статуй”, “глаз из горного хрусталя или топаза, красиво отшлифованный”, “большие плоские цаца”.<sup>26</sup>

Подводя итог первому пребыванию в Хара-Хо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отмечал: “В течение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проведенных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Хара-Хото, в общем итоге экспедиция обогатилась всевозможными предметами: книгами, письменами, бумагами,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ми денежными знаками, женскими украшениями, кое-чем из домашней утвари и обихода, образцами буддийского культа и проч. Переведя в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ы собрал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наполнивший десять посылочных пудовых ящиков (1 пуд — 16 кг — Е. К.), приготовленных затем к отправлению в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sup>27</sup> “Пользуясь хорошим дружелюбным отношением к экспедиции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я тотчас же отправил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почтой в Ургу и далее в Петербург в нескольких параллельных пакетах известие о фактическом открытии Хара-Хото, находках в нем и приложил образцы письма и иконописи для скорейшего изучения 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sup>28</sup>

В декабре 1908 г., находясь в урочище Гуйдуй, П. К. Козлов получил ответ от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А. В. Григорьева. П. К. Козлов записал в дневнике: “А. В. Григорьев в качестве помощни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извещал меня ... о моих работах, или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их в Хара-Хот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это тангутская столица Си Ся,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ая с XII по XIV век. Этим открытие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идимо, очень довольны и решается предложить мне на обратном пути завернуть вновь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город, ... пополнить его высокого интереса материалы, которые уже добыты и частью прибыли в Петербург”.<sup>29</sup> Дневниковая запись дублируется черновиком письма от 23-III-1908 г. секретарю Королев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Лондоне. П. К. Козлов



извещал Британское Королев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что третий этап его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удет посвящен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м, более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ым, нежели прежде, раскопкам в мертвом городе Хара-Хото. Пока что мною получено письмо от помощника (замесдидель)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знакомства с письменами и другими документами, отправленными мною в Петербург, он спешит порадовать меня, что открытый мною Хара-Хото есть Си Ся, столиц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царства,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его с XI по XIV век. ... Когда Вы, 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 получите это письмо, Ваш покорный слуга будет на пути к Юж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и еще месяца через два уже и на своих любимых развалинах Си Ся”.<sup>30</sup>

При всем глубоком уважении к мои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м коллегам я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могу понять, кто и почему решил, ч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нашел” столиц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и Ся. Еще в 1833 г. был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большая монография Н. Я. Бичурина (о. Иакинфа)<sup>31</sup>, в которой содержались обшир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и Ся, переведенные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из них был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столицей Си Ся являлся для времени П. К. Козлова г. Нинся,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г. Иньчуань.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продолжает бытовать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вязанной с именем П. К. Козлова.<sup>32</sup> Из тангутских первоисточников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Идзина (Хара-Хото, кит. Хэйчэн)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являлся столицей Си Ся, но был третьеразрядным городом, местом ссылки каторжан. Он погиб в 1374 г. в ходе войн Минского Китая с монголами, надеявшимися вернуть утерянную над Китаем власть.

15 октября 1908 г. на специаль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были заслушаны три доклада —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А. И. Иванова и В. Л. Котвича о первых обследованиях находок из Хара-Хото. Было доложено, что “извлеченные из развалин рукописи, помим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писаны на языке неведомом,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прочесть их никто не умеет, хотя образцы письма и известны”.<sup>33</sup>

А. В. Григорьев известил П. К. Козлова, что “ввиду важности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открытия, Совет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уполномочил меня предложить вам не углубляться в Сычуань, а вместо этого возвратиться в пустынь Гоби и продолжи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недр мертвого города. Не жалейте ни сил, ни времени, ни средств на дальнейшие раскопки”.<sup>34</sup>

В конце мая — июне 1909 г. П. К. Козлов, выполняя вол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звратился в район Хара-Хото. 27 мая он делает запись в дневнике: “Пишу ..., время пять часов, но жара дает себя сильн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и невольно наводит на размышление, как мы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в мертвом, унылом Хара-Хото”.<sup>35</sup> 4 июня. “В десять час. утра мы через пыльную мглу увидели, наконец, знакомые серые стены Хара-Хото, а еще через по-



лчасу уже вошли внутрь крепости и недалеко от западных ворот и углового С-3 субургана расположили наши шатры”.<sup>36</sup>

Широкомасштабное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города было бы невозможно без помощи торгоутского бэйлэ. В письме Секретар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от 8 июля 1909 г. П. К. Козлов особо отмечает эту помощь: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долгий путь в жаркое время года экспедиция могла провести в пустыне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 неизвестном уголк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благодаря лишь отличному отношению к нам местного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который да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реди его подчиненных нанять землекопов, водовозов, поставщиков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я и проч.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временно ожил и установил связь с обитателями Эдзин-гола, ближайший из рукавов которого, восточный, протекает в двенадцати верстах от Хара-Хото. На этот раз наш лагерь приютился не в центре крепости, как прежде, а несколько ближе к западной стене подле руин большой фанцза”.<sup>37</sup> В книге он писал: “Я возобновил прияте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попрежнему главным на Эдзин-голе, ... заручился его содействием по найму рабочих-землекопов, а также подрядил тогоутов ежедневно доставлять нам с Эдзин-гола воду и баранов”.<sup>38</sup>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местной власти не оставлял без внимания работу экспедиции, он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исылал в Хара-Хото чиновников из свое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чтобы “знать, как поживают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русские”.<sup>39</sup>

О начале работы П. К. Козлов записал в своем дневнике: “С первого дня стали находить письма,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китайские, ассигнации, посуду, старые орудия и проч. Попался и маленький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й бурхан, докшит, найдена великолепного золотого письма маленькая квадратная тибетская книжечка”.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рошлый раз наружно,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мы обследовали Хара-Хото довольно порядочно. Теперь уже не находим ни чох, ни бус, ни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х украшений. Стоя на стене Хара-Хото, видишь, как красиво и удобно был расположен этот город. В С-З районе: сам князь, вдоль северной, западной и южной стен расположились молитвенные постройки, субурганы. ... В Ю-В углу конюшни с гарнизонной частью. ... Главная проезжая улица проходила прямо о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высокого здания, которое огибалось поперечной улицей и вновь продольной до восточных ворот”.<sup>40</sup> Работа была организована двумя группами-нанятые рабочие-монголы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казака-бурята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исследовали развалины фанз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немногих улиц Хара-Хото, а иногда пытались рыть глубокие колодцы в указанных мною местах”. Русская группа вела раскопки как внутри города, так и “производя изыскания вне хара-хотоских стен, в близком и далеком расстояниях”.<sup>41</sup>

Судя по его дневнику, П. К. Козлов сам регулярно не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 а находки, даже



интересные, никак не фиксировались на плане города. Думается, ч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представлял себе, как выглядит тибетское письмо, а иероглифику китайскую и тангутскую, кажется, не особенно различал. Для него все это была “китайщина”.

9 июня. “Сейчас около четырех часов явились ко мне рабочие, я поговорил с ними, и вот они уже идут на занятия. Интерес еще более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иду и я на раскопки. Трудно сидеть в юрте, когда слышишь голоса работающих и стук лопат о землю. ... Попадают из рукописей чаще других китайские, не знаю, что они скажут нам. Более всего меня интересуют тибетские, как рукописи, так и книги, но ... на них нам пока не везет. Вот и сегодня китайщина попала в целости, интересные же тибетские письма оказались сожженными, уцелевшие знаки наводят на мысль об ином, нежели тибетск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 Узнаем в Питере”.<sup>42</sup> 11 июня к прежнему замечанию об отсутствии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П. К. Козлов добавляет: “не попадает и одежд, обуви”.<sup>43</sup> Прохладная, ветряная, даже с дождем по началу погода, сменяется жарой. 12 июня П. К. Козлов пишет письмо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А. А. Достоевскому.

“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Двадцать второго мая (3 июня — Е. К.) экспедиция прибыла в Хара-Хото и расположилась бивуаком внутр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тен, на интересных развалинах. В наше годично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из древнего города в него никто не заглядывал: его развалины выглядели в том же положении, в каком мы их оставили. Нетронутыми оказались и те предметы, извлеченные нами из под обломков мусора, которые мы оставили как ненужные. Как и в первое пребывание, так и теперь, с приходом экспедиции Хара-Хото ожил: задвигались люди, застучали инструменты, по сухому воздуху полетела пыль. За истекшую неделю нам удалось пополнить прежние, уже отправленные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боры. И в этот раз мы добыли и продолжаем добывать и письма,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и арабские, и денежные знаки, и предметы культа и прочее. На одном из выступов северной части крепостной стены мы натолкнулись на интересный храм с глиняными выкрашенными бурханами против входа и любопытными на стене картинами, к сожалению, картины приклеены к глине 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ими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возможным. Не только мои спутники, но даже и туземцы прониклись интересом к раскопкам. Мы только и говорим о Хара-Хото: вечером о том, что найдено в течение истекшего дня, утром, что предстоит найти. Время бежит быстро. После вечернего метеор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наблюд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производится в 9 часов, мы быстро засыпаем. Просыпаемся чуть не с зарею и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прохладе ведем свои работы. Днем отдыхаем, а то и пуще томимся от изнурительного жара, так как в тени воздух нагревается до 37 с лишком, а земная поверхность накаляется



солнцем выше 60 С. Пыль или песок, поднимаемые горячим воздухом,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изнуряют. Но зато по утрам и вечерам мы дышим легко и свободно, чувствуя себя еще способным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дальнейшие работы в Хара-Хото”.<sup>44</sup>

Поскольку за дни работы в развалинах города находки не были столь обильными, как бы это желалось, П. К. Козлов направил людей на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и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вскрыть большой субурган, который находился примерно в 400 м от западной стены города, на правом берегу сухого русла реки. Субурган был высотой около 10 м и состоял “из пьедестала, середины и конического полуразрушенного верха, попорченного то ли временем, то ли охотниками за сокровищами”, т. е. попытки вскрыть субурган, видим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лись и раньше местными жителями. Если бы им это удалось, очень вероятно, что наука лишилась бы той коллекции иконописи, скульптуры и книг, который она располагает сейчас.

12 июня начались раскопки субургана, того самого, в котором, как мы можем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находилось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книг на языке Си Ся и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Обойдя работавших монголов, я отправился к моим спутникам, которые исследовали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крупных субурганов отстоящих на запад от города в 200-х саженья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казало, что он богат бурхан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ими письменами, которых к 9 ч. утра столько нанесли на бивуак, что я тот час же ушел к ним, сортируя, очищая от излишней пыли и приготавливая к упаковке. Подобно тому, как в субургане прошлогоднем, в этом были всевозможные книги, тетради, свитки, иконопись. Папался очень старинный мандал. Надо полагать, что крыша часовни субургана обрушилась и повалила бурханов или же они с самого начала были так брошены, куда бросали и книги, и свитки, и иконопись”.<sup>45</sup> Работы по раскопке субургана продолжались девять дней и были завершены 20 июня. В огромном брезенте книги сносили к лагерю и там сортировали. Без знания языков эта “сортировка” по форматам или еще каким-то неизвестным нам признакам и произвела, в известной мере, тот хаос, с которым покончить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нет сил и до сих пор.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постоянно за раскопками субургана не следил. О состоянии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убранства субургана есть в дневнике лишь запись от 15 июня. “Сегодня я прогуливался к субургану, посмотреть, много ли осталось в нем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добра, и пришел к заключению, что мои ребята справедливы, заметив, что взята только лишь половина. В верхней части ступы всё очищено, кругом сложены, сидя, крупные деревянноглиняные бурханы, а в середине книги, письмена, книги — большие, малые, в переплетах или папках, тарадами или свитками”.<sup>46</sup>

Если мы сравним две дневниковые записи от 12 июня и 15 июня, то обнаружим, что



по мере раскопок Козлов пишет то о беспорядочно “брошенных” книгах, то о книгах, сложенных в известном порядке. Позже, когда известие о знаменитой находке, “перле в моих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х работах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ак писал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облетела мир и к Козлову пришла подлинно мировая слава, он склонялся в свои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даже к образцовому порядку в субургане: “Открыли знаменитый субурган. Он оказался весь набит сокровищами. Едва сняли его верхушку, как открылись книги, стоящие целыми сотнями на полках в полном порядке в шелковых переплетах. Более 2000 книг нашли”.<sup>47</sup> В книге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что в верхней части субургана все лежало в беспорядке, а в нижней был какой-то порядок: “Все богатство собрано в знаменитом субургане: книги, образа, статуи и другие предметы ... лежали в крайнем беспорядке. Еще в нижней части хранилища намечалась некоторая система: часть глиняных статуй была размещена на одной высоте, лицами внутрь, наподобие лам, отправляющих богослужение перед большими рукописными листами письма Си Ся, сотнями наложенных один на другой”. “Чем выше, тем хаотичнее группировалось богатство субургана, книги лежали кипами и в одиночку, плотно прижатые друг к другу или к образам, свернутыми в отдельности на деревянных валиках. И книги, и образа были сложены в самых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положениях, как равно и статуи, заключенные между ними. Только в основании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о отмече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книг, тщательно завернутых в шелковые ткани”.<sup>48</sup>

Пока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истинными являются сведения и о хаосе и о порядке. На дне субургана (“на полу”, по выражению П. К. Козлова, площадью примерно  $3 \times 4$  м, т. е. около 12 кв. м), где находилось захоронение, вокруг него “сидели” деревянно-глиняные бурханы, а перед ними “для чтения” были разложены книги — в дневниковой записи от 20 июня сказано, что статуи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возвышенном внутреннем полу субургана, вокруг площадки, в центре которой стоял столб”.<sup>49</sup> По стенам нижней части субургана висели иконы. Скульптура, кажется, в натуральную величину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тела, была по признанию П. К. Козлова, превосходн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работы. Запись в дневнике от 19 июня: “Пишу и любуюсь всеми теми изящными головками бурханов.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так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 исполнены, что стоят и смотрят словно живые. ... По лицам видно, что у художника-скульптора было чутье к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красоте”.<sup>50</sup> Извлеченные из субургана иконы поражали живостью и свежестью красок, “все, — по словам П. К. Козлова, — утопало в нежно-голубом и нежно-розовом сиянии”. Но стоило тронуть икону ... и краски осыпались.

Мы должны допустить, что в верхней части субургана книги и иконы, скульптура,



вещи могли быть в беспорядке. Очевидно, весной 1226 г. накануне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шествия, в субурган было спрятано кое-что из городских храмов и, возможно, городской управы. Вряд ли такое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уддийских, да и иных текстов было положено в субурган изначально. Из записей П. К. Козлова,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о вскрыто два, и были находки “письмен”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города, ясно, что основная масса письмен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происходит из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субургана”.

19 июня П. К. Козлов сделал в дневнике следующую запись о находках — “все бы взял, да не имею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Часть того,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г увезти, П. К. Козлов зарыл в песок. О том,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то место, куда все было упрятано впрок, в дневнике сохранились следующие записи: “Перед оставлением Хара-Хото оставшееся богатство наше мы вынесли из этой комнаты (в южной стене города — Е.К.) и спрятали его при спуске от крепости южнее субургана у самой стены, засыпав песком. Делал это я на всякий случай”.<sup>51</sup> Видимо, кое-что было спрятано и в самой южной стене. В дневниковой записи 11/23 июня читаем: “Сегодня мы отбирали и прятали все, что было принесенно на бивуак, т. е. все-все от субургана, и отнесли в южную (в стене комнату) внутреннюю часть стены, в нишу. Туда сложили несколько бурхано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 исполненных в большей или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Там лежат головы (до 30 с лишним фунтов весом, т. е. 12 кг и более — Е. К.) и проч. Там многие мелочи, в общем до полусотни номеров”.<sup>52</sup> Хотя, возможно, то что было спрятано в южной стене, П. К. Козлов, хотя бы частично увез во время вторичного посещения Хара-Хото в 1926 г. В стенограмме доклада, который был прочитан П. К. Козловым 8-III-1926 г. мы обнаруживаем следующую запись: “Мы думали, что в этот раз ничего не найдем, но в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нашли довольно порядочно,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статуй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головок”.<sup>53</sup>

Но вещи, зарытые вне южной стены, кажется, у ее подножия,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та великолепная скульптура,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в глубине субургана, так до сих пор и не найдены. Китайским археологам следовало бы произвести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и раскопки у южной стены.

Выше мы уже писали о том, что когда субурган был раскопан, то обнаружилось, что в центре платформы в основании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 воткнут деревянный шест, вокруг восседали скульптур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монахов (?) лицами они были обращены внутрь субургана и походили на отправляющих богослужения лам. Перед ними лежали книги, очевидно, книги-потхи коллекции СПб филиала ИВ РАН — большие листы рукописных книг, наложенные один на другой. Это были книги той формы,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широк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а в Индии и Тибете. У северной стены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 обнаружен скелет в сидячем положении. В дневнике П. К. Козлова записано: “Открыли, наконец, голову сидящего человека, веро-



ятно, гэгэна, в честь которого и воздвигнут был этот субурган. Череп дает основание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ок(ойный) имел около 40-ка летнего возраста и принадлежал к типу или племени тибетско-арий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ому. Гэгэн был похоронен в сидячем положении, у северной (ерной) стены, на почетном месте, у подножья бурхана наиважнейшего и по размерам сам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лицами бурханы были обращены к центру, гэгэн на юг”.<sup>54</sup> Поскольку череп из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 привезен в Россию, он был более тщательно обследован. Антрополог Ф. Волков пришел к следующему заключению: “Череп очень хорошей сохранности. Несколько суженное основание, округленные, очень слабо развитые костные выступы (гребни), очень мелкие зубы, небольшие размеры вообще и изящные очертания лицевого скелета заставляют склониться в пользу мнения, что череп этот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женщине, несмотря на довольн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для женского черепа развитие надбровных дуг, могущее наводить на некоторое сомнение. Судя по состоянию зубов и черепных швов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возраст покойницы близким к старости (более пятидесяти лет).”<sup>55</sup> Череп хранился в Институте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 где и затерялся, вероятно, в годы блокады Ленинграда.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автору этих строк неизвестно, чтобы он обследовался еще раз.

Проф.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выдвинул романтическую гипотезу о том, что в субургане была погребена императриц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и Ся — императрица Ло, вдов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Жэнь-цзуна (1139 — 1193 гг.). Императрица Ло была вдовствующей императрицей при правлении ее сына императора Чунь - ю (1194 — 1205 гг.). После первого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вторж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Си Ся в 1205 г. Чунь-ю не без участия матери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Ло был лишен власти двоюродным братом Ань-цюанем (1206 — 1211 гг.). Опираясь на то, что погребение, возможно, было женским, Л.Н. Меньшиков считает, что “можно не сомневаться, что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сын ее был свергнут, а новый правитель не без ее участия получил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на престоле, она была отстранена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Ее дальнейшая судьба неизвестна, но некоторые данные ... заставляют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что она стала буддийской монахиней, была сослана в Хара-Хото 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погребена в ‘знаменитом субургане’.”<sup>56</sup> Из этого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я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делает существенный вывод — “собрание в знаменитом субургане это ее лич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этой женщине мы обязаны тем, что книг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дошли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sup>57</sup>

Гипотеза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а именно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е, остроумное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е и не более того. Но опровергнута о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случае, если череп из субургана будет найден и будь вновь будет проведена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твердо установлено, что это череп не женский (мы видели, что кое-какие сомнения в этом имелись и у Ф. Волкова), а мужской, к чему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склонялся П. К. Козлов.



Если же в субурган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ыла погребена женщина и, допустим на момент, что эта женщина была императрицей Ло, то допустимо, что часть книг могла быть из ее 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Отметим только, что среди книг на языке Си Ся имя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Л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о всего дважды, оба раза как дарительницы книги (один раз это упомянуто в колофоне и один раз на книге проставлена печать о дарении). В том и другом случае это могли быть не её личные книги, а книг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розданы ею, как и прочими другими императорами и жертвователями, о чем имеется много упоминаний. Книг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лись по все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Их, по стандартному выражению предисловий и послесловий, “раздавали чиновникам и народу”. Наличие таких книг, строго говоря,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эт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личные книги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Ло или ин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теля тиража книг.

Перед отъездом экспеди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развалины города посетил торгоутский бэйлэ. “В день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дальнейший путь, — писал чуть позже П. К. Козлов секретар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 лишь только зардела летняя заря на востоке ко мне прибыл с прощальным визитом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наследника, красивого симпатичного лет тринадцати мальчика и всего своего штата чиновников, молодецки восседавших на отличных рослых лошадях джунгарской породы. Я искренне был рад, что име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лично принести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этому монгольскому князю, оказавшему нам вторично еще большее содействие и предупредительность пр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Хара-Хото нежели в первое посещен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sup>58</sup> О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найденного и увозимого из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субургана” мы узнаем из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ублич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П. К. Козлова от 8-III-1926 г. “С развалин моего Хара-Хрто 17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было вывезено тяжести на 40 верблюдах. Что они везли? Они везли великолепно сохранившуюся библиотеку, которая состояла из 24 тысяч томов. ... Я помню восторг китаиста А. И. Иванова, который найдя его (тангу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1190г. “Чжан чжун чжу” — Е. К.) громко завопил: “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В вашей библиотеке я сделал открытие, открыл словарь, который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честь 700 томов книг. Если к эт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прибавить еще 537 картин, ... то будет понятно, как велико то богатство, которое составлял тот знаменитый субурган”.<sup>59</sup>

Осенью 1909 г.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ара-Хото были доставлены в Петербург и размещены в здан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начале 1910 г. в Обществе была устроена выставка предметов буддийского культа и книг, найденных в Хара-Хото. Думая о судьбе привезенных из экспедиции уникальных находок, П. К. Козлов писал в конце зимы 1910 г.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у из Москвы: “Весь харахотин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пока хранится в свободных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компантах, наверху. А. И. Иванов и В. Л. Котвич работают по его сохранности. Иванов разыскал словарь, дающи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асшифровать интересные письма Си Ся. ... Вопрос, куда поступит Хара-Хото, еще не решен. Лично я имею тяготение к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му Азиатскому музею. Думаю в вас найти единомышленника — не правда ли?»<sup>60</sup>

Собственн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так и вышло. Все книги,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были переданы в 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 АН, прямым наследником которого ныне является СПб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а иконы, скульптура, памятник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оказались в начале в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отделе Русского Музея, а затем поступили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

Разборкой и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ием тангут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в Азиатском Музее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занимался проф. А. И. Иванов. Помимо словаря “Фань-хань хэ ши чжан чжун чжу” он выявил и тангутские толковые словари — “Гомофоны”, “Море писем” и 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В статье от 1918 г.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А. И. Иванов упоминает; “1.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их знаков,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х по начальным (губным, зубным, свистящим) звукам, без подробных объяснений. 2.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их знаков, 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по образцу извест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Гуанюнь и носящий название “Море слов”. 3. Словарь,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й по материям (без заглавия)”.<sup>61</sup> Речь идет о словарях “Гомофоны”, “Море писем” и “Цзы цза”. К 1918 г. А. И. Иванов составил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о-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на три тысячи тангутских знаков. Словарь даже был сдан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но в год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так и н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 9- II -1935 г. А. И. Иванов писал В. М. Алексееву: “Жаль, что Невский не знаком с моей рукописью, которая пролежала в Академии с 1919 по 1922 г., когда я, взяв ее, решил больше ничего не писать. Рукопись у меня с пометками о приеме и возврате”. Поскольку рукопись словаря находилась у А. И. Иванова дома, видимо, она исчезла во время его ареста летом 1937 г. Наряду с А. И. Ивановым, первичной обработкой хара-хотин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был занят монголовед и маньчжурист В. Л. Котвич<sup>62</sup>, а также буддолог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sup>63</sup>

Позднее, изучение и публикац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 языке Си Ся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сь отдельно. Об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смотри монографию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а<sup>64</sup>, тангутской части — ряд публикаций разных лет.<sup>65</sup>

После А. И. Иванова над разбором книг на языке Си Ся в разное время работали А. А. Драгунов, Н. А. Невский,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Е. И. Кычанов, А. П. 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 К. Б. Кепинг. Автором этих строк подготовлено в рукописи 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будди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С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м настоящего издания Шанхайски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 “Гуцзи чубаньшэ”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китайская и мировая наука получит в свое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уникальный материал XI-XIV вв.,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ливающий новый свет на китайскую культуру и быт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Си Ся, а также на исчезнувшую культуру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ак случилось (об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этого вкратце сказано выше), что часть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ультуры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оказалась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страны — впрочем, это явлени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е в судьба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ультуры многих народов. Ныне, когда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данным изданием часть эт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йскому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ю и китайскому читателю,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й мировой науч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я убежден,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и все образованные люди Китая, все китайцы, любящие и гордящиеся своей культурой, зарубежные коллеги отдадут дань уважения русскому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у, географу и естествоиспытателю П. К. Козлову, нашедшему, оценившему и передавшему в руки наук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уника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ара-Хото. Я полагаю что заслуживают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и те российские ученые, которые в тяжелых условиях войн, революции, блокады хранил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збирали и реставрировали ред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писали инвентарь и составляли первые каталоги.

Науч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знает и ценит труды китайск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по Си Ся — Ло Фу-чэна, Ло Фу-чана, Ван Цзин-жу, Ши Цзинь-бо, Ли Фань-вэня, Бай Биня, Хуан Чжэнь-хуа, Не Хун-иня, Чэнь Бин-ина, Ло Моу-куня и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Сделано немало, но предстоит сделать еще больше.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хватает средств на полную сплошную реставрацию книг из Хара-Хото, здесь пока предстоит еще большая и трудная работа. Следует отождествить сотни фрагментов, до которых пока еще тоже не дошли руки, нужны молодые энтузиасты, которые решились бы взяться за это дело. Но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сширяется круг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культуры Си Ся, мы видим интересующихся этой культурой не только в Китае, Японии и России, но и в США,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Франции, Швеции, Голландии. Автор этих строк убежден, что когда достоянием науки станут переводы, сделанные на язык Си Ся с тибе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к тангутским текстам возрастет интерес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тиб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тибетского буддизма.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ара-Хото — неоценимый источник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центром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лась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йская, наглядный пример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культур местных и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йской,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на этой почве новых форм культуры как частей культуры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Можно быть твердо уверенным, что благородный труд рабо-



тник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Гуцзи чубаньшэ”, который откроет доступ к памятникам культуры Си Ся всем интересующимся ею, получит должную высокую оценку мировой науч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Е.И. Кычанов  
23-VI-1994,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 Примечание

- ① П. К. Козлов,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перв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природ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Пб, 1913, стр. 84.
- ② Г. Н. Потанин, Тангутско-тибетская окраина Кит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 Н. Потанина, 1884 — 1885. СПб, 1893, стр. 464.
- ③ В. А. Обруче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и Наньшань, т. II. СПб, 1900 — 1901, стр. 399 — 400.
- ④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Петроград, 1923, стр. 100.
- ⑤ Там же, стр. 3.
- ⑥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1909 гг., Архи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фонд 18, опись I, № 154.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Дневник, фонд-ф., опись оп.,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ГО.
- ⑦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9.
- ⑧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00.
- ⑨ Там же.
- ⑩ Черновая рукопись книги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61.
- ⑪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доклада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9.
- ⑫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19 — 20.
- ⑬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доклада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9.
- ⑭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49.
- ⑮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76 — 77.
- ⑯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46.
- ⑰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78.
- ⑱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доклада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9.
- ⑲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95.
- ⑳ Там же, стр. 99.



- ②<sup>1</sup> Там же, стр. 102.
- ②<sup>2</sup> Там же, стр. 102 — 104.
- ②<sup>3</sup> Е. И. Кычанов, Звучат лишь письма, М., 1965, стр. 27—28.
- ②<sup>4</sup>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1909 гг.,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4.
- ②<sup>5</sup> См.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108.
- ②<sup>6</sup>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108 — 109.
- ②<sup>7</sup> Там же, стр. 112.
- ②<sup>8</sup> Там же.
- ②<sup>9</sup>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6.
- ③<sup>0</sup>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0.
- ③<sup>1</sup> о. Иакинф, 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Хухунора, СПб, 1833.
- ③<sup>2</sup> См. Э. М. Мурзаев, В сердце Азии, М., 1990, стр. 12.
- ③<sup>3</sup> См. Е. И. Кычанов, Звучат лишь письма, стр. 33.
- ③<sup>4</sup>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406.
- ③<sup>5</sup>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 1909гг,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6.
- ③<sup>6</sup> Там же.
- ③<sup>7</sup>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5.
- ③<sup>8</sup>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46 — 547.
- ③<sup>9</sup> Там же, стр. 547 — 548.
- ④<sup>0</sup>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7.
- ④<sup>1</sup>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50.
- ④<sup>2</sup>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7.
- ④<sup>3</sup> Там же.
- ④<sup>4</sup>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4.
- ④<sup>5</sup>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7.
- ④<sup>6</sup> Там же.
- ④<sup>7</sup>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65.
- ④<sup>8</sup>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56.
- ④<sup>9</sup>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7.
- ⑤<sup>0</sup> Там же.
- ⑤<sup>1</sup> Там же.
- ⑤<sup>2</sup> Там же.
- ⑤<sup>3</sup>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24.



- ⑤4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7.
- ⑤5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55 — 556.
- ⑤6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фонд П. К. Козлова), М., 1984, стр. 75.
- ⑤7 Там же.
- ⑤8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5.
- ⑤9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24.
- ⑥0 Архив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РАН, ф. 208, оп. 3, № 274.
- ⑥1 А. И. Иванов,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 —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ерия VI, 1918, стр. 799 — 800. Кроме этого, см. публикации А. И. Иванов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города Хара-Хото, I. Китайское частное письмо XIII в. —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13; Из находок П. К. Козлова в Хара-Хото, —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XLV, 1909, стр. 463 — 477. Страница из истории Си Ся, —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11, стр. 831 — 836; Сутра “Восхождения Майтрей на небо Тушита”. Тангутский текст издал и китайским переводом снабдил А. И. Иванов. Петроград 1916 г.; К этому следует добавить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две публикации А. И. Иванова на немецком языке.
- ⑥2 См. Котвич В. Л., Образцы ассигнаций Юань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в Китае, —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XLV, 1909, стр. 474 — 477; См. также ег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памятников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61—565.
- ⑥3 См. ег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персидского текста “Семи мудрецов” 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66 и его описан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буддийской скульптуры и иконописи в этой же книге.
- ⑥4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 ⑥5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М. 1960.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М., 1963.



# Preface

The achievement of discovering the unique St. Petersburg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of Xixia writing belongs to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and traveler Peter Kuz'mich Kozlov (15, Oct. 1863 - 26, Sep. 1935)

P. K. Kozlov was born in the small town of Dukhovshchina in the oblast of smolensk, in a family which drove cattle to market. After completing the local school, he worked as a clerk in an ale brewery in the town of Slobod. It so happened that in precisely this town the by then already renowned traveler and geographer N. M. Przheval'skii had bought himself a summer cottage. In 1882 occurred the meeting of P. K. Kozlov and N. M. Przheval'skii that determined the entire subsequent course of Kozlov's life. Later Kozlov recalled, "That day..., when I myself began freely and frankly to speak with him (Przheval'skii – EIK) I never, never will forget, ... that day decided all my future, and I began to live that future."<sup>①</sup> With the patronage of Przheval'skii, Kozlov continued his education and completed the Smolensk technical middle school (*real'noe uchilishche*), and in the years 1883-1885, while still quite a young man, took part in the fourth expedition of N. M. Przheval'skii to Central Asia. In 1887, Kozlov completed the St. Petersburg military school and received officer's rank. The subsequent participation of Kozlov in the expeditions of M. V. Pevtsov (1888) and V. I. Roborovskii (1893-1895) prepared him for being entrusted with independent expeditions, the first of which he undertook in 1899-1901.

It appears that G. N. Potanin, traveler and collector of folklore, was the first to learn from the Mon'ols-Torgots about the abandoned town at the mouth of the Edzingol river (Chin. Hei<sup>子</sup> 子). In his account of the 1884-1885 journey, Potanin wrote:

From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the Torgots – EIK] mention the town of



Erkha-khara-buriuk, i.e., from the most eastern branch of Edzina: here, it is said, a small kerim is visible, that is, the walls of a small town, but around [are] many traces of houses which are covered with sand. Digging in the sand, one finds silver objects. In the environs of the kerim [are] large friable sands, and there is no water nearby.<sup>②</sup>

In 1900 the geologist V. A. Obruchev tried to find the town buried in the sands. Local Mongols not only did not show him where the dead town was located, they led him in an entirely different direction from the location of Khara-khoto.<sup>③</sup> In the same year, Kozlov, finding himself in Mongolia, sent his traveling companion, A. N. Kazankov, to search for the ruins of the town; he also did not find the town. The reason was the same: the local population was conceal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ruins.<sup>④</sup>

Preparing for the Mongol-Sichuan journey, Kozlov decided to repeat the search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istakes of his predecessors,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local Mongols. "In the recesses of the soul," he wrote later, "I cherished fond thoughts of finding the ruins of the town in the desert of Mongolia."<sup>⑤</sup>

The project of the Mongol-Sichuan expedition was worked out by the Council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famous geographer and traveler, P. P. Semanova-Tian'shanskii, and of Kozlov personally. On 17 June 1907 Kozlov was received in audience by Tsar Nicholas II. In "Diary of the Mongol-Sichuan journey, 1907-1909" is preserved the following notation:

Received in private audience (incidentally, I presented the Sovereign three volumes of the scientific results of the Tibetan expedition, which had then just come off the press), as never before simple and gentle, I left the Sovereign charmed. At my parting words to His Majesty: "On the example of the Tibetan expedition, which concluded so successfully, permit me to request a blessing for this one too!" – the Sovereign remarked: "I am not bidding farewell. I wish to see you right before departure on your long journey, for surely there still remain many affairs to attend to and time for equipping the expedition."<sup>⑥</sup>

In fact, on 29 October 1907, before departing on the expedition, Kozlov was again received by the Tsar and by Heir-Apparent Aleksei.

The expedition project was confirmed by the Tsar on 2 October. For the two



years' duration of the expedition 30,000 rubles was issued from the treasury; its composition was confirmed at 14 persons.<sup>⑦</sup> The expedition was given arms—12 rifles with 15,000 cartridges and 6 Smith-Besson revolvers with 600 cartridges.<sup>⑧</sup>

The 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was granted an official authorization, the text of which read:

May it please God, We, Nicholas II, Emperor and Autocrat of All Russia and so on, declare hereby to each and every one, to whom it is given to know, that the bearer of this the leader of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dispatched by our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by way of Kiakhta and Urga to North-Western China and Mongolia and to return thereupon by way of Lanzhoufu and Urga back to Russia, Lieutenant-colonel of the regiment of Royal Grenadier Guards of Emperor Alexander III, Peter Kuz'mich Kozlov, departs across the frontier and will return later to Russia. Ten persons as crew accompany him. On his behalf we amicably call upon all higher oblasts and invite each before whom they appear. Our Military and Civilian administrations most mercifully command not only to allow P. K. Kozlov and the ten-person crew to proceed in all places freely and without restraint, but also to show him every goodwill and assistance. In evidence of this and for smooth passage is granted this passport with the state seal affixed below. In St. Petersburg, on the day of 12 August in the year 1907 by Decree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Seal

Signature<sup>⑨</sup>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Russia and of the Tsar personally to the expedition, and their support for an undertaking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is explained in large part by the impact which the achievements of these expeditions had in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world.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not undergoing investigation by Chinese scientific powers at the level of the then contemporary European scientific standar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uropean scholars. As a result, from the numerous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19th and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ies – English, German, French, Russian, Swedish, Japanese, etc. –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were obtained in the areas of geographg, ethnography, history, and natural sciences (botany, zoology, etc.). Russian



participation in thi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movement was weighty and greatly raised the prestige of Russian science.

It would be unjust not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act that such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frontier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ook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an – American – Japa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essure on China, and that topographical surveys of localities by the expeditions, their reports on the state of local affairs could be used for military ends as well. In allowing these expeditions, the Qing government made definite concessions. But now, almost 100 years after such expeditions took pla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discovery and preservation for science of Dunhuang and Khara-khoto alone are a most preciou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for Chinese science. That which was most likely to perish irretrievably was saved and preserved down to our day, however incomplete.

I wish especially to emphasize that the expedition operat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Qing) central authorities 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local authorities.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s received permission to carry out research and passports from the central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passports,” wrote Kozlov about the Mongol-Sichuan expedition of 1907-1909, “were received from the Peking government through the offices of the Russian diplomatic mission in Bogdo-khan.”<sup>⑩</sup> The Russian embassy in Peking “informed about the expedition those local Chinese powers through whose areas the expedition would be passing.”<sup>⑪</sup>

Thus through the territory of Mongolia to Urga (Ulan-Bator) the expedition moved, using the Mongolian postal service. “Thanks to the border commissar at Kiakhta...P. E. Genok, who communicated in a timely way with the Chinese-Mongolian authorities, the personnel of the expedition set out handily on Mongolian postal horses...accompanied by the baggage of the expedition, carried on camels specially hired for the expedition from Mongolian contractors.”<sup>⑫</sup> They hired 40 camels.

The expedition did not move through Chinese territory at will. Thus the amban of the city of Xining was informed beforehand of the arrival of Kozlov’s expedition.<sup>⑬</sup> In the archives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is preserved a draft of a letter from Kozlov to the authorities in the province of Gansu, with the heading “To the Commission on Foreign Affairs of Gansu Province.” The text of the letter says, “In consequence of a



letter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from 15 November 1908, I beg to inform that I, Russian traveler and Lieutenant-colonel Kozlov, in fact had discussions with the Xining *qinchai* as well as with the *tongpan* (vice prefect – RWD) of Guidui about our route of travel from Guidui through Labrang to Songpanting.”<sup>④</sup> The letter was dated 22 November 1908.

In this fashion, it bears emphasizing, all movements of Kozlov’s expedition were accomplished with the complete knowledge of Qing authorities and no arbitrary actions were permitted.

As far as the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 of Khara-khoto are concerned, all that was likewise done with the knowledge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Mongolian prince in Qing service, Baldyn-Dzasak, and the Torgot *beila*, who ruled the territory entrusted to them as Mongolian territory, a constituent of the Qing empire under spe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Lifanyuan.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1918, the expedition reached the borders of Ugoldzintologa,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local Mongolian prince Baldyn-Dzasak. When the conversation touched on the possible further route of the expedition and the prince realized that Kozlov wanted to gain the mouth of the river Edzin-gol, he asked:

“Why do you want so much to go to Edzin-gol, and not directly to Alashan-yamun, where the road is better and it takes less time as well, and therefore fewer difficulties and deprivations and also fewer material losses. No doubt,” added the prince, “you expect something of great interest at Edzin-gol?” “Yes!” I answered Baldyn-Dzasak, “You are right: some very curious ruins of an ancient town are there!” “And how do you know about that?” inquired my interlocutor. “From books by our travelers and from letters of my friends,” I replied. “Indeed there is!” the prince said slowly, plunged in thought. “I heard about Khara-khoto from my people, they have been there; in truth a town exists, enclosed by walls, but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covered over with sand ... I have been told that Torgots go to the ruins there and dig and search for buried treasures. I’ve heard something to the effect that someone even found something. Go and see, and maybe you will even find something remarkable. I don’t think that the Torgots will block your route to the ruins, nor will they block even your



excavations ... The Torgots lately have been quietly hiding Khara-khoto and the old path to Alashan-yamun.”<sup>15</sup>

That was the sum of the conversation. But originally both the prince and two of his advisers, as Kozlov wrote on 12 March 1908 in a let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Go [Geographical Society – RWD], “tried to persuade me that in the direction I desired there was no road.”<sup>16</sup> Gifts helped, foremost a revolver and a rifle, entertainment and listening to the gramophone, and a letter to the Russian embassy in Peking with a request to address the Qing authorities about conferring on Baldyn-Dzasak the higher rank of “ulusun-tushi-gung” which would have increased three-fold the upkeep that he received from the Bogdo-khan court.<sup>17</sup> Hence Kozlov, like his predecessors, could not have found Khara-khoto without the help of Baldyn-Dzasak.

His second helper on the path to Khara-khoto was the Torgot prince, Torgot-beila Dashi. As Kozlov observed later in a public lecture, Dashi “to a significant degree rendered assistance to the expedition, and made it possible to find Khara-khoto.”<sup>18</sup> After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Kazak-Buriat Badmazhapov, the Torgot-beila “charged his ... guide to convey the expedition to the neighborhood of his headquarters ..., and promised full cooperation ... in reaching the ruins of Khara-khoto.”<sup>19</sup> The Torgot-beila was indirectly subordinated to the Lifanyuan.<sup>20</sup>

On 1 April 1908, five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 Kozlov himself, A. A. Chernov, N. Ia. Napalkov, and the Kazaks Ivanov and Madaev accompanied by the guide Bata departed for the ruins of Khara-khoto by way of the margins of Toroi-onts. Bata “had been at the dead town many times.”<sup>21</sup> From the expedition’s camp to Khara-khoto was about 60-65 *li*.

Halfway we began to encounter traces of an agricultural or settled culture—millstones, signs of irrigation canals, fragments of earthen and porcelain vessels, and so on. But pounded earth structures engaged us most of all, especially the suburgans, situated singly, by two, or by five along the rode, of old leading to Khara-khoto, that monument of the past buried in the desert sands. As we approached the cherished goal, our excitement mounted apace. In three versts [about 8 *li* – EIK] we crossed an ancient dry riverbed ... on the elevated band of the river stood the ruins of the citadel of Altan-khoto, where, according to legend,



was once situated the cavalry guard detachment of Khara-khoto. By the sides of the desiccated riverbed, it appeared, earlier had been tucked a valley with a farming population. Here, at last, appeared the town of Khara-khoto itself, situated at the bottom of a terrace of coarse sand. Above the northwestern corner of the fortress rose the main conically-shaped suburgan, in a row of smaller adjoining ones, built likewise on the wall and next to the wall outside the fortress. As we got closer to the town fragments of vessels appeared in greater numbers; the view of the town was hidden by tall sand dunes. But then we climbed the terrace and before our eyes appeared Khara-khoto in all its outward charm.<sup>22</sup>

Judging by Kozlov's description, the walls of the town

were strictly oriented to the north, south, east and west, forming a regular square, of which each side was about a verst [approx. 2.5 li – EIK].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walls of the town had gates, protected by L-shaped projections difficult of direct approach, and situated not directly one opposite the other, but the eastern a bit to the north, and the western a bit to the south of the center of the walls. From west to east two main parallel streets bisected the town, starting from the gate ... The powerful walls of the town, 6-8 meters in height, were crowned by stately suburgans in their northwestern corner. The walls gradually narrowed toward the top, and their thickness, reaching 4-6 meters at the base, diminished by one half ... Each wall had several bastions ... Small remains of former structures, protruding from the sand, refuse, and earth, fairly clearly delineated the former streets of the town.<sup>23</sup>

During the initial inspection of the town, the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 found fragments of earthen and porcelain vessels, scraps of articles of cast-iron, iron, copper and silver, bricks, cash, paper money, and "here and there cult objects."

The expedition remained in Khara-khoto from the first to the 13th of April, 1908. Overall the survey and excavation lacked a scientific archeological foundation. As Kozlov himself wrote in his diary, he and his people "dug, rummaged, broke, smashed."<sup>24</sup> There was no precise fixing of the location of finds, although in the map of the town<sup>25</sup> Kozlov indicated Ruins No. 1, No. 2, and No. 4 in the northern half of the town, somewhat to the east of the central north-south axis, Ruin No. 3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town, suburgan B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town and suburgan A in its southwest corner, ruins of idols [Buddhist statues–RWD] near the southern half of the western walls. Judging by various references, there was found:

Ruin No. 1: “Buddhist images, drawn on linen,” “heavy, coarse metal cups and scraps of manuscripts in Xixia writing.”

Ruin No. 3: “sheets of Persian manuscripts, ... fragments from the famous collection of stories, “Seven Sages” (Kitab-i-Sindbid), “Islamic manuscripts and artistic book bindings.”

Suburgan A: 3 books and 30 notebooks in Xixia script, “an image on linen,” “Appearance of Amitabha,” “an image in Chinese style on silk,” “a large, slightly smiling attractive mask and a series of other heads and masks,” “a Buddha head, gilded with dark blue hair.”

Suburgan B: “several specimens of glass-like eyes that had fallen out of the earthen statues,” “eyes of rock crystal or topaz, nicely polished,” “large, flat *tsa-tsa*.”<sup>26</sup>

Summarizing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visit to Khara-khoto, Kozlov remarked:

In the course of several days passed in the ruins of Khara-khoto, overall the expedition enriched itself with all kinds of objects: books, letters, papers, metal monetary tokens, female decorations, some household implements, images of the Buddhist cult, and so on. In terms of quantities, we gathered archeological material that filled ten 16-kilogram mailing crates, prepared then for shipping to the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sup>27</sup>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good, amicable relations of the Torgot – beila with the expedition, I at once sent through the Mongolian post to Urga and beyond to Petersburg, in several concurrent packages, news of the actual discovery of Khara-khoto and its finds, and enclosed samples of writing and religious painting for immediate study and identification.<sup>28</sup>

In December of 1908, while on the border of Guidui, Kozlov received a response from th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A. V. Grigor’ev. Kozlov wrote in his diary:

A. V. Grigor’ev, as assistant to the chairman, notified me ... about my labors,



or their results at Khara-khoto. It turns out that it was the Tangut capital of Xixia, which existed from the 11th to the 14th centuries. Evidently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is very satisfied with this discovery, and it is decided to propose that I return again to the historic town on the way back ... to augment the materials of such great interest already obtained and partly in Petersburg.<sup>29</sup>

The diary entry is duplicated in a draft letter of 23 December 1908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in London. Kozlov informed the British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that the third stage of his expedition would be devoted to

additional excavations, more protracted than before, of the dead town of Khara-khoto. For the time being I hav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th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acquaintance with the writing and other documents that I sent to Petersburg, he hastens to gratify me that the Khara-khoto I discovered is Xixia, the capital of the Tangut state, which existed from the 11th-14th centuries ... When You, dear sovereign, receive this letter, your humble servant will be on the road to Southern Mongolia and within a further two months already at his beloved ruins of Xixia.<sup>30</sup>

With all due respect to my native colleagues, to this day I cannot understand who decided, and on what basis, the Kozlov "found" the capital of the Tangut state. As early as 1833 the large monograph of N. Ia. Bichurin (o. Iakinf) was published, which contains considerable Chines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Xixia,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and from which it was entirely clear that the Xixia capital was Ningxia, as it was called in Kozlov's day, the present-day city of Yinchuan.<sup>31</sup> Unfortunately, this error continues to occur in the literature connected with the name of P. K. Kozlov.<sup>32</sup> From Tangut primary sources, we know that Edzina (Khara-khoto, Chin. Heishui) not only was not the capital of Xixia, but was rather a third-rank town, a place of exile for hard labor. It perished in 1374 in a battle between Ming China and the Mongols, desirous of recovering their lost power over China.

On 15 October 1908 in a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were heard three reports, by S. F. Ol'denburg, A. I. Ivanov and V. L. Kotvich, about the initial studies of the finds from Khara-khoto.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manuscripts extracted from the ruins, were, besides Chinese, written in an unknown language, at least none



of them could read it, although the form of writing was known.”<sup>③</sup>

A. B. Grigor'ev informed Kozlov that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sent discovery, the Council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has authorized me to propose to you that you not ensconce yourself in Sichuan, but rather return to the Gobi desert and continu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eart of the dead town. Do not begrudge either strength, or time, or resources on the further excavations.”<sup>④</sup>

At the end of May-June 1909 Kozlov, fulfilling the charge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returned to the Khara-khoto region. On 27 May he made a note in his diary: “I write ... the time is five o'clock, but the heat is making itself strongly felt and involuntarily induces reflection on how we will work at dead, melancholy Khara-khoto.”<sup>⑤</sup> June 4. “At ten in the morning through the dusty haze we saw, at last, the familiar grey walls of Khara-khoto, and within half an hour we had already entered into the fortress and not far from the western gates and the angle of the NW suburgan had set up our tents.”<sup>⑥</sup>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 of the town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Torgot-beila. In a letter of 8 July 1909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Kozlov made special mention of this help:

The expedition was able to pass through the desert to a hitherto unknown corner of Central Asia, over a rather long road and at a hot time of year, thanks only to the excellent relations of the local Torgot-beila with us, which allowed us to hire, from among his subjects, diggers, water-carriers, provisioners, etc. Thus the dead town momentarily came alive and established contact with the inhabitants of Edzin-gol, of which its closest branch, the eastern, flows twelve versts from Khara-khoto. This time our camp took shelter not in the center of the fort, as before, but somewhat closer to the western wall beside the ruins of a large *fangzi* (house).<sup>⑦</sup>

In the book he wrote, “I renewed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Torgot-beila, as before the chief in Edzin-gol, ... secured his cooperation in hiring digger-workers, and also engaged Torgots to supply us daily with water and sheep from Edzin-gol.”<sup>⑧</sup>

For his part, the Torgot-beila, as representative of local authority, did not ignore



the work of the expedition; he regularly sent officials from his government to Khara-khoto to "find out how the Russians are doing in the ruins."<sup>39</sup>

At the start of the work, Kozlov noted in his diary:

From the first day we began to find writing, primarily Chinese, paper money, dishes, old weapons and so on. We also came across a small metal Buddha, dokshit, a small square Tibetan notebook of splendid gold writing was found.

One can say that last time, outwardly at least, we investigated Khara-khoto in a rather orderly manner. Now we have found neither sneeze nor bead nor metal ornaments. Standing on the wall of Khara-khoto, you can see how beautifully and conveniently this town was laid out. In the NW region: the prince himself, along the northern, western and southern walls were situated prayer structures, suburgans ... In the SE corner stables with the garrison section ... the main thoroughfare lead directly from a tall central building, which was encircled by a cross street and then by a longitudinal [street extending] to the eastern gates.<sup>40</sup>

The work was organized by two groups; the hired Mongol worker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Kazak-Buriat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ruins of houses along several streets of Khara-khoto, and occasionally tried to dig deep wells in places designated by me." The Russian group led the excavation both inside the town as well as "carrying out the investigation outside the Khara-khoto walls, at distances both near and far."<sup>41</sup>

Judging by his diary, Kozlov was not present on a regular basis and the finds, even if interesting, were not fixed in any way in the plan of the town. It appears that Kozlov imagined he understood how Tibetan writing looks, but Chinese and Tangut graphs he did not much distinguish. For him it was all "Chinese stuff."

June 9. "Just now, at around four o'clock, workers appeared before me, I spoke with them, and now they have all gone to their tasks. Interest mounts steadily, and I will go to the digs. It is hard to sit in the yurt, when you hear the sounds of those working and the clatter of shovels in the earth ... the manuscripts we chance upon are most often other Chinese,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y will tell us. Most of all the Tibetan ones interest me, both books and manuscripts, but ... in those we have not yet been lucky. As for today it was entirely Chinese stuff, the interesting Tibetan letters turn up charred, those graphs



that were spared lead to the thought of origins other than Tibetan ... We will find out in Petersburg.”<sup>42</sup>

On 11 June, to an earlier comment about the absence of any burials, Kozlov added : “we have come across no clothing or shoes.”<sup>43</sup> The cool, windy, even at first rainy weather turned hot. On 12 June Kozlov wrote a letter to A. A. Dostoevskyi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Dear Andrei Andreevich! On the twenty-second of May (3 June – EIK) the expedition arrived at Khara-khoto and has set up camp within its historic walls, in the interesting ruins. In our year-long absence from the old town no one has dropped in: its ruins look in exactly the same condition as when we left it. Untouched even are those objects extracted by us from beneath the wreckage of debris, which we left as unneeded. As in the first sojourn and so now,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xpedition Khara-khoto has come to life: people started moving, instruments started pounding, dust began flying through the dry air. In the week just past we have succeeded in replenishing the previous archeological collections, already sent to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this time we have obtained and continue to obtain writing, including Arabic too, as well as monetary tokens and cult objects, etc. In one of the projection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fortress walls we came across an interesting little temple with earthen ornamented Buddhas opposite the entrance and curious wall paintings; unfortunately the paintings are glued to the clay and it is not possible to avail ourselves of them. Not only my companions but also the natives have become imbued with interest in the excavations. We talk only about Khara-khoto: in the evening, about what was found that day; in the morning, about what will be found. Time flies swiftly. After the nocturnal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we go right to sleep. We awake practically at dawn and in the relative cool conduct our work. During the day we rest, otherwise we languish all the more in the debilitating heat, such that in the shade the air warms to 37 degrees C and more, and the surface of the ground becomes incandescent in the sun to above 60 degrees C. Dust or sand raised by the hot air, positively enervat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breath easily and freely in the mornings and evenings, feeling ourselves yet capable of carrying out



further labors at Khara-khoto.<sup>④</sup>

Because after days of work in the town's ruins the finds were not as abundant as would be desirable, Kozlov sent people to investigate the vicinity and took the decision to open the large suburgan, which was located about 400 meters from the western wall of the town,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dry river channel. The suburgan was about 10 meters high and consisted of "a pedestal, the middle, and a conical, partially destroyed top, wrecked either by time or by treasure hunters," that is, attempts to open the suburgan evidently had been undertaken also by earlier local inhabitants. If they had succeeded, then it is very likely that science would have been deprived of that collection of religious paintings, sculpture, and books which it now has at its disposal.

On 12 June began the excavation of the suburgan, the same in which, we may suppose, was found the majority of books in the Xixia language and in Chinese.

Passing around the Mongols who had been working, I headed for my companions who were investigating one of the largest suburgans standing west of the town at a distance of 200 fathoms [1 Russ. fathom = 7 ft.]. The investigation had revealed that it was rich in Buddhas and Chinese writings, so many of which had been carried to the bivouac by 9:00 in the morning that I at once went out to them, sorted, cleaned of accumulated dust, and prepared them for packing. Similar to what had been in the suburgan of the previous year, in this one were all kinds of books, notebooks, scrolls, paintings. A very old mandala turned up. Probably the roof of the suburgan's chapel fell in and overturned the Buddhas, or else they we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cattered about so, books and scrolls and paintings tossed every which way.<sup>⑤</sup>

Work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suburgan continued for nine days and was completed on 20 June. The books were carried to the camp in a huge tarpaulin, and sorted there. Without a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s, this "sorting" by format or yet by some characteristic unknown to us brought,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chaos which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eliminate completely to this very day, Kozlov himself did not observe the excavations on a regular basis.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interior furnishing of the suburgan there is only one notation in the diary from 15 June.



Today I strolled out to the suburgan to see if much remained in it of archeological goods, and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y fellows are right, having observed that but a mere half has been taken. In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stupa all has been cleaned, arranged round about, seated, large wood-earthen Buddhas, and in the middle books, writings, books – large, small, in bindings or boards, as notebooks or scrolls.<sup>46</sup>

If we compare two diary entries from 12 June and 15 June, we will observe that according to the excavations, Kozlov writes now about the disorderly “scattered” books, now about books arranged in a particular order. Later, when the news about the celebrated finds, “the pearl of my independent labors in Central Asia, ” as Kozlov himself wrote, flew around the world and Kozlov attracted real world fame, he inclined in his recollections even to an exemplary order in the suburgan: “We opened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It was packed with treasures. Hardly had we removed its roof, when books appeared, standing by the hundreds all on shelves in complete order in silk bindings. We found more than 2000 books. ”<sup>47</sup> In the book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Kozlov stresses that in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suburgan everything lay in disorder, whereas in the lower portion there was some order:

All the riches collected in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books, images, statues and other objects ... lay in extreme disorder. In a still lower part of the storehouse was marked a kind of system: part of the earthen statues were positioned at one level, with faces to the inside, resembling lamas performing a religious service in front of the great sheets of Xixia manuscript writing, deposited by the hundreds one on top of another.

The higher up, the more chaotically was grouped the riches of the suburgan, books lying in piles and singly, tightly pressing against each other or against images, coiled up individually on wooden rollers. Both the books and the images were placed in the most diverse positions, like the statues, enclosed among them. Only at the base of the suburgan were noticed some books carefully wrapped up in silk cloth.<sup>48</sup>

For the time being one can suggest that both the testimony of chaos and of order is true. At the bottom of the suburgan ( “on the ground” in Kozlov’s expression, a



square of roughly 3 by 4 meters, or about 12 square meters ), where the burial was found, around it “sat” wood-earthen Buddhas, and before them “for reading” were placed books – the diary entry of 20 June says that “the statues were found” on a raised interior floor of the suburgan, around a landing in the center of which stood the pillar.”<sup>49</sup> On the walls of the lower part of the suburgan hung icons. Sculpture in the actual proportion of the human body, it seems, was by Kozlov’s admission superior artistic work. An entry of 19 June from the diary: “I write in delight of all and those graceful Buddha heads. Some of them are so artistically executed, that they stand and look as if alive ... From the fa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artist-sculptor had a feel for classical beauty.”<sup>50</sup> The icons removed from the suburgan were stunning in their vividness and freshness of beauty; “All,” in Kozlov’s words, “were flooded with a soft blue and soft pink radiance.” Yet it was worthwhile to move the icons ... and the dyes crumbled.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 books and icons, statues, things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suburgan could have been in disorder. Obviously, in spring of 1226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ian invasion, things from the city’s temples were hidden in the suburgan and, possibly, the city administration. It is hardly likely that such a great quantity of Buddhist and other texts would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suburgan at the very beginning. From the notations of Kozlov, it is clear that, although there were two suburgans opened, and there were finds of writing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town, the mass of written documents come from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On 19 June Kozlov made the following notation about the finds in his diary: “I would have taken everything, but did not have the capability.” That part which he was unable to cart away, Kozlov buried in the sand. As to where the place is located where was everything was hidden for future retrieval, in the diary is preserved the following notation:

Before our departure from Khara-khoto we took from that room [at the southern wall of the town – EIK] our remaining treasure and hid it at the slope from the fortress farther south of the suburgan right along the wall, covered with sand. I did this just in case.<sup>51</sup>

Apparently something was buried right in the southern wall. We read in the diary



entry of 11/23:

Today we collected and hid everything that was brought to the bivouac, that is, every last thing from the suburgan, and carried it to the southern [at the wall of the room] interior part of the wall, to the niche. There we placed several Buddhas, artistically executed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There lie heads [up to 30 or more Russ. pounds in weight, that is, 12 kilograms or more – EIK] and so on. There are many trifles, in general about fifty items.<sup>②</sup>

It is possible, however, that whatever was hidden in the southern wall, Kozlov, however incompletely, took away at the time of the second visit to Khara-khoto in 1926. In the shorthand notes of the report, which Kozlov read on 8 December 1926, we notice the following notation: “We thought that this time we would find nothing, but overall we found rather a lot, mainly statues and artistic heads.”<sup>③</sup>

But the things buried outside the southern wall, at its foot, and above all those great sculptures which were in the depths of the suburgan, apparently have never been found to this day. Chinese archeologists should carry out investigation and excavations at the southern wall.

Above we have already written that when the suburgan was excavated, it was observed that in the center of the platform at the base of the suburgan was stuck a wooden pole, around which grandly sat sculptured representations of monks, with faces turned to the interior of the suburgan and who looked like lamas performing a religious service. Before them lay books, evidently the pothi-book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any sheets of manuscript books, laid one on top of the other. These were books in that form which was widespread in India and Tibet. At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suburgan a skeleton was noticed in a seated posture. In the diary Kozlov writes:

We at last opened the head of the seated person, a *gegeng* probably, in whose honor the suburgan was erected. The skull allows one to say that the deceased was about 40 years of age and belonged to the type or tribe of Tibeto-Ari-Mongolian. The *gegeng* was buried in the seated posture, against the northern wall, in an honored place, at the foot of a Buddha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and



greatest size, with the faces of Buddhas turned toward the center, and the *gegeng* to the south.<sup>54</sup>

Since the skull from the suburgan was sent to Russia, it was more carefully studied. Anthropologist F. Volkov ca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 skull is in very good condition. Some narrowing at the base, rounding, very weakly developed bony projections, very small teeth, the overall small size and fine features of the face of the skeleton incline to support the opinion that this skull belonged to a woman, in spite of the superciliary arch, rather well developed for a female skeleton, which might raise some doubt. Judging by the condition of the teeth and the skull joints one can estimate the age of the deceased at close to old age (more than fifty years).<sup>55</sup>

The skull was kept at the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where it was lost, very likely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blockade of Leningrad. In any case, the author of these lines does not know if it was examined a second time.

Professor L. N. Men'shikov has put forward the romantic hypothesis that an empress of the Tangut state, Empress Luo, widow of the Tangut emperor Renzong (r. 1139-1193), was entombed in the suburgan. Empress Luo was dowager empress during the reign of her son, Chunyou (Huanzong, r. 1194-1206). After the first Mongolian attack on the territory of Xixia in 1205, Chunyou, not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his mother the empress, was deprived of power by his cousin Anquan (Xiangzong, r. 1206-1211). Basing himself on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interred was female, Men'shikov considers that "we can be sure that after her son was overthrown, she was distanced from state affairs. Her further fate is unknown, but several data ... suggest that she became a Buddhist nun, was exiled to Khara-khoto and after her death was buried in the 'celebrated suburgan'."<sup>56</sup> From this supposition Men'shikov reaches a substantive conclusion: "the collection in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was her private library," "we are obliged to this woman for the fact that these books from Khara-khoto survived to our day."<sup>57</sup>

The hypothesis of Men'shikov is a supposition, a clever supposition but nothing more. But it can only be refuted if the skeleton from the suburgan is found and if a qualified anthropological examination is carried out, firmly establishing that the skull



is not female (we saw that U. F. Volkov had some doubt of it), but male, which Kozlov was initially inclined to think. If a woman was really buried in the suburgan, and if we allow that the woman was the Empress Luo, then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of the books could be from her personal library. We will note only that, among the books in Xixia, the name of Empress Luo can only be affirmed twice, both times as the bestower of the books (once it was mentioned in the colophon and once a seal recording the bestowal was affixed). In both instances these could be not her own personal books, but rather books which were distributed by her, as by other empresses and donors, about which there is lots of evidence. Books were disseminated throughout the state. In the conventional expression of prefaces and colophons, they were "distributed among the officials and people." The presence of such books, strictly speaking, does not mean that these were necessarily the personal books of the Empress Luo or any emperor who disseminated the edition of the book.

Before the departure of the expedition from Khara-khoto, the Torgot-beila visited the ruins of the town. "On the day of the expedition's departure on its next journey," wrote Kozlov a little la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the summer sunrise had just reddened the east, when the Torgot-beila came to me on a farewell visit, accompanied by his heir apparent, an attractive, appealing thirteen-year old boy and his entire staff of officials, fine young fellows mounted valiantly on excellent great horses of the Dzungar breed. I was genuinely happy to have the chance personally to thank this Mongolian prince, who had repeatedly shown us more cooperation and consideration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Khara-khoto than during the first visit of the expedition.<sup>59</sup>

About the approximate quantity found and brought back from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we know from the notes of the public report by Kozlov on 8 December, 1926.

Seventeen years ago 40 camel loads were brought out from the ruins of my Khara-khoto. What did they carry? They carried a superbly preserved library consisting of 24,000 tomes ... I remember the joy of sinologist A. I. Ivanov, who, upon finding it (the Tangut-Chinese lexicon of 1190, "*Zhang zhong zhu*" - EIK), loudly cried out, "Petr Kuz'mich! In your library I have made a discovery, I have found a dictionary which allows one to read 700 volumes." If one adds



another 537 paintings to that library, ... then it becomes clear how great is the wealth which comprised that celebrated suburgan.<sup>⑤</sup>

In fall of 1909 th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were delivered to Petersburg and placed in the building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1910 an exhibition of objects of the Buddhist cult and books found at Khara-khoto was organized by the Society. Thinking of the fate of the unique finds brought back from the expedition, Kozlov wrote from Moscow to S. F. Ol'denburg at the end of winter, 1910:

All the Khara-khoto material is kept for the time being in spare rooms at the Society, upstairs. A. I. Ivanov and V. L. Kotvich are working on their preservation. After searching, Ivanov found a dictionary which enabled the decipherment of Xixia writing...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al with Khara-khoto is still not resolved. Personally I am inclined toward the academic Asiatic Museum. I think that you are similarly inclined, no? <sup>⑥</sup>

In fact, in the end that is what happened. All the books and monuments of writing were given to the Asiatic Museum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which today is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whereas the icons, sculptures and monuments of material culture at first were located at the Ethnographic section of the Russian Museum, and then ended up at the State Hermitage.

Professor A. I. Ivanov was the first to undertake the decipherment and identification of Tangut texts in the Asiatic Museum. Besides the dictionary *Far han heshi zhang zhong zhu*, he discovered both Tangut explanatory dictionaries, like *Yintong* ( "Homophones" ) and *Wenhai* ( "Sea of Writings" ), as well as thematic ones. In an article of 1918, "Monuments of Tangut Writing," Ivanov remarks:

1.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arranged by initial (labial, dental, sibilant) sounds, without detailed explanations.

2.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composed on the model of the famous Chinese dictionary *Guangyun* and carrying the title "Sea of Words."

3. Dictionary, arranged by matters (without headings).<sup>⑦</sup>

Reference is to the dictionaries *Yintong*, *Wenhai* and *Zazi*. By 1918 Ivanov had



compiled a dictionary (Tangut-Chinese-Russian? ) of three thousand Tangut characters. The dictionary was even given to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but in the years of the civil war it was not published. In 9/2/1935 Ivanov wrote to V. M. Alekseev: "It is a pity that Nevskii is not familiar with my manuscript, which lay at the Academy from 1919 to 1922, while I, retrieving it, have decided not to write anymore. The manuscript is with me, with comments about its reception and return." In so far as the manuscript of the dictionary was at Ivanov's home, evidently it disappeared at the time of his arrest in the summer of 1937. Along with Ivanov, initial work on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was undertaken by the Mongolist and Manchu scholar V. L. Kotvich,<sup>62</sup> and also S. F. Ol'denburg.<sup>63</sup>

Later, study and publication of monuments of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in the Chinese and in the Xixia languages took place separately. For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monuments of Chinese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see the monograph by L. N. Men'shikov;<sup>64</sup> for the Tangut part, there are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over many years.<sup>65</sup>

After Ivanov, at different times A. A. Dragunov, N. A. Nevskii, Z. I. Gorbacheva, E. I. Kychanov, A. P. Terent'ev-katanskii, and K. B. Kepping worked on the analysis of books in the Xixia language. The author of these lines has prepared a manuscript of 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Buddhist portion of the collection.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by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monuments of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Chinese and world scholarship will have access to unique material from the 11th-14th centuries, which without doubt will shed new light o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xist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Xixia state, as well as on the vanished culture of the Tangut people. It so happened (the circumstances of which were explained briefly above) that part of the cultural monuments from the territory of China ended up beyond the borders of the country; however, this is a widespread phenomenon in the fate of the cultural monuments of many peoples. Now, upon returning through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a part of these cultural monuments to the Chinese researcher and the Chinese reader, and indeed to the entire world scholarly community. I am convinced that Chinese colleagues and all educated people of China, all Chinese who love and are proud of their culture, and colleagues abroad will pay a tribute of respect to the Russian



traveler, geographer and naturalist P. K. Kozlov, who found, valued, and handed over to the hands of science genuinely uniqu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I suggest that those Russian scientists also deserve thanks who in the difficult conditions of war, revolution, and blockade preserved, gradually analyzed and restored the rare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wrote an inventory and compiled the first catalogues.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knows and values the labors of Chinese specialists of Xixia, Luo Fucheng, Luo Fuchang, Wang Jingru, Shi Jinbo, Li Fanwen, Bai Bin, Huang Zhenhua, Nie Hongyin, Chen Bingying, Luo Maokun and many others. Much has been done, but even more must be done. Unfortunately, the means are lacking for a full and complete restoration of books from Khara-khoto, and here is where even more and difficult work needs to be done. Hundreds of fragments, which no one has yet looked at, must be identified; needed are young enthusiasts who will decide to set themselves to the task. But gradually the circle of researchers on Xixia culture will widen and we will see interest in this culture not only in China, Japan, and Russia but also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France, Sweden, and Holland. The author of these lines is convinced that when translations made in the Xixia language from Tibetan become the property of science, then the interest in Tangut texts of researchers in Tibetan culture and Tibetan Buddhism will grow. Th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are invaluable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Far Eastern regional cultures, whose center was Chinese culture, a vivid example of the interaction of local cultures and the cultures of China, and of the formation on this soil of new forms of culture as elements of Far Eastern culture. We can be certain that the high-minded labor of workers at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which will open access to the monuments of Xixia culture to all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m, will elicit the deserved, great esteem of the world scientific community.

E. I. Kychanov

June 23, 1994, St. Petersburg

Translated by Ruth W. Dunnell



## Notes

- ① P. K. Kozlov, *N. M. Przheval'skii, first explorer of nature in Central Asia*, St. Petersburg, 1913, p. 84.
- ② G. N. Potanin, *Tangutsko-tibetskaia okraina Kitaia i Tsentral'naia Mongolia: Puteshestvie G. N. Potanin, 1884-1885* (The Tangut-Tibet border of China and Central Mongolia: the travel notes of G. N. Potanin, 1884-1885), St. Petersburg, 1893, p. 464.
- ③ V.A.Obruchev, *Tsentral'naia Aziia, Severnyi Kitai i Nan'shan'* (Central Asia, Northern China and Nanshan), vol. II, St. Petersburg, 1900-1901, pp. 399-400.
- ④ Kozlov,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Mongolia, Amdo and the dead town of Khara-khoto), Petrograd, 1923, p. 100. Hereafter: Kozlov 1923.
- ⑤ Kozlov 1923, p. 3.
- ⑥ "Dnevnik Mongolo-Sychuan'skogo putesthestviia 1907-1909" ("Diary of Mongolia-Sichuan journey 1907-1909"), Arkhiv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Archives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fond 18, opis' I, no. 154. Hereafter: "Dnevnik", fond-f., opis'-op., Geograficheskoe obshchestvo-GO.
- ⑦ Arkhiv GO, f.18, op. I, no. 59.
- ⑧ Arkhiv GO, f.18, op. I, no. 100.
- ⑨ *idem*.
- ⑩ The draft manuscript of the book,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Arkhiv GO, f.18, op. I, no. 61.
- ⑪ Shorthand notes of the expedition report,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9.
- ⑫ Kozlov 1923, pp. 19-20.
- ⑬ Shorthand notes of the expedition report,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9.
- ⑭ Arkhiv GO, f. 18, op. I, no. 49.
- ⑮ Kozlov 1923, pp. 76-77.
- ⑯ Arkhiv GO, f. 18, op. I, no. 46.



- ①⑦ Kozlov 1923, p. 78.
- ①⑧ Shorthand notes of the expedition report,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9.
- ①⑨ Kozlov 1923, p. 95.
- ②⑩ Kozlov 1923, p. 99.
- ②⑪ Kozlov 1923, p. 102.
- ②⑫ Kozlov 1923, pp. 102-104.
- ②⑬ E. I. Kychanov, *Zvuchat lish' pis'mena* ( Sounding only in writing), Moscow, 1965, pp. 27-28.
- ②⑭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4.
- ②⑮ Kozlov 1923, p. 108.
- ②⑯ Kozlov 1923, pp. 108-109.
- ②⑰ Kozlov 1923, p. 112.
- ②⑱ *idem.*
- ②⑲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6.
- ③⑩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0.
- ③⑪ o. Iakinf, *Istoriia Tibeta i Khukhunora* (The history of Tibet and Koko-nor), St. Petersburg, 1833.
- ③⑫ See Ye. M. Murzaev, *V serdtse Azii* (In the heart of Asia), Moscow, 1990, p. 12.
- ③⑬ E. I. Kychanov, *Zvuchat lish' pis'mena*, p. 33.
- ③⑭ Kozlov 1923, p. 406.
- ③⑮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6.
- ③⑯ *idem.*
- ③⑰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5.
- ③⑱ Kozlov 1923, pp. 546-547.
- ③⑲ Kozlov 1923, pp. 547-548.
- ④⑩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④⑪ Kozlov 1923, p. 550.
- ④⑫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④⑬ *idem.*
- ④⑭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4.
- ④⑮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④⑥ *idem.*
- ④⑦ Arkhiv GO, f. 18, op. I, no. 65.
- ④⑧ Kozlov 1923, p. 556.
- ④⑨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⑤⑩ *idem.*
- ⑤⑪ *idem.*
- ⑤⑫ *idem.*
- ⑤⑬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24.
- ⑤⑭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⑤⑮ Kozlov, 1923, pp. 555-556.
- ⑤⑯ L. N. Men'shikov, *Opisanie kitaiskoi chasti kolleksii iz Khara-khoto*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fond P. K. Kozlov, Moscow, 1984, p. 75.
- ⑤⑰ *idem.*
- ⑤⑱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5.
- ⑤⑲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24.
- ⑥⑩ Arkhiv Akademii Nauk, RAN, (Archiv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f. 208, op. 3, no. 274.
- ⑥⑪ A. I. Ivanov, "Pamiatniki tangutskogo pis'ma" ( "Tangut manuscripts" ), *Izvestiia Rossiiskoi Akademii Nauk* ( Bulleti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 series VI, 1918, pp. 799-800. In addition to this, see the publication by Ivanov, "Dokumenty iz Khara-khoto (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 the Chinese private letter of the 13th century", *Izvestiia Imperatorskoi Akademii Nauk* (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 1913; "From the finds of P. K. Kozlov at Khara-khoto", *Izvestiia Imperator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Geographical Society ), vol. XLV, 1909, pp. 463-477; "Stranitsa iz istorii Si Sia" (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Xixia" ), *Izvestiia Imperatorskoi Akademii Nauk* (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 1911, pp. 831-836; "The sutra 'On the rebirth of Maitreya in Tushita Heaven' ", the Tangut text was published and a Chinese translation provided by Ivanov, Petrograd, 1916. To these should be added at least two publications by Ivanov in the German language.



- ⑥② See Kotvich, "Examples of paper notes of the Yuan dynasty in China", *Izvestiia Imperator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Geographical Society ), vol. XLV, 1909, pp. 474-477; see also hi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onuments of Mongolian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in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pp. 561-565.
- ⑥③ See hi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ersian text "Seven sages", in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p. 566 and his description of the monuments of Buddhist sculpture and icons in the same book.
- ⑥④ Men'shikov, *Opisanie kitaiskoi chasti kolleksii iz Khara-khoto* (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
- ⑥⑤ N. A. Nevskii, *Tangutskaia filologiya: Issledovaniia i slovar' v dvykh knigakh* (Tangut philology: the analysis and the glossary, 2 volumes ), Moscow, 1960. Z. I. Gorbacheva and E. I. Kychanov,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 Tangut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 Moscow, 1963.



# 前言

史金波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中國黑水城出土文獻，卷帙浩繁，內容豐富，學術價值很高。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93年與該所達成協議，合作編輯、出版全部俄藏黑水城文獻。根據協議，中方人員於1993年、1994年兩次赴俄，與俄方專家合作，進行整理、著錄和拍攝工作。現在這些為學術界所矚目的文化瑰寶將陸續公諸世上，為學術研究提供大量嶄新的、重要的資料，此乃學術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出版界的一項壯舉。

俄藏黑水城文獻有八千多個編號，係中國中古宋、夏、金、元時期的寫本和刻本，其中絕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獻，也有相當數量的漢文及少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獻，距今已有七百至九百年的歷史，均屬珍本、善本或孤本。

西夏是十一世紀初在中國西北地區建立的封建王朝，首都興慶府（後改名中興府，即今寧夏銀川市），主體民族是黨項羌。南北朝時期，黨項羌主要分布在今青海省東南部、四川省西北部的廣袤草原上。唐初，黨項族最強大的拓跋部首領拓跋赤辭歸唐，被賜李姓。中唐以後，大部分黨項人逐漸內徙到今甘肅東部、寧夏和陝西北部一帶。中和元年（891）黨項族首領拓跋思恭被封為定難軍節度使，管領五州，設治所於夏州（今屬陝西省靖邊縣），開始了事實上的地方割據。五代時期，夏州黨項政權勢力不斷壯大。宋初，臣屬宋朝，被賜趙姓。後經黨項族傑出首領李繼遷、李德明父子兩代的發展，至德明子元昊時期勢力更加雄厚。夏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元昊正式建國稱帝，國號大夏，世稱西夏。轄今寧夏、甘肅大部，陝西北部，內蒙古西部和青海東部地區。西夏共歷十帝，享國一百九十年。前期與



北宋、遼鼎立，後期與南宋、金對峙，在中國中古時期形成複雜而微妙的新「三國」局面。在當時各國紛爭中，西夏盡管地域偏狹，經濟、軍事力量較弱，但它往往與第二國聯合對付第三國，使自己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sup>①</sup>

西夏王朝文化事業甚為發達。立國前夕，已創製了記錄党項族語言的民族文字，時稱為「番字」、「番文」或「番書」，後世稱西夏文。西夏注重党項族的傳統民族文化，同時積極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特別是漢族文化和藏族文化。境內通行西夏文和漢文，也使用藏文。西夏統治者既提倡儒學，學宮庠署建于都府州縣；又弘揚佛教，完成了用西夏文翻譯數以千卷計的大藏經的浩大工程。獨具民族風格的西夏文化是中國中古時期歷史文化燦爛輝煌的一章。

十三世紀初，西夏經歷了新崛起的蒙古帝國鐵騎的幾度衝擊，公元1127年，終以首都中興府的陷落和末帝李峴的被殺而宣告滅亡。<sup>②</sup>蒙古軍隊為報復西夏的激烈抵抗，在占領初期進行了殘酷的屠戮和焚掠，使大批西夏文獻、文物遭到毀損。元代修撰遼、宋、金三史，西夏僅作為三史的附傳略作敘述。作為一個國祚近二百年、有完備典章制度的王朝，很多重要史料未能保存下來，致使後世對中古時期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多知遼、金，而鮮知西夏。元、明時期，党項族勢力逐漸衰微，最後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而消亡，西夏文也因不再使用而變成無人可識的死文字。

十九世紀初，中國學者張澍以巨大的勇氣在甘肅武威清應寺的碑亭中，啟封了前人封砌的壁壘，發現了著名的西夏文、漢文合璧的涼州感通塔碑，從而拉開了獲取新的西夏資料的序幕。<sup>③</sup>十九世紀末，對居庸關雲臺門洞壁元代六體文字石刻中西夏文字的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sup>④</sup>真正使西夏研究步入科學殿堂的重大發現，應是二十世紀初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И.К.Козлов）率領的考察隊在西夏黑水城遺址（今屬內蒙古額濟納旗，蒙古語稱「哈拉浩特」）挖掘出的大批文獻和文物。這些文獻和文物的重光于世，從根本上改變了西夏資料匱乏的狀況。一次收穫數量如此巨大、內容如此豐富的資料，是十分罕見的，這是繼敦煌石室發現大批珍貴文獻後國學資料的又一次重大發現。黑水城發現的文獻是西夏學賴以建立和發展的最重要的基石。自此以後，豐富多采的西夏歷史文化撩開了朦朧的面紗，以嶄新的姿態登堂入室，呈現于世人面前。

黑水城遺址位于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政府所在地達蘭庫布鎮東南25公里荒漠之中。黑水



（古稱弱水）曾流經巴丹吉林沙漠，灌溉着農田草場，使這裏成爲宜農宜牧的綠洲。西夏王朝于此設置監軍司，作爲北方的軍事重鎮。西夏寶義元年（1226）蒙古軍攻破黑水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此設亦集乃路總管府。<sup>⑤</sup>「亦集乃」爲西夏語音，「亦集」，即「水」意，「乃」，即「黑」意，譯成漢語爲「黑水」。元代沿用西夏舊稱，今稱額濟納旗的「額濟納」三字，實爲「亦集乃」之異寫，其源仍爲西夏語音。這是中國至今保存西夏語音的重要地名。十四世紀四十年代末，由于戰爭堵斷了下距亦集乃城約10公里處的黑水河道，河水改道北流，綠洲逐漸被沙漠吞噬，城中的居民因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條件而減少，最後這座城市終於成爲無人居住的死城。黑水城極端乾旱的自然條件威脅着人們的生存，但高溫乾燥却是保存古代文獻、文物的最好條件。黑水城文獻就是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中幸存下來的。

據1983—1984年內蒙古考古隊的調查，如今在沙漠、戈壁中的黑水城遺址有大城和小城，小城在大城東北隅，東、北城牆與大城套合，西、南兩面城垣被元代居民改造、利用，分解爲不相連接的數段。內蒙古考古隊認爲小城即西夏所建黑水城，大城爲元代擴建。小城約成方形，邊長238米，牆基寬9.3米，夯層8釐米，正南設城門，有瓮城、馬面、角臺等設施。大城城垣基本完好，東西長421米，南北長374米，牆基寬12.5米、頂寬4米左右，平均高度約10米。東西城牆中部各設一對錯城門，城門外拱衛正方形瓮城。四面城牆外側共有馬面19個，北6，南5，東西各4。城牆夯築，夯土層明顯，層高8—10釐米。城西北角矗立着佛塔羣，其中一號塔高11米。<sup>⑥</sup>高聳的古塔雄踞在城牆之上，爲黑水城增添了壯觀景象。城內街道、官衙、寺廟、店鋪、民居皆有遺存。城外依稀可見阡陌、畦疇的痕迹。此地10公里之內無任何居民居住，給人以荒涼、死寂、神秘的感覺。憑吊這座古城時，還能以這些古人留下的遺迹，遙想當年寺廟林立、晨鐘暮鼓、車水馬龍、街市繁華的城區圖景，以及阡陌相連、溝渠縱橫、禾苗蔥蔥、駝羊遍野的郊外畫面。

有着動人歷史傳說的黑水城，使這一帶居民對此城產生了一種莫測高深的崇敬感。早在十九世紀，黑水城即引起國外探險家們的注視。最早踏上這塊神秘的土地並有所收穫的是1908年由科茲洛夫率領的俄國四川—蒙古考察隊。其中所獲的當時尚無人可識的西夏文文獻，引起了俄國學者的高度重視，他們讓科茲洛夫在黑水城遺址繼續尋找。1909年科茲洛夫探險隊在城外西邊的一座佛塔中發現了大量文



獻、文物，相當于找到了一個中世紀的圖書館和博物館。這些珍品旋即被運往聖彼得堡，文獻資料存放在聖彼得堡亞洲民族博物館，後改名為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文物藝術品則存放在著名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冬宮）。俄國人在黑水城所獲甚豐的消息，也引起了其他國家探險家的濃厚興趣。1914年英國人斯坦因步科茲洛夫後塵，趕赴黑水城，掘獲不少文獻。⑦1927年，以瑞典人斯文赫定和中國北京大學教務長徐炳昶為首組成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到額濟納河下游以黑水城為中心進行考察，黃文弼在此又發掘出一批文書。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清朝政府政治腐敗，國力孱弱，列強入侵。當時一些外國的「探險隊」、「考察隊」紛至沓來，中國大批珍貴文物相繼流失海外。對於這段慘痛的歷史，中國人民至今難以忘懷，中國學術界同仁更是感到深深的遺憾，都希望這些國寶能早日重見天日，回歸祖國。

1949年後，黑水城遺址所在的額濟納旗先後劃歸甘肅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管轄。1962年和1963年，內蒙古文物工作隊曾兩次到黑水城遺址進行考古調查。1963年秋季的調查持續時間較長，發現了二十五身西夏時代泥塑像和少量文書。⑧1976年甘肅省組成考古隊于黑水城遺址及其周圍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在距黑水城約20公里的老高蘇木遺址也采集得一些文書，1979年又在黑水城內得到少量文書。⑨同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組織的西夏考察組也初次赴黑水城進行考察和訪問。1983年經中國國家文物局批准，由內蒙古考古研究所聯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對黑水城遺址進行發掘。經1983年和1984年兩次發掘，基本上將全城勘查完畢，重點發掘面積11000多平方米，揭露出房屋基址二百八十多處，出土不少文物和多種西夏文、漢文和蒙古文文書。⑩

綜觀先後出土的黑水城文獻，仍以俄國所獲最稱宏富。其餘各次所出文獻無論從數量上、內容上、種類上、學術價值上皆不能望其項背。

俄國學者對俄藏黑水城文獻先後進行了多次整理和著錄。最早着手進行整理和研究的是伊鳳閣（А.И.Иванов），他在卷帙浩繁的文獻中首次找到了西夏文—漢文雙解詞語集《番漢合時掌中珠》，並考證出一些佛經名稱，同時編輯了西夏文字典，實有開創之功。二十年代末，龍果夫（А.А.Драгунов）也開始整理、研究這些文獻，從中選編出四十一種文獻目錄，發表在中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西夏文專號）上。當時聶歷山（Н.А.Невский）在日本工作，他通過伊鳳閣等人得到了部分文獻資料並進



行研究，發表了不少論著。1929年他回國後，開始對俄藏黑水城文獻進行科學而系統的整理和研究，並第一個受命編造所藏西夏文文獻清冊。他在清理的同時對文獻進行了拼合、摘錄和研究。聶歷山以辛勤的勞動、很高的學術造詣為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後來又有多位學者參加了整理工作。1963年蘇聯東方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戈爾芭切娃（З.М.Горбачева）和克恰諾夫（Е.М.Кычанов）的《西夏文寫本和刊本》，這是在前人基礎上整理的比較系統、全面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獻目錄。<sup>①</sup>1984年蘇聯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孟列夫（Л.Н.Меншиков）的《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錄》一書，對其中的漢文文獻作了詳細著錄。<sup>②</sup>多年來克恰諾夫、克平（К.Б.Кепинг）又繼續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數量最大的西夏文文獻作了認真的整理和著錄。俄國學者不辭繁難、鍥而不舍的精神令人贊賞。

俄藏黑水城文獻有西夏文、漢文、藏文、蒙古文、回鶻文等多種民族文字類型。其中西夏文文獻數量最多，約占90%左右；漢文文獻次之，不足10%；其他民族文字資料數量較少。這些文獻又可分為世俗文獻和佛教文獻，其中佛教文獻占絕大多數。西夏文文獻就內容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幾類：

### 一 語言文字類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多種記錄、描述、解釋西夏語言的字典、辭書、語音表以及大量研究西夏語言的其他文獻資料。如著名的西夏文—漢文雙解詞語集《番漢合時掌中珠》，注釋西夏文字形、音、義的韻書《文海寶韻》（簡稱《文海》），西夏文字書《音同》，西夏文韻圖和韻表《五音切韻》，同義詞典《義同》，還有用西夏文譯漢字語音注釋西夏文字義的字書《纂要》，用藏文注音的西夏文資料等。西夏語是一種消亡的語言，對消亡的語言祇能依賴保存下來的文獻資料進行研究。黑水城西夏文獻中的西夏語言資料其種類之多樣、內容之豐富、價值之高超足可與同時期漢語文音韻書籍相媲美。這些文獻反映了西夏學者對西夏語認識和研究的水準，對現在深入研究和構擬已消亡的西夏語無疑是至為珍貴的。西夏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漢藏語系中語言眾多，但有中古時期語言資料的僅有漢語、藏語等少數幾種，大批西夏語言資料的出現，為漢藏語言的深層次研究開闢了新的領域。

西夏文字的創製和推行是西夏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作為西夏文化靈魂的西夏文字是一種應用範圍廣、使用區域寬、延續時間長的實用文字，從創製開始一直到元、明，前後使用至少有四百六十餘年。西夏文字結構複雜，史書記載其「筆畫繁冗，屈曲類符篆」。作為一種死文字，其字形結構



研究成爲文字學中的一個難題。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分析西夏文字構造的《文海寶韻》等資料，可揭示出西夏文字構造的祕密。西夏文字構造既吸收了漢字的造字方法，又獨運匠心，創造了特殊的構字方法和規律。這些文獻不僅是西夏文字學的基礎，也豐富了中國文字學的內容。

## 二 歷史法律類

過去所能見到的有關西夏的史料，主要是史家編撰的漢文資料，皆非西夏人自己撰寫，雖不乏有價值的部分，但內容簡略，掛一漏萬。其中西夏與宋、遼、金交往的史料稍多一些，西夏本身的史實較少；政治、軍事方面稍多，經濟、文化方面偏少。黑水城發現的西夏文獻中有關歷史、法律方面的內容，爲西夏人自己所撰，真實地反映了西夏的歷史和社會面貌，不僅有政治、軍事內容，也包含着很多經濟、文化的史料。例如數種西夏文文書，像天盛年賣地文契、光定年穀物借貸文契、黑水城守將告近稟帖、黑水城副將上書等，通過典型的個案材料，反映了西夏時期政治、軍事、經濟情況。他如西夏文官階封號表，以獨特的形式記載西夏官制，是具有重要價值的稀見文獻。

西夏立國後漸有完備的法律，然而漢文史料失于記載，黑水城發現的文獻中却有多種西夏法律文獻，如《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簡稱《天盛律令》），在其基礎上修訂的《新法》、《亥年新法》以及軍事法典《貞觀玉鏡統》等。其中最重要、最完備的當屬《天盛律令》。這部法典現存一千三百餘頁，係西夏文本刻本，這是中國古代繼印行《宋刑統》後又一次公開刻印頒行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少數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原爲二十卷，今存十九卷，卷內分門，門下列條，全書共一百四十七門，一千四百餘條。它吸收了唐、宋律的精華，形式和內容上又有自己的特點。在形式上，綱目分明、層次清晰的條款分類布局，很近于現代法律條文形式，其系統性和規範性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可以說是中國法制史上一次大膽的革新。在內容上也不落窠臼，別樹一幟，不僅繼承了唐、宋律在刑法、訴訟法方面嚴謹、細密的傳統，並且在行政法、民法、經濟法、軍事法方面比《唐律》、《宋刑統》更充實、更豐富，堪稱一部真正諸法合體的法典，填補了漢文史料中所缺乏的西夏行政管理、軍事制度、經濟賦稅、社會家庭等方面的重要內容。另如《貞觀玉鏡統》作爲西夏的專門軍事著作，記載了有關西夏將帥士卒攻守爭戰的規定、要求、賞罰等，具體而微，是中國中古時期少見的頗具特色的軍事法典。

## 三 社會文學類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多种通俗蒙學讀物《三才雜字》和類似漢文《千字文》的著作《新集碎金置掌文》，收錄了很多有關西夏社會生活的詞語。其中有關民族姓氏，主要是番姓（党項族姓）和漢姓的記載，以及對番、漢、藏、回鶻、契丹等民族特點的記載，對於認識和研究西夏的主體民族番族是一個複雜的民族共同體，了解西夏境內各民族的地位和相互關係極具價值。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一種大型類書《聖立義海》，以特有的體裁比較全面地記載了西夏的自然和社會狀況，以事類帶條目，條目下有詳細注釋，共十五卷。盡管現在已不完整，但從遺存的部分仍可了解到西夏人對自然以及倫理道德、社會制度、人際關係等認識，是研究西夏社會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

還有一種西夏文文獻名為《新集慈孝記》，這是西夏輯譯的中原地區慈愍孝行故事集，其中記載了不少親屬稱謂。西夏的親屬稱謂有別於漢族，具有藏緬族系的特點。這類文獻對正確地理解西夏社會的婚姻家庭，準確地釋讀其他西夏文獻中有關親屬的內容大有裨益。

此外，還有醫方、曆書、占卜書等等，皆為研究西夏及同時代的中原王朝社會歷史與民俗文化的重  
要資料。

西夏的文學作品傳世極少，過去所能見到的祇是漢文文獻中尚存的零星佚文。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西夏文詩歌集的寫本和刻本，保存了數十首詩歌，反映出西夏詩歌的面貌和特點。在諺語集《新集錦合辭》中，搜集了大量多種類型的西夏諺語，以醇厚的民族風格展示了西夏社會風情與党項族的民俗倫理、道德觀念。諺語還為了解西夏文學的對偶、比喻、引申、韻律等形式提供了有價值的素材。西夏佛經中有很多發願文和序言，這些出自西夏人手筆的作品，以精妙的文采闡明佛學奧理，敘述譯經、印經的經過，祝願美好的未來，多用對仗工整的駢文，是研究西夏文學特點的重要資料。

#### 四 古籍譯文類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除佛經外，有以西夏文翻譯的《論語》、《孟子》、《孝經》、《孫子兵法三注》、《六韜》、《黃石公三略》、《類林》、《十二國》等多種原漢文典籍，這些文獻對校訂、整理古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西夏文草書《孝經》，譯自宋朝呂惠卿注本，而漢文《孝經》呂注本早已失傳，西夏文《孝經》的發現能重現這部亡佚已久的古籍。又如《類林》是唐代于立政編撰的一部重要私家類書，共十卷五十篇，失傳已久，然而它以西夏文刻本的形式保存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通過翻譯



和整理補充，能使這一失傳數百年的重要古籍重現原貌。黑水城出土的幾部譯自漢文的兵書反映了西夏王朝統治者強調武備、重視兵法的思想，亦有助於探討西夏人怎樣理解漢文的經典兵法，為中國的兵書增添了新的版本。

西夏翻譯的很多種漢文典籍，說明儒學在西夏有重要地位，表現了西夏吸納中原文化的能力和深度，反映出中原文化對西夏文化的強大影響，是研究西夏文化與中原文化關係的有價值的資料。

## 五 佛教經典類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數量最多的是西夏文佛經，有四百多種，數以千卷計。西夏王朝提倡佛法，在境內大力推行佛教，曾多次向宋朝贖取大藏經，歷經五十多年以西夏文翻譯大藏經，並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修造寺廟、印施佛經。這些佛教文獻有的譯自漢文藏經，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寶積經》、《大方廣佛華嚴經》等；有的譯自藏文經典，如《種咒王陰大孔雀明王經》、《大密咒受持經》等；有的係西夏人自己編撰，如《依金剛王亥母以淨瓶親誦儀軌》、《中有身要論》等。不少佛經都有多種不同形式的寫本和刻本。這些佛典珍品對研究和校勘佛教經典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大量譯自藏文的佛經，不僅是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紀藏傳佛教的重要文獻，也是研究西夏佛教與藏傳佛教密切關係的可靠資料。佛經中的序、跋、發願文、題款等，對了解西夏佛教的流傳，譯經、寫經、印經、施經的情況以及西夏的佛教制度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如多種西夏文佛經的題款中記載了西夏的兩位帝師，這是中國最早的有關帝師的記錄，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夏文大藏經是中國第一次用少數民族文字刻印的大藏經，為中國刻經史增添了新的重要篇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還為了解西夏乃至宋朝書籍的書寫、刻印、裝幀、紙張等版本情況提供了大量實物資料。文獻中有寫本和刻本，書體有篆書、楷書、行書、草書。有的書法精絕，有的運筆隨意，古樸自然，表現出西夏書法特殊的魅力。西夏刻印事業十分發達，政府設刻字司，有的文獻即明確標出為刻字司刻印，有的則為坊刻本或私人刻本。很多西夏刻本刀法嫻熟，印製精美。有的佛經前還冠以場面恢宏、風格獨特的版畫，保留了刻工姓名。版式也多種多樣，規格不一，大本的盈尺，小本的僅寸餘；行格也是種類繁多，不拘一格；其裝式豐富多采，卷裝、經摺裝、蝴蝶裝、包背裝等皆備。此外，還有來源于印度、流行于藏族地區的梵夾裝。有些文獻有封套和封面，形式多姿多采。看到這些書籍，猶如進



入西夏書籍版本的大展廳，想見中國中古時期書籍發展的各種形式。

作為多學科研究對象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其價值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多年來，一些介紹和研究黑水城出土文獻的著作陸續出版就是明證。面對浩如烟海的文獻、難以釋讀的文字，下決心去認識、熟悉、介紹、研究，需要有數十年如一日堅韌不拔的巨大勇氣和腳踏實地的科學精神。俄國的學者們為此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他們的主要著作有：1926年聶歷山寫的《西夏文字抄覽》，利用俄藏文獻中以藏文為西夏文注音的材料研究西夏語音；1960年又出版了他的遺著《唐古特語文學》，公布了他利用俄藏西夏文文獻編著的西夏文字典手稿，同時發表了他的研究著作；1964年出版了索弗羅諾夫（М.В.Софронов）和克恰諾夫的《西夏語語音研究》，第一次用俄藏西夏文文獻系統地研究了西夏語音；1966年出版了克羅科洛夫（В.С.Колоколов）和克恰諾夫的《西夏譯漢文經典》，介紹並刊印了俄藏西夏文《論語》、《孟子》、《孝經》；1969年出版了克平、克羅科洛夫、捷連基耶夫—卡坦斯基（А.П.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克恰諾夫著的《文海》，俄譯並刊印了俄藏《文海》；1974年出版了克恰諾夫著《新集錦合辭》，俄譯並刊印了原件；1979年、1983年和1990年克平先後出版了《西夏譯孫子》、《類林》和《新集慈孝記》，研究並刊印了三書的原文；1981年捷連基耶夫—卡坦斯基出版了《西夏國家的書籍事業》，利用俄藏西夏文獻研究了西夏有關書籍的問題；1985年克平出版了《西夏語詞法學》；1988—1989年克恰諾夫出版了《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俄譯並研究了這一重要文獻，同時刊布了原文；1990年德國的赫伯特·弗蘭克和克恰諾夫出版了西夏軍事法典《貞觀玉鏡統》。

中國學者很早就注意到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價值。早在1913年，寓居日本的羅振玉自伊鳳閣手中得見《番漢合時掌中珠》一頁，深知該書的重大學術價值，次年即借得此書九頁石印流傳，1924年羅福成將全書抄寫石印流行。1935年羅福成又抄印了俄藏西夏文字書《音同》。1932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二號作為「西夏文專號」出版，介紹了一些俄藏西夏文獻的片斷，羅福萇、羅福成、王靜如、聶歷山、石濱純太郎等分別作了考釋。近十幾年來中國的西夏研究專家更加重視對俄藏西夏文獻的介紹和研究，主要著作有：1983年史金波、白濱、黃振華的《文海研究》，將西夏文《文海》全部譯成漢文，並作了整理和研究；1985年陳炳應的《西夏文物研究》，內中也介紹和研究了不少俄藏西夏文獻；1986年李範文的《同音研究》，對西夏文《音同》作了研究；1988年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



略》，利用俄藏黑水城文獻、文物研究西夏佛教歷史，並重新整理了俄藏西夏文佛經目錄；同年史金波、白濱、吳峰雲的《西夏文物》，其中刊布了俄藏黑水城文獻、文物六十多種圖片；1989年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的《番漢合時掌中珠》，在中國第一次全部影印了原刻本，並作了索引；1993年陳炳應的《西夏諺語——新集錦成對諺語》，將俄藏西夏文諺語《新集錦合辭》全部譯成漢文；1993年史金波、黃振華、聶鴻音的《類林研究》，將西夏文《類林》譯成漢文，恢復了失傳已久的漢文本《類林》；1994年史金波、聶鴻音、白濱的《西夏天盛律令》，將西夏文《天盛律令》全部譯成漢文；同年李範文的《宋代西北方音》，利用俄藏夏漢對音資料研究中國西北方音。

著名的日本西夏學專家西田龍雄也很重視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和研究。1964年、1966年出版的《西夏語的研究》，依據俄藏西夏文文獻研究西夏文字、語音和文法，並編輯了西夏文小字典；1981—1983年發表的《西夏語韻圖〈五音切韻〉的研究》，1988年發表的《西夏語〈月月樂詩〉的研究》，分別對西夏文《五音切韻》和《月月樂詩》作了研究。

俄、中、日等國西夏學專家為介紹、整理、翻譯和研究俄藏黑水城文獻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利用這些文獻中的珍貴史料，探尋遙遠的西夏王國的面貌，進而對西夏乃至中古時期的中國歷史進行深入研究，也即對黑水城文獻進行深層次的第二次開掘，是西夏研究的最終目的。由于俄藏黑水城文獻數量特別多，已經面世的祇占全部文獻的極少部分，絕大多數仍然默默地躺在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特藏部的書櫃中，很多具有重要價值的典籍長期不為世人所知。專家們因難以見到它們而深感遺憾。近十數年來，西夏學悄然升溫，這批珍貴文獻以其獨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學術界同仁。然而，能親臨查閱文獻的學者畢竟不多，而且閱讀的時間也終究有限，因此，學術界希望有朝一日能將其全部出版，使專家們足不出戶即能查閱、研究、利用。聶歷山生前曾擬定過刊布俄藏黑水城文獻的計劃，他甚至認為：「刊布科茲洛夫所獲文獻，乃是具有頭等國際意義的科學事業。」<sup>⑬</sup>現在可以欣慰地告訴各位學術界的同仁，這個願望就要實現了。全部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將會大大推進西夏學的發展，並將使漢學研究的某些領域因獲得新的資料而得到促進。

在兩次赴俄工作過程中，我們在原有的基礎上，對俄藏黑水城文獻又作了一次整理、著錄和鑒定，有了新的收獲。如發現了過去未曾登錄過的新文獻：重要韻書《文海寶韻》的寫本，書頁背面對正面每



字注釋形、義、音的刻本《音同》，以及藥方、告狀案等。對一些已經整理過的文獻，又找到了新的葉面，使之更趨完整，如《天盛律令》、《貞觀玉鏡統》、《類林》等都增添了新的內容。此外，還對文獻考究斟酌，匡正過去定名不確者，考定某些文獻成書年代等。同時還發現了多種西夏活字版書籍，這種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本有重要的科學和文物價值。這些成果都將在我們的出版物中反映出來。

目前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這樣大規模的純學術性著作，是極為不容易的事情。沒有對文獻價值的充分認識，沒有對學術發展的熱愛和支持的精神，沒有豐富的編纂與出版經驗，是難以承擔這項重任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享譽海內外的專業古籍出版社，這次他們又當仁不讓，以很大的魄力擔負起《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工作，實在是功德無量。中方人員在聖彼得堡工作期間，得到了東方研究所所長彼得羅相（Ю.А.Петросан）的支持和關心。副所長克恰諾夫和研究員孟列夫、克平、丘古耶夫斯基（Л.И.Чугуевский）更是熱情合作，使這一難度很大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該所特藏部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為中方人員提取大量文獻，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俄藏黑水城文獻》按漢文文獻、西夏文世俗文獻、西夏文佛教文獻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獻分編出版。漢文文獻依俄藏編號順序編印。西夏文世俗文獻參考傳統分類方法按內容分類，依次為語言文字類、歷史法律類、社會文學類和古籍譯文類。西夏文佛教文獻參照經、律、論三藏分類。

當我們把學術界翹首企盼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奉獻給讀者的時候，正值西夏文字創製九百六十周年。西夏文字創製是西夏文化發展的里程碑，我們相信本書的出版將成為西夏研究新的起點。

此次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僅是科茲洛夫獲自黑水城古物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藏于聖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大批珍貴的繪畫、精美的雕塑和器物等，也是西夏文物的菁華。其中部分精品曾在歐、亞一些地區展覽，受到學術界和藝術界的青睞。我們希望這批文物也能像俄藏黑水城文獻一樣，盡快整理出書，公諸世上，使黑水城出土文物全部重見天日，則學者幸甚，國人幸甚。

最後應該特別提出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部及外事局、科研局對整理、編輯、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十分重視，將此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項目，組織領導，籌劃安排，並委派外事局楊建國同志作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使之得以順利進行。在本書出版之際，我們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有關部門表示衷心的感謝。



注：①《北史》卷九六《党項傳》，中華書局校點本（以下正史同）。《隋書》卷八三《党項傳》。《舊唐書》卷一

九八《党項羌傳》。《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党項傳》。《宋史》卷四八五、四八六《夏國傳》（上、下）。《遼史》卷一一五《西夏外記》。《金史》卷一三四《西夏傳》。清吳廣成《西夏書事》，道光五年（1825）刊本。

②《元史》卷一《太祖紀》。

③清張澍《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後》，載《養素堂文集》。

④A. 威利《居庸關的古代佛教碑文》，1870年。戴維利《西夏党項碑文》11卷，巴黎，1898。

⑤《元史》卷六〇《地理志》。

⑥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黑水城考古發掘紀要》，載《文物》1987年第7期。

⑦向達《斯坦因黑水獲古記略》，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4卷3號（西夏文專號）。

⑧內蒙古文物工作隊《額濟納旗沙漠中古廟清理記》，載《內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創刊號。

⑨岳邦湖、陳炳應《我國發現的西夏文字字典〈音同〉殘篇的整理復原與考釋》，載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⑩李逸友編著《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科學出版社，1991年。

⑪戈爾芭切娃、克恰諾夫《西夏文寫本和刊本》，蘇聯東方文學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

⑫孟列夫《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錄》，蘇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編輯部，莫斯科，1984年。

⑬聶歷山《哈拉浩特西夏文獻出版計劃》，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東方學檔案，轉引自戈爾芭切娃、克恰諾夫《西夏文寫本和刊本》導論。



# Preface

The materials from the ruins of the Chinese city of Heishui, kept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re of great scholarly value because of their vast number and substantial content. In the year 1993,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Russian Institute to cooperate in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the entire Russian coll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agreement, Chinese personnel went to Russia in 1993 and 1994, and worked together with specialists there on arrangement, registration and photographing. Now these cultural treasure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will be published in succession and will supply many important new resources for scholarly research. This is a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scholarly world and a magnificent accomplishment in the publishing world.

With more than 8000 numbered item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from Heishui (or Heishuicheng) is comprised of precious, rare and unique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from the Song, Xia, Jin, and Yuan periods of China's middle ages, 700-900 years ago.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collection is written in Xixia script;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amount in Chinese and some in script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Xixia was a feudal kingdom established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of China in the early 11th century. Its capital was Xingqingfu (later renamed Zhongxingfu, i.e. present-day Yinchuan city in Ningxia), and its main nationality was Tangut Qiang. In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Tangut people were located mainly in the vast grasslands of southeastern Qinghai and northwestern Sichuan provinces. At the beginning of Tang, the Tangut leader Tuoba Chici, of the most



powerful Tuoba tribe, attached himself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received the family name Li.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Tang, most of the Tangut people had migrated successively to the region of eastern Gansu, Ningxia and northern Shaanxi. In the year 881 the Tangut leader Toba Sigong was granted the title of Dingnanjun Jiedushi and the authority to govern five prefectures, with the prefectural capital at Xiazhou (now Jingbi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giving birth, in fact, to an independent local regime.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the forces of the Xiazhou Tangut regime grew steadily. At the beginning of Song the regime submitted itself to the Song dynasty and was presented the family name Zhao. With the later developments under the outstanding Tangut leaders Li Jiqian and Li Deming, to the reign of Yuanhao, the son of Deming, the regime's strength expanded. In the year 1038 Yuanhao made himself the emperor and established a state named Daxia, i. e. the Xixia of later histories. The vast area under the country's jurisdiction consisted of Ningxia, Gansu and northern Shaanxi, western Inner Mongolia and eastern Qinghai. With ten emperors, the Xixia regime lasted 190 years, coexisting with Northern Song and Liao in the earlier stage, and with Southern Song and Jin in the later stage, which resulted in a complex and delicate situation of a new "Three Kingdoms" in the middle ages of China. Despite its narrower territory and weaker forces of economy and military, in the inter-state disputes of that era, Xixia occupied a decisive position by regularly allying with a second country to resist the third one.<sup>①</sup>

The cultural undertakings of the Xixia dynasty were considerably developed. Before the state was established, native characters were created for recording the Tangut language, and were called *fanzi*, *fanwen* or *fanshu* at that time, and afterward Xixia characters. The Xixia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ts nativ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lso actively assimilated cultures from other nations, especially the cultures of the Han and Tibetan peoples. Xixia and Han characters were used concurrently in the country, as was the Tibetan script. The Xixia rulers not only advocated Confucianism by establishing schools in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but also promoted Buddhism by completing the great work of translating the *Tripitaka* of thousands of volumes into the Tangut language. The Xixia culture of a unique native style is a brilli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In the early 13th century, after suffering repeated attack by the powerful troops of the newly arisen Mongolian empire, and after the fall of the capital Zhongxingfu and slaughter of the last emperor Li Xian, Xixia was declared destroyed.<sup>②</sup> Taking revenge on the fierce resistance of the Tanguts, Mongolian troops brutally butchered, burned, and plunder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occupation, destroying a great quantity of Xixia literature and relics. When the Yuan dynasty compiled the dynastic histories *Liaoshi*, *Songshi* and *Jinshi*, Xixia was only briefly narrated in biographies attached to the three histories. Although a kingdom of nearly 200 years complete with its own decrees and regulations, many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Xixia have not been preserved. This fact makes Xixia less known than Liao and Jin of the middle age kingdoms established by national minorities.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the force of Tangut ethnicity became weaker and it at last assimilated to others, while the Xixia characters were no longer used and became unrecognizable, a dead scrip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Chinese scholar Zhang Shu boldly excavated the protecting wall of a stele pavilion in the Qingying Temple of Wuwei, Gansu province, and discovered the famous stele in Xixia and Han characters of the Liangzhou Gantong Stūpa. This discovery was the prelude to acquisition of new Xixia materials.<sup>③</sup>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research on the portion in Xixia script of the six-script inscription at the gateway of Juyongguan Pass aroused attention in scholarly circles.<sup>④</sup> The really significant discovery that led Xixia studies into the halls of science was the vast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ifacts excavated by the expedition headed by Russian explorer P. K. Kozlov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in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of Xixia (near present-day Edzina Banner of Inner Mongolia, called Khara-khoto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The reappearance of literary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situation in regard to the scarcity of Xixia materials. The acquisition of a collection simultaneously vast in quantity and plentiful in content is a rare occurrence, and it is the second-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f Sinological materials after the excavation of the treasure of precious documents from the Dunhuang cave. The material discovered at Heishui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ation on which Tangutology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n on, the rich and varied historical culture of Xixia has been



shedding its veil of obscurity, and with a brand new bearing has advanced steadily and made itself known to the world.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lie in the desert wastes 25 kilometres to the southeast of Dalain Kob town, sea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Edzina Banner of th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Flowing through the Badain Jaran Desert to irrigate the farmland and grassland, the Heishui River (anciently called Ruoshui) made the place an oasis suitable for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The Xixia Kingdom established a military district, making it an important military town. Mongolian troops captured Heishui in 1226 and the Yuan Emperor Shizu (Qubilai) set up the route command (*Zongguanfu*) of Edzina Route there in 1286.<sup>⑤</sup> In the Tangut language, *edzi* means “river” while *na* means “black”, in Chinese translation “Black River”. The Yuan name Edzina, now Edzina Banner, is really a transliteration from Tangut, and is thus an important Chinese place name preserving the Tangut pronunciation. At the end of the 1340s, the Heishui river course, about ten kilometres from the Edzina city, was stopped up owing to warfare; the river flowed instead to the north and the oasis was gradually covered over by sand. The town’s inhabitants declined in number becaus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living disappeared and finally the city became an uninhabited ruin. Although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extreme aridity at Heishui imperils human life, heat and drought are the best conditions in which to preserve ancient documents and artifacts. The Heishui collection was luckily preserved in such special circumstances.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the Inner Mongolian expedition in 1983-1984 at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now in the Gobi desert, there is a larger walled town and a smaller walled town. The smaller walled town is located at the northeastern corner of the larger walled town, its eastern and northern walls overlapping those of the larger walled town, while the western and southern walls were divided for use by the Yuan inhabitants into separate sectors. The Inner Mongolian expedition team maintains that the smaller walled town was the former Xixia city of Heishui, while the larger one resulted from Yuan expansion. The smaller city is roughly square, 238 metres long on each side; the base of its wall is 9.3 metres wide with rammed earth 8 centimetres thick. Its city gate is directly to the south with a small outer gate, battlements, towers and so on. The larger city is fairly well



preserved with walls 421 metres long from east to the west and 374 metres from south to the north, the base of which is 12.5 metres wide and the top about 4 metres wide; they are 10 metres high on average. There are two pairs of gates in the middl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walls; beyond the gates there are defensive square outer gates. Outside the four city walls there are 19 battlements, 6 at the north, 5 at the south, 4 each at east and west. The wall is built of rammed earth and the rammed tiers are visible, 8-10 centimetres thick each. A group of stūpas stand at the northwestern corner of the city. Stūpa No. 1 is 11 metres high.<sup>⑥</sup> Standing high on the wall, the ancient stūpas lend grandeur to Heishui city's magnificent appearance. The ruins of streets, offices, temples, shops, and residences are preserved inside the city and the traces of roads, fields, and ridges are faintly visible outside it. No inhabitants live within 10 kilometres of this area and the place gives people a feeling of wildness, stillness and mystery. Paying a visit to the dead city, from the remains of these former inhabitants one can still imagine the numerous temples, daily sounds of bells and drums, heavy traffic, bustling markets on the streets, intersecting roads, crisscrossing canals, lush green seedlings, and sheep and camels dotting the plains in the outskirts.

A city of moving historical legends, Heishui instilled i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region a deep esteem. Early in the 19th century Heishui drew the attention of foreign explorers. It was the Russian Mongol-Sichuan Expedition led by P. K. Kozlov in 1908 that first reached the mysterious place and was duly rewarded. The Xixia materials, still unreadable at that time,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Russian scholars, and prompted Kozlov to go on searching in the Heishui ruins. In the year of 1909, the Kozlov expedition found vast quantities of written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in a stūpa to the west of the city, the equivalent of finding a library and museum from the middle ages. This treasure was sent immediately to St. Petersburg; the written materials were kept in the St. Petersburg Asiatic Museum, later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while the artifacts and art objects were kept in the famous Hermitage (Winter Palace) Museum. The plentiful information discovered by the Russians in the ruins of Heishui aroused keen interest in explorers from other countries. Following in Kozlov's footsteps, the Englishman Sir Marc Aurel Stein went to Heishui in 1914 and obtained much material.<sup>⑦</sup> In the year



1927, the Sino-Swedish Northwestern Scientific Expedition headed by Sven Hedin and Xu Bingchang, Dean of Beijing University, went to investigate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Edzina River centered on Heishui city, where Huang Wenbi excavated a number of document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orrupt politics and the weak econom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incurred imperialist aggressions. One after another, some foreign “expeditions” came to China at that time, and lots of Chinese precious relics were lost abroad in succession. The Chinese people could not get the grievous history out of their mind and academic colleagues even expressed deep regret over that matter, they hope that the national treasure will be soon reprinted and sent back to their motherland.

After 1949, Edzina Banner, where Heishui is located, was first placed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Gansu Province and then th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The Inner Mongolian Cultural Relics Preservation Team mad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twice in the Heishui ruins in 1962 and 1963. On a longer investigation in the autumn of 1963, they found 25 clay sculptures and several documents dating to the Xixia.<sup>⑧</sup> In 1976 an expedition organized by Gansu Province mad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Heishui ruins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and collected some documents at the ruins of Laogaosumu, about 20 kilometres from Heishui city. Other documents were found in Heishui in 1979.<sup>⑨</sup> In the same year the Xixia Investigation Group,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ent to visit Heishui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approval the National Cultural Relics office, in 1983 the Inner Mongoli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 and the Alashan Center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jointly excavated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After two investigations, in 1983 and 1984, the whole city had been thoroughly reconnoitred, more than 11000 square metres of principal area were unearthed, more than 280 house foundations were excavated, and many artifacts and a number of documents in Xixia, Han and Mongolian scripts were found.<sup>⑩</sup>

A comprehensive survey all of the excavated Heishui materials shows that the Russian collection remains the most abundant; other collections are too inferior to



bear comparison in quantity, content, variety and academic value.

Russian scholars arranged and registered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on several occasions. A. I. Ivanov did the first work of arrangement and investigation. In the great mass of literature, he first found the Tangut-Chinese glossary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identified the titles of some Buddhist *sūtras*, and compiled a dictionary of Xixia characters, a genuine initial achievement. At the end of the 1920s, A. A. Dragunov began to study these materials; from them he compiled a catalogue of 41 classific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published it in China, in th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Volume on Tangut Studies)*. N. A. Nevskii, working in Japan at that time, received some materials from Ivanov and others, researched them, and published many studies. After he returned to Russia in 1929, Nevskii began his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arrangement and study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becoming the first to receive instructions to compile a detailed inventory of Xixia documents. While working with the materials, he did a lot of arranging, excerpting and research. Through diligent industry and lofty erudition, Nevskii made a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bringing order to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After that numbers of other scholars took part in the ordering work. Z. I. Gorbacheva's and E. I. Kychanov's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published by the Orient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63, is a comparatively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Tangut literature based on work of their predecessors.<sup>⑪</sup> L. N. Men'shikov's *Opisanie Kitaiskoi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published in the Soviet Union by "Nauka" in 1984, is a detailed record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sup>⑫</sup> For some years, E. I. Kychanov and K. B. Kepping have continued conscientiously to arrange and to write about Tangut literature,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 Russian scholars' spirit of perseverance and dismissing hardship calls forth in us profound admiratio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ncludes the scripts of many peoples: Tangut, Chinese, Tibetan, Mongolian, Uygur and so on, of which the Tangut literary materials are the most numerous, approximately 90%, and Chinese materials come next, with less than 10%, while those in other scripts are comparatively few in



number. These writings can be divided into Buddhist and Non-Buddhist literature, of which the Buddhist are the vast majority. According to content, the Tangut literature may be divided more or less in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 1. Language and script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re are many varieties of dictionaries, glossaries, and phonetic tables that record,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Tangut language, and lots of other materials for researching the language. For example, the famous Tangut-Chinese glossary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the rhyme dictionary *Wenhai baoyun* (in short, *Wenhai*) that explains the structure, phonetics and meaning of Tangut characters, the Tangut dictionary *Yintong*, Tangut phonetic tables *Wuyin qieyun*, synonymy *Yitong*, Tangut glossary *Zuanyao* with explanations of transliterations from Chinese, Tangut materials with Tibetan phonetic transliterations and so on. Tangut is a dead language which can be studied only through the materials preserved. Being of great variety, plentiful content and high value, the materials on Tangut language in the Heishui collection equal the Chinese phonological works of the same period. These works reflect the standard of Tangut scholars in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ing their native language, so they are undoubtedly very precious for our stud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dead Tangut language. The Tangut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Tibeto-Burman group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re are many languages in the Sino-Tibetan family, but only a few of them, such as Chinese and Tibetan, etc., preserve linguistic materials from the middle ages. The appearance of abundant material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have opened up the way to a deeper study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angut characters were epoch-making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Xixia culture. As the soul of Xixia culture, Tangut characters were used throughout a vast region and wide scope, spanning no fewer than 460 years from their creation to the dynasties Yuan and Ming. Tangut characters present complex structures; historical chronicles record that the characters “have complicated strokes, being as tortuous as the characters on seals and magic figures.” Being a dead script, research on its writing structure became a difficult problem of philology.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materials such as the dictionary *Wenhai*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angut characters, and can reveal the secrets of Tangut morphology. The composition



of Tangut characters assimilated Chinese methods of graphic formation as well as displayed ingenuity in creating particular structural methods and regularities. These documents are not just the foundation of studying Tangut characters; they are also a substantial element of Chinese palaeography.

## 2. History and laws

Historical data about Xixia known from the past were chiefly compiled in Chinese by historians, not the native works of Tanguts. Although they retain some value, the data were too sketchy to supply much detail. Historical data about the diplomacy between Xixia and Song, Liao, Jin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about the history of Xixia itself; materials about politics and military affairs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about economy and culture. Written by native Tanguts, the Xixia literature pertaining to history and law found in Heishui authentically reflect the historical and societal situation of Xixia not only in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but also in economy and culture. Several Tangut documents, such as a title deed for the sale of land in the Tiansheng era, a certificate for a loan of grain in the Guangding era, a report from the commander of Heishui petitioning for a transfer, a report the Heishui deputy commander, and so on provide everyday examples which reflect th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Xixia times. The Tangut “table of official ranks and titles” is a precious document of great value recording in a unique form the Xixia official ranking system.

Xixia gradually acquired complete laws after the nation was established, but they are not record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data. The materials found in Heishui city include several Xixia codes, such as *Tiansheng gaijiu xinding lüling* (“Tiansheng Code”), its revised editions *Xinfu* and *Hainian xinfu*, the military code *Zhenguan yujing tong*, and so on.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plete of these is the “Tiansheng Code,” which is a Tangut xylograph with more than 1300 pages extant. This is yet another dynastic code of ancient China, published and promulgated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Song Xingtong*, and it is the first code published in a national minority script. The “Tiansheng Code” consists of 19 extant volumes out of the 20 original; each volume consists of sections, each section of articles. There are 147 sections of more than 1400 articles in the entire code. It incorporates the essence of Tang and Song codes as well



as presents native characteristics both in form and content. In its structure, the distribution of provisions with clear outlines and a distinct arrangement closely resembles the structure of articles in modern legal codification; its systematization and regularization are unique for that time and may be termed a bold innov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w. As for the content, the code is unconventional and creative not only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well-knit and meticulous traditions of Tang and Song penal and procedural laws, but also in substantiating and enriching the administrative, civil, economic and military laws of *Tang lǚ* and *Song xingtong*. It may be judged a real code combining all others and supply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 economy, taxes, society and family system of Xixia which are lacking in Chinese historical data. Moreover, *Zhenguan yujing tong*, as an exclusively military compilation of Xixia, records in detail the stipulations, requirements,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for Xixia generals and soldiers in battle. It is a rare and singular military code from the middle ages of China.

### 3. 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re are several kinds of popular primers, such as *Sancai zazi* and the book titled *Xinji suijin zhizhangwen*, the latter resembling the Chinese *Qianziwen*, both of which record words and phrases concerning Xixia social life. Records such as those concerning ethnic family names, mainly Tangut and Chinese names, and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ngut, Chinese, Tibetan, Uygur, and Qidan, are of great value in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ing Tanguts as the principal nationality and Xixia as a complex ethnic community, and in understanding the positions and relation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within Xixia.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contains 15 chapters, *Shengli yihai*, which in a special format comprehensively records the natur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of Xixia through detailed explanations in entries arranged under factual categories. Although it is fragmentary now, the parts preserved still provide important rare material for research on Xixia society and on identifying how Tangut people understood nature, ethics, social institutions, human relations and so on.

Another Tangut book, titled *Xinji cixiaoji*, a selection of Chinese stories of affection and filial piety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into Tangut, records many Tangut



kinship term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hinese and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o-Burman nationalities. These sorts of materials help us to properly understand marriage and family in Xixia society and accurately to elucidate th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kinship in other Tangut documents.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prescriptions, calendars, divination manuals and so on, all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social history and folk culture of Xixia and the contemporary dynasti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Very few Tangut literary works were preserved, formerly glimpsed only in fragments found in Chinese writing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contains manuscript and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compilations of Xixia poems, which preserve dozens of compositions reflecting the style and features of Tangut poetry. The Tangut anthology of proverbs *Xinji jinheci*, gathers together many diverse Tangut proverbs which, in a rich native style, show the social circumstances of Xixia and the folk ethics and morality of the Tangut nationality. The proverbs supply valuable resources for understanding antithesis, metaphor, extended meaning and prosody in Tangut literature. Attached to Tangut *sūtras* are many vows and prefaces written by Tanguts, which explain Buddhist theories, recount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ng and printing the *sūtras*, and pray for a glorious future in finely matched rhythmical prose of unusual literary quality.

#### 4. Translations of classic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besides Buddhist *sūtras*, has Tangut translations of many Chinese classics—*Lunyu*, *Mengzi*, *Xiaojing*, *Sunzi bingfa sanzhu*, *Liutao*, *Huangshigong sanlüe*, *Leilin*, *Shi'erguo*; the usefulness of these materials for the collation of ancient texts is self-evident. The Tangut *Xiaojing* in cursive manuscript, for example,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long lost edition with a commentary by Lü Huiqing of the Song dynasty, so the discovery of the Tangut *Xiaojing* has restored a lost classic. Another example is *Leilin*, an important private encyclopedia compiled by Yu Licheng of the Tang, in 10 volumes and 50 chapters, which had been long lost but is preserved in the Russian Heishui collection in the form of a Tangut xylograph. This important classic, lost for centuries, can be reconstructed through translating, rearranging, and supplementing the Tangut version. Some military work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and unearthed at Heishui, reflect the considerations of Xixia rulers in their emphasis on military armaments and attention to the military arts. They also shed light on how Tanguts understood the Chinese military classics, and add new editions to Chinese books on the art of war.

As valuable resources for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ut and Chinese culture, Tangut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clarify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Xixia, represent the ability and depth of Tangut absorp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estify to the great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Tanguts.

### 5. Buddhist text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are Tangut *sūtras*, which include more than 400 texts, thousands of volumes in total. Advocating and propagating Buddhism domestically, on a large-scale, the Xixia dynasty obtained the *Tripitaka* from Song dynasty on several occasions. Over more than 50 years the Tanguts translated the *Tripitaka* into Tangut and expended vast amounts of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build temples and print *sūtras*. Some of the Buddhist texts are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for example, the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Māharatnakūta-sūtra*, and *Buddhāvataṃsaka-mahāvaiṣṭya-sūtra*; some of them are translations from Tibetan, for example, *Mahāmāyurīvidyārājñī* and *Mahāmantrānudhārī-sūtra*. Some of them are compositions of Tanguts themselves, for example, *Yi jingangwang haimu yi jingping qinsong yigui* and *Zhongyoushen yaolun*. Many *sūtras* have variant manuscript transcriptions and xylographs which are of great value in researching and collating Buddhist texts. Great numbers of Buddhist texts translated from Tibetan are not only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12th-13th centuries, but also reliable resources for research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xia and Tibetan Buddhism. The prefaces, postscripts, vows and commentaries are of great historical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Xixia Buddhism, the translation, transcripti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of *sūtras*, and Buddhist institutions in Xixia. Two Xixia imperial preceptors mentioned in the comments of various Tangut *sūtras* are the earliest references to imperial preceptors and occupy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The Tangut *Tripitaka* published by Xixia is the first Buddhist canon printed in China in a national



minority script. Xixia also printed a *Tripitaka* in Chinese, which adds a new classification to the Chinese *Tripitaka*. These new discoveries add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the history of *sūtra*-printing in China.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supplies much solid data for understand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production of various editions – styles of writing, blockprinting, binding and paper making – from the Xixia to Song dynasties. The extant materials include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n seal script, regular (clerical) script, running hand and cursive hand; some are extremely elegantly written, some wield the pen spontaneously, plainly and without restraint, conveying the particular charm of Tangut handwriting.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of Xixia was highly developed; some books clearly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printed by thed Kezisi, a blockprinting agency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some of them initiated with blockprinted plates in vast envirement and unique style; some of them were blockprinted by firms or private individuals. Many Tangut xylographs were cut skillfully and printed elegantly; some have preserved the names of the block cutters. There are also many different styles of editions of various sizes; the largest book is over a foot in length and the smallest is only an inch or more. The number of columns and lines on a page also does not conform to one pattern. Various binding styles occur—scroll, butterfly, and stitched. In addition, there is the long narrow (Brahmī) book style which originated in India and circulated throughout the Tibetan regions. Some have varied and colourful bindings and layouts. Seeing these books is like entering an exhibition of Xixia publications; we can imagine every style of edition that developed in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s the object of multiple research endeavors, and its value increasingly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ly world, as evidenced by diverse publications year after year that introduce and study the materials unearthed at Heishui city. It requires the courage of an unwavering, longterm commitment, and a practical, scientific spirit to make the resolution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nd research the voluminous literatures and arcane scripts. Russian scholars have mad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this respect. Their principal works are as follows: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by N. A. Nevskii (1926) researches Tangut phonetics by using Tangut



material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n 1960 *Tangutskaia fildogiia* was published posthumously, making available Nevskii's manuscript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Tangut collection and his research works. *Issledovaniia po fonetike tangutskogo iazyka* (1964) by M. V. Sofronov and E. I. Kychanov,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angut phon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making use of the Russian Tangut materials. *Kitaiskaia klassika v tangutskom perevode* (1966) by V. S. Kolokolov and E. I. Kychanov, introduces and reproduces the Tangut translations of *Lunyu*, *Mengzi* and *Xiaojing*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The 1969 publication of *More pis'men* by K. B. Kepping, V. S. Kolokolov, A. P. Terent'ev-Katanskii and E. I. Kychanov includes the Russian translations and facsimiles of *Wenhai*. *Vnov' sobrannye dragotsennye parnye izrecheniya* (1974) by E. I. Kychanov also includes Russian translations and facsimiles. In *Sun' Tszy v tangutskom perevode* (1979), *Les kategorii* (1983) and *Vnov' sobrannye zapisi o liubvi k mladshim i pochtenii k starshim* (1990), K. B. Kepping researches and presents the original texts. In *Knizhnoe delo v gosudarstve tangutov* (1981) A. P. Terent'ev-Katanskii used the Russian materials to investigate Xixia book editions. *Izmenennyi i zanovo utverzhdennyi kodeks deviza tsarstvovaniya nebesnoe protsvetanie* (1987–1989) is E. I. Kychanov's translation into Russia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iansheng Code", an important document. *Tangutische und chinesische Quellen zur Militärgesetzgebung des 11 bis 13 Jahrhunderts* (1990) is E. I. Kychanov's and Herbert Frank's publication of the Tangut military code *Zhenguan yujing tong*.

Chinese scholars recognized long ago the value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Early in 1913 Luo Zhenyu, who made Japan his home, was able to see one page of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from A. I. Ivanov and recognized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at book. The following year he borrowed nine pages of the book and lithographed it for dissemination; Luo Fucheng copied the whole book and lithographed it in 1924. In 1935 Luo Fucheng also copied and printed the Tangut dictionary *Yintong* from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n 1932, th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Volume on Tangut Studies)*, Vol 4., No. 3, was published, introducing some of the Tangut literatur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with collaborative studies by Luo Fuchang, Luo Fucheng, Wang Jingru, N. A. Nevsky and Ishihama



Juntaro. In the past dozen years, Chinese Tangutologist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introducing and researching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Tangut materials. Their principal works are as follows: *Wenhai Yanjiu* (1983) by Shi Jinbo, Bai Bin and Huang Zhenhua, collates and translates the entire Tangut *Wenhai* into Chinese, and presents some accompanying essays. Chen Bingying also introduced and researched several Tangut materials from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n his *Xixia wenwu yanjiu* (1985). In 1986 Li Fanwen published his researches on the Tangut *Yintong* in *Tongyin yanjiu*. Shi Jinbo's *Xixia fojiao shilüe* (1988) presents hi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Xixia Buddhism using the Russian Heishui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and a revised catalogue of the Tangut *Tripitaka* based on the Russian materials. *Xixia wenwu* (1988) by Shi Jinbo, Bai Bin and Wu Fengyun presents more than 60 photographs of documents and artifacts from the Russian Heishui collection. In 1989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wa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with facsimiles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an index, supplied by Huang Zhenhua, Nie Hongyin and Shi Jinbo. *Xixia Yanyu – Xinji jin chengdui yanyu* (1993) by Chen Bingying translates into Chinese all the Tangut proverbs of the *Xinji jinheci*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Leilin yanjiu* (1993) by Shi Jinbo, Huang Zhenhua and Nie Hongyin, translates the Tangut *Leilin* into Chinese and restores the Chinese edition of *Leilin* lost long ago. *Xixia Tiansheng lüling* (1994) by Shi Jinbo, Nie Hongyin and Bai Bin in 1994 translates the Tangut “Tiansheng Code” into Chinese. Also in 1994, Li Fanwen published *Songdai xibei fangyin*, a study of the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 using Tangut-Chinese transliteration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Nishida Tatsuo, the famous Japanese Tangutologist, also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n 1964 and 1966 he issued his *Seikago no kenkyū*, an investigation into Tangut script, phonetics, and grammar, and a brief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His works *Seikago inzu “Goin setsuin” no kenkyū* (1981–1983) and *Seikago “Yueyuele shi” no kenkyū* (1988) research the Tangut *Wuyin qieyun* and *Yueyuele shi* respectively.

Tangutologists of Russia, China and Japan have devoted much hard and fruitful work to introducing, translating and researching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 ultimate aim of Tangut studies is to probe the face of the late Xixia kingdom through use of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resources in the collection, to study further Xixia and Chine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and to make yet another deep probe of the materials from Heishui city. The quantity of Heishui material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s extremely large, and only a few have been published;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rest silently in the bookshelves of the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 in the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Specialists have deeply regretted not being able to see them. In recent decades Tangutology has flourished and this precious archive fascinates research colleagues with its unique cultural charm. Because only a few scholars have been able personally to examine the materials, and the time for reading has been limited, after all, scholars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they will be published in full for experts to consult, research and utilize without stepping out of the room. N. A. Nevskii once drew up a plan to publish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he even held that it was a scientific matter of prime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to publish the materials obtained by Kozlov.<sup>⑬</sup> Now we are gratified to inform every research colleague that this wish will soon come tru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ntir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ill enable further advances in Tangutology and promote some Sinological domains by the acquisition of new materials.

During two research trips to Russia, on the basis of our initial work we arranged, registered and identified work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and achieved some new results. We found new materials never before catalogued, such as the important manuscript of rhyme dictionary *Wenhai baoyun*, a xylograph of *Yintong* with explanations of character form, phonetics and meaning one by one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s, and prescriptions, law suits, and so on. We found new pages of some materials previously arranged and so made them more complete, such as *Tiansheng lüling*, *Zhenguan Yujing tong*, *Leilin* and so on.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appraisal of the materials, we corrected some incorrect titles and dates. Moreover, we found Tangut books printed by moveable type, which are of important scientific value as artifacts and as the earliest moveable type editions in the world. All of them will be reflected in our publications.



At present,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publish such an extensive scholarly work a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is weighty task cannot be discharged without full Knowledge of the value of these materials, or without the spirit of love and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research, or without abundant experience in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As a publisher specializing in classical texts and enjoying high esteem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makes an immeasurable contribution by bravely shoulder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ublish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hile working in St. Petersburg, the Chinese staff enjoyed the support and concern of Y. A. Petrosian,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The warm cooperation of Professor E. I. Kychanov, L. N. Men'shikov, K. B. Kepping and L. I. Chuguevskii made the difficult task proceed successfully. The head and personnel in the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 of the Institute worked hard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staff in selecting material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s divided into the categories of Chinese texts, Tangut non-Buddhist texts, Tangut Buddhist texts and texts in other national minority languages. The Chinese materials are compiled according to the inventory number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The Tangut non-Buddhist materials are classified by traditional categories, i.e. language and script, history and law, society and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of classics. The Tangut Buddhist materials a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sūtra*, *vinaya* and *śāstra*.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hich the scholarly world has been eagerly awaiting, marks the 960th anniversary of the creation of the Tangut script [i.e., ca. 1035]. The creation of Tangut characters was a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Xixia culture, so we believe that this publication will be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Tangut studie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published at present includes only part of the antiquities that Kozlov found at Heishui city; another part, the flower of Tangut artifacts, consists of large quantities of rare drawings, beautiful sculptures and implements kept in the Hermitage Museum in St. Petersburg. Some of these treasures have been exhibited in Europe and Asia, and were well received in academic and art circles. We hope that these antiquities, like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ill be arranged and brought to light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all the antiquities unearthed in Heishui city will bring great happiness to scholars and to the people of China.

Lastly, it ought to be emphasized th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ts Foreign Affair Bureau and its Scientific Research Bureau devoted much attention to the work of compiling, arranging and publishing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and approached it as a major projec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y their favourable organization and preparatory, they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made Mr. Yang Jianguo of the Foreign Affair Bureau do a lot of remarkable work on assisting in the contact and arrange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we express our thanks to the related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 Jinbo

March 1st, 1995, Beijing

Translated by Nie Hongyin

Revised by Ruth W. Dunnell

#### Notes

- ① “Dangxiang Chronicle”, *Beishi* 90, Zhonghua Shuju punctuated edition (the same for all dynastic histories cited below); “Dangxiang Chronicle”, *Suishu*, 83. “Dangxiang Qiang Chronicle”, *Jiutangshu*, 198. “Dangxiang Chronicle”, *Jiuwudaishi*, 138. “Xia state chronicle” (part 1, 2), *Songshi*, 485, 486. “Supplementary Chronicle of Xixia”, *Liaoshi*, 115. “Chronicle of Xixia”, *Jinshi*, 134. Wu Guangcheng (Qing), *Xixia shushi*, 1835 pub.



- ② “Biography of Taizu”, *Yuanshi*, 1.
- ③ Zhang Shu (Qing), “Shu Xixia Tianyoumin’an bei hou”, in *Yangsutang wenji*.
- ④ A. Wylie, “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Kwan in North China”. *JRAS*. 1870. G. Devéria, “L’écriture du royaume Si-hia ou Tangout”, *Mémoires pr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vol. XI, pt. 1 (Paris 1898).
- ⑤ “Treatise on Geography”, *Yuanshi*, 60.
- ⑥ Neimenggu wenwu kaogu yanjiusuo & Alashanmeng wenwu gongzuozhan, “Neimenggu Heishuicheng Kaogu fajue jiyao”, *Wenwu* 7, 1987.
- ⑦ Xiang Da, “Sitan’in Heishui huogu jilüe”, *Guoli Beiping Tushuguan guankan* vol. 4, No. 3 (*Xixiawen zhuanhao*).
- ⑧ Neimenggu wenwu gongzuodui, “Ejinaqi shamozhong gumiao qingliji”, *Neimenggu wenwu kaogu*, first issue, 1981.
- ⑨ Yue Banghu & Chen Bingying, “Woguo faxiande Xixia wenzi zidian ‘Yintong’ canpian e zhengli futuan yu kaoshi”, *Zhongguo minzu guwenzi yanjiu*,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84.
- ⑩ Li Yiyou, *Heicheng chutu wenshu (Hanwen wenshu juan)*, Kexue chubanshe, 1991.
- ⑪ Z. I. Gorbacheva and E. I. Kychanov,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Tangut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zdatel’stvo vostochnoy literatury, Moscow, 1963.
- ⑫ L. N. Men’shikov, *Opisanie Kitaiskoy chasti kolleksii iz Khara-khoto*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NAUKA, Moscow, 1984.
- ⑬ N. A. Nevskii, “Proekt izdania pamiatnikov tangutskoi kul’tury iz Khara-khoto” (“Plan to publish the Tangut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Arkhiv vostokovedov Instiutan narodov Azii AN USSR*, quoted from Z. I. Gorbacheva and E. I. Kychanov,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 前言

李偉國

作為中俄兩國三方學者合作的結晶，《俄藏黑水城文獻》經過多年的精心準備，現在終於呈現在全世界學人面前了。

克恰諾夫（Е.М.Кляштор）和史金波兩位主編的長篇序言，分別闡述了黑水城文獻的發現經過、學術價值和研究現狀，已足以給人啓迪；我的序言，擬對其中的漢文文獻作些簡單的介紹。

綿長、博大而又精深的中國古代文明，具有永久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學者。盡管中國文化遺存是如此豐富多采，人們仍不滿足，仍在不斷努力尋求新的發現。因為衆所周知，由於戰爭、災害等原因，被自然的或者社會的強力淹沒乃至毀亡的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實在太多了。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在久遠的歷史長河中，不知有多少凝聚于建築、器物 and 文獻中的豐富知識得而復失。所以每一宗有關中國古代文明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曾深深地震撼着學者的心靈，驅使他們找回曾經中斷的文化信息，從而對中國古代文明史以及世界文明史作出新的結論。就以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來說，重要的考古文獻發現就有殷墟甲骨、敦煌吐魯番遺書和黑水城文獻三大宗，這無異于掘出了三個地下書庫，反映歷史的長遠、地域的遼闊，均爲其他同類發現所不能比擬。十五萬片甲骨卜辭的發現，把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信史提前到三千年前的殷商時代；數萬件敦煌遺書重現了從兩晉到宋初傳抄時代卷軸裝書籍的多采多姿的風貌，提供了大量歷史、文學和藝術研究的新材料。這兩大發現已經吸引了無數學人，形成了專門的學術領域。黑水城文獻的發現，則展示了遼宋夏金元特別是西夏時期的文化資源，其數量之多，內容之廣，質量之高，均差可同敦煌文獻媲美。和敦煌文獻相似，黑水城文獻還具有濃鬱的地方風貌、宗教色彩和多民族



文字特色。決不能認為黑水城文獻原屬西夏王朝的一個城市所有，其價值因此而有所相應的局限性。一時代各民族各王朝間的文化是交流的、相通的，黑水城文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華文化的發展水平。

在黑水城文獻中，有直接從漢文移譯的古代重要典籍，比如《論語》、《孟子》、《孝經》、《孫子兵法》等（其中有些宋人注本，漢文原書已佚），有西夏王朝和文人學者纂寫的法典、類書等，如《天盛律令》、《聖立義海》及自編的一批佛學著作等，這些無不與漢文化有關，而黑水城文獻中的漢文文獻，更表明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據孟列夫（Л.Н.Меньшиков）1984年出版的《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叙錄》統計，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漢文文獻共有四百八十八件，實際上這個數字還不是全部，尚有不少時代較早的零星寫本殘片（大部分是被用來裝裱或修補「新書」的）未計入。有若干件黑水城漢文遺書被弗魯格（К.К.Фруг）編入了敦煌文獻序列，現已收入《俄藏敦煌文獻》問世。其中的一部分已經在孟列夫《叙錄》中得到釐正，也有不少在出版《俄藏敦煌文獻》的編輯過程中得到了澄清，比如Q211《大乘入藏錄卷上》、Q360版畫釋迦牟尼佛說法圖、Q362A《師資相錄儀》等。而Q229V《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殘抄本，據北京大學榮新江研究，可與英國藏斯坦因從黑水城發現的另一個殘抄本KK. II.0238（K）相互銜接。此次出版的文獻，亦有少數是孟列夫未及描述的，如《六十四卦圖》抄本即是其中頗有意思的一件。

這數百件文獻中，祇有《劉知遠諸宮調》等少數幾件曾經正式公布或整件披露，絕大多數均為首次發表，現簡述其價值如次。

### 一 填補空白的獨特文獻

在黑水城漢文文獻中，有直接從宋金傳入西夏的基本書籍，亦有西夏刻印抄寫的書籍，還有不少宋、西夏官府、軍隊的檔案材料。黑水城漢文文獻中有一批獨特的文獻引人注目，將為歷史學和文學史填補空白。

兩宋之交宋朝西北邊境軍事文書三十餘件，計109紙，涉及政和八年（1118）至建炎元年（1127）西北鄜延路、環慶路等地軍事部署、人員調動、軍糧供應、捕逃懲貪等方面，對於研究北宋末的將兵制、軍俸、軍糧制度等等，有重要的價值。其中許多具體而微的記錄，是史籍語焉不詳或者沒有涉及的。文書的背面是西夏文辭典《文海雜類》的印本，可知當年經過宋金戰爭以後，夏金又發生戰爭，這



批文書爲西夏所獲。西夏缺少紙張，遂用以印書。此類刻本書頁內文書，前人已有記載，最爲出名的是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王安石文集的一個重要版本）的頁內文牘，近年已經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珂羅版影印問世，即《宋人佚簡》。黑水城文獻中的這一大宗軍事文書，與《王文公文集》書內公牘，堪稱雙璧。

出土的社會文書雖然有零碎雜亂、不易辨識、不成系統等先天的缺陷，但它們畢竟是當時當地各種社會關係的局部的原始記錄，比起歷經文人整理的史書記載更加貼近社會，接近真實，因而越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除了上述宋朝西北邊境軍事文書外，黑水城漢文文獻中還有各色官私社會文書六十餘件，從年代上說，最早的是北宋端拱二年（989）智堅等四人往西天求取菩薩戒的誓記，最晚的是多件有北元宣光二年（1372）年款的毀房提控案牘，提調糧食公文等。屬於西夏遺物的有夏桓宗天慶年間裴松壽處典麥契、夏神宗光定十三年（1223）千戶釗亭申報的處決注戶狀。更多的則是有元時代內容紛繁的文書，如捕盜呈文及批覆，刑房令，亦集乃分省糧斛收支檢單，發放粟麥、出典土地、回貸之類的契約等等。盡管十四世紀四十年代末，戰爭使黑水河改道北流，黑水城未能逃脫被沙漠吞噬的結局，但從這些文書可知，在三十多年後的北元時，黑水城地方政權依然在有效地行使着職能，老百姓仍然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黑水城最終成爲一座死城，這是當地人民的一場災難，然而高溫與乾燥的自然條件又使那裏產生與流傳的文獻、器物得以幸存。

諸宮調在金代是民間文學的大宗，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一環。著名的《董解元西廂記》被明人胡應麟贊爲「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在出現如此成熟的作品之前，必曾有過許多同類型的作品奠基。黑水城文獻中的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證實了這一論斷。這部文學作品的原件，已于本世紀二十年代由蘇聯交還中國，現藏北京圖書館。由于它早已爲人所知，現在已經成爲文學史家不可忽略的論題。

金刻本《新雕文酒清話》是一部有趣的宋人筆記，書目無載，而王灼的《碧鷄漫志》曾引述其文。王灼紹興中爲幕官、所著書已引《文酒清話》，則《文酒清話》當刻于北宋時期。黑水城發現的《文酒清話》雖爲殘本，但王灼所引唐封舜臣索《麥秀兩歧》曲事亦在其中，且較王灼引文爲詳。

抄本《六十四卦圖》未見別本著錄。作爲術數類的占卜書，當然有助于了解彼時彼地特有的民俗。但是，如果從民間文學的角度去考察，也許其意義更爲重要。此卷扉頁錄有關於五代史的民間唱詞：「創



業開基顯朱〔梁〕，定亂平妖復李唐。石晉異圖因姑嫂，劉漢逢義爲蕃王，郭周社稷成柴氏……」，唱至五代後周歸于柴氏。正文先列「頌曰」，然後爲釋義，其後爲「贊曰」，再後爲「歌曰」。在各卦圖的爻間，分別標志五行干支和妻財、官鬼、父母等相應關係；下注該卦出處，比如「觀卦」下標明「此卦是玄宗皇帝與葉靜能看月宮，雖有好事必不達」。其他還有姜太公遇文王、孟姜送寒衣、漢高祖困滎陽、張騫尋河上源、唐三藏去西國取經、武則天稱帝、安史之亂等語。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當時的民間信仰，以及和「諸宮調」的流行互爲印證的筆記小說話本的題材、敦煌變文的題材，這些講唱文學從唐代疊經五代、宋而至西夏王朝，仍是家喻戶曉，久盛不衰。

## 二 雕板印刷的寶貴史料

與敦煌文獻不同的是，黑水城文獻中刻本多于抄本。這是時代進化的結果。在中國古文獻傳播史上，傳抄時代綿延最久，敦煌文獻大量地展示了傳抄時代中卷軸裝形式的風貌。唐五代宋初的敦煌文獻中，已有印刷品出現，而黑水城文獻從時代來說，恰與敦煌文獻相銜接，這一時代是刻印書籍成熟并被廣泛使用的時代。

在中國版刻史上，宋元刻本最受重視，與宋先後并存的遼金刻本，自與宋本等價，而西夏刻本，世所罕見。明末以來，藏書家即視宋元本爲瑰寶，藏書品位之高下，常以有無宋元本及藏有多少爲判。這種現象不能簡單地以好古倣古目之。因爲無論是從文物還是從文獻價值的角度而論，宋元刻本確實高出一籌。當今全國乃至海外，藏有中國古籍的圖書館極多，但藏有宋元本的圖書館不多，收藏有北宋刻本或者相當于北宋時期的遼、金、西夏刻本的則寥寥可數了。據孟列夫研判，在黑水城漢文遺書中，可以定爲北宋刻本的即有《呂觀文進莊子義》、《廣韻》、《曆書》及佛教文獻共十餘件，南宋刻本有四十餘件，金刻本有《孫真人千金方》、《新雕文酒清話》、《六壬課秘訣》等八件，西夏刻本一百餘件，元刻本十件，尚有五代刻本數件，其餘爲唐、宋、偽齊、西夏、元寫本文獻。

這批早期的印本圖書理所當然是研究中國雕板印刷史的首選資料。刊刻體制基本上是一紙一板，木板的尺幅大多很大。在許多敘述刊刻緣起并強調施印佛經功德的發願文、題記中，往往還能見到附錄的刊本的書手和刻工的姓名。有的佛經長卷的紙張粘合處，也就是雕板板片的交界處，保留着卷軸本的最早的刻工姓氏。同樣，由于西夏雕板印書貫穿于從卷軸裝到方冊（蝴蝶）裝的全部演變過程，又結合了



豐富多采的版畫創作，其體制、形式、書體等的多樣性，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在裝幀方面，有卷軸裝、經摺裝、蝴蝶裝等。其中蝴蝶裝形式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全。如一般有不包背的，俗稱蝴蝶裝，包背的稱包背蝴蝶裝；又包背而穿綫的，向無命名，可以名之為包背穿綫裝。此種形式在敦煌遺書如俄藏《社司轉帖》中已開始出現，到了黑水城文獻中已被較多地採用。在西夏這一圖書從卷軸裝向方冊裝、從抄寫向印刷轉化的特殊時期，其裝幀形式表現了多樣化的變異，故稱黑水城文獻為中國中古書籍史的寶庫，絕不為過。

黑水城漢文遺書中有《廣韻》殘本一種，刻本，存下平聲一先至四宵，九麻，十陽，上聲三十小至五十琰，去聲十三祭至五十八陷，共三十八頁，蝴蝶裝，卷心高15.5釐米，寬23釐米，中縫記刻工「李」、「秦」、「郎」，祇著姓。避宋諱至仁宗，而英宗父、英宗、神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之名諱皆不避。現在能見到的北宋刻本書籍大多頁面較大，行字疏朗，此本刻工精整，而頁面較小，行字頗密。宋仁宗時，陳彭年曾建議由朝廷印一些版面緊湊的常用書籍，以便寒士亦能購置，此本或與其事有關。試與存世之北宋、南宋及元明以後刻本相校，行款無相同者，異文頗多，而大略視現存各本為勝。著名學者周祖謨曾作《廣韻校本》，詳校所見各本，後又在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鉅宋廣韻》所作長篇前言中補校《鉅宋廣韻》，可惜未能目睹黑水城所出《廣韻》，否則不知道他會如何興奮了。《廣韻》是一部在中國音韻學史上占有極高地位的重要典籍，舊時治國學，文字音韻訓詁是必不可少的基礎，而《廣韻》又同《說文解字》一樣，是必須爛熟于胸的教科書。黑水城出土北宋刻《廣韻》的披露，必將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呂惠卿是北宋王安石變法中的重要人物。變法派在王安石本人的倡導下，曾編撰許多經注，以為變法張本。他們對於儒佛道三家的學術和義理不存門戶之見，凡其可取之處，均比較公允地加以吸取。史載呂惠卿著有《莊子義》，「元豐七年，先表進《內篇》，其餘蓋續成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九），又有《孝經傳》，或作《孝經義》。呂氏的解經之作，不僅在經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是研究北宋中期政治史，研究熙豐變法人物思想的重要資料。呂氏的《莊子義》，《四庫全書》未收，今存有金刻本，而黑水城文獻中又發現了更早的北宋刻本，題《呂觀文進莊子義》，令文獻學家深感興奮。順便提一句，呂氏的《孝經義》早已失傳，黑水城文獻中竟有其西夏文譯本出世，這簡直是奇迹。蓋呂氏



曾知延州，鎮鄜延，在西北邊地爲官多年，其著作在西夏頗有影響，因以流傳也。

### 三 刊本大藏的初期典範

在黑水城漢文文獻中，占大多數的是佛教文獻，有《阿含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經》、《妙法蓮華經》、《般若心經》、《瑜伽師地論》、《釋摩訶衍論》等重要佛教經論，其中以《華嚴經》卷四十《人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等印行最廣。

刻本佛經肇始于唐五代，大規模有系統的刻印，則始于宋初的《開寶藏》。據《佛祖統紀》載，宋朝曾多次向外國和周邊并峙政權贈送大藏經。太宗雍熙元年（984）贈日本國一部，端拱元年（988）贈高麗國一部，真宗天禧三年（1019）贈東女真國一部，仁宗嘉祐三年（1058）贈西夏國一部。另據《宋會要輯稿》、《宋大詔令集》等記載，宋朝向西夏國回賜大藏經有六次，第一次爲仁宗天聖八年（1030），最後一次爲神宗熙寧五年（1072）。現特引熙寧間宋帝詔令一通，以見其詳情。《宋大詔令集》卷二三五《賜西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

詔夏國主：省親「乞收贖釋典一大藏，并簽帙、複帕、前後新舊翻譯經文，惟覲宸慈，特降旨命，令有司點勘，無至脫漏卷目，所有印造裝成紙墨工直，并依例進馬七十疋，聊充資費，早賜近年宣給」事具悉。……所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所，應有經本，并如法印造給賜。令保安軍移牒宥州，差人于界首交割，至可領也，所有馬七十疋，更不用進來。

西夏所得之宋刻大藏經，爲《開寶藏》無疑。《開寶藏》于太祖開寶四年（971）始雕于成都，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板運開封、存印經院，曾經修訂補充，故夏國上表中特別提出要包括「前後新舊翻譯經文」。

《開寶藏》早已散佚，現存世者僅有十一卷（其中四卷在日本），黑水城文獻中未發現《開寶藏》原卷，說明西夏所得，必藏于其都興慶府。夏國求取漢文佛藏，不僅爲持修研讀，也是爲翻刻、翻譯、流通準備底本。黑水城文獻中的大量漢文佛典，多爲西夏自刻，其中大多又出于官刻。時代較早的有惠宗天賜禮盛國慶五年（1073，當北宋熙寧六年）陸文政施印的《心經》，大安十年（1083，當北宋元豐六年）大延壽寺刻的《華嚴經》等。仁宗天盛、乾祐間（當南宋孝宗時）所刻和桓宗天慶初（當南宋光宗、寧宗之際）羅皇后爲超度仁宗而施印者尤多。這些品種豐富、刻印精審的佛經，是中國現存早期刻



本藏經的遺珍，是漢文大藏經刊刻史上的重要環節。

黑水城文獻中的漢文佛教著作的來源尚不止于《開寶藏》。不少新譯佛經、密宗經典及中土佛教論著為歷代大藏經所未收。唐末宋初，顯教經典的漢譯已大體完成，漢傳佛教的各個宗派的理論體系亦已相繼確立完善，此後漢譯活動主要集中在密宗典籍方面。其底本來源，既有梵文本，也有藏文本。有關這些經典的傳播過程，包括與梵文本、藏文本的源流關係，至今沒有得到比較清晰的梳理。西夏王朝占領河西，控制回鶻、吐蕃，具備了黨項、漢、回鶻、吐蕃等多民族的譯經人才與經驗，在前期統治的五十餘年中，成功地組織了三千五百餘卷漢文佛經的翻譯，時稱「番大藏經」。雖然這階段的翻譯底本主要出自《開寶藏》，但系統地將大藏經從漢文譯成少數民族文字，這畢竟是第一次。而且在西夏王朝後期，隨着藏傳佛教的流傳，翻譯藏文佛經的比重逐漸增大。黑水城文獻的漢文佛典與數量龐大的西夏文佛教文獻的陸續悉數刊布，必將有助於中土、西夏、吐蕃乃至西域佛教史綜合研究水平的提高，為探討多年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可信的資料。至于黑水城遺書中一些罕見流傳的雜藏類的「中國撰述」，比如禪宗的《長蘆了和尚劫外錄》、淨土宗的《通理大師立志銘心性海解脫三制律》、《鎮陽洪濟禪院慈覺和尚勸化文》，還有身兼華嚴五祖和定慧禪師的宗密所注的《清涼心要》和《華嚴法界觀門》等等，既有宋刻本，也有西夏刻本，無論是西夏本土雕板，還是從中土傳入，都可以從中窺測西夏佛教理論依持的一般傾向，因而十分引人注目。

道家經典的匯錄，發端于南朝宋時，陸修靜廣收經戒、方藥、符圖等書，分為三洞結集，此乃道藏的初基。此後即與佛家經典沉浮榮辱，彼消此長。黑水城文獻中有一件雕板印本《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經》，模仿《千佛名經》的形式，刻印了十大道家天尊圖像。寫本道教文獻在敦煌遺書中并不罕見，刻本道經始于五代，全藏刊刻則在宋崇寧政和年間，稱《萬壽道藏》。黑水城所出的這一文獻，或許就是傳世的最早刻本道家經典，或與同時代刊刻的宋《政和萬壽道藏》相關。另外，黑水城遺書中的金刻本《南華真經》、《孫真人千金方》、《六壬課秘訣》等，也為我們了解道家著作在西夏的流傳，提供了一線消息。

#### 四 超越唐宋的版畫成就

西夏雕板書籍的版畫，在美術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具備完整意義的版畫，當



首推唐咸通九年（868）王玠造《金剛經》卷首畫。到了五代宋初，雕板印書被廣泛應用，敦煌歸義軍曹氏、江南吳越王錢氏的大批版畫作品問世，表明早期版畫創作的成熟期已經到來。而時隔不久的西夏版畫，繪刻品位之高，留存數量之多，足以填補以往所有版畫史圖籍的空白，足以改寫中國版畫史的有關篇章。

西夏雕板印書事業的發展，造成了版畫藝術日益成熟的物質、技術和市場基礎，形成了蓬勃發展的良好契機。特別是西夏政權積極汲取中原的傳統文化，推動了邊遠和中原地區之間廣泛的文化交流。比如在黑水城文獻中保存了大量中原地區刊刻的圖書和版畫，就是一個明證。相比之下，中原地區因為自然條件和戰亂等原因，民間藝術品包括版畫存世不多。在西夏時期，版畫由於是一種比較新穎的藝術樣式，由於發生和發展的地域條件的特殊性，由於揚棄了既有的書畫和石窟壁畫的傳統，使之處於多重文化涵義的交匯點上，也就更加凸現了其重要的地位。

黑水城版畫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單幅的招貼年畫，如《四美人圖》、《義勇武安王圖》等；二是書籍插圖，其中優秀者有《華嚴經》、《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法華經》、《轉女身經》、《清涼國師答皇帝問》等佛經卷首畫。

書籍版畫主要有卷軸裝卷首版畫、經摺裝卷首畫和方冊書扉頁畫三種，其中以卷軸裝卷首畫為多。由於圖書從卷軸裝向經摺裝和方冊裝的過渡，版畫創作常常帶有對卷軸傳統的承襲，又需要顧及對經摺和方冊裝式的適應性。卷軸裝版畫在寬度上較少受到限制，常常占據一紙（約30—45釐米）甚至更多的寬度，更加適合展示諸如說法、變相的宏偉場面；同時，由於要考慮到改成經摺裝後使主像避開摺綫，就在客觀上對畫面提出了勻稱，均布和節奏的要求。

西夏版畫在構圖上是壁畫、幡畫的終結，又是書籍插圖版畫的先驅。早期版畫毫無疑義地應當是手工繪畫的延伸。特別是宗教版畫，當然就更多地繼承了其脫胎而來的那個藝術樣式的許多特徵。較有代表性的壁畫式構圖有如TK8《佛說轉女身經一卷》卷首畫。此畫全長59釐米，占三紙，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紙榜題為「教主釋迦牟尼佛」和「諸大菩薩衆」、「四部弟子衆」等；第二紙以「佛在耆闍崛山說經處」為中心，榜題有「諸居士婦施佛纓珞化成寶臺佛會之處」、「諸居士婦轉女成男出家之處」、「從母右脅忽然化生」等；第三紙有「東南方淨住世界無垢稱王佛」、「得聞此經信解歡喜」、「供養父母師長處」、「懷子在



身生得受大苦痛」、「女人爲他所使搗藥春米若熬若磨」、「厭離女身供養佛菩薩處」等。二、三紙終了，左上角題「佛說轉女身經變相」。實際是爲此三紙全圖之總題。

非常明顯，這幅變相的滿版布局、通過分割的平面來展開故事的時間過程、採用榜題來說明對應佛經的情節等，都是從壁畫變相的形式轉換而來的。但在改變壁畫爲卷首版畫的時候，更多的已經不是簡單的沿襲，而是逐漸地找到了版畫的自身語言，表現爲獨立于壁畫和一般繪畫樣式的不同。

首先，把主題的空間性的（中央對稱）布局改變爲時間性的（流水過程）布局。這是由壁畫和版畫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所決定的。壁畫展開，常常是中軸綫對稱形式，這是由觀瞻者的視覺路綫決定的：進入石窟寺廟，先看中央，後看兩邊；但卷首畫却是從右至左展開，看畫有個時間過程。所以第一眼的視覺印象就應當相當于進入佛寺一開始時所看到的主尊形象；

其次，卷首版畫的展開過程同佛經「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的「三部科分」的程序相一致。變相故事的發展，應當同信徒們耳熟能詳的押座文、講經文直至俗講的進程相一致。這既是版畫創作（包括變相）忠實于經典原意的表現，也是創作者對讀者長期形成的審美過程、審美心理的必要關照。《轉女身經變相》的三張紙幅，正好對應了佛經的「三部科分」的程式，當打開經卷的時候，整幅變相冉冉展開了這部佛經的背景、情節和功德結局的程序，完全遵循了讀畫者的心理期待。

黑水城文獻及其藝術品是在本世紀初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處于風雨飄搖的年代裏流入沙皇俄國的。中國學人至今念及猶感刻骨銘心之痛。近百年來，滄海桑田，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世界格局也有了重大的改變。如今，當中俄雙方的學者、出版家友好平等地坐在一起研討，對全面刊布這批在聖彼得堡東方研究分所特藏部珍藏了近一個世紀的寶貴文獻的意義取得共識，并爲實現這一共同目標而貢獻各自的智慧與力量時，雙方的感慨是很多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使這批珍品雖然身留異域，但魂歸中土，而且化身千百展現于世，爲海內外學術界所共有，其意義的巨大是不言而喻的。

黑水城文獻的影響目前暫不如敦煌文獻，其研究程度也遠不如敦煌文獻那麼深入。這是因爲，敦煌文獻以漢文爲主，對於大多數研究者來說比較容易入手；而黑水城文獻以西夏文爲主，盡管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西夏文這種本已消亡的歷史文字已經被基本解讀，但畢竟能熟練掌握西夏文的學者至今爲止



還是不多；另外，黑水城文獻原件的刊布滯後于敦煌文獻，也是原因之一。

《俄藏黑水城文獻》擬分爲「漢文部分」、「西夏文世俗部分」、「西夏文佛教部分」三大板塊出版。漢文部分共分六大冊，作爲獨立的一大部分，將在第六冊中附收文獻叙錄、年表、分類目錄和索引。爲了保持黑水城文獻的完整性，對於已經收入《俄藏敦煌文獻》的、已經確認的少量黑水城文獻也將重新編入本書。關於西夏文的世俗和宗教文獻，史金波主編的前言已經作了全面介紹，同時在各部分的各卷卷首，也都將分別提要說明。

可以預期，隨着此次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全部發表，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掌握西夏文，親自從這一原始文獻的寶庫獲取第一手資料。對黑水城文獻的研究也一定會像敦煌學一樣，成爲漢學領域的顯學之一。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日于上海



# Preface

As the fruit of joint labor by three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nd Russia, the *Heishuicheng (Khara-khoto)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is at last presented to the scholarly world after a long and painstaking preparatory stage.

The excavation process, academic value and research history of the Khara-khoto collection have been described in the lengthy prefaces by E. I. Kychanov and Shi Jinbo. My preface will present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llection.

The old Chinese civilization of long standing is both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ts perennial attractions appeal to 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Although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s both rich and varied, people are still not content with it, but always seeking new discoveries. As is well-known, through wars and disasters, much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was buried or destroyed under the power of nature and society. Throughout the vast expanse and long history of China, an unknown quantity of the knowledge preserved in buildings, utensils and literature was lost, so every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bout ol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scholars and prompted them to retrieve lost cultural information so as to draw some new conclusions about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world. Tak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for example, which brought the signific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of Yinxu, of the extant documents at Dunhuang and Turfan, and of the literature at Khara-khoto. These three discoveries are tantamount to the excavation of three underground libraries; their extensive coverage of a long period and a vast region, and their rich contents make them incomparable with other similar findings.



The excavation of 150 thousand pieces of bone and shell inscriptions advances the accurate record of Chinese history to the Yin Shang period of three thousand years ago. In the thousands of extant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appear a rich array of manuscript scrolls from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up to the early Song dynasty, providing lots of new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art. These two great excavation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 great many scholars and define new fields of academic expertise. The excavation of Khara-khoto materials displays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Liao, Song, Xia, Jin, Yuan, and especially Xixia. Its great quantity, rich contents and high quality almost rivals the Dunhuang materials. Just like those from Dunhua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strongly reveal the flavour of local life and religion, as well as being polylingual. One should not imagine that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belonged to only one city in the Xixia kingdom, which might limit the relevance of their value. The civilization of every nationality and kingdom at a given time is mutually interacti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then also shed light the developing level of Chinese culture.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includes such ancient classic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as *Lunyu*, *Mengzi*, *Xiaojing*, *Sunzi* (some of them are from lost commentaries by Song scholars), codes and anthologies written by Xixia officials and scholars, such as *Tiansheng Codes*, *Shengli Yihai*, as well as some Buddhist works, all of them cognate to Han culture. The literatur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Khara-khoto represents especially the continu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According to L. N. Men'shikov in his *Opisanie kitayskoy chasti kollektzii iz Khara-khoto* in 1984, there were 488 texts in Chines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from Khara-khoto, but this sum does not include some fragments from earlier times (most of them used to mount or mend later books). Some Chinese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entered by K. K. Flug into the ranks of Dunhuang materials, are now included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Some of these were acknowledged in *Opisanie* by Men'shikov, and some of them were clarified in the process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such as *Dacheng ruzanglu uanshang* (Φ221), illustrations of *Shijiamuni shuofa tu* (Φ360) and *Shizi xiangluyi* (Φ362A). The manuscript fragment of Φ229V (the 11th chapter of *Jingde chuandenglu*),



as pointed out by Rong Xinjiang of Beijing University, can be connected with another fragment KK.II.0238(k) in the Stein's collection from Khara-khoto in London. A few materials published here are not described by Men'shikov, such as an interesting manuscript of *Liushisigua tu* (Diagram of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In the hundreds of materials, only a few, for example the *Liuzhiyuan zhugongdiao*, have been published in full; most of them are publish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ir value will be briefly recounted below.

### **I. A Unique Literature that Fills in the Gaps**

In the Chines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there are basic works passed directly to Xixia from Song and Jin, books block-printed or transcribed in Xixia, and a number of files and records made by Xixia and S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ilitary leaders. Worthy of note is the unique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Khara-khoto that supplies new materials to the fields of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irty odd military documents of the northwest border area from the tim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109 pieces of paper in total, concerning the military deployment, troop movement, provisioning, pursuit and punishment etc. of Fuyanlu and Huanqinglu in the northwest area from 1118 to 1127, are of great value for studying the institution of garrisons, payment and supply at the end of the North Song. They contain detailed records that were rarely described or even lost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se documents in the block-printed Tangut dictionary *Wenhai zalei*, which shows that there was a war between Xia and Jin after that between Song and Jin, and these documents were obtained by Xixia and used to print books because Xixia was deficient in paper. Documents preserved within the sheets of block-printed books, as recorded by our predecessors, the best-known are the documents within leaves of the *Wangwengong wenji* in the Longshu edition in Song times (an important edition of Wang Anshi's collected works), which were printed in collotype by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i.e. the *Songren yijian*. The great quantity of military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ought to be of the same value as those in *Wangwengong wenji*.

Although the excavated social documents suffer the defects of being scattered, disorderly, incomplete, and difficult to read, they are after all part of the original



record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at that time; they are closer to the society and reality than the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compiled by scholars, so studen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m. Besides the military documents of the Song northwest border area, there are sixty odd various official and private social documents, of which the earliest is the pledge by Zhijian and three other friends to seek Buddhisattva precepts in India, dated to 989 (Song, Duangong 2nd year). The latest ones, dated 1372 (2nd year of Xuanguang of the Northern Yuan), are some files of interrogation concerning the destruction of houses and documents about the allocation of foods. Among Xixia documents, there are contracts for borrowing wheat by Pei Songshou in the Tianqing years of Xia emperor Huanzong, and a report of the sentencing of some subordinates by the *qianhu* (chiliarch) Zhao Ting in 1223. Even more numerous are the various Yuan dynasty documents, such as reports and replies regarding the capture of bandits, decrees of sentencing to punishment, grain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bills of Edzina province, contracts for extending wheat, pawning cultivated lands, borrowing money, etc.. Although the fighting at the end of 1340s made Edzina River changed its course to the north, Khara-khoto did not escape the fate of being engulfed by the desert at last. But it is known from document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Khara-khoto, during the North Yuan thirty years later, still effectively exercised its authority, and people still lived there. That Khara-khoto finally became a dead city was a disaster for the local inhabitants, but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heat and aridity preserved the literature and utensils the originated and circulated therein.

The “Zhugongdiao” is the principal element in Jin folklore and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famous *Dongjiejyuan xixiangji* was praised by Hu Yinglin of the Ming to the effect that “the whole literature of the Jin dynasty is comprehended therein”.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such a mature work, there must have been many earlier works in the same style. This conclusion is confirmed by the *Liuzhiyuan zhugongdiao* in a Jin edition found amo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the original of which was returned to China in the 1920s and is now kept in the Beijing Library. Because it was known earlier on, it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oint of discussion for historians of literature.

The Jin xylograph *Xindiao wenjiu qinghua* is an interesting Song sketch-book not



described in any bibliographies but quoted by Wang Zhuo in his *Biji manzhi*. Once a subordinate in a prefect's office in the era Shaoxing (1131-1163), the fact that Wang Zhuo quoted *Wenjiu qinghua* in his work, means that the *Wenjiu qinghua* was probably printed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Although the *Wenjiu qinghua* found in Khara-khoto is only a fragment, it includes the Tang story of "Maixiu liangqi" quoted by Wang Zhuo and is more detailed than Wang's version.

The manuscript *Liushisigua tu* (Diagram of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 is not found in other bibliographies. As a divination text, it certainly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unique folkways of that time and place. It may have greater significance, however, if investigated from a popular literary point of view. A folk song reciting Five Dynasties' history is written on the title page, explaining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Five Dynasties, through the Liang, Tang, Jin, Han, and Zhou, the text were ordered in *song* (eulogies), followed by commentaries, then *zan* (praises) and *ge* (songs). In every divinatory symbol are indicated the relations of Wuxing (Five Elements), Ganzhi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wives, material goods, officials, ghosts, fathers and mothers etc., references to the position of the said symbol are given below. For example, it is indicated under the symbol *guan* that that symbol means the "Tang emperor Xuanzong enjoyed the sight of the moon and nothing would be gained though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good". Besides, there are also stories about Jiang Taigong (Ziya) meeting Wenwang (Zhou dynasty), Meng Jiang sending the cotton-padded clothes, Gaozu (Han dynasty) being surrounded in Xingyang, Zhang Qian searching for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Xuanzang (Tang dynasty) seeking the Tripitaka in India, Wu Zetian ascending the throne, the armed rebellion led by An Lushan and Shi Siming, etc., from which one can learn the popular beliefs of those time and the themes of literary sketches, storytexts and Dunhuang transformation tales which circulated along with "Zhugongdiao". These literary recordings were well-known and flourishing throughout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Song and Xixia eras.

## II. Precious Materials of Block-printing

Distinct from the Dunhuang materials, the block-printed books from Khara-khoto are more numerous than manuscripts, a result of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propag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eriod of hand copying of



texts lasted the longest. The Dunhuang literature represents, in their greatest quantity, the various scroll and book binding styles of that time. Printed texts appear in Dunhuang materials of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the early Song. The dates of Khara-khoto materials overlap with those from Dunhuang; this is the time when block-printing became a mature and widely-used techniq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receive the greatest attention; the contemporary Liao and Jin printings are certainly of the same value as those of Song, but the printings of Xixia are seldom mentioned. From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bibliographers have noticed the Song and Yuan printings as gems, and the ranking of a library has been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its Song and Yuan editions. This phenomenon cannot simply be seen only as lavishing praise on antiques, because the value of Song and Yuan editions proved to be higher than others in both material and literary terms. Today in China and overseas, a great many libraries collect ancient Chinese books, but only a small number of them possess Song and Yuan editions, even fewer are those with Song editions, and fewer still are those possessing Northern Song, Liao, Jin or Xixia xylographs. As Men'shikov shows,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there are more than ten Northern Song xylographs, such as *Lüguanwen jin zhuangziyi*, *Guangyun*, *Lishu* and some Buddhist texts; more than forty Southern Song xylographs; eight Jin xylographs, such as *Sunzhenren qianjinfang*, *Xindiao wenjiu qinghua*, *Liurenke mijue*; over one hundred Xixia xylographs; ten Yuan xylographs, and also a few printings of the Five Dynasties; the rest being the manuscripts of Tang, Song, the Jin puppet state of Qi, Xixia, and Yuan times.

These ancient block-printed books are naturally the most important material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The specifications of cutting blocks are basically one block for one piece of paper, and the size of the blocks is mostly large. In many postscripts describing the process of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sūtras*, sometimes one can find the name of copiers and block cutters. Where sheets were glued together in some Buddhist scrolls, i.e. at the joints of blocks, are preserved the earliest names of block cutters. It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the Xixia block-printings go through the whole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scroll form to the square butterfly



binding, and combine with various block-printed illustrations, thus their specifications, styles and handwritings are diversified.

Binding forms include the scroll, accordion, and butterfly styles, in which the butterfly binding emerges a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For example, there are common butterfly styles without binding up the spine, other styles with binding up the spine, and butterfly styles with spine binding and stitching. This style appea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Shesi zhuan*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from Dunhuang, and is widely used in Khara-khoto literature. In Xixia, as books evolved from the scroll to the square form, from manuscript to xylograph, the specifications of binding show the various divergences, so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extol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as a treasur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the Chinese books from Khara-khoto, there are fragments of *Guangyun*, block-printed, preserved from the first rhyme *xian* to the fourth *xiao*, ninth *ma*, tenth *yang*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e even tone, from the thirtieth *xiao* to the fiftieth *yan* of the rising tone, from the thirteenth *ji* to the fifty-eighth *xian* of the departing tone. It is 38 pages in all, bound in butterfly, 15.5 × 23cm for the text, and the surname of cutters, Li, Qin, Lang, are recorded at the middle seam of the block. There was a taboo on using the name of Northern Song emperors up to Renzong, but the names of Yingzong and his father, Shenzong, Huizong, Qinzong, Gaozong and Xiaozong were not tabooed. Most of the 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Northern Song now extant are comparatively large in page size and sparse in columns, but this edition is well printed, and has comparatively small pages and denser columns. In the time of Renzong (Song dynasty), Chen Pengnian suggested that the court print some widely used books with small blocks that the poor scholars could afford. Maybe this edition has a bearing on that. Compared with edition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and the Yuan, Ming and later times, this edition is not the same as others in form and content, but is roughly superior to present-day editions. The famous scholar Zhou Zumo worked out a critical edition of *Guangyun* by carefully collating all the editions he saw, later he also made some additions to *Jusong guangyun* in his long preface to that book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It is a pity that he did not see this *Guangyun* edition of Khara-khoto, for his delight could not be imagined. *Guangyun* is



an important tex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In the past, paleography, phonology and semantics were the principal basis for classical studies, and *Guangyun*, as the *Shuowen jiezi*, were textbooks that had to be learnt by heart. The Khara-khoto publica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edition of *Guangyun* will draw the close attention of all academic fields.

Lü Huiqing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political reform led by Wang Anshi of the Northern Song. Led by Wang himself, the reform school compiled lots of textual commentaries to propagate their ideas of political reform. They had no sectarian bias in the scholarship and idea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and were just and fair in assimilating their useful points. Historical records note that Lü Huiqing wrote a *Zhuangziyi*, “in the 7th year of Yuanfeng, he first offered up the *Inner chapters*, the others were evidently continuations” (Chen Zhensun, *Zhizhai shulu ieti*, vol. 9), he also wrote *Xiaojingzhuan* or *Xiaojingyi*. Lü’s commentaries to the classics not only took their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studies, but also proved to b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s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and the ideas of political reformers in the Xining and Yuanfeng years. Lü’s *Zhuangziyi* was not collected in *Siku quanshu*, and today only a Jin edition survives. However, an earlier edi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is found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titled *Lüguanwen jin zhuangziyi*, which is of great interest to scholars. It bears noting that Lü’s *Xiaojingyi* had been long lost, so it is marvelous that a Tangut version of it was found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Perhaps because Lü was the magistrate of Yanzhou and Fuyan, occupying official positions in the northwest for years, his work influenced and spread to Xixia.

### III. An Early Model of Block-printed Tripitaka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Khara-khoto is Buddhist, including the important *sūtras* and *śāstras*, *Dīrghāgama-sūtr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Vajracchedic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Yujia shidi lun*, *Shimoheyan lun* etc.. Among them the most popular works are the 40th chapter, the *Gaṇḍavyūha*, of the *Avatamsaka-sūtra*, and the *Guan milepusa shangsheng doushuaitian jing*.

Block-printed *sūtras* appeared at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but the systematic



printing on a large-scale began with the *Kaibao tripitaka* at the beginning of Song. *Fozu tongji* records that the Song kingdom repeatedly gave the *Tripitaka* to other countries and neighbour regimes; the *Tripitakas* were present to Japan, Korea, East Jurchen and Xixia in the years of 984, 988, 1019 and 1058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Song huiyao jigao* and *Song dazhaoling ji*, the Song kingdom gave Xixia six *Tripitakas*, the first in 1030 and the last in 1072. I now quote an edict from Xining years (1068 - 1077) by the Song emperor (*Song dazhaoling ji*, vol. 235):

Edict to the Xia lord: I learn from your memorial that "I beg you to send me a whole *Tripitaka* with bindings, bookmarks slipcases and *sūtras* translated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I hope Your Majesty will issue your decree with kindness, and order the department to check and sort out the volumes without omission. As for the whole outlay for printing, binding, paper and ink, I pay tribute to you seventy horses as usual ... As for *sūtras* you have asked to buy, I have already ordered the Department of Sūtra Printing to print all the *sūtras* for you, the garrison Bao'anjun to pass its official document to Youzhou and send someone to deliver them at the boundary. You can get the *sūtras* there and need not pay the tribute of horses.

The Song edition of the *Tripitaka* sent to Xixia is undoubtedly the *Kaibao tripitaka*, the blocks of which were cut in Chengdu in 971, then sent to Kaifeng in 983 and kept at the Department of Sūtra Printing. The *Tripitaka* was revised and expanded, so Xixia remarked in the memorial that it should include "*sūtras* translated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Kaibao tripitaka* has long been lost, at present there remain only eleven volumes (four of them kept in Japan). That there are no originals of the *Kaibao tripitaka* in Khara-khoto indicates that they must have been kept in the Xia capital Zhongxingfu. Xixia sought the Chinese *Tripitaka* was not only for Buddhist practice and studies, but also as a basis for reprinting, translat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 vast number of Buddhist works is mostly block-printed by Xixia itself, and many of them were prin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comparatively earliest ones are the *Hr̥daya sūtra*, printed by Lu Wenzheng in 1073, and the *Avatamsaka*, cut at the Dayanshou Temple in 1083. The most popular *sūtras* were printed by Renzong in the years of Tiansheng



(1149-1169) and Qianyou (1170-1193) and by Empress Luo in the beginning of Tianqing (1194-1206) of Huanzong's reign for expiating the sins of Renzong. These various excellently printed *sūtras* are the heritage of the earliest printed *Tripitaka* preserved today, and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history of the block-printing of the Chinese *Tripitaka*.

Chinese Buddhist works from Khara-khoto literature did not only originate from the *Kaibao tripitaka*; there are many newly translated *sūtras*, Tantric texts and Buddhist works by Chinese not included in *Tripitakas* of past dynasties. At the end of Tang and the beginning of Song,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was nearly complet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s of each Chinese Buddhist School were perfectly established. After that the work of Buddhist translation concentrated mainly on Tantric texts, the originals being either in Sanskrit or Tibeta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these text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Sanskrit and Tibetan editions, has not been clearly described. Controlling Uigurs and Tibetans in Hexi, the Xixia regime possessed the qualified translation personnel and experiences of Tanguts, Chinese, Uigurs and Tibetans, and successfully organized the translation work of more than 3500 volumes of Chinese *sūtras* (then called the Tangut *Tripitaka*) in the first 50 years of its rule. The originals for translation in this period came mainly from the *Kaibao tripitaka*, but it was the first systematic translation of the *Tripitaka* from Chinese into a non-Chinese language. In the later Xixia period, along with the spread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number of translation from Tibetan *sūtras* into Tangut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numerous Tangut Buddhist texts from Khara-khoto will surely contribute to raising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Buddhism in China, Xixia, Tibet and Central Asia, and supply certain materials for investigating long-standing problems. As for some rare Chinese Buddhist works amo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such as the *Changluliao heshang jiewai lu* of the Chan School, the *Tonglidashi lizhi mingxin xinghai jietuo sanzhi lü*, *Zhenyang hongjichanyuan cijue heshang quanhua wen* of the Pure Land School, and *Qingliang xinyao* and *Huayan fajie guanmen* annotated by Zongmi who was both the fifth patriarch of the *Avatamsaka* School and Dinghui Chan master.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are from Song and from Xixia;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general tendencies of



the Buddhist theories in Xixia can be seen from either local printings or tex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Daoist texts began with Lu Xiujing's collection of scripture, prescriptions and incantations in *san dong* (Three Caverns) during the Song era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fter that time Daoist texts rose and declined with those of Buddhism. A block-printed book in the Khara-khoto collection, *Taishang dongxuan lingbao tianzun shuo jiuku jing*, is modeled on the *Qianfoming jing* in printing the portraits of the ten main gods of Daoism. Daoist manuscript texts are not rare among Dunhuang materials, while block-printed texts appear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The Daoist Canon, called the *Zhenghe wanshou daoang*, was printed in the Chongning (1102-1107) and Zhenghe (1111-1119) eras of Song. Perhaps the Daoist literature found at Khara-khoto is either the earliest edition of Daoist texts extant today, or is related to the contemporary Song edition of *Zhenghe wanshou daoang*. Furthermore, the Jin editions of *Nanhua zhenjing*, *Sunzhenren qianjinfang*, and *Liurenke mijue*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supply information on how Daoist works spread to Xixia.

#### **IV. Achievements in Block-printed Pictures Surpassing Tang and Song**

The plates in the Xixia Block-printed books are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art. The plate in the complete sense that we can now see is that in the title page of *Vajracchedicā* by Wang Jie in the year of 868.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Song, block-printing was widely used, and a great many block-printed illustrative works by the Cao family of the Guiyijun at Dunhuang and by the royal Qian family of the Kingdom of Wu Yue in Jiangnan heralded the arrival of the mature period of early plate production. But the nearly contemporary Xixia plate-printings, high in quality and abundantly preserved, are enough to fill in the previous gaps and to revise the relevant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late-pri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Xixia block-printing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gradual maturation of materials, techniques and markets in the art of plate-printing, and allowed it to flourish. Especially the active assimi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the Xixia regime pushed forward the large-scale cultur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Central Kingdom and border areas. Clear proof of this are the many books and plates printed in the Central Kingdom and preserved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Owing to



natural conditions and warfare, the folk arts, including plate-printings, are less well preserved in the Central Kingdom. Because plate-printing was a new style of art in the Xixia period, because regional conditions favored its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former traditions of drawing and cave-mural painting was abandoned, Xixia plate-printing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mingling of multiple cultures.

There are two principal forms of Xixia plate-printing. One is the pictorial poster for the new year, such as *Simeiren tu* and *Yiyong wu'anwang tu*. The other is illustration to books, with excellent examples found on the title page of *sūtras* such as *Avatamsaka*, *Guan milepusa shangsheng doushuaitian jing*, *Saddharma-puṇḍarika*, *Zhuan müshen jing*, and *Qingliangguoshi da huangdi wen*.

The plate-printing in Xixia books occur in three main varieties, i.e., plates in openings of scrolls and "harmonica" bound books, and on the title page of square notebook-bound books. The plates in scrolls are the most numerous. Following the transition in books from scroll binding to harmonica and square notebook, the production of plates frequently followed the scroll tradition as usual, but also had to adapt to the harmonica and square notebook binding forms. Scroll plates were relatively unlimited in size, usually occupying one piece of paper (approximately 30-45cm) or an even wider sheet so as to depict the vaster scenes of preaching the dharma or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At the same time, the requirements for symmetry, equal spacing and rhythm arose in consequence of the need to assure that the main portrait avoided the seam after the switch to harmonica binding.

The composition of Xixia plate-printings spelled the end of painting on wall and banners and the beginning of book illustration. Without doubt plate-printing in earlier periods must have developed out of hand drawings. Especially in religious pictures, they of course carried forward more features of the art from which they originated. A representative composition in the style of a wall drawing is the picture on the title page of *Foshuo zhuannüshen jing* (TK8), the overall length of which is 59cm, occupying three sheets and consisting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sheet has the titles "Jiaozhu shijiamuni fo" and "Zhu dapusazhong", "Sibu dizizhong" in horizontal cartouches. The second sheet has the title "Fo zai qishejueshan shuojing chu" in the middle; other



titles in cartouches are “Zhu jushifu shi fo yingluo huacheng baotai fohui zhi chu”, “Zhu jushifu zhuannüchengnan chujia zhi chu”, “Cong mu youxie huran huasheng”. On the third sheet are the titles “Dongnanfang jingzhu shijie wugoucheng wang fo”, “Dewen cijing xinjie huanxi”, “Gongyang fumu shizhang chu”, “Huaizi zaishen sheng deshou dakutong”, “Nüren weitasuoshi daoyao chongmi ruo’ao ruomo”, “Yanli nüshen gongyang fo pusa chu”.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sheets, at left upper corner is written “Foshuo zhuannüshen jing bianxiang”, as the general title of the whole triptych.

It is clear that in this pictur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hole block, the use of separate planes to illustrate stories, the use of horizontal cartouches to label scenes from the *sūtra*, were all adapted from the wall painting style. But in the transition from wall painting to block-printed plate, people did not simply follow the former, but gradually found the distinctive language of plate illustration, which displayed many differences from the style of wall and ordinary painting.

Firs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ubject gave way to a temporal distribution. This resulted from the different forms of wall painting and plate-printing. The exposition of wall painting often shows axial symmetry; this results from the viewers’ line of vision: entering a cave temple, people first see the central portion of the painting and then the two sides. But in a scroll, the pictures unfold from right to left in a temporal process, so the first object of vision should be the main icon, comparable to what one first sees upon entering a temple.

Next, the stages in the unfolding of a scroll picture parallels the stages of reading a *sūtra* in three parts: *xufen* (introduction), *zhengzongfen* (main section) and *liutongfen* (circulating se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formation tales should parallel the process of Buddhist questions and answers, text explanations, and folk sermons known intimately by disciples. This indicates the creation of block-printed plate remains true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ext, and the creator’s necessary attention to the reader’s aesthetic process and psychology, which were shaped over a long span of time. The three sheets of illustrations to “Zhuannüshen jingbian” correspond precisely to the pattern of the three-part division of *sūtras*: when the scroll open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sūtra* are gradually presented in the whole transformation



tableau, following the readers'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The literature and art works of Khara-khoto were taken to Tsarist Russi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precarious years of Qing, the last dynasty of China. Up to now Chinese scholars have been deeply distressed by this.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has changed in recent decades as greatly as if "oceans had turned into mulberry fields". Now when scholars and publishers of both China and Russia sit together in friendship and equality to discuss and affirm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ecious literature kept nearly a century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respectively to contribute their wisdom and strength to reach a common goal, all sorts of emotions well up in their mind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will make the souls of these precious items return to the East, although their skeletons stay abroad. They will unfold before the world's eyes through thousands of transformations and be shared with great signification by the academic world at home and abroad.

The influence of Khara-khoto literature can yet not compare with that of Dunhuang, and its level of study is not as thoroughgoing as that of Dunhuang. This is because the Dunhuang literature, mainl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asier for most scholars to deal with, while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is mainly written in Tangut. Although Tangut as a dead script has been fundamentally deciphered by the efforts of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there are still few scholars who have mastered Tangut language skillfully.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Khara-khoto literature falls behind that of Dunhuang.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will be published in three parts: Chinese works, Tangut non-Buddhist works and Tangut Buddhist works. The part containing Chinese works consists of six volumes. As separate parts, the description, chronological table, classified catalogue and index will be appended to the sixth volume. To preserve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in its entirety, this publication will include a few newly confirmed Khara-khoto materials. The Buddhist and non-Buddhist material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have already been introduced by Shi Jinbo in his preface, and will be described separately in each volume of both those parts.



It should be expected that along with the entire publication of the Heishuicheng (Khara-khoto)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there may be increasing numbers of scholars trying to master the Tangut language, so as to use first-hand materials from the original treasure. Studies on Khara-khoto, as those on Dunhuang, are sure to become one of the remarkable academic field in Sinology.

Li Weiguo

Aug. 20, 1995, Shanghai

Translated by Nie Hongyin

Revised by Ruth W. Dunnell



# 編例

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共六卷，按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入藏號順序編排出版。已被編入該所敦煌文獻序列（*Θ, IX*）的黑水城文獻亦予檢出，收入本書。

二 凡同一文獻的各種寫本與不同刻本全部收入本書。同一文獻有多號完全相同（同版同印次）的刻本，選收其中印製最精良、保存最完整者，其餘不再收錄。遇殘缺污損葉面，以同版同印次的他號文獻相應部分配補。在第六卷所附《叙錄》中對所有人藏文獻均作外觀與內容的簡述，並指出未收刻本對應參見的文獻編號與部位。

三 凡配補的文獻，以入藏最前的編號居首，他號按順序以斜體排印附後。配補葉面起迄在《叙錄》中加以說明。如：

俄 TK42 TK44 TK46 TK48 TK49 TK52 TK54 TK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四 每一文獻圖版均有文字說明。程式爲：藏家簡稱與原人藏編號，文獻題目，圖版總數與序數。若本號圖版僅一幅，則總數與序數一項省略。如：

俄 TK133 真州長蘆了和尚劫外錄 (38—1)

俄 A2 六十甲子歌

五 同伴文獻中有多項不同內容時，以1, 2, 3……標識。如：

俄 TK137 1. 佛說業報差別經 2. 佛說無常經 3. 大佛頂白傘蓋心咒 4. 聖六字大明王心咒



同一藏號中有內容不相統屬的多件文獻葉、片時，以A, B, C……標識。如：

俄 TK63A 大方廣佛華嚴經人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俄 TK63B 佛經

俄 TK63C 佛經(西夏文)

文獻背面有文字、圖案、印章等，以原入藏號後加V (verso) 標識。如：

俄 TK6V 粉蝶兒詞

文獻附屬的字條紙片等，以原入藏號後加P (piece) 標識。如：

俄 TK49P 裴松壽處典麥契

六 文獻的命題，若原件前後多處有標題者，以完整、通行、規範為原則，擇采其一；原件標題缺損訛誤者，予以補正；原件無題者，據其內容及相關研究成果予以擬題。命題依據在《叙錄》中述說。

七 本書正文圖版係據原件直接拍攝，電子分色製版影印。一般作上下雙欄排列，少量因內容或識讀需要作通欄排列。通欄片以不超過文獻原大為限。

八 本書每卷卷首均印有彩色圖版。彩圖主要用于本卷精彩篇章的欣賞介紹，兼及特殊情況(彩繪、朱筆、印章、字迹不明等)的顯示。

九 本書第六卷附編《叙錄》、《年表》、《分類目錄》、《索引》，以利查閱研究。



## Editorial Notes

I. Consisting of six volumes, the Chinese part of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is published and compiled in the numerical order of the collection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Khara-khoto materials already compiled in the Dunhuang series (Φ,Дх) are taken out and included in these volumes.

II. Each manuscript and different edition of one and the same work are all included in these volumes. Regarding the identical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more than one number of the same material (of the same edition and page), the best printed and preserved numbers are included, others are not. Regarding fragmentary and blurry pages, other corresponding pages of the same edition are included as supplements. Descriptions of the forms and contents of all the literature are given in the *Bibliographical Notes* appended to the sixth volume; the numbers and parts of corresponding references not included are also indicated there.

III. Th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are noted by marking the preceding number at the beginning and other numbers enclosed successively in italics.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supplementary pages will be indicat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Notes*. e.g.,

俄 TK42 TK44 TK46 TK48 TK49 TK52 TK54 TK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IV. Each plate is labeled in this order: the abbreviated name of the collector and the original inventory number, the topics, the total number of plates and the ordinal number. If there is only one plate of one number, the items of the total and ordinal number are omitted. e.g.,

俄 TK133 真州長蘆了和尚劫外錄 (38-1)

俄 A2 六十甲子歌



V. Different content in one and the same item are indicated by 1, 2, 3, ... e.g.,

俄 TK137 1.佛說業報差別經 2.佛說無常經 3.大佛頂白傘蓋心咒 4.聖六字大明王  
心咒

Fragmentary materials differentiated from each other by their content in one and the same number are indicated by A, B, C... e.g.,

俄 TK63A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俄 TK63B 佛經

俄 TK63C 佛經(西夏文)

Writing, designs and seals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per are indicated by adding V (verso) after the original number. e.g.,

俄 TK6V 粉蝶兒詞

Written pieces of paper enclosed with the material are indicated by adding P(piece) after the original number. e.g.,

俄 TK49P 裴松壽處典麥契

VI. Regarding the topics of the materials,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headings in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original, one of them will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omprehensiveness, currency and standardization. Gaps and errors in the original headings will be completed and corrected; where omitted, the original headings will be re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d relevant research. A concordance of headings is describ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Notes*.

VII. Facsimile plates in these volumes are photographed directly from the originals and printed with electronic colour scanners. The plates are arranged in two sections of the page, upper and lower; some are arranged in one section in regard to the needs of the content and coherence. The one-section plates are no larger in size than the originals.

VIII. The colour plates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volume are printed for the reader's appreciation,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lendid chapters in the volume, and to demonstrate the documents' special conditions (coloured drawing, red ink script, seal, blurred writing).

IX. *Bibliographical Notes, Chronological Table, Classified Catalogue and Index* are appended to the sixth volume for the reader's reference.





一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外景





二 東方研究分所閱覽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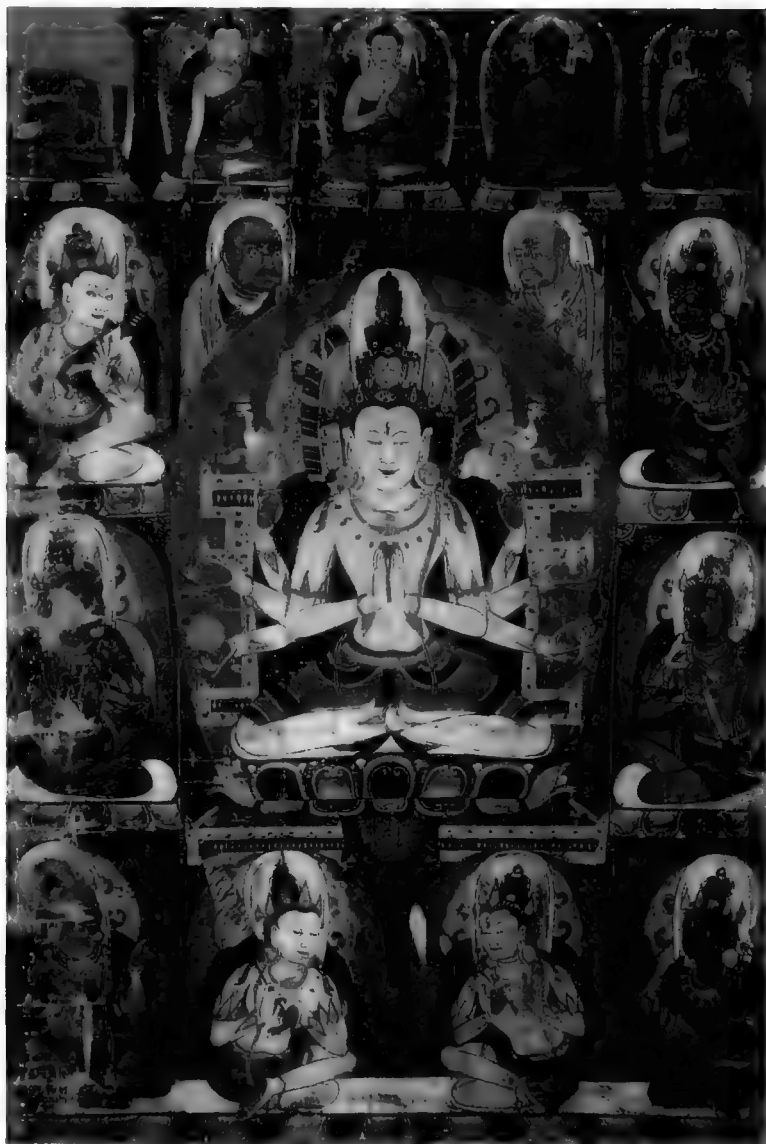


四 東方研究分所皮藏黑水城文獻



三 東方研究分所手稿部





六 絹本彩繪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像



五 絹本彩繪大勢至菩薩像



七 木板彩繪西夏文陀羅尼曼荼羅圖



牙七將  
 牙八將  
 牙九將  
 牙十將  
 牙十一將  
 牙十二將  
 牙十三將  
 牙十四將  
 牙十五將  
 牙十六將  
 牙十七將  
 牙十八將  
 牙十九將  
 牙二十將  
 牙二十一將  
 牙二十二將  
 牙二十三將  
 牙二十四將  
 牙二十五將  
 牙二十六將  
 牙二十七將  
 牙二十八將  
 牙二十九將  
 牙三十將  
 牙三十一將  
 牙三十二將  
 牙三十三將  
 牙三十四將  
 牙三十五將  
 牙三十六將  
 牙三十七將  
 牙三十八將  
 牙三十九將  
 牙四十將  
 牙四十一將  
 牙四十二將  
 牙四十三將  
 牙四十四將  
 牙四十五將  
 牙四十六將  
 牙四十七將  
 牙四十八將  
 牙四十九將  
 牙五十將  
 牙五十一將  
 牙五十二將  
 牙五十三將  
 牙五十四將  
 牙五十五將  
 牙五十六將  
 牙五十七將  
 牙五十八將  
 牙五十九將  
 牙六十將  
 牙六十一將  
 牙六十二將  
 牙六十三將  
 牙六十四將  
 牙六十五將  
 牙六十六將  
 牙六十七將  
 牙六十八將  
 牙六十九將  
 牙七十將  
 牙七十一將  
 牙七十二將  
 牙七十三將  
 牙七十四將  
 牙七十五將  
 牙七十六將  
 牙七十七將  
 牙七十八將  
 牙七十九將  
 牙八十將  
 牙八十一將  
 牙八十二將  
 牙八十三將  
 牙八十四將  
 牙八十五將  
 牙八十六將  
 牙八十七將  
 牙八十八將  
 牙八十九將  
 牙九十將  
 牙九十一將  
 牙九十二將  
 牙九十三將  
 牙九十四將  
 牙九十五將  
 牙九十六將  
 牙九十七將  
 牙九十八將  
 牙九十九將  
 牙一百將

牙一百一將  
 牙一百二將  
 牙一百三將  
 牙一百四將  
 牙一百五將  
 牙一百六將  
 牙一百七將  
 牙一百八將  
 牙一百九將  
 牙二百將  
 牙二百一將  
 牙二百二將  
 牙二百三將  
 牙二百四將  
 牙二百五將  
 牙二百六將  
 牙二百七將  
 牙二百八將  
 牙二百九將  
 牙三百將  
 牙三百一將  
 牙三百二將  
 牙三百三將  
 牙三百四將  
 牙三百五將  
 牙三百六將  
 牙三百七將  
 牙三百八將  
 牙三百九將  
 牙四百將  
 牙四百一將  
 牙四百二將  
 牙四百三將  
 牙四百四將  
 牙四百五將  
 牙四百六將  
 牙四百七將  
 牙四百八將  
 牙四百九將  
 牙五百將  
 牙五百一將  
 牙五百二將  
 牙五百三將  
 牙五百四將  
 牙五百五將  
 牙五百六將  
 牙五百七將  
 牙五百八將  
 牙五百九將  
 牙六百將  
 牙六百一將  
 牙六百二將  
 牙六百三將  
 牙六百四將  
 牙六百五將  
 牙六百六將  
 牙六百七將  
 牙六百八將  
 牙六百九將  
 牙七百將  
 牙七百一將  
 牙七百二將  
 牙七百三將  
 牙七百四將  
 牙七百五將  
 牙七百六將  
 牙七百七將  
 牙七百八將  
 牙七百九將  
 牙八百將  
 牙八百一將  
 牙八百二將  
 牙八百三將  
 牙八百四將  
 牙八百五將  
 牙八百六將  
 牙八百七將  
 牙八百八將  
 牙八百九將  
 牙九百將  
 牙九百一將  
 牙九百二將  
 牙九百三將  
 牙九百四將  
 牙九百五將  
 牙九百六將  
 牙九百七將  
 牙九百八將  
 牙九百九將  
 牙一千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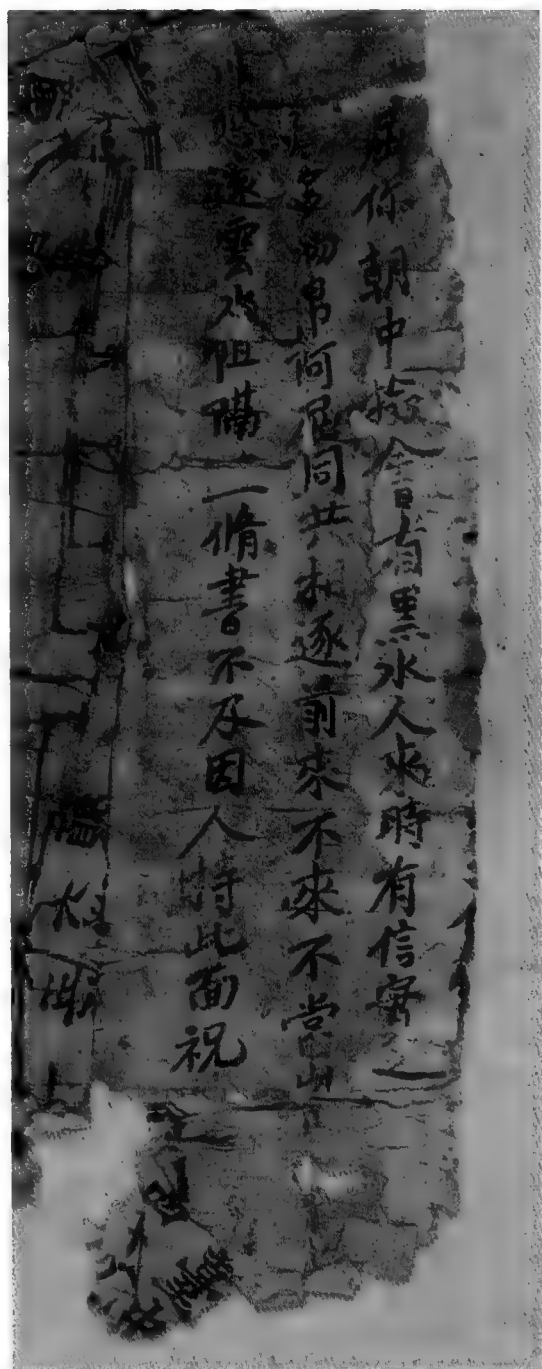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





一五 TK264 至元通行寶鈔貳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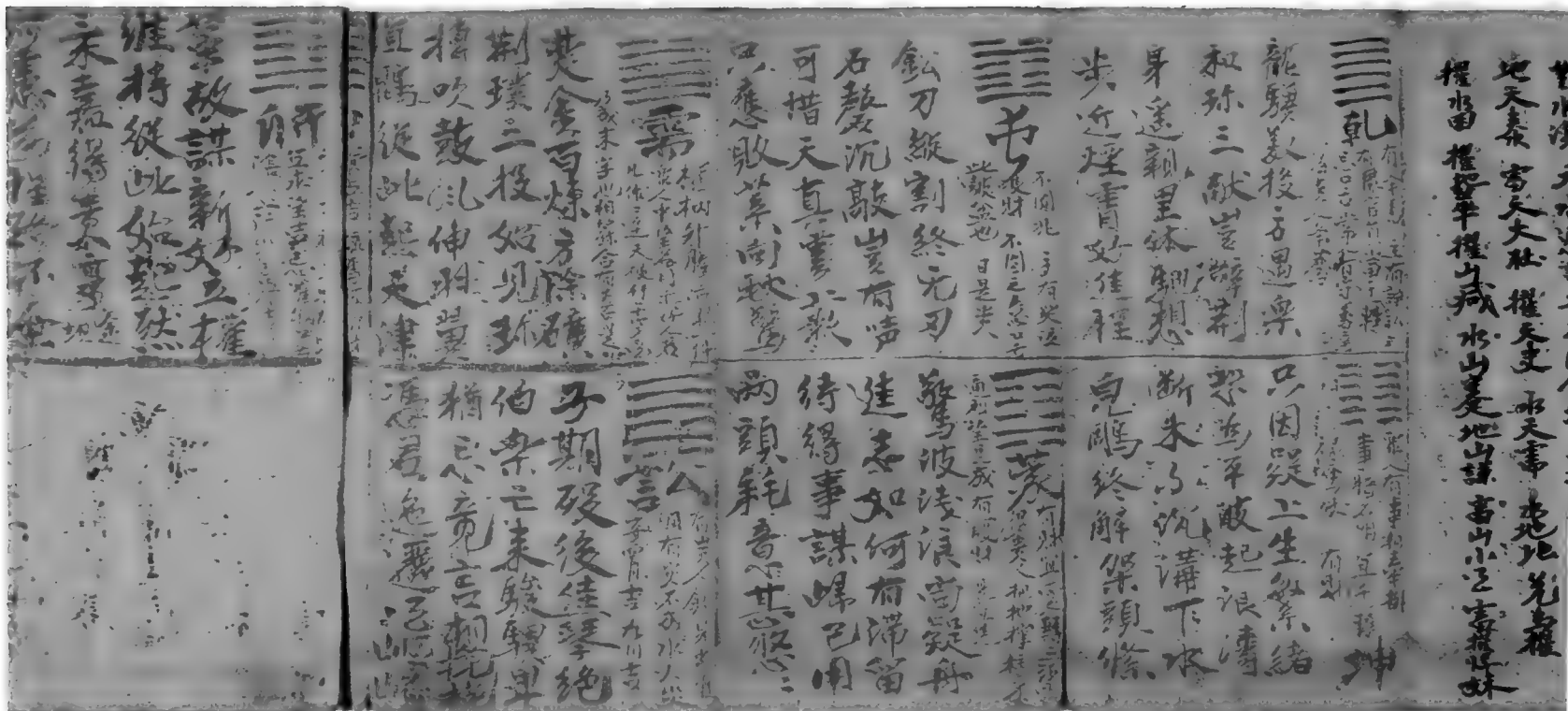
一四 TK300V 有關黑水人的信札

著勿見風  
王不流行湯主白禿及頭面久瘡去蟲止痛方  
王不流行 桃東南板 莖葉根皮伍兩 蛇床子  
牡荊 苦竹葉切 茯苓子參外 大麻人牘  
右八味以水二斗半煮取一斗洗瘡日再并療疽妬乳月蝕  
瘡爛  
松脂膏主白禿及癰疽百瘡方  
木蘭 礬石 杜衡 雄黃 附子 大黃 石南  
秦膠 真珠 苦參 水銀壹兩 松脂陸兩  
右十二味以酥漬一夜猪膏一斤半煎之附子黃去滓及內  
礬石雄黃水銀更著火三沸還濕地待凝以傅上日三  
又方 以牛肉作五味脯炙令香及熟楷上不過三四  
烏膏主種諸瘡不愈者方  
水銀壹兩 黃連貳兩 經墨叁分  
右三味以不中水猪膏和傅上不過再三愈神祕欲多作任  
人唯不治金瘡唯須熟研水銀  
治赤禿方 搗墨搗取二分服之曰三  
又方 桑灰汁洗頭搗楮封口中睡頭睡  
又方 燒牛角灰和猪脂傅 又馬蹄灰末和臘月猪脂付  
治鬼舐頭方 燒猫兒屎臘月猪脂和傅  
又方 猫兒毛灰膏和傅 又方 磚末和蒜搗付日一  
治禿項方 蕪青子末酥和傅之曰三  
又方 油麻鐵衣塗之即生 又方 麻子二分熬焦末脂和傅之  
又方 東行棗根長三尺以中央斲中心蒸之以物承取頭  
汁塗頭髮即長  
又方 麻子三分末研內頭油中一宿去滓日一沐一月長三尺矣  
孫真人千金方卷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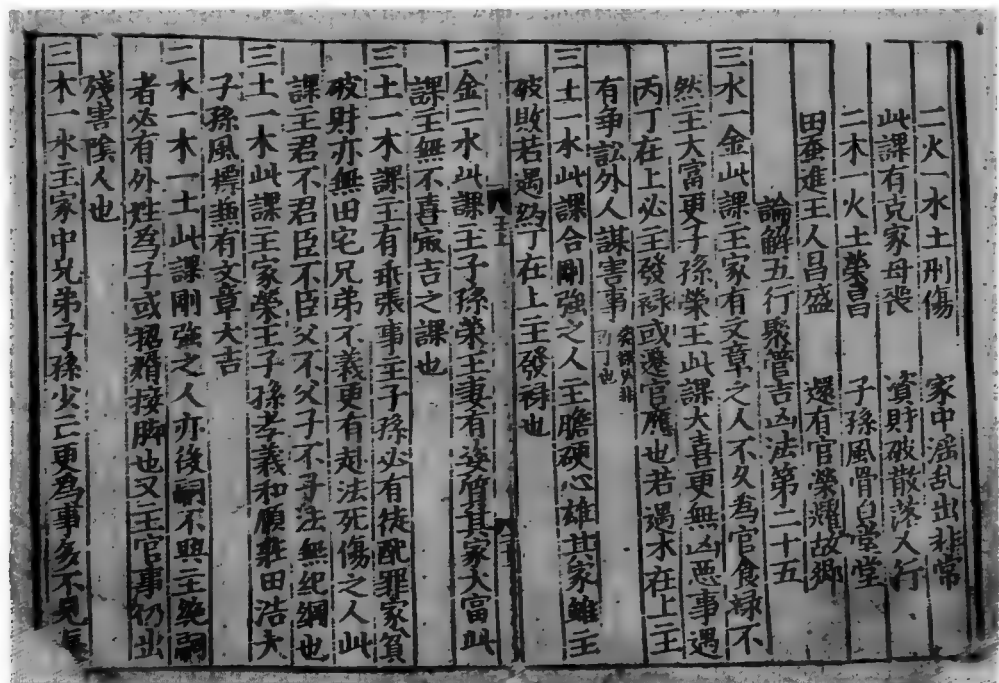




一七 TK322 元寫本六十四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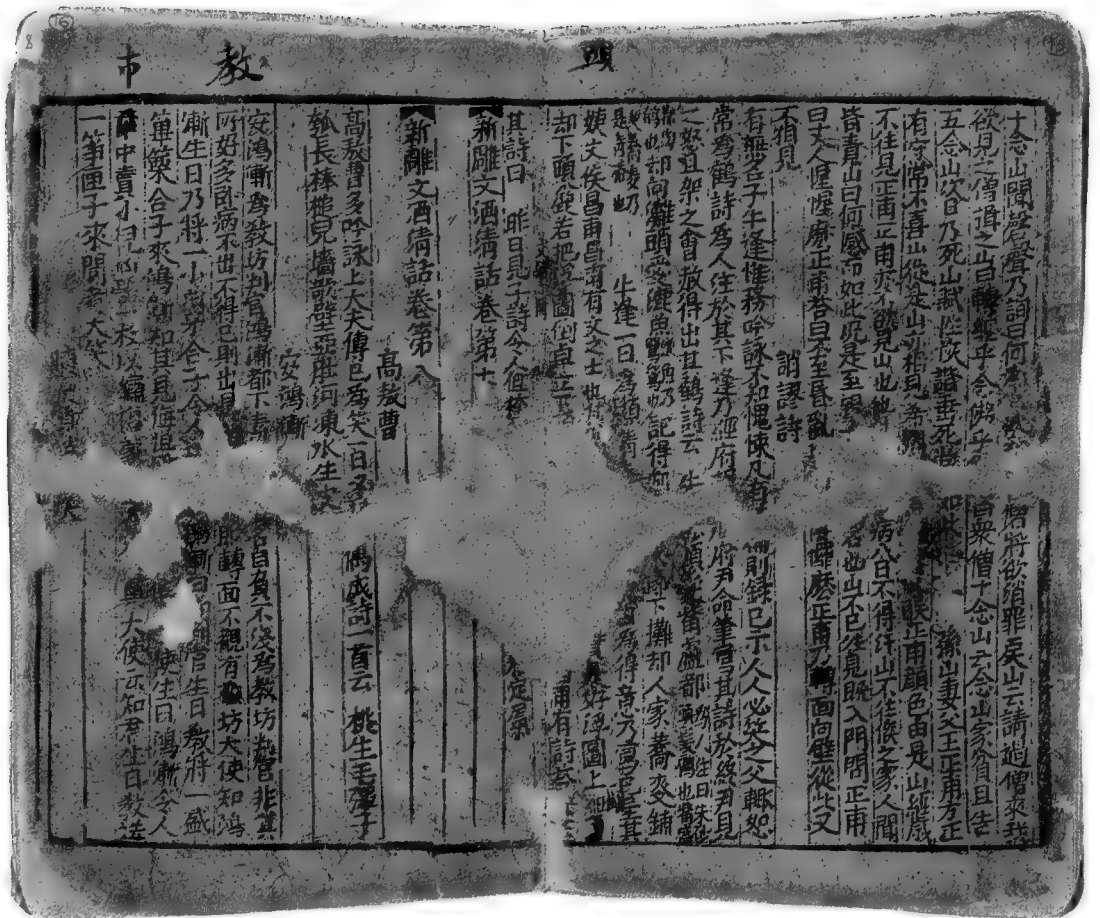


一八 TK153V B60V 朱寫本卜筮要訣



一九 TK172 金刻本六壬課秘訣





二〇 TK288 金刻本新雕文酒清話



二一 TK6 宋刻本呂觀文進莊子義





太上尊能消一切罪

東方玉寶皇天尊

南方玄真萬福天尊

西方太妙至極天尊

北方玄上玉晨天尊

東北方度仙上聖天尊

東南方好生度命天尊

西南方大靈虛皇天尊

西北方無量太華天尊

上方玉虛明皇天尊

下方真皇洞神天尊

道言十方諸天尊其數如沙塵

二二 TK151 宋刻本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經

有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閻  
佛所訖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大夏乾祐二十年歲次己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 皇后羅氏謹施

溫家寺

二三 TK14 西夏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乾祐二十年(1189)羅皇后施印題記



人等一切大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  
受奉行

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

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

守瓊

散施此經功德

大安十年八月 日派通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普施盡法界

萬類諸含識

依經行願行

廣大無有盡

滅除惡業罪

速證佛菩提

二四 TK88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

人等一切大會皆大歡喜受持佛語作禮  
而去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此經者入不思議之妙法也故表殊設譬喻

性之無知火宅導迷音盲心之暗翳以慈悲  
言啓開示悟入之門難焚於烈艷之中永轉於法輪  
之內二十八品皆覺皇宣演之書七萬餘言咸具聖  
教微之理洞究而須推七喻力窮而在畢三周誦之  
則古變紅蓮於億年供之則帙放華光於滿室誠釋  
門之肩鑰真苦海之津梁今有清信弟子雕字人王  
善惠王善圓賀善海郭狗埋等同爲法友特露微誠  
以上殿宗室御史臺正直本爲結緣之首命工鏤板  
其日費飲食之類皆宗室給之雕印斯經一部普施  
一切同欲受持以茲功德伏願 皇基永固同盤石  
長壽萬歲後天之壽九轉百生之福無量

二五 TK11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人慶三年(1146)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等  
施印題記



蓋聞無量壽王經者諸佛秘印海  
藏之詮聞名乃三摩齊圓滿持則  
三摩齊滅 般若心經者神功匠測  
聖之難思高談無二之門直顯真  
理之難會僧智寶宿有良緣幸逢  
聖特昇弘願 命工鏤板伏願三  
界九有咸獲名中之寶意趣以生  
遠近常蒙之果普施傳持同覆此  
善者矣

時皇建元年十一月初五日衆  
聖普化寺建德張道訓傳記

門李智寶謹施

西天智圓才

索晉保書

二六 TK21 西夏刻本佛說無量壽王經般若心經皇建元年(1210)普化寺沙門李智寶施印題記

未來諸佛所依震法界內衆生常願持般  
天清鈔王迴  
向頌云欲讚甚深微妙理先憑衆聖与加持開演真宗  
獲福田法界生靈普沾益

金剛般若經鈔第五

眼印功德廣大如雲空究竟如法界

皇庭宴肅率土豐登幻當者實相通神助緣

者弥靈積福飛行水陸帶角枝毛俱沐良因齊

登覺岸 時大中祥符九年四月八日眼畢

朝散大夫行尚書駕部員外郎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殿軍都尉借紫梁某施

二七 TK149 宋刻本金剛般若經鈔第五

大中祥符九年(1016)知丹州軍州梁某施印題記



四智照無盡

# 一切智通無罣

一念與通攝法界 生死涅槃同一塊  
山河石壁不相妨 即是智通無罣

法界下

## 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下

恭惟

毗盧現相稱性演百千偈之大經彰生佛也無二如一味  
時雨甘苦自分

曼殊化身隨機設三十重之妙門明階降也非一似三獸  
渡河淺深各異是故 定慧祖師歎云奇哉顯說文約義豐  
理深事簡以科注釋其義引學者擊其門至于悟入大經  
法界則方通相虛萬象性實一真也 相國裴公製序指示

惑者讚斯法門都可謂入聖玄術出凡要路意偏詞存簡  
易尤忻舉網提綱花嚴經云廣大教網於生此之觀文若唯注  
而不科如無網之網若但科而不注如無網之網科注別  
軸稍勞披覽故有先賢移其科格以就觀文既觀下有  
注文上有科三者備矣一經顯焉使諸修觀之徒講宜之侶  
無煩眩目移科之意其在茲乎今者德真幸居

帝里喜遇良規始欲修習終難得本以至口授則音律參  
差傳寫者句文脫謬致罷學心必成大失是以恭捨囊資  
募工鏤板印施流通備諸學者若持若誦情盡見除或  
見或聞功齊種智仰此上乘遍嚴法界延

龍筭於皇家曜

福星於官庶道如堯舜之風國等華嚴之境愍期萬類  
性反一真不間寬親將來無對溥冥含情悉如我願  
大圓鏡中欲垂慈照者也

皇朝天盛四年歲次壬申八月望日沙門釋法隨勸緣及記

郊州開元寺僧西安州歸義劉德真雕板印文謹就

聖節日散施

二八 TK242 西夏刻本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下天盛四年(1152)沙門法隨等施印題記

離女身獲諸功德若有男子聽聞讀誦  
修行此法永離諸難疾證菩提

恭聞竺乾大覺特開甘露之玄門沙

界舍靈普獲真常之寶藏今斯

轉女身經者上乘秘典了義真詮談

無相無名之妙心顯非男非女之真

性大權應跡右脇化生權天帝不受

珠衣挫聲聞直談妙理慈親獻蓋報

此世之洪恩諸婦轉形酬多生之育

德聞經歡喜定轉女身信樂受持速

登聖果今 皇太后羅氏自惟生居

末世去聖時遙宿植良因幸逢真教

每思

仁宗之厚德仰憑法力以薦資遂於

二周之忌晨命工鏤板印造斯典番

漢共三萬餘卷并彩繪功德三萬餘

幀散施國內臣民普令見聞蒙益所

鳩勝善伏願

仁宗聖德皇帝拋離濁境安住淨方

早超十地之因速滿三身之果仍願

龍圖永霸等南山而崇高 帝業長

隆齊北海而深廣 皇女享千春之

福宗親延萬葉之禎武職文臣恒榮

顯於祿位黎民士庶克保慶於休祥

六趣四生咸捨生死法界含識悉證

菩提矣

天慶乙卯二年九月二十日

皇太后羅氏發願謹施

二九 TK12 西夏刻本佛說轉女身經一卷天慶二年(1195)羅皇后施印發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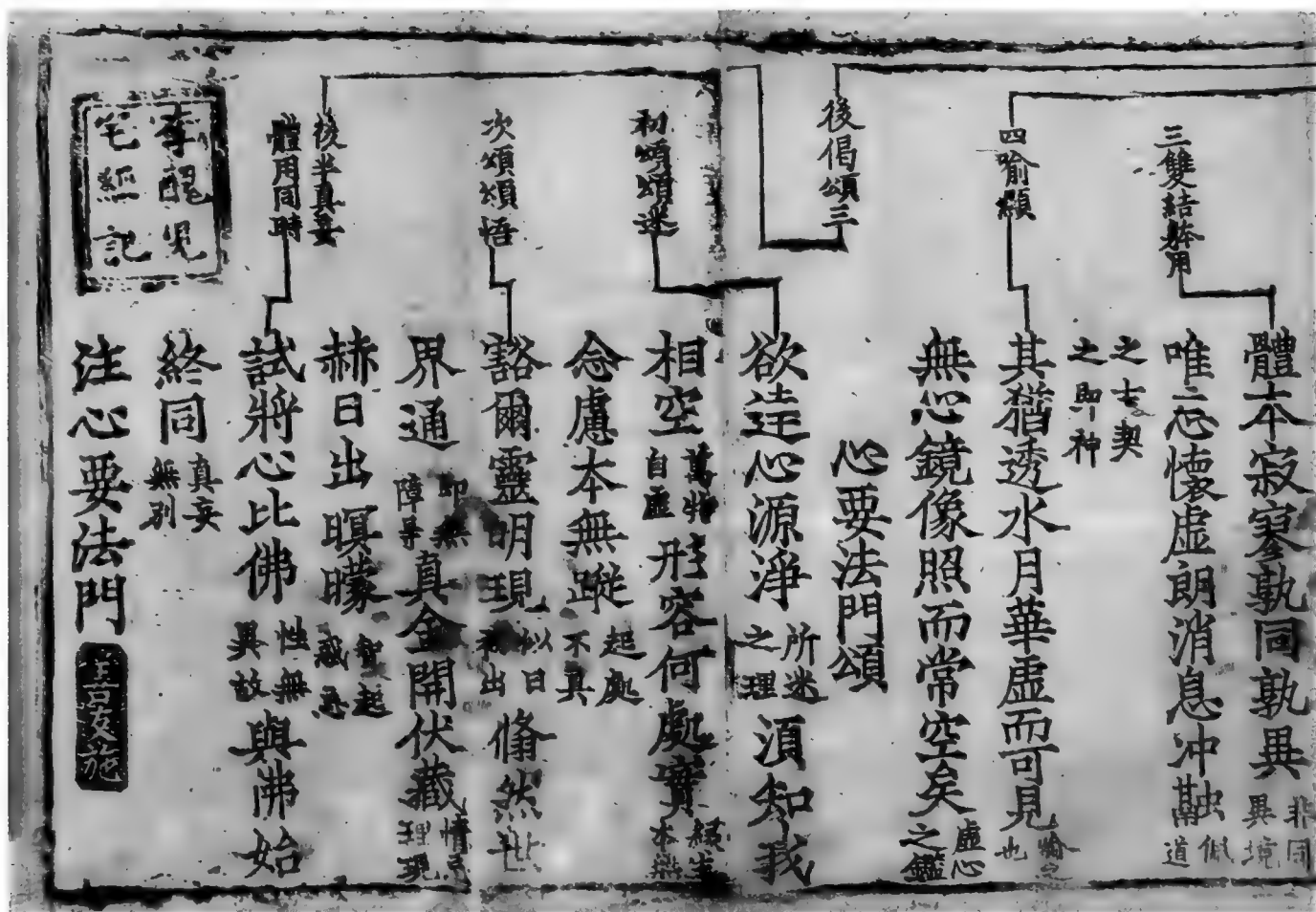
佛說是經已諸大菩薩及諸菩薩  
一切世間天人阿素羅等聞  
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王經

三二 TK76 刻本佛說聖無量壽王經梵文印

次下品中生	初辨差降	後通妨	後答
後下品下生	後釋經文	初問	初正答
三聞法獲益	初夫人悟道	後答	後證成
初見土觀聖	次侍女發心	四生後利益	初指經勝益
後悟道發心	後諸天發心	初正釋	後教顯實相
初發心樂生	初釋經文發	次引證	初現果文
後佛記生益	後通達妨	後結成	後因願文
三流通分	初引論問	初正會女人	初會釋
初微意科分	後以理答	後例會根	後證成
後正釋經文	初阿難請問	初問經名	初引經證
初玉官流通	後依問宣說	後請受持	後指傳證
後著山流通	一正答名持	初正釋	初配經文
初釋還出重說	二舉益勸持	後釋成	次釋經意
後釋眾喜敬辭	初舉益	初釋文	後揔釋成
三慶過迴向	後勸持	後引證	初配文顯意
一傷昔	初聞名除罪勸	初釋喻	後合法
二慶今	後念持獲勝勸	後合念	
三謙陳	三付囑令持	初正釋	
四迴顧	四眾喜奉行	後釋成	後正釋經文
觀無量壽佛經甘露疏科文			

三三 TK148 刻本觀無量壽佛經甘露疏科文翠野樓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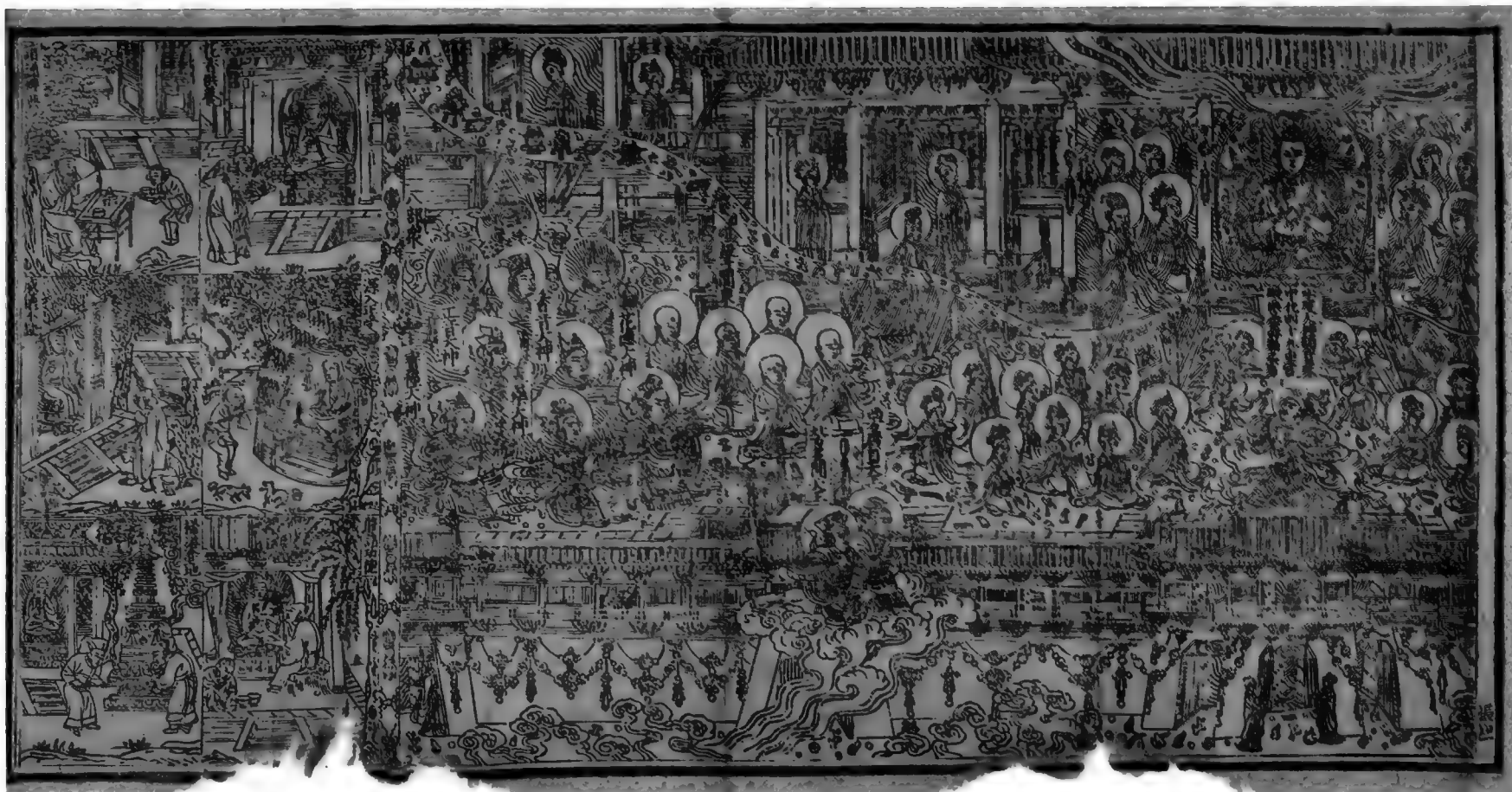


三四 TK186 刻本注清涼心要李醜兒宅經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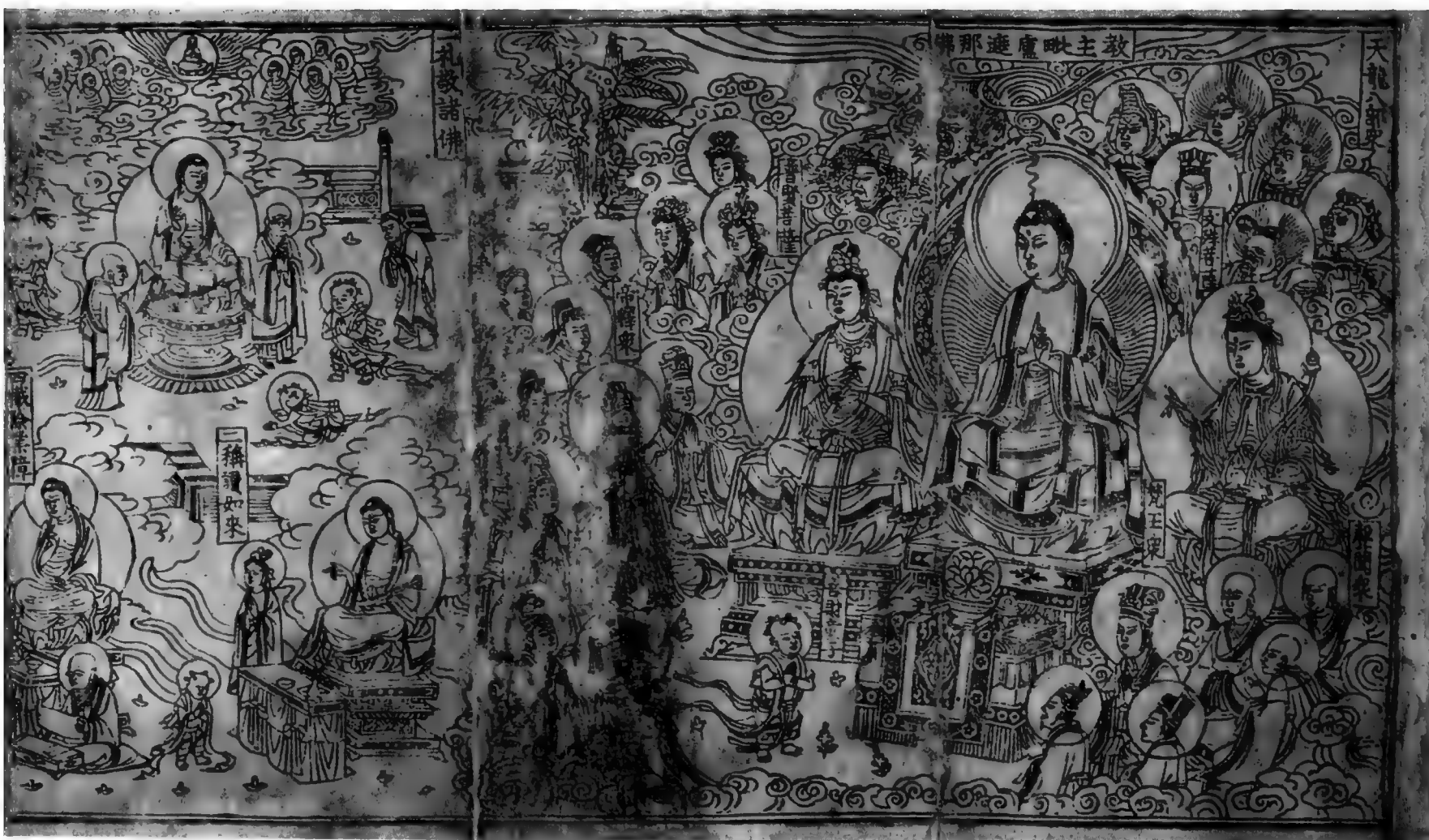


三五 TK1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一版畫





三六 TK81 西夏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版畫刻工姓氏



三七 TK98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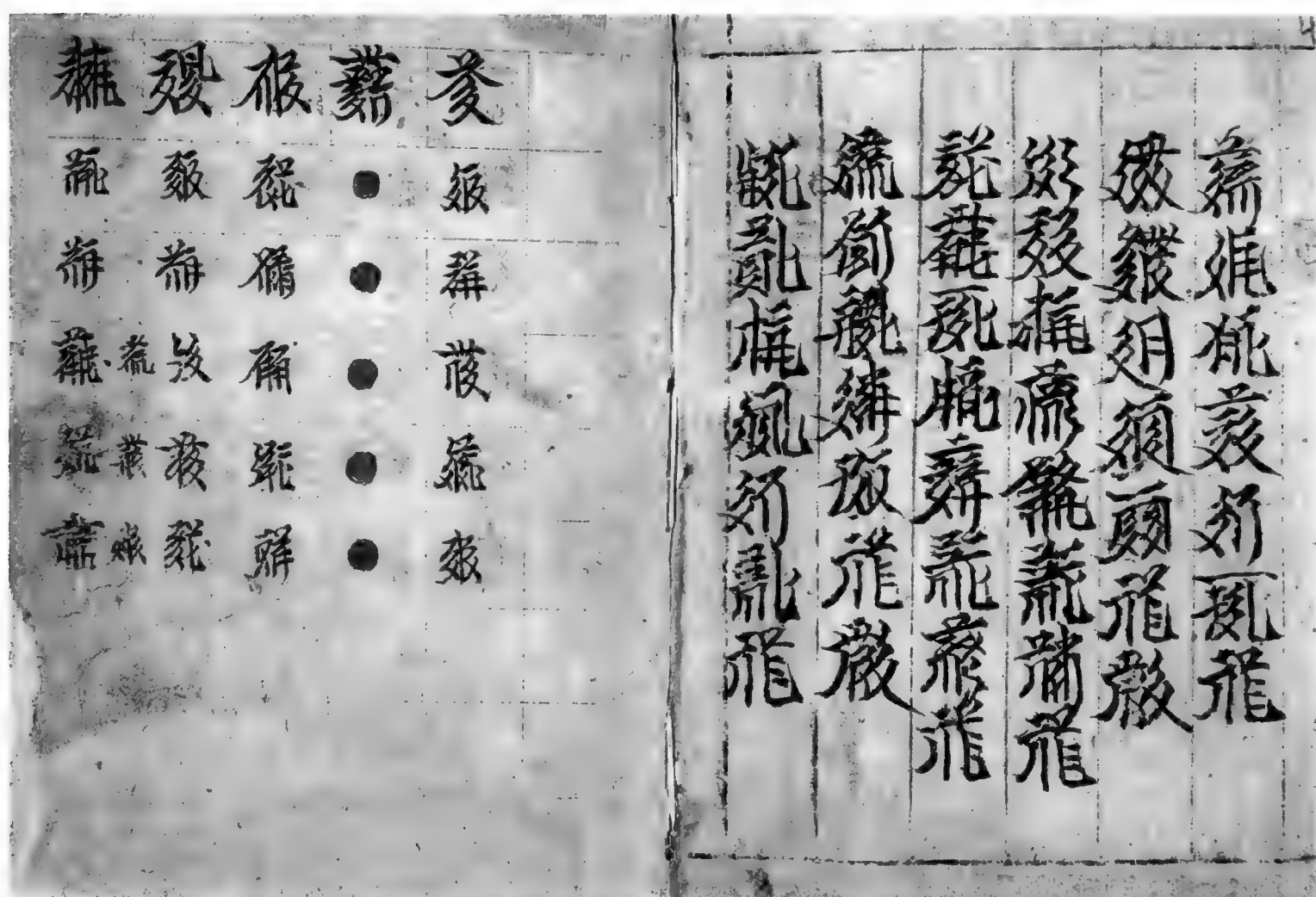








三九 ИHB.No.209 夏正德六年(1132)西夏文刻本音同牙音



四〇 ИHB.No.620 西夏文寫本五音切韻九音顯門



番漢合時掌中珠

凡君子者為物豈可忘已故未嘗不學為  
已亦不絕物故未嘗不教學則以智成已  
欲襲古迹教則以仁利物以救今時兼番  
漢文字者論末則殊考本則同何則先聖  
後聖其揆未嘗不一故也然則今時人者  
番漢語言可以俱備不學番言則豈和番  
人之衆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

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人不崇若此  
者由語言不通故也如此則有逆前言故  
愚稍學番漢文字曷敢默而弗言不避慚  
忤准三才集成番漢語節略一本言音分  
辨語句照然言音未切教者能整語句雖  
俗學人易會號為合時掌中珠賢哲觀斯  
幸莫哂焉時軋祐庚戌二十一年月日  
骨勒茂才謹序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illegible]

四五 ИВВ. No. 741 西夏文寫本新集碎金置掌文

[illegible]

四六 ИHB.No.210 夏乾祐十八年(1187)新刊西夏文三才圖會



[illegible][illegible]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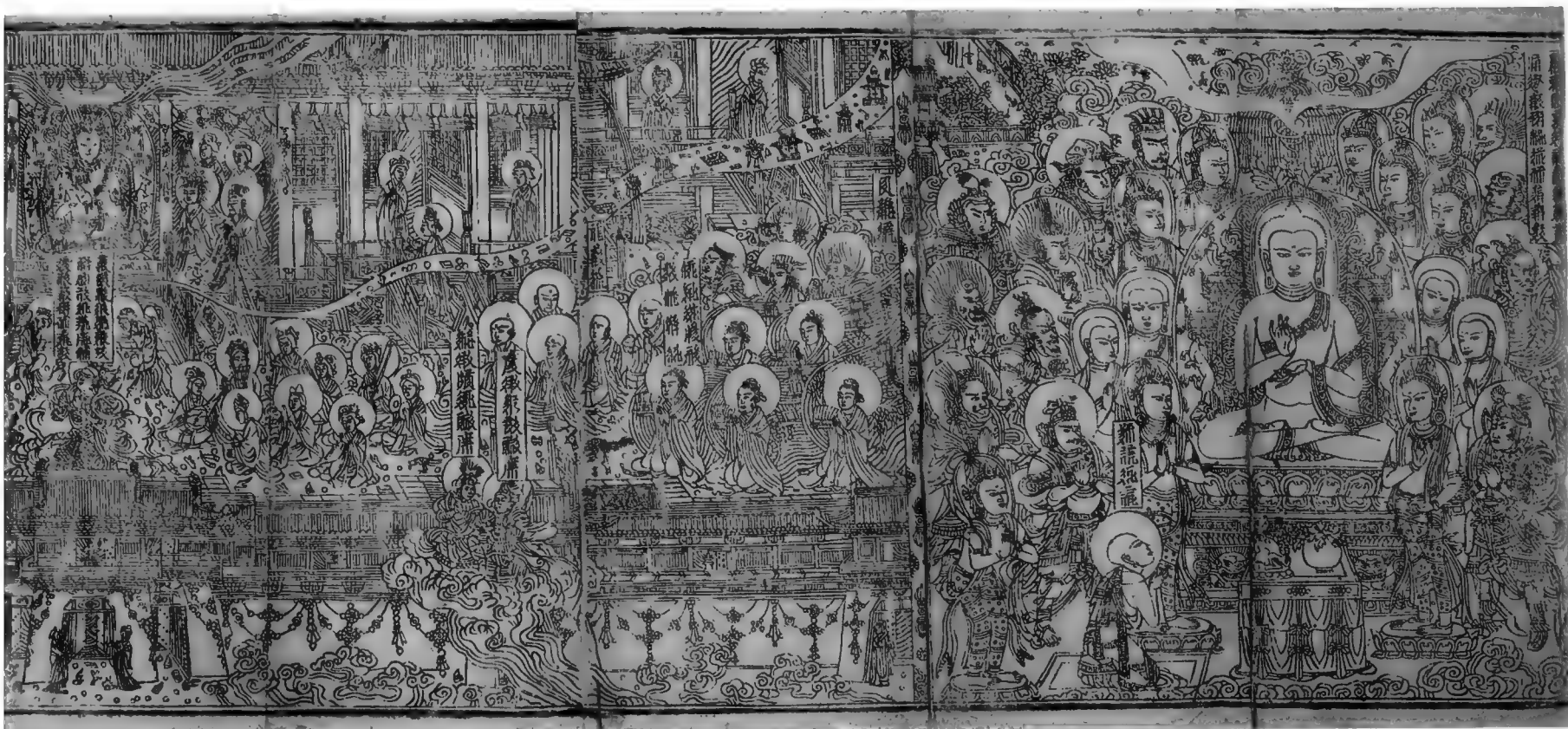
發痛續編

[illegible]

殘蹟

簪隨發  
髻隨挽  
髮隨披  
散髮謂席

五一 ИHB.No.132 西夏文譯刻本十二國



五二 ИВВ.No.78 夏乾祐二十年(1189)西夏文刻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卷首畫



[illegible]





五四 ИВВ.No.940 西夏文刻本繪圖本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五五 ИHB.No.4166 西夏文活字版三代相照言集文



五六 ИHB.No.2306 西夏文守護大千國土經第三下封套





五七 ИHB.No.7038 西夏文刻本佛說大威德熾盛光佛諸星宿調伏消災吉祥陀羅尼經版畫

གྱི་འཛིན་སྐྱི་སྤྱད་རྒྱལ་པར་གྱི་འབྲུང་ལ།  
 འདི་ཐོས་པར་དགའ་ལ། ཐོས་ནས་བྱང་འཛིན་ཅིང་  
 ཐུང་བྱང་རྒྱལ་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དེས་ནི་  
 བཟུང་ཞིང་འཆར་བཤྱོ། རྒྱལ་རྒྱལ་པར་བྱས་པ་དཔ།  
 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ཤེས་རབ་བྱི་པ་དེས་ཏུ་ཕྱིན་  
 གྱི་འབྲུང་ཞིང་། དེའི་ཡིད་ཕྱིར་གྱི་ལྷོ་གཡ་།  
 །གསོལ་པ་།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བྱང་རྒྱལ་སེམས་

གི་རྒྱུད་པ་རྣམས་དང་། དཔའ་བོ་རྣམས་དང་། ལྷོ་བས་རྒྱས་དཔ།  
 གྱི་བར་གསལ་ཡིན་ནི། འདི་འདྲི་ཕྱིར་ཞེས་། གཞུགས་  
 པ་ཅིང་བྱང་རྒྱལ་པ་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ཅིང་དོ། །སངས་  
 ལྷན་གཞུགས་བྱི་དེ་བཞིན་ཅིང་གང་ཡིན་བ་དང་། རྣམ་  
 འདྲུན་དང་། 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དེ་བཞིན་ཅིང་གང་ཡིན་  
 མས་དང་། རྒྱལ་ཅིང་འབྲུལ་པར་འབྲུང་བའི་དེ་བཞིན་ཅིང་  
 པ་དེས་ཏུ་ཕྱིན་པ་ཐམས་ཅད་བྱི་དེ་བཞིན་ཅིང་གང་ཡིན་བ་དྲ་







༡༡༡༡ ། ཁྱུ་ལ་རྒྱུ་དུ། ཁྱུ་མྱུ་མྱུ་བུ་ག་ཐུང་ཏི། ཁོང་སྒྲུང་ཏུ། ཁོང་པ་ཆོས་ཏིང་ཆུང་པ་པ་ལུང་པའི་ལུང་ལ་པ། ཁའོ་མ་པ་  
 བསྐྱུ་པ་བསྐྱུ་པ་མཛད་དེ་ལོ་གསུངས་པའི། ཁྱུ་མ་དེ་ལ་ཐལ་སྒྲུང་པ་བསྐྱུང་ནས། ཁྱུ་མ་ཆུང་ས་ལ་ས་ཐོས་ཅས་དེ་ཏིང་ཏིས། ཁའོ་མ་པ་ས་ཆོག་བསྐྱུ་  
 ཐེས་ནས་ལག་ལ་ཁྱུ་སྒྲུང་བྱ་ཞིང། ཁའོ་མ་པ་ལག་ལ་ཁྱུ་མཛད་ཅེས་སྒྲུང་ཏིང་བྱ་པ། དེས་ན་དེ་དག་མཛད་ཏིང་སྒྲུང་ས་མི། ཁྱུ་མ་དུ་ལོང་པ་ས་པ་  
 བཞིན་ཁྱུ་མས་ཏིང་མཛད་པའི་མཛད་ཏིང་ཏིང་ས་པ་ ། ཁྱུ་མ་པ་པུང་པའི་མཛད་ཏིང་གསུངས་པའི་སྒྲུང་པ་པ་ལུང་པའི་ཆོས་ཏིང་ཏིང་པུས་ཏིང་  
 བུང་དོ། ཁྱུ་མ་པ་དེ་དག་མཛད་ཏིང་སྒྲུང་ས་མི་ཁྱུ་མ་དུ་ཐེས་བྱ་པ། ཅི་དེ་ཁྱུ་མཛད་ཏིང་དེ་དག་ཏིང་ཁྱུ་མ་པ་པུང་ཏིང་ ། ཁའོ་མ་པ་པུང་ཏིང་ ། ཁའོ་  
 བྱ་དེ་

六〇 Тибет 3 藏文寫本辦法法性論



六一 Уйгур 21 回鶻文寫本佛經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冊目錄

TK1—TK20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一
TK2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一六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一七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三二
TK5	平水韻	五〇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五一
TK6V	粉蝶兒詞	一六〇
TK7	廣韻	一六一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一九八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一二五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一四一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一五七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二七一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二九三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二九九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三一〇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二五
TK16V	雜寫·····	三三五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三七
TK17P1	佛經·····	三四七
TK17P2	佛經發願文(西夏文)·····	三四八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四八
TK2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五四

### 彩色圖版目錄

一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外景	
二	東方研究分所閱覽室	
三	東方研究分所手稿部	
四	東方研究分所皮藏黑水城文獻	
五	絹本彩繪大勢至菩薩像	
六	絹本彩繪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像	
七	木板彩繪西夏文陀羅尼曼荼羅圖	
八	泥塑彩繪釋迦牟尼佛雙頭瑞像	
九	西夏文解說白晝相面圖	
一〇	麻布彩繪毗沙門天王	
一一	TK7 宋刻本廣韻	
一二	TΦ14 宋西北邊境軍事公文	
一三	TK248 元甘肅行省寧夏路支面酒米肉鈔文書	



一四	TK300V	有關黑水人的信札
一五	TK264	至元通行寶鈔貳貫
一六	TK166	金刻本孫真人千金方卷第十三
一七	TK322	元寫本六十四卦圖
一八	TK153V B60V	朱寫本卜筮要訣
一九	TK172	金刻本六壬課秘訣
二〇	TK288	金刻本新雕文酒清話
二一	TK6	宋刻本呂觀文進莊子義
二二	TK151	宋刻本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經
二三	TK14	西夏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乾祐二十年(1189)羅皇后施印題記
二四	TK88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
二五	TK11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七人慶三年(1146)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等施印題記
二六	TK21	西夏刻本佛說無量壽王經般若心經皇建元年(1210)普化寺沙門李智寶施印題記
二七	TK149	宋刻本金剛般若經鈔第五大中祥符九年(1016)知丹州軍州梁某施印題記
二八	TK242	西夏刻本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下天盛四年(1152)沙門法隨等施印題記
二九	TK12	西夏刻本佛說轉女身經一卷天慶二年(1195)羅皇后施印發願文
三〇	TK134	刻本通理大師製立志銘心誠
三一	B63	宋端拱二年(989)智堅等二人往西天求菩薩戒記
三二	TK76	刻本佛說聖無量壽王經梵文印
三三	TK148	刻本觀無量壽佛經甘露疏科文翠野樓記印
三四	TK186	刻本注清涼心要李醜兒宅經記印
三五	TK1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一版畫
三六	TK81	西夏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版畫刻工姓氏
三七	TK98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人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版畫



三八	ИHB.No.212	西夏文刻本文海寶韻平聲
三九	ИHB.No.209	夏正德六年(1132)西夏文刻本音同牙音
四〇	ИHB.No.620	西夏文寫本五音切韻九音顯門
四一	ИHB.No.214	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刻本番漢合時掌中珠序
四二	ИHB.No.114	西夏文刻本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十二
四三	ИHB.No.2616	西夏文刻本貞觀玉鏡統第二
四四	ИHB.No.143	夏乾祐十三年(1182)西夏文刻本聖立義海第一
四五	ИHB.No.741	西夏文寫本新集碎金置掌文
四六	ИHB.No.210	夏乾祐十八年(1187)新刊西夏文三才雜字
四七	ИHB.No.2627	西夏文譯朱筆校點寫本呂惠卿孝經傳
四八	ИHB.No.148	西夏文譯刻本陳祥道論語全解第八
四九	ИHB.No.579	西夏文譯刻本孫子兵法三注下
五〇	ИHB.No.125	夏乾祐十二年(1181)西夏文譯刻本類林卷第四
五一	ИHB.No.78	西夏文譯刻本十二國
五二	ИHB.No.132	夏乾祐二十年(1189)西夏文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卷首畫
五三	ИHB.No.87	夏天慶年間西夏文寫本佛說寶雨經卷第十版畫及羅太后寫經牌記
五四	ИHB.No.940	西夏文刻本繪圖本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五五	ИHB.No.4166	西夏文活字版三代相照言集文
五六	ИHB.No.2306	西夏文守護大千國土經第三下封套
五七	ИHB.No.7038	西夏文刻本佛說大威德熾盛光佛諸星宿調伏消灾吉祥陀羅尼經版畫
五八	ИHB.No.6510	夏應天元年(1206)西夏文刻本發菩提心及常作法事題記
五九	Тибет6	藏文寫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六〇	Тибет3	藏文寫本辯法法性論
六一	Уйгур21	回鶻文寫本佛經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



翻此經名妙法蓮華經隋氏仁壽大興善寺  
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後所翻者同名妙  
法三經重沓文言于陳時所宗尚皆如秦  
本自餘支品別偈不無其流具如序曆故  
所非述夫以靈岳降靈非大聖無由開  
化適化所及非昔緣無以導心所以仙苑  
告成機分小大之別金河願命道殊半滿  
之科豈非教被乘時無足覈其高會是知  
五千退席為進增揚之壽五百受記俱崇  
密化之跡所以放光現瑞開發請之教源  
出定揚德暢佛慧之宏略朽宅通入大之  
文軌化城引昔緣之不墜繫珠明理性之  
常在鑿井顯示悟之多方詞義宛然喻陳  
惟速自非大哀曠渚拔滯溺之沉流一極  
悲心拯昏迷之失性自漢至唐六百餘載  
悠歷群籍四千餘軸受持盛者無出此經  
將非幾教相和並智勝之遺塵聞而深敬  
俱感王之餘勳轉於經首序而綜之庶得  
早淨六根仰慈尊之嘉會速成四德趣樂  
土之玄猷弘贊莫窮永貽諸後云爾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為序 為序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皆是阿羅漢諸  
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心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皆是阿羅漢諸  
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心  
得自在其名曰阿若憍陳如摩訶迦葉優  
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舍利弗  
大目犍連摩訶迦旃延阿菟樓駄劫賓那  
憍梵波提離婆多畢陵伽婆蹉薄拘羅摩  
訶拘締羅難陀孫陀羅難陀富樓那彌多  
羅尼子須菩提阿難羅睺羅如是眾所知  
識大阿羅漢等復有學無學二千人摩訶  
迦闍波提比丘尼與眷屬六千人俱  
羅母耶輸陀羅比丘尼亦與眷屬俱菩薩  
摩訶薩八萬人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不退轉皆得陀羅尼樂說辯才轉不退  
轉法輪供養無量百千諸佛於諸佛所植  
眾德本常為諸佛之所稱歎以慈修身善  
入佛慧通達大智到於彼岸名稱普聞無  
量世界能度無數百千眾生其名曰文殊  
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常精  
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寶掌菩薩藥王菩薩  
勇施菩薩寶月菩薩月光菩薩滿月菩薩  
大力菩薩無量力菩薩越三界菩薩跋陀  
婆羅菩薩彌勒菩薩寶積菩薩導師菩薩  
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



摩羅菩薩勒勒菩薩寶積菩薩導師菩薩  
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  
余時釋提桓因與其眷屬二萬天子俱復  
有日月天子普賢天子寶光天子四大天  
王與其眷屬萬天子俱自在天子大自在  
天子與其眷屬三萬天子俱自在天子大自在  
梵天王尸棄大梵光明大梵等與其眷屬  
萬二千天子俱有八龍王難陀龍王跋難  
陀龍王婆伽羅龍王和修吉龍王德叉迦  
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摩那斯龍王優鉢  
羅龍王等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有四緊  
那羅王法緊那羅王妙法緊那羅王大法  
緊那羅王持法緊那羅王各與若干百千  
眷屬俱有四乳闍婆王樂乳闍婆王樂音  
乳闍婆王美乳闍婆王美音乳闍婆王各  
與若干百千眷屬俱有四阿脩羅王婆稚  
阿脩羅王佉羅騫獸阿脩羅王毗摩質多  
羅阿脩羅王羅睺阿脩羅王各與若干百  
千眷屬俱有四迦樓羅王大威德迦樓羅  
王大身迦樓羅王大滿迦樓羅王如意迦  
樓羅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奉提希子  
阿闍世王與若干百千眷屬俱各禮佛足  
退坐一面  
亦時世尊四衆圍繞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爲諸菩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5)

阿闍世王與若干百千眷屬俱各禮佛足  
退坐一面  
亦時世尊四衆圍繞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爲諸菩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  
佛所讚念佛說此經已結加趺坐入於無  
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陀羅  
華摩訶曼陀羅華曼珠沙華摩訶曼珠沙  
華而散佛上及諸大衆普佛世界六種震  
動亦時會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  
摩睺羅伽人非人及諸小王轉輪聖王是  
諸大衆得未曾有歡喜合掌一心觀佛亦  
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  
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  
吒天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趣衆生又見  
彼土現在諸佛及聞諸佛所說經法并見  
彼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修行  
持道者復見諸菩薩摩訶薩種種因緣種  
種信解種種相貌行菩薩道復見諸佛般  
涅槃者復見諸佛般涅槃後以佛舍利起  
七寶塔亦時勒勒菩薩作是念今者世尊  
現神變相以何因緣而有此瑞今佛世尊  
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議現希有事當以問  
誰能答者復作此念是文殊師利法王  
子已曾親近供養過去無量諸佛及應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6)



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議現希有事當以同  
誦誰能答者復作此念是文殊師利法王  
之子已曾親近供養過去無量諸佛必應  
見此希有之相我今當問尔時比丘比丘  
止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龍鬼神等咸作  
此念是佛光明神通之相今當問誰亦時  
彌勒菩薩欲自史疑又觀四眾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龍鬼神等聚會  
之心而問文殊師利言以何因緣而有此  
瑞神通之相放大光明照于東方萬八千  
土悉見彼佛國界莊嚴於是彌勒菩薩欲  
重宣此義以偈問曰  
文殊師利導師何故眉間白毫大光普照  
兩鬘陀羅尼殊妙華鬘檀香風悅可樂心  
以是因緣地皆嚴淨而此世界六種震動  
時四部眾咸皆歡喜身意快然得未曾有  
眉間光明照于東方萬八千土皆如金色  
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上至有頂諸世界中六道眾生  
生死所趣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於此悉見  
又觀諸佛聖主師子演說經典微妙第一  
其聲清淨出柔軟音教諸菩薩無數億萬  
梵音深妙令人樂聞各於世界講說正法  
種種因緣以無量音光明佛法開悟眾生  
若人遭苦厭老病死為說涅槃盡諸苦際  
若人有福曾供養佛志求勝法為說緣覺

梵音深妙令人樂聞各於世界講說正法  
種種因緣以無量音光明佛法開悟眾生  
若人遭苦厭老病死為說涅槃盡諸苦際  
若人有福曾供養佛志求勝法為說緣覺  
若人有佛子修種種行求無上慧為說淨道  
文殊師利我住於此見聞若斯及千億事  
如是眾多今當略說我見彼土恒妙菩薩  
種種因緣而求佛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  
真珠摩尼磚瓦礫石金剛諸珍妙寶奉乘  
寶飾華輿歡喜布施迴向佛道願得是乘  
三界第一諸佛所歎或有菩薩騎馬寶車  
欄楯華蓋軒飾布施復見菩薩身肉手足  
及妻子施求無上道又見菩薩頭目身體  
欣樂施與求佛智慧文殊師利我見諸王  
往詣佛所問無上道便捨樂土宮殿臣妾  
剃除鬚髮而被法服或見菩薩而作比丘  
獨處閑靜樂誦經典又見菩薩勇猛精進  
入於深山思惟佛道又見離欲常處空閑  
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又見菩薩安禪合掌  
以千萬偈讚諸法王復見菩薩智緣志固  
能問諸佛聞悉受持又見佛子定慧具足  
以無量喻為眾講法欣樂說法化諸菩薩  
破魔兵衆而擊法鼓又見菩薩寂然宴默  
天龍恭敬不以為喜又見菩薩處林放光



破魔兵衆而擊法鼓又見菩薩寂然宴默  
天龍恭敬不以爲喜又見菩薩處林放光  
濟地獄苦令入佛道又見佛子未嘗睡眠  
經行林中勤求佛道又見具戒感儀無缺  
淨如寶珠以求佛道又見佛子住忍辱力  
增上慢入惡罵捶打皆悉能忍以求佛道  
又見菩薩離諸戲笑及癡眷屬親近智者  
一心除亂攝念山林億千萬歲以求佛道  
或見菩薩餽餽飲食百種湯藥施佛及僧  
名衣上服價直千萬或無價衣施佛及僧  
千萬億種栴檀寶舍衆妙卧具施佛及僧  
清淨園林華果茂盛流泉浴池施佛及僧  
如是等施種種微妙歡喜無厭求無上道  
或有菩薩說寂滅法種種教詔無數衆生  
或見菩薩觀諸法性無有二相猶如虛空  
又見佛子心無所著以此妙慧求無上道  
文殊師利又有菩薩佛滅度後供養舍利  
又見佛子造諸塔廟無數恒沙嚴飾國界  
寶塔高妙五千由旬縱廣正等二千由旬  
一一塔廟各千幢幡珠交露幔寶鈴和鳴  
諸天龍神人及非人香華妓樂常以供養  
文殊師利諸佛子等爲供舍利嚴飾塔廟  
國界自然殊特妙好如天樹王其華開敷  
佛放一光我及衆會見此國界種種妙  
諸佛神力智慧希有放一淨光照無量國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9)

國界自然殊特妙好如天樹王其華開敷  
佛放一光我及衆會見此國界種種妙  
諸佛神力智慧希有放一淨光照無量國  
我等見此得未曾有佛子文殊願決衆疑  
四衆欣仰瞻仁及我世尊何故放斯光明  
佛子時答決疑令喜何所饒益演斯光明  
佛坐道場所得妙法爲欲說此爲當授記  
云諸佛土衆寶嚴淨及見諸佛此非小緣  
文殊當知四衆龍神瞻察仁者爲說何等  
余時文殊師利語弥勒菩薩摩訶薩及諸  
大士善男子等如我惟忖今佛世尊欲說  
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  
法義諸善男子我於過去諸佛曾見此瑞  
放斯光已即說大法是故當知今佛見光  
亦復如是欲令衆生成得聞知一切世間  
難信之法故現斯瑞諸善男子如過去無  
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亦時有佛身  
日月燈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世閒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演說正法初善中善後善其義深遠其語  
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爲求  
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  
槃爲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爲諸  
菩薩說應六波羅蜜令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是成一切重智次復有佛亦名日月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0)



聖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為諸  
菩薩說應六波羅蜜令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成一切種智次復有佛亦名日月  
燈明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如是二萬  
佛皆同一字號日月燈明又同一姓姓願  
羅摩訶當知初佛後佛皆同一字名日  
月燈明十号具足所可說法初中後善其  
家後佛未出家時有八王子一名有意二  
名善意三名無量意四名寶意五名增意  
六名除疑意七名響意八名法意是八王  
子威德自在各領四天下是諸王子聞父  
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悉捨王位  
亦隨出家發大乘意常修梵行皆為法師  
已於千萬佛所殖諸善本是時日月燈明  
佛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  
念說是經已即於大眾中結加趺坐入於  
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陀  
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珠沙華摩訶曼珠  
沙華而散佛上及諸大眾普佛世界六種  
震動今時會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天龍夜叉鬼國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  
羅摩睺羅伽人非人及諸小王轉輪聖王  
等是諸大眾得未曾有歡喜合掌一心觀  
佛今時如來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

等是諸大眾得未曾有歡喜合掌一心觀  
佛今時如來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  
八千佛土靡不周遍如今所見是諸佛土  
彌勒當知今時會中有二十億菩薩樂欲  
聽法是諸菩薩見此光明普照佛土得未  
曾有欲知此光所為因緣時有菩薩名曰  
妙光有八百弟子是時日月燈明佛從三  
昧起因妙光菩薩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  
教菩薩法佛所護念六十小劫不起于座  
時會聽者亦坐一處六十小劫身心不動  
諸佛所說謂如食頃是時眾中無有一人  
若身若心而生懈倦日月燈明佛於六十  
小劫說是經已即於梵魔沙門婆羅門及  
天人阿脩羅眾中而宣此言如來於今日  
中夜當入無餘涅槃時有菩薩名曰德藏  
日月燈明佛即授其記告諸比丘是德藏  
菩薩次當作佛號曰淨身多陀阿伽度阿  
羅訶三藐三佛陀佛授記已便於中夜入  
無餘涅槃佛滅度後妙光菩薩持妙法蓮  
華經滿八十小劫為人演說日月燈明佛  
八子皆師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堅固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王子供養無量百  
千萬億佛已皆成佛道其最後成佛者名  
曰無燈八百弟子中有一人號曰求名貪



千萬億佛已皆成佛道其最後成佛者名  
曰然燈八百弟子中有一人号曰求名貪  
著利養雖復讀誦衆經而不通利多所忘  
失故号求名是人亦以種種善根因緣故  
得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供養恭敬尊重  
讚歎稱勸當知尔時妙光菩薩豈異人乎  
我身是也求名菩薩收身是也今見此瑞  
與本無異是故惟忖今日如來當說大乘  
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尔時  
文殊師利於大衆中欲重宣此義而說偈  
言

我念過去世無量無數劫有佛人中尊  
号日月燈明世尊演說法度無量衆生  
無量億菩薩今入佛智慧佛未出家時  
所生八王子見天聖出家修隨修梵行

時佛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於諸大衆中  
而爲廣分別佛說此經已即於法座上  
加趺坐三昧名無量義處天雨曼陀華  
天鼓自然鳴諸天龍鬼神供養人中尊  
一切諸佛土即時大震動佛放眉間光  
現諸希有事此光照東方萬八千佛土  
示一切衆生生死業報處有見諸佛土  
以衆寶莊嚴琉璃頗梨色新由佛光照  
及見諸天人龍神夜叉衆乾闥闍那羅

示一切衆生生死業報處有見諸佛上  
以衆寶莊嚴琉璃頗梨色斯由佛光照  
及見諸天人龍神夜叉衆乾闥闍那羅  
各供養其佛又見諸如來自然成佛道  
身色如金山端嚴甚微妙如淨琉璃中  
內現真金像世尊在大衆敷演深法義  
一一諸佛土聲聞衆無數因佛光所照  
悉見彼大衆或有諸比丘在於山林中  
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又見諸菩薩  
行施忍辱等其數如恒沙斯由佛光照  
又見諸菩薩深入諸禪定身心寂不動  
以求無上道又見諸菩薩知法寂滅相  
各於其國土說法求佛道尔時四部衆  
見日月燈佛現大神通力其心皆歡喜  
各各自相問是事何因緣天人所奉尊  
通從三昧起讚妙光菩薩汝爲世間眼  
一切所歸信能奉持法藏如我所說法  
唯汝能證知世尊既讚歎今妙光歡喜  
說是法華經滿六十小劫不起於此座  
所說上妙法是妙光法師悉皆能受持  
佛說是法華令衆歡喜已尋即於是日  
告於天人衆諸法實相義已爲汝等說  
我今於中夜當入於涅槃汝一心精進  
當離於放逸諸佛甚難值億劫時一遇  
世尊諸子等聞佛入涅槃各各懷悲出



告於天人衆諸法實相義已爲汝等說  
我今於中夜當入於涅槃汝一心精進  
當離於放逸諸佛甚難值億劫時一遇  
世尊諸子等聞佛入涅槃各各懷悲惱  
佛滅一何速聖主法之王安慰無量衆  
我若滅度時汝等勿憂怖是德藏菩薩  
於無漏實相心已得通達其次當作佛  
号曰爲淨身亦度無量衆佛此夜滅度  
如薪盡火滅分布諸舍利而起無量塔  
比丘比丘其數如恒沙倍復加精進  
以求無上道是妙光法師奉持佛法藏  
八十小劫中廣宣法華經是諸八王子  
妙光所開化堅固無上道當見無數佛  
供養諸佛已隨順行大道相繼得成佛  
轉次而授記軍後天中天号曰然燈佛  
諸仙之導師度脫無量衆是妙光法師  
時有一弟子心常懷懈怠貪著於名利  
求名利無厭多遊族姓家棄捨所習誦  
廢忘不通利以是因緣故号之爲求名  
亦行衆善業得見無數佛供養於諸佛  
隨順行大道具六波羅蜜今見釋師子  
其後當作佛号名曰彌勒廣度諸衆生  
其數無有量彼佛滅度後懈怠者汝是  
妙光法師者今則我身是我見燈明佛  
本光瑞如此以是知今佛欲說法華經  
今相如本瑞是諸佛方便今佛放光明  
助發實相義諸人今當知合掌一心待  
佛當雨法雨充足求道者諸求三乘人  
若有疑悔者佛當爲除斷令盡無有餘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尔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諸  
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  
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  
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  
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成就甚深未曾  
有法隨宜所說意趣難解舍利弗吾從成  
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  
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所以者何如  
來方便知見彼羅蜜皆以具足舍利弗如  
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  
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  
法舍利弗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  
詞柔軟悅可衆心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  
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止舍利弗不須  
復說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  
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  
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

其數無有量彼佛滅度後懈怠者汝是  
妙光法師者今則我身是我見燈明佛  
本光瑞如此以是知今佛欲說法華經  
今相如本瑞是諸佛方便今佛放光明  
助發實相義諸人今當知合掌一心待  
佛當雨法雨充足求道者諸求三乘人  
若有疑悔者佛當爲除斷令盡無有餘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尔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諸  
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  
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  
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  
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成就甚深未曾  
有法隨宜所說意趣難解舍利弗吾從成  
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  
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所以者何如  
來方便知見彼羅蜜皆以具足舍利弗如  
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  
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  
法舍利弗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  
詞柔軟悅可衆心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  
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止舍利弗不須  
復說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  
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  
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



復說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今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世雄不可量諸天及世人一切衆生類無能知佛者佛力無所畏解脫諸三昧及佛諸餘法無能測量者本從無數佛

具足行諸道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

於無量億劫行此諸道已道場得成果

我已悉知見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

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是法不可示

言詞相寂滅諸餘衆生類無有能得解

除諸菩薩衆信力堅固者諸佛弟子衆

曾供養諸佛一切漏已盡住是軍後身

如是諸人等其力所不堪假使滿世間

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與佛智

正使滿十方皆如舍利弗及餘諸弟子

亦滿十方刹盡思共度量亦復不能知

辟支佛利智無漏軍後身亦滿十方界

其數如竹林斯等共一心於億無量劫

飲思佛實智其能知少分新發意菩薩

供養無數佛了達諸義趣又能善說法

如昔來行摩訶般若行

飲思佛實智其能知少分新發意菩薩供養無數佛了達諸義趣又能善說法如稻麻竹葦充滿十方刹一心以妙智於恒阿沙劫咸皆共思量不能知佛智不退諸菩薩其數如恒沙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知又告舍利弗無漏不思議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唯我知是相十方佛亦然舍利弗當知諸佛語無異於佛所說法當生大信力世尊法久後要當說真實告諸聲聞衆及求緣覺乘我今脫苦縛遠得涅槃者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衆生處處著引之今得出今時大衆中有諸聲聞漏盡阿羅漢阿若憍陳如等千二百人及發聲聞辟支佛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各作是念今者世尊何故殷勤稱歎方便而作是言佛所得法甚深難解有所言說意趣難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佛說一解脫義我等亦得此法到於涅槃而今不知是義所趣今時舍利弗知四衆心疑自亦未了而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慙稱歎諸佛第一方便甚深微妙難解之法我自昔來未曾從佛聞如是說今者四衆咸皆有疑唯願世尊敷演斯事世尊何故慙稱歎其深微妙難解之法今時舍利弗欲重宣



未曾從佛聞如是說今者四眾咸皆有疑  
唯願世尊敷演斯事世尊何故慙慙稱歎  
甚深微妙難解之法今時舍利弗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

慧日大聖尊久乃統是法自說得如是

力無畏三昧禪定解脫等不可思議法

道場所得法無能發問者我意難可測

亦無能問者無問而自說稱歎所行道

智慧其微妙諸佛之所得無漏諸羅漢

及求涅槃者今皆墮疑網佛何故說是

其求緣覺者比丘比丘丘諸天龍鬼神

及乳闍婆等相視懷猶豫瞻仰兩足尊

是事為云何願佛為解說於諸聲聞眾

佛說我第一我今自於智疑惑不能了

為是究竟法為是所行道佛口所生子

合掌瞻仰待願出微妙音時為如實說

諸天龍神等其數如恒沙求佛諸菩薩

大數有八萬又諸萬億國轉輪聖王至

合掌以敬心欲聞具足道

今時佛告舍利弗止止不須復說若說是

事一切世間諸天及人皆當驚疑舍利弗

重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唯願說之所以

者何是會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眾生曾

見諸佛諸根猛利智慧明了聞佛所說則

重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唯願說之所以  
者何是會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眾生曾  
見諸佛諸根猛利智慧明了聞佛所說則  
能敬信今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而說偈

言法王無上尊唯說願勿慮是會無量眾

有能敬信者

佛復止舍利弗若說是事一切世間天人

阿脩羅皆當驚疑增上憍比丘將墜於大

坑今時世尊重說偈言

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憍者

聞必不敬信

今時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唯

願說之今此會中如我等比百千萬億世

世已曾從佛受化如此人等必能敬信長

夜安隱多所饒益今時舍利弗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無上兩足尊願說第一法我為佛長子

唯垂分別說是會無量眾能敬信此法

佛已曾世世教化如是等皆一心合掌

欲聽受佛語我等千二百及餘求佛者

願為此眾故唯垂分別說是等聞此法

則生大歡喜

今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懇勸三請豈得



則生大歡喜

今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已覺悟多請豈得

不說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

解說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塞優婆塞五千人等即從座起禮佛而退

所以者何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

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世尊

默然而不制止今時佛告舍利弗我今此

衆無復枝葉純有貞實舍利弗如是增上

慢人退亦佳矣汝今善聽當為汝說舍利

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舍利弗如

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花

時一現耳舍利弗汝等當信佛之所說言

不虛妄舍利弗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

所以者何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

言詞演說諸法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

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諸佛世

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利弗

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

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使

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衆生佛之知見

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

於世欲令衆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

舍利弗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1)

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

於世欲令衆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

舍利弗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

於世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

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

衆生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衆生

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

方諸佛法亦如是舍利弗過去諸佛以無

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衆

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衆

生從諸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舍利

弗未來諸佛當出於世亦以無量無數方

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而為衆生演說諸

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衆生從佛聞

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舍利弗現在十方

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諸佛世尊多所饒

益安樂衆生是諸佛亦以無量無數方便

種種因緣譬喻言詞而為衆生演說諸法

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衆生從佛聞法

究竟皆得一切種智舍利弗是諸佛但教

化菩薩欲以佛之知見示衆生故欲以佛

之知見悟衆生故欲令衆生入佛之知見

故舍利弗我今亦復如是知諸衆生有種

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2)



之知見悟衆生故欲令衆生入佛之知見  
故舍利弗我今亦復如是知諸衆生有種  
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  
喻言詞方便力而爲說法舍利弗如此皆  
爲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舍利弗十方世  
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舍利弗諸佛出  
於五濁惡世所謂劫濁煩惱濁衆生濁見  
濁命濁如是舍利弗劫濁亂時衆生垢重  
慳貪嫉妬成就諸不善根故諸佛以方便  
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舍利弗若我弟子  
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如  
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  
非辟支佛又舍利弗是諸比丘比丘自  
謂已得阿羅漢是軍後身究竟涅槃便不  
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此輩  
皆是增上慢人所以者何若有比丘實得  
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除佛滅度  
後現前無佛所以者何佛滅度後如是等  
經受持讀誦解義者是人難得若遇餘佛  
於此法中便得決了舍利弗汝等當一心  
信解受持佛語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有  
餘乘唯一佛乘亦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偈言  
比丘比丘尼 有懷增上慢 優婆塞我憐  
優婆夷不信 如是四衆等 其數有五千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3)

說偈言  
比丘比丘尼 有懷增上慢 優婆塞我憐  
優婆夷不信 如是四衆等 其數有五千  
不自見其過 於戒有缺漏 護惜其瑕疵  
是小智已出 衆中之糟糠 佛威德故去  
斯人壽福德 不堪受是法 此衆無枝葉  
唯有諸貞實 舍利弗善聽 諸佛所得法  
無量方便力 而爲衆生說 衆生心所念  
種種所行道 若干諸欲性 先世善惡業  
佛悉知是已 以諸緣譬喻 言詞方便力  
令一切歡喜 或談偈多羅 伽陀及本事  
本生未曾有 亦說於因緣 譬喻并祇夜  
優波提舍經 鉏耨樂小法 貪著於生死  
於諸無量佛 不行深妙道 衆苦所惱亂  
爲是說涅槃 我設是方便 令得入佛慧  
未曾說汝等 當得成佛道 所以未曾說  
說時未至故 今正是其時 決定說大乘  
我此九部法 隨順衆生說 入大乘爲本  
以故說此經 有佛子心淨 柔軟亦利便  
無量諸佛所 而行深妙道 爲此諸佛子  
說是大乘經 我記如是人 來世成佛道  
以深心念佛 修持淨戒故 此等聞得佛  
大喜充遍身 佛知彼心行 故爲說大乘  
聲聞若菩薩 聞我所說法 乃至於一偈  
皆成佛無疑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乘法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4)



大喜充滿身佛知彼心行故為說大乘  
聲聞若菩薩聞我所說法乃至於一偈  
皆成佛無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  
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恒以假名字  
引導於眾生說佛智慧故諸佛出於世  
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終不以小乘  
濟度於眾生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  
定慧力莊嚴以此度眾生自證無上道  
大乘平等法若以小乘化乃至於一人  
我則墮慳貪此事為不可若人信歸佛  
如來不欺誑亦無貪嫉意斷諸法中惡  
改佛於十方而獨無所畏我以相嚴身  
光明照世間無量眾所尊為說實相印  
舍利弗當知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眾  
如我等無異如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  
化一切眾生皆令入佛道若我遇眾生  
盡教以佛道無智者錯亂迷惑不受教  
我知此眾生未曾修善本堅著於五欲  
癡愛故生惱以諸欲因緣墜墮三惡道  
輪迴六趣中結受諸苦毒受胎之微形  
世世常增長薄德少福人眾苦所逼迫  
入惡見稠林若有若無等依止此諸見  
具六十二深著虛妄法堅受不可捨  
我憐自矜高誦曲心不實於千萬億劫  
不聞佛名字亦不聞正法如是人難度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5)

具六十二深著虛妄法堅受不可捨  
我憐自矜高誦曲心不實於千萬億劫  
不聞佛名字亦不聞正法如是人難度  
是故舍利弗我為設方便說諸盡苦道  
示之以涅槃我雖說涅槃是亦非真滅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已  
來世得作佛我有方便力開示三乘法  
一切諸世尊皆說一乘道今此諸大眾  
皆應除疑惑諸佛語無異唯一無二乘  
過去無數劫無量滅度佛百千萬億種  
其數不可量如是諸世尊種種緣譬喻  
無數方便力演說諸法相是諸世尊等  
皆說一乘法化無量眾生令入於佛道  
又諸大聖主知一切世間天人群生類  
深心之所欲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  
若有眾生類值諸過去佛若聞法布施  
或持戒忍辱精進禪智等種種修福慧  
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諸佛滅度後  
若人善軟心如是諸眾生皆已成佛道  
諸佛滅度已供養舍利者起萬億種塔  
金銀及頗梨瑠璃與瑪瑙玫瑰琉璃珠  
清淨廣嚴飾莊校於諸塔或有起五寶  
栴檀及沉水木槿并餘材觀瓦泥土等  
若於曠野中積土成佛廟乃至童子戲  
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6)



清淨廣嚴飾莊於諸塔或有起石廟  
栴檀及沉水木檀并餘材觀瓦泥土等  
若於曠野中積土成佛廟乃至童子戲  
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  
若人為佛故建立諸形像刻雕成眾相  
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寶成鑄鉅赤白銅  
白鐵及鉛錫鐵木及與泥或以膠漆布  
嚴飾作佛像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  
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自作若使人  
皆已成佛道乃至童子戲若草木及筆  
或以指爪甲而畫作佛像如是諸人等  
漸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  
但化諸菩薩度脫無量眾若入於塔廟  
寶像及畫像以華香幡蓋敬心而供養  
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瑟篪  
琵琶鐃銅鼓如是眾妙音盡持以供養  
或以歡喜心歌頌讚佛德乃至一小音  
皆已成佛道若人散亂心乃至以一華  
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若有人禮拜  
或復但合掌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  
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  
廣度無數眾入無餘涅槃如薪盡火滅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轉南無佛  
皆已成佛道於諸過去佛在世或滅後  
若有聞是法皆已成佛道未來諸世尊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7)

皆已成佛道於諸過去佛在世或滅後  
若有聞是法皆已成佛道未來諸世尊  
其數無有量是諸如來等亦方便說法  
一切諸如來以無量方便度脫諸眾生  
入佛無漏智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  
諸佛本誓願我所行佛道普益令眾生  
亦同得此道未來世諸佛雖說百千億  
無數諸法門其實為一乘諸佛兩足尊  
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  
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於道場知已  
導師方便說天人所供養現在十方佛  
其數如恒沙出現於世間安隱眾生故  
亦說如是法知第一寂滅以方便力故  
雖示種種道其實為佛乘知眾生諸行  
深心之所念過去所習業欲性精進力  
及諸根利鈍以種種因緣譬喻亦言詞  
隨應方便說今我亦如是安隱眾生故  
以種種法門宣示於佛道我以智慧力  
知眾生性欲方便說諸法皆令得歡喜  
舍利弗當知我以佛眼觀見六道眾生  
貧窮無福慧入生死險道相續苦不斷  
深著於五欲如聲牛愛尾以貪愛自蔽  
盲瞋無所見不求大勢佛及與斷苦法  
深入諸邪見以苦欲捨苦為是眾生故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8)



盲瞋無所見不求大勢佛及與斷苦法  
深入諸邪見以苦欲捨苦為是衆生故  
而起大悲心我始坐道場觀樹亦經行  
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所得智慧  
微妙最第一衆生諸根鈍著樂礙所盲  
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亦時諸梵王  
及諸天帝釋護世四天王及大自在天  
并餘諸天衆眷屬百千萬恭敬合掌礼  
請我轉法輪我即自思惟若但讚佛乘  
衆生沒在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  
墜於三惡道我寧不說法集入於涅槃  
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我今所得道  
亦應說三乘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  
梵音慰喻我善哉釋迦文第一之導師  
得是無上法隨諸一切佛而用方便力  
我等亦皆得最妙第一法為諸衆生類  
分別說三乘少智樂小法不自信作佛  
是故以方便分別說諸果雖復說三乘  
但為教菩薩舍利弗當知我聞聖師子  
深淨微妙音無南無諸佛復作如是念  
我出濁惡世如諸佛所說我亦隨順行  
思惟是事已即趣波羅奈諸法寂滅相  
不可以言宣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  
是名轉法輪便有涅槃音及以阿羅漢  
法僧耆別名從久遠劫來讚示涅槃法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9)

不可以言宣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  
是名轉法輪便有涅槃音及以阿羅漢  
法僧耆別名從久遠劫來讚示涅槃法  
生死苦永盡我常如是說舍利弗當知  
我見佛子等志求佛道者無量千萬億  
咸以恭敬心皆來至佛所曾從諸佛聞  
方便所說法我即作是念如來所以出  
為說佛慧故今正是其時舍利弗當知  
鉢斛小智人著相憍慢者不能信是法  
今我喜無畏於諸菩薩中正直捨方便  
但說無上道菩薩聞是法疑網皆已除  
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如三世諸佛  
說法之儀式我今亦如是說無分別法  
諸佛興出世慧遠值遇難正使出于世  
說是法復難無量無數劫聞是法亦難  
能聽是法者斯人亦復難譬如優曇華  
一切皆愛樂天人所希有時時乃一出  
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為已供養  
一切三世佛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  
汝等勿有疑我為諸法王普告諸大衆  
但以一乘道教化諸菩薩無聲聞弟子  
汝等舍利弗聲聞及菩薩當知是妙法  
諸佛之秘要以五濁惡世但樂著諸欲  
如是等衆生終不求佛道當來世惡人  
間佛說一乘迷惑不信受彼法直趣道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30)



但以一乘道教化諸菩薩無聲聞弟子  
汝等舍利弗聲聞及菩薩當知是妙法  
諸佛之秘要以五濁惡世但樂諸欲  
如是等衆生終不求佛道當來世惡人  
聞佛說一乘迷惑不信受破法墮惡道  
有慚愧清淨志求佛道者當爲如是等  
廣讚一乘道舍利弗當知諸佛法如是  
以萬億方便隨宜而說法其不習學者  
不能曉了此汝等既已知諸佛世之師  
隨宜方便事無復諸疑惑心生大歡喜  
目知當作佛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31)

滿眼無足宛轉腹行爲諸小虫之所師食  
晝夜受苦無有休息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若得爲人諸根闇鈍性陋學覺盲瞽背偃  
有所言說人不信受口氣常臭鬼魅所著  
貧窮下賤爲人所使多病瘠瘦無所依怙  
雖親附人不在意若有所得尋復忘失  
若修醫道順方治病更增他疾或復致死  
若自有病無人救療設服良藥而復增劇  
若他反逆抄劫竊盜如是等罪橫羅其殃  
如斯罪人永不見佛衆聖之王說法教化  
於無數劫如恒河沙生輒瞋恚諸根不具  
如墮地獄如遊國觀在餘惡道如已舍宅  
墮野狗是其行處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若得爲人瞋目瘡癰貧窮諸衰以自莊嚴  
水腫乾癆疥癩癰疽如是等病以爲衣服  
身常臭處垢穢不淨深著我見增益瞋恚  
雖欲熾盛不擇食獸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告舍利弗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  
以是因緣我故語汝無智人中莫說此經  
若有利根智慧明了多聞強識求佛道者  
如是之人乃可爲說若人曾見億百千佛  
殖諸善本深心堅固如是之人乃可爲說  
若人精進常修慈心不惜身命乃可爲說  
若人恭敬無有異心離諸凡愚獨處山澤  
如是之人乃可爲說又舍利弗若見有人  
捨惡知識親近善友如是之人乃可爲說  
若見佛子持戒清淨如淨明珠求大乘經

俄 TK2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2-1)



若人恭敬無有異心離諸凡愚獨處山澤  
 如是之人乃可為說又舍利弗若見有人  
 捨惡知識親近善友如是之人乃可為說  
 若見佛子持戒清潔如淨明珠求大乘經  
 如是之人乃可為說若人無瞋質直柔軟  
 常隨一切恭敬諸佛如是之人乃可為說  
 復有佛子於大眾中以清淨心種種因緣  
 譬喻言辭說法無礙如是之人乃可為說  
 若有比丘為一切智四方求法合掌頂受  
 但樂受持大乘經典乃至不受餘經一偈  
 如是之人乃可為說如人至心求佛舍利  
 如是求經得已頂受其人不復志求餘經  
 亦未曾念外道典籍如是之人乃可為說  
 告舍利弗我說是相求佛道者窮劫不盡  
 如是等人則能信解汝當為說妙法華經  
 妙法蓮華經信解品第四  
 爾時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  
 摩訶目犍連從佛所聞未曾有法世尊授  
 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發希有  
 心歡喜踊躍即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一心合掌曲躬恭敬瞻仰尊顏  
 而白佛言我等居僧之首年並朽邁自謂  
 已得涅槃無所堪任不復進求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世尊往昔說法既久我時在

俄 TK2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2-2)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妙法蓮華經藥草喻品第五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及諸大弟子善哉  
 善哉迦葉善哉如來真實功德誠如所言  
 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汝等若  
 於無量億劫說不能盡迦葉當知如來是  
 諸法之王若有所說皆不虛也於一切法  
 以智方便而演說之其所說法皆悉到於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妙法蓮華經藥草喻品第五

於時世尊告摩訶迦葉及諸大弟子善哉  
 善哉迦葉善哉如來真實功德誠如所言  
 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汝等若  
 於無量億劫說不能盡迦葉當知如來是  
 諸法之王若有所說皆不虛也於一切法  
 以智方便而演說之其所說法皆悉到於  
 一切智地如來觀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趣  
 亦知一切眾生深心所行通達無礙又於  
 諸法究竟明了示諸眾生一切智慧迦葉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所生  
 卉木叢林及諸藥草種類若干名色各異  
 密雲弥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樹  
 其澤普洽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  
 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  
 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  
 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華果敷實  
 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  
 別迦葉當知如來亦復如是出現於世如  
 大雲起以大音聲普遍世界天人阿脩羅  
 如彼大雲遍覆三千大千國土於大眾中  
 而唱是言我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

別迦葉當知如來亦復如是出現於世如  
 大雲起以大音聲普遍世界天人阿脩羅  
 如彼大雲遍覆三千大千國土於大眾中  
 而唱是言我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

世尊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  
 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今世後世如實如  
 之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知道者開道  
 者說道者汝等天人阿脩羅眾皆應到此  
 為聽法故於時無數千萬億種眾生來至  
 佛所而聽法如來于時觀是眾生諸根利  
 鈍精進懈怠隨其所堪而為說法種種無  
 量皆令歡喜使得善利是諸眾生聞是法  
 已現世安隱後生善處以道受樂亦得聞  
 法既聞法已離諸障礙於諸法中任力所  
 能漸得入道如彼大雲雨於一切卉木叢  
 林及諸藥草如其種性具足蒙潤各得生  
 長如來說法一相一味所謂解脫相離相  
 滅相究竟至於一切種智其有眾生聞如  
 來法若持讀誦如說修行所得功德不自  
 覺知所以者何唯有如來知此眾生種種相  
 應性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云何念云何  
 思云何修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  
 以何法得何法眾生住於種種之地唯有  
 如來如實見之明了無礙如彼卉木叢林  
 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如來知是



以何法得何法。眾生住於種種之地。唯有如來如實見之。明了無礙。如彼草木叢林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如來知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佛知是已。觀眾生心欲。而將護之。是故不即為說一切種智。汝等迦葉。甚為希有。能知如來隨宜說法。能信能受。所以者何。諸佛世尊隨宜說法。難解難知。今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破有法王 出現世間 隨眾生欲 種種說法  
如來尊重 智慧深遠 久嘿斯要 不務速說  
有智若聞 則能信解 無智疑悔 則為永失  
是故迦葉 隨力為說 以種種緣 令得正見

迦葉當知 譬如大雲 起於世間 雲雨普洽  
慧雲含潤 電光晃耀 雷聲遠震 令眾悅豫  
日光掩蔽 地上清涼 雲霓垂布 如可承攬  
其雨普等 四方俱下 流澍無量 率土充洽  
山川險谷 幽遠所生 卉木藥草 大小諸樹  
百穀苗稼 甘蔗葡萄 兩之所潤 無不豐足  
乾地普洽 藥木並茂 其雲所出 一味之水  
草木叢林 隨分受潤 一切諸樹 上中下等  
稱其大小 各得生長 根莖枝葉 華果光色  
一雨所及 皆得鮮澤 如其體相 性分大小  
所潤是一 而各滋茂 佛亦如是 出現於世

稱其大小 各得生長 根莖枝葉 華果光色  
一雨所及 皆得鮮澤 如其體相 性分大小  
所潤是一 而各滋茂 佛亦如是 出現於世  
譬如大雲 普覆一切 既出于世 為諸眾生  
分別演說 諸法之實 大聖世尊 於諸天人  
一切眾中 而宣是言 我為如來 兩足之尊  
出于世間 猶如大雲 充潤一切 枯槁眾生  
皆令離苦 得安隱樂 世間之樂 及涅槃樂  
諸天人眾 一心善聽 皆應到此 觀無上尊  
我為世尊 無能及者 安隱眾生 故現於世  
為大眾說 甘露淨法 其法一味 解脫涅槃  
以一妙音 演暢斯義 常為大乘 而作因緣  
我觀一切 普皆平等 無有彼此 愛憎之心  
我無貪著 亦無限礙 恒為一切 平等說法  
如為一人 眾多亦然 常演說法 曾無他事  
去來坐立 終不疲厭 充足世間 如雨普潤  
貴賤上下 持戒毀戒 威儀具足 及不具足  
正見邪見 利根鈍根 等雨法雨 而無懈倦  
一切眾生 聞我法者 隨力所受 住於諸地  
或處人天 轉輪聖王 釋梵諸王 是小藥草  
知無緣法 能得涅槃 起六神通 及得三明  
獨處山林 常行禪定 得緣覺證 是中藥草  
求世尊處 我當作佛 行猶進定 是上藥草  
又諸佛子 專心佛道 常行慈悲 自知作佛  
決定無疑 是名小樹 安住神通 轉不退輪



求世尊處我當作佛行猶進定是上藥草  
又諸佛子專心佛道常行慈悲自知作佛  
決定無疑是名小樹安住神通轉不退輪  
度無量億百千衆生如是菩薩名為大樹  
佛平等說如一味雨隨衆生性所受不同  
如彼草木所稟各異佛以此喻方便開示  
種種言詞演說一法於佛智慧如海一滴  
我兩法雨充滿世間一味之法隨力修行  
如彼叢林藥草諸樹隨其大小漸增茂好  
諸佛之法常以一味令諸世間普得具足  
漸次修行皆得道果聲聞緣覺處於山林  
住寂後身聞法得果是名藥草各得增長  
若諸菩薩智慧堅固了達三界求取上乘  
是名小樹而得增長復有住禪得神通力  
聞諸法空心大歡喜放無數光度諸衆生  
是名大樹而得增長如是迦葉佛所說法  
譬如大雲以一味雨潤於衆華各得成實  
如葉當知以諸因緣種種譬喻開示佛道  
是我方便諸佛亦然今爲汝等說取實事  
諸聲聞衆皆非滅度汝等所行是菩薩道  
漸漸修學悉當成佛  
妙法蓮華經授記品第六  
三  
一  
今時世尊說是偈已告諸大衆唱如是言  
我此弟子摩訶迦葉於未來世當得奉觀  
三百萬億諸佛世尊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妙法蓮華經授記品第六  
今時世尊說是偈已告諸大衆唱如是言  
我此弟子摩訶迦葉於未來世當得奉觀  
三百萬億諸佛世尊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廣宣諸佛無量大法於寂後身得成爲佛  
名曰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國名光德劫名大莊嚴佛壽十二小劫王  
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國  
界嚴飾無諸穢惡瓦礫荆棘便利不淨其  
土平正無有高下坑坎堆阜琉璃爲地寶  
樹行列黃金爲繩以界道側散諸寶華周  
遍清淨其國菩薩無量千億諸聲聞衆亦  
復無數無有魔事雖有魔及魔民皆護佛  
法今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告諸比丘我以佛眼見是迦葉於未來世  
過無數劫當得作佛而於來世供養奉觀  
三百萬億諸佛世尊爲佛智慧淨脩梵行  
供養取上二足尊已修習一切無上之慧  
於寂後身得成爲佛其土清淨琉璃爲地  
多諸寶樹行列道側金繩界道見者歡喜  
常出好香散衆名華種種奇妙以爲莊嚴  
其地平正無有丘坑諸菩薩衆不可稱計  
其心調柔速大神通奉持諸佛大乘經典  
諸聲聞衆無漏後身法王之子亦不可計  
乃以天眼不能數知其佛當壽十二小劫



其心調柔速大神通奉持諸佛大乘經典諸聲聞眾無漏後身法王之子亦不可計乃以天眼不能數知其佛當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光明世尊其事如是

今時大目犍連須菩提摩訶迦旃延等皆悉悚慄一心合掌瞻仰尊顏目不暫捨即共同聲而說偈言

大雄猛世尊諸釋之法王哀愍我等故而賜佛音聲若知我深心見為授記者如以甘露灑除熱得清涼如從飢國來忽遇大王饌心猶懷疑懼未敢即便食若復得王教然後乃敢食我等亦如是每惟小乘過不知當云何得佛無上慧

雖聞佛音聲言我等作佛心尚懷憂懼如未敢便食若蒙佛授記余乃決安樂大雄猛世尊常欲安世間願賜我等記如飢須教食

三  
今時世尊知諸大弟子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是須菩提於當來世奉觀三百萬億那由他佛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常修梵行具菩薩道於最後身得成為佛名曰名相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劫名有寶國名寶生其土平正頗梨為地寶樹莊嚴無

菩薩道於最後身得成為佛名曰名相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劫名有寶國名寶生其土平正頗梨為地寶樹莊嚴無諸丘坑砂礫荆棘便利之微寶華覆地周遍清淨其土人民皆處寶臺珍妙樓閣聲聞弟子無量無邊算數譬喻所不能知諸菩薩眾無數千萬億那由他佛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其佛常處虛空為眾說法度脫無量菩薩及聲聞眾今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比丘眾今告汝等皆當一心聽我所說我大弟子須菩提者當得作佛名曰名相當供無數萬億諸佛隨佛所行漸具大道寂後身得三十二相端正殊妙猶如寶山其佛國土嚴淨第一眾生見者無不愛樂佛於其中度無量眾其佛法中多諸菩薩皆悉利根轉不退輪彼國常以菩薩莊嚴諸聲聞眾不可稱數皆得三明具六神通住八解脫有大威德其佛說法現於無量神通變化不可思議諸天人民數如恒沙皆共合掌聽受佛語其佛當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今時世尊復告諸比丘眾我今語汝是大迦旃延於當來世以諸供具供養奉事八



皆共合掌聽受佛語其佛當壽十二小劫  
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  
今時世尊復告諸比丘衆我今語汝是大  
迦旃延於當來世以諸供具供養奉事八  
千億佛恭敬尊重諸佛滅後各起塔廟高  
千由旬縱廣正等五百由旬以金銀琉璃  
磲磔瑪瑙真珠玫瑰七寶合成衆華瓔珞  
塗香抹香燒香罽蓋幢幡供養塔廟過是  
已後當復供養二萬億佛亦復如是供養  
是諸佛已具善盡道當得作佛号曰闍浮  
那提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其土平正頗梨為地寶樹莊嚴黃金為繩  
以界道側妙華覆地周遍清淨見者歡喜  
無四惡道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道多有  
天人諸聲聞衆及諸菩薩無量萬億莊嚴  
其國佛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  
像法亦住二十小劫今時世尊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三  
六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0)

諸佛滅後起七寶塔亦以華香供養舍利  
其軍後身得佛智慧成等正覺國土清淨  
度脫無量萬億衆生皆為十方之所供養  
佛之光明無能勝者其佛号曰闍浮金光  
菩薩聲聞斷一切有無量無數莊嚴其國  
今時世尊復告大衆我今語汝是大目犍  
連當以種種供具供養八千諸佛恭敬尊  
重諸佛滅後各起塔廟高千由旬縱廣正  
等五百由旬以金銀琉璃磲磔瑪瑙真珠  
玫瑰七寶合成衆華瓔珞塗香抹香燒香  
罽蓋幢幡以用供養過是已後當復供養  
二百萬億諸佛亦復如是當得成佛号曰  
多摩羅跋栴檀香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劫名喜滿國名意樂其土平正頗  
梨為地寶樹莊嚴散真珠華周遍清淨見  
者歡喜多諸天人菩薩聲聞其數無量佛  
壽二十四小劫正法住世四十小劫像法  
亦住四十小劫今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偈言  
我此弟子大目犍連捨是身已得見八千  
二百萬億諸佛世尊為佛道故供養恭敬  
於諸佛所常修梵行於無量劫奉持佛法  
諸佛滅後起七寶塔長表金剎華香妙樂  
而以供養諸佛塔廟漸漸具足菩薩道已  
於意樂國而得作佛号多摩羅栴檀之香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1)



諸佛滅後起七寶塔長表金刹華香妙樂  
而以供養諸佛塔廟漸漸具足菩薩道已  
於意樂國而得作佛号多摩羅栴檀之香  
其佛壽命二十四劫常為天人演說佛道  
聲聞無量如恒河沙三明六通有大威德  
菩薩無數志固精進於佛智慧皆不退轉  
佛滅度後正法當住四十小劫像法亦余

我諸弟子威德具足其數五百皆當授記  
於未來世咸得成佛

我及汝等宿世因緣吾今當說汝等善聽  
妙法蓮華經化城喻品第七

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  
議阿僧祇劫余時有佛名大通智勝如來  
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國名好成劫  
名大相諸比丘彼佛滅度已來甚大久遠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種假使有人  
摩以為墨過於東方千國土乃下一點大  
如微塵又過千國土復下一點如是展轉  
盡地種墨於汝等意云何是諸國土若等  
師若等師弟子能得邊際知其數不不也  
世尊諸比丘是人所經國土若點不點盡  
抹為塵一塵一劫彼佛滅度已來復過是  
數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我以如  
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尔時世

抹為塵一塵一劫彼佛滅度已來復過是  
數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我以如  
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尔時世  
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念過去世無量無邊劫有佛兩足尊  
名大通智勝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土  
盡此諸地種皆悉以為墨過於千國土  
乃下一塵點如是展轉點盡此諸塵墨  
如是諸國土點與不點等復盡抹為塵  
一塵為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  
彼佛滅度來如是無量劫如來無礙智  
知彼佛滅度及聲聞菩薩如見今滅度  
諸比丘當知佛智淨微妙無漏無所礙  
通達無量劫

佛告諸比丘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  
億那由他劫其佛本坐道場破魔軍已垂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見  
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加趺坐  
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尔時初利  
諸天先為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  
一由旬佛於此坐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通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眾天華而  
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華更雨新者如  
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乃至滅度常  
雨此華四王諸天為供養佛常擊天鼓其



菩提通生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華而  
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華更雨新者如  
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乃至滅度常  
雨此華四王諸天爲供養佛常擊天鼓其

餘諸天作天鼓樂滿十小劫至于滅度亦  
復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  
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其第一者名  
曰智積諸子各有種種珍異玩好之具聞  
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捨所珍  
往詣佛所諸母涕泣而隨送之其祖轉輪  
聖王與一百大臣及餘百千萬億人民皆  
共圍繞隨至道場咸欲親近大通智勝如  
來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到已頭面礼足繞  
佛畢已一心合掌瞻仰世尊以偈頌曰  
大威德世尊 爲度衆生故 於無量億歲  
余乃得成佛 諸願已具足 善哉告無上  
世尊甚希有 一坐十小劫 身體及手足  
靜然安不動 其心常恬怡 未曾有散亂  
究竟永寂滅 安住無漏法 今者見世尊  
安隱成佛道 我等得善利 稱慶大歡喜  
衆生常苦惱 盲瞋無導師 不識苦盡道  
不知求解脫 長夜增惡趣 滅損諸天衆  
從瞋入於瞋 永不聞佛名 今佛得最上  
安隱無漏道 我等及天人 爲得最大利  
是故咸稽首 歸命無上尊

從瞋入於瞋 永不聞佛名 今佛得最上  
安隱無漏道 我等及天人 爲得最大利  
是故咸稽首 歸命無上尊  
尔時十六王子偈讚佛已勸請世尊轉於  
法輪咸作是言世尊說法多所安隱憐愍  
饒益諸天人民重說偈言

世雄無等倫 百福自在嚴 得無上智慧  
願爲世間說 度脫於我等 及諸衆生類  
爲分別顯示 令得是智慧 若我等得佛  
衆生亦復然 世尊知衆生 深心之所念  
亦知所行道 又知智慧力 欲樂及修福  
宿命所行業 世尊悉知已 當轉無上輪  
佛告諸比丘大通智勝佛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時十方各五百萬億諸佛世界  
六種震動其國中閒幽暝之處日月盛光  
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衆生各得相見  
咸作是言此中云何忽生衆生又其國界  
諸天宮殿乃至梵宮六種震動大光普照  
遍滿世界勝諸天光尔時東方五百萬億  
諸國土中梵天宮殿光明照耀倍於常明  
諸梵天王各作是念今者官殿光明昔所  
未有以何因緣而現此相是時諸梵天王  
即各相詣共議此事時彼衆中有一大梵  
天王名救一切爲諸梵衆而說偈言  
我等諸宮殿 光明昔未有 此是何因緣



未有以何因緣而現此相是時諸梵天王  
即各相詣共議此事時彼眾中有一大梵  
天王名救一切為諸梵眾而說偈言  
我等諸宮殿 光明昔未有 此是何因緣  
宜各共求之 為大德天生 為佛出世間  
而此大光明 遍照於十方  
尔時五百萬億國土諸梵天王與宮殿俱  
各及大威嚴諸天華共詣西方推尋是相  
見大通智勝如來處于道場菩提樹下坐  
師子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  
伽人非人等恭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  
佛轉法輪即時諸梵天王頭面礼佛繞百  
千匝即以天華而散佛上其所散華如須  
弥山分以供養佛菩提樹其菩提樹高十  
由旬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彼佛而作  
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獻宮殿願垂  
納受時諸梵天王即於佛前一心同聲以  
偈頌曰  
世尊甚希有 難可得值遇 具無量功德  
能救護一切 天人之大師 哀愍於世間  
十方諸眾生 昔皆蒙饒益 我等所從來  
五百萬億國 捨深禪定樂 為供養佛故  
我等先世福 宮殿甚嚴飾 今以奉世尊  
唯願哀納受  
尔時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作是言唯願  
世尊轉於法輪度脫眾生開涅槃道時諸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6)

我等先世福 宮殿甚嚴飾 今以奉世尊  
唯願哀納受  
尔時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作是言唯願  
世尊轉於法輪度脫眾生開涅槃道時諸  
梵天王一心同聲而說偈言  
世雄兩足尊 唯願演說法 以大慈悲力  
度苦惱眾生  
尔時大通智勝如來嘿然許之又諸比丘  
東南方五百萬億國土諸大梵王各自見  
宮殿光明照耀昔所未有歡喜踊躍生希  
有心即各相詣共議此事時彼眾中有一  
大梵天王名曰大悲為諸梵眾而說偈言  
是事何因緣 而現如此相 我等諸宮殿  
光明昔未有 為大德天生 為佛出世間  
未曾見此相 當共一心求 過千萬億土  
尋光共推之 多是佛出世 度脫苦眾生  
尔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  
衣祴盛諸天華共詣西方推尋是相見  
大通智勝如來處于道場菩提樹下坐師  
子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  
人非人等恭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佛  
轉法輪時諸梵天王頭面礼佛繞百千匝  
即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之華如須弥山  
并以供養佛菩提樹華供養已各以宮殿  
奉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  
所獻宮殿願垂納受尔時諸梵天王即於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7)



即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之華如須弥山并以供養佛菩提樹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獻宮殿願垂納受尔時諸梵天王即於佛前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聖主天中王 迦陵頻伽聲 哀愍衆生者 我等今敬礼 世尊甚希有 久遠乃一現 一百八十劫 空過無有佛 三惡道充滿 諸天衆減少 今佛出於世 爲衆生作眼 世間所歸趣 救護於一切 爲衆生之父 哀愍饒益者 我等宿福慶 今得值世尊 尔時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名作是言唯願世尊哀愍一切轉於法輪度脫衆生時諸梵天王一心同聲而說偈言

大聖轉法輪 顯示諸法相 度苦惱衆生 令得大歡喜 衆生聞此法 得道若生天 諸惡道減少 忍善者增益

尔時大通智勝如來嘿然許之又諸比丘南方五百萬億國土諸大梵王各自見宮殿光明照耀昔所未有歡喜踊躍生希有心即各相詣共議此事以何因緣我等官殿有此光曜而彼衆中有一大梵天王名曰妙法爲諸梵衆而說偈言

我等諸宮殿 光明甚威曜 此非無因緣 是相宜求之 過於百千劫 未曾見是相 爲大德天生 爲佛出世間

我等諸宮殿 光明甚威曜 此非無因緣 是相宜求之 過於百千劫 未曾見是相 爲大德天生 爲佛出世間

尔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與官殿俱各以衣祴威諸天華共詣北方推尋是相見大通智勝如來處於道場菩提樹下坐師子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佛轉法輪時諸梵天王頭面礼佛繞百千匝即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之華如須弥山并以供養佛菩提樹華供養已各以官殿奉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獻官殿願垂納受尔時諸梵天王即於佛前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世尊甚難見 破諸煩惱者 過百三十劫 今乃得一見 諸飢渴衆生 以法雨充滿 昔所未曾觀 無量智慧者 如優曇鉢羅 今日乃值遇 我等諸宮殿 蒙光故嚴飾 世尊大慈愍 唯願垂納受

尔時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作是言唯願世尊轉於法輪令一切世間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皆獲安隱而得度脫時諸梵天王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唯願天人尊 轉無上法輪 擊于大法鼓 而吹大法螺 普雨大法雨 度無量衆生



門婆羅門皆獲安隱而得度脫時諸梵天  
王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唯願天人尊轉無上法輪擊于大法鼓  
而吹大法螺普雨大法雨度無量衆生  
我等咸歸請當演深遠音

今時大通智勝如來嘿然許之西南方乃  
至下方亦復如是今時上方五百萬億國  
土諸大梵王皆悉自觀所止宮殿光明威  
曜昔所未有歡喜踊躍生希有心即各相  
詣共議此事以何因緣我等宮殿有斯光  
明時彼衆中有一大梵天王名曰尸棄爲  
諸梵衆而說偈言

今以何因緣我等諸宮殿威德光明曜  
嚴飾未曾有如是之妙相昔所未聞見  
爲大德天生爲佛出世間

今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  
衣祴盛諸天華共詣下方推尋是相見大  
通智勝如來處于道場菩提樹下坐師子  
座諸天龍王乳圍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  
非人等恭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佛轉  
法輪時諸梵天王頭面礼佛繞百千匝即  
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之華如須弥山并  
以供養佛菩提樹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  
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

雲宮殿願垂納處時諸梵天王即於佛前  
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0)

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  
雲宮殿願垂納處時諸梵天王即於佛前  
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善哉見諸佛救世之聖尊能於三界獄  
勉出諸衆生普智天人尊哀愍群萌類  
能開甘露門廣度於一切於昔無量劫  
空過無有佛世尊未出時十方常暗瞋  
三惡道增長阿脩羅亦盛諸天衆轉滅  
死多墮惡道不從佛聞法常行不善事

色力及智慧斯等皆減少罪業因緣故  
失樂及樂想住於邪見法不識善儀則  
不蒙佛所化常墮於惡道佛爲世開眼  
久遠時乃出哀愍諸衆生故現於世間  
超出成正覺我等甚欣慶及餘一切衆  
喜歡未曾有我等諸宮殿蒙光故嚴飾  
今以奉世尊唯垂哀納受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  
今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白  
佛言唯願世尊轉於法輪多所安隱多所  
度脫時諸梵天王而說偈言

世尊轉法輪擊甘露法鼓度苦惱衆生  
開示涅槃道唯願受我請以大微妙音  
哀愍而敷演無量劫習法

今時大通智勝如來受十方諸梵天王及  
十六王子請即時三轉十二行法輪若沙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1)



哀慈而敷演 無量劫習法

今時大通智勝如來受十方諸梵天王及十六王子請即時三轉十二行法輪若沙門婆羅門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不能轉謂是苦是苦集是苦滅是苦滅道及廣說十二因緣法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佛於天人大眾之中說是法時六百萬億那由他人以不受一切法故而於諸漏心得解脫皆得深妙禪定三明六通具八解脫第二第三第四說法時千萬億恒河沙那由他等眾生亦以不受一切法故而於諸漏心得解脫從是已後諸聲聞眾無量無邊不可稱數今時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而為沙彌諸根通利智慧明了已曾供養百千萬億諸佛淨修梵行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俱白佛言世尊是諸無量千萬億大德聲聞皆已成就世尊亦當為我等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我等聞已皆共修學世尊我等志願如來知見深心所念佛自證知今時轉輪聖王所將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2)

量千萬億大德聲聞皆已成就世尊亦當為我等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我等聞已皆共修學世尊我等志願如來知見深心所念佛自證知今時轉輪聖王所將眾中八萬億人見十六王子出家亦求出家王即聽許今時彼佛受沙彌請過二萬劫已乃於四眾之中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讚念說是經已十六沙彌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皆共受持誦誦通利說是經時十六菩薩沙彌皆悉信受聲聞眾中亦有信解其餘眾生千萬億種皆生疑惑佛說是經於八千劫未曾休廢說此經已即入靜室住於禪定八萬四千劫是時十六菩薩沙彌知佛入室寂然禪定各昇法座亦於八萬四千劫為四部眾廣說分別妙法華經一一皆度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眾生示教利喜今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通智勝佛過八萬四千劫已從三昧起往詣法座安詳而坐普告大眾是十六菩薩沙彌甚為希有諸根通利智慧明了已曾供養無量千萬億數諸佛於諸佛所常修梵行受持佛智開示眾生令入其中汝等皆當數數親近而供養之所以者何若聲聞辟支佛及諸菩薩能信是十六菩薩所說經法受持不毀者是入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3)



持佛智開示衆生令入其中汝等皆當數  
數親近而供養之所以者何若聲聞辟支  
佛及諸菩薩能信是十六菩薩所說經法  
受持不毀者是人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如來之慧佛告諸比丘是十六菩  
薩常樂說是妙法華經一一菩薩所化六  
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衆生世世所生  
與菩薩俱從其聞法悉皆信解以此因緣  
得值四萬億諸佛世尊于今不盡諸比丘  
我今語汝彼佛弟子十六沙彌今皆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十方國土現在說  
法有無量百千萬億菩薩聲聞以為眷屬  
其二沙彌東方作佛一名阿闍在歡喜國  
二名須彌頂東南方二佛一名師子音二  
名師子相南方二佛一名虛空住二名常  
誠西南方二佛一名帝相二名梵相西方  
二佛一名阿彌陀二名度一切世間苦惱  
西北方二佛一名多摩羅跋耨檀香神通  
二名須彌相北方二佛一名雲自在二名  
雲自在王東方佛名壞一切世間怖畏  
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於娑婆國土成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比丘我等為沙彌  
時各各教化無量百千萬億恒河沙等衆  
生從我聞法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  
諸衆生于今有住聲聞地者我常教化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人等應以是法

生從我聞法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  
諸衆生于今有住聲聞地者我常教化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人等應以是法  
漸入佛道所以者何如來智慧難信難解  
亦時所化無量恒河沙等衆生者汝等諸  
比丘及我滅度後未來世中聲聞弟子是  
也我滅度後復有弟子不聞是經不知不  
覺菩薩所行自於所得功德生滅度想當  
入涅槃我於餘國作佛更有異名是人雖  
生滅度之想入於涅槃而於彼土求佛智  
慧得聞是經唯以佛乘而得滅度更無餘  
乘除諸如來方便說法諸比丘若如來自  
知涅槃時到衆又清淨信解堅固了達空  
法深入禪定便集諸菩薩及聲聞衆為說  
是經世間無有二乘而得滅度唯一佛乘  
得滅度耳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衆生  
之性知其志樂小法深著五欲為是等故  
說於涅槃是人若聞則便信受譬如五百  
由旬險難惡道曠絕無人怖畏之處若有  
多衆欲過此道至珍寶處有一導師聰慧  
明達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衆人欲過  
此難所將人衆中路憊退白導師言我等  
疲極而復怖畏不能復進前路猶遠今欲  
退還導師多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勝  
云何捨大珍寶而欲退還作是念已以方  
便力於險道中過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



疲極而復怖畏不能復進前路猶遠今欲  
退還導師多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勝  
云何捨大珍寶而欲退還作是念已以方  
便力於險道中過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  
衆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還今此大城可  
於中止隨意所作若入是城快得安隱若  
能前至寶所亦可得去是時疲極之衆心  
大歡喜歎未曾有我等今者免斯惡道快  
得安隱於是衆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  
安隱想今時導師知此人衆既得止息無  
復疲倦即滅化城語衆人言汝等去來實  
處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爲止息耳諸  
比丘如來亦復如是今爲汝等作大導師  
知諸生死煩惱惡道險難長遠應去應度  
若衆生但聞一佛乘者則不欲見佛不欲  
親近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  
得成佛知是心怯弱下劣以方便力而於  
中道爲止息故說二涅槃若衆生住於二

地如來今時即便爲說汝等所作未辦汝  
所住地近於佛慧當觀衆籌量所得涅槃  
非真實也但是如來方便之力於一佛乘  
分別說三如彼導師爲止息故化作大城  
既知息已而告之言寶處在近此城非實  
我化作耳今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

分別說三如彼導師爲止息故化作大城  
既知息已而告之言寶處在近此城非實  
我化作耳今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

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  
不得成佛道諸天神龍王阿脩羅衆等  
常雨於天華以供養彼佛諸天擊天鼓  
并作衆妓樂香風吹萎華更雨新好者  
過十小劫已乃得成佛道諸天及世人  
心皆懷踊躍彼佛十六子皆與其眷屬  
千萬億圍遶俱行至佛所頭面禮佛足  
而請轉法輪聖師子法雨充我及一切  
世尊甚難值久遠時一現爲覺悟群生  
震動於一切東方諸世界五百萬億國  
其宮殿光曜昔所未曾有諸梵見此相  
尋來至佛所散華以供養并奉上宮殿  
請佛轉法輪以偈而讚歎佛知時未至  
受請默然坐三方及四維上下亦復衆  
散華奉宮殿請佛轉法輪世尊甚難值  
願以本慈悲廣開甘露門轉無上法輪  
無量慧世尊受彼衆人請爲宣種種法  
四諦十二緣無明至老死皆從生緣有  
如是衆過患汝等應當知宣暢是法時  
六百萬億那由他諸苦隣皆成阿羅漢  
第二說法時千萬恒沙衆於諸法不受  
亦得阿羅漢從是後復道其數無有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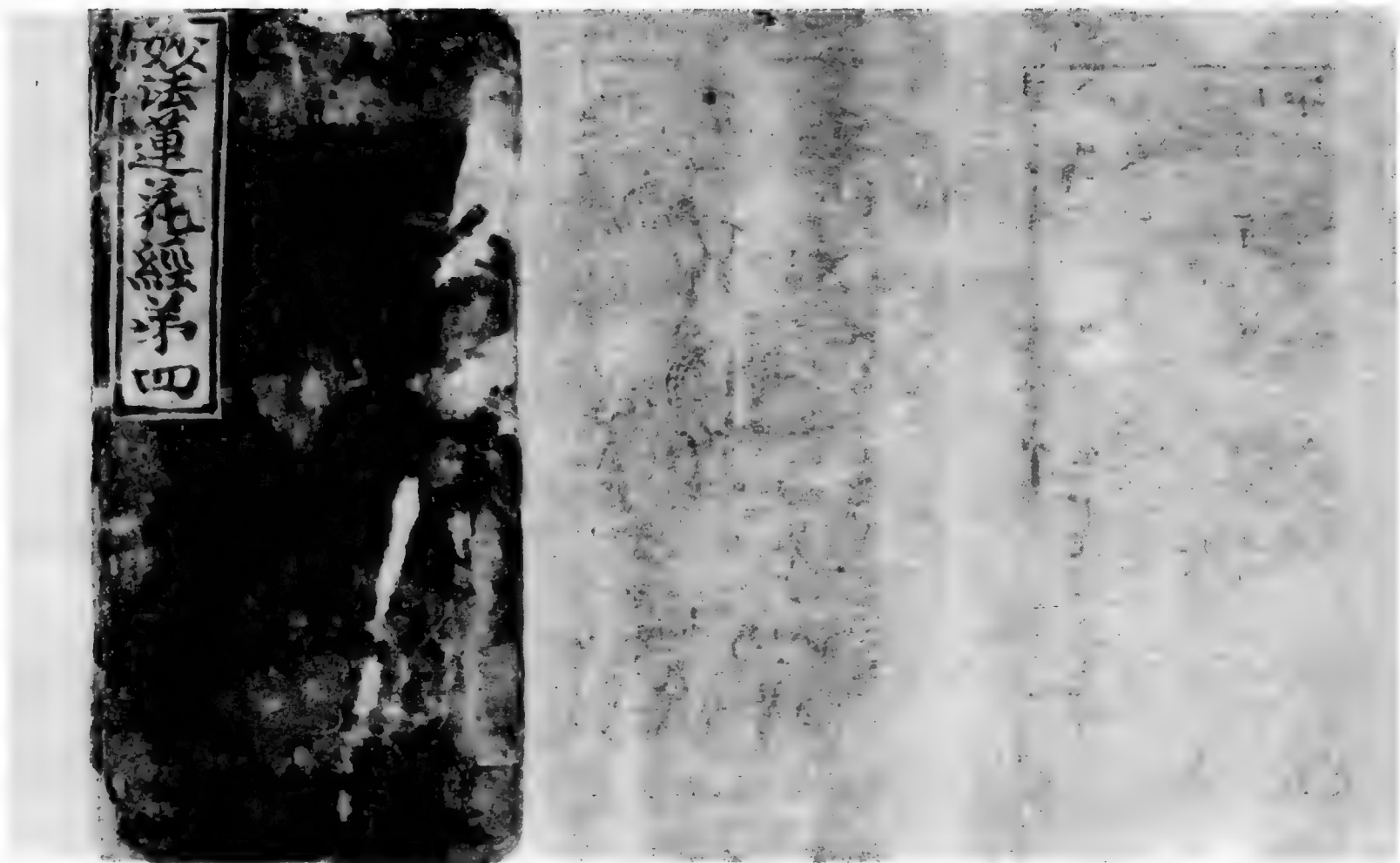
六百萬億那由其他諸苦際皆成阿羅漢  
第二說法時千萬恒沙衆於諸法不受  
亦得阿羅漢從是後其道其數無有量  
萬億劫算數不能得其邊時十六王子  
出家作沙彌皆共請彼佛演說大乘法  
我等及營從皆當成佛道願得如世尊  
慧眼第一淨佛知童子心宿世之所行  
以無量因緣種種諸譬喻說六波羅蜜  
及諸神通事分別真實法菩薩所行道  
說是法華經如恒河沙偈彼佛說經已  
靜室入禪定一心一處坐八萬四千劫  
是諸沙彌等知佛禪未出爲無量億衆  
說佛無上慧各各坐法座說是大乘經  
於佛宴寂後宣揚助化一一沙彌等  
所度諸衆生有六百萬億恒河沙等衆  
彼佛滅度後是諸聞法者在在諸佛土  
常與師俱生是十六沙彌具足行佛道  
今現在十方各得成正覺亦時聞法者  
各在諸佛所其有住聲聞漸教以佛道  
我在十六數曹亦爲汝說是故以方便  
引汝趣佛慧以是本因緣今說法華經  
令汝入佛道眞勿懷驚懼譬如險惡道  
迴絕多毒獸又復無水草人所神畏處  
無數千萬衆欲過此險道其路甚曠遠  
經五百由旬時有一導師強識有智慧  
明了心決定在險濟衆難衆人皆疲倦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8)

無數千萬衆欲過此險道其路甚曠遠  
經五百由旬時有一導師強識有智慧  
明了心決定在險濟衆難衆人皆疲倦  
而白導師言我等今頓乏於此欲退還  
導師作是念此輩甚可憐如何欲退還  
而失大珍寶尋時思方便當設神通力  
化作大城郭莊嚴諸舍宅周匝有園林  
渠流及浴池重門高樓閣男女皆充滿  
即作是化已慰衆言勿懼汝等入此城  
各可隨所樂諸人既入城心皆大歡喜  
皆生安隱想自謂已得度導師知息已  
集衆而告言汝等當前進此是化城耳  
我見汝疲倦極中路欲退還故以方便力  
權化作此城汝今勤精進當共至寶所  
我亦復如是爲一切導師見諸未道者  
中路而憫廢不能度生死煩惱諸險道  
故以方便力爲息說涅槃言汝等苦城  
所作皆已辦既知到涅槃皆得阿羅漢  
亦乃集大衆爲說真實法諸佛方便力  
分別說三乘唯有一佛乘息憂故說二  
今爲汝說實汝所得非滅爲佛一切智  
當發大精進汝證一切智十力等佛法  
具三十二相乃是真實滅諸佛之導師  
爲息說涅槃既知是息已引入於佛慧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9)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封面)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



方便隨宜說法又聞授諸大弟子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記復聞宿世因緣之事復  
聞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得未曾有心  
淨踊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礼足却  
住一面瞻仰尊顏目不暫捨而作是念世  
尊甚奇特所為希有隨順世間若干種性  
以方便知見而為說法拔出衆生處處貪  
著我等於佛功德言不能宣唯佛世尊能  
知我等深心本願亦時佛告諸比丘汝等  
見是富樓那多羅居士不我常稱其於  
說法人中取為第一亦常歎其種種功德  
精勤護持助宣我法能於四衆示教利喜  
具足解釋佛之正法而大饒益同梵行者  
自捨如來無能盡其言論之辯汝等勿謂  
富樓那但能護持助宣我法亦於過去九  
十億諸佛所護持助宣佛之正法於彼說  
法人中亦取第一又於諸佛所說空法明  
了通達得四無礙智常能審諦清淨說法  
無有疑惑具足菩薩神通之力隨其壽命  
常修梵行彼佛世人咸皆謂之實是聲聞  
而富樓那以斯方便饒益無量百千衆生

又化無量阿僧祇人令立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為淨佛土故常作佛事教化衆生  
諸比丘富樓那亦於七佛說法人中而得  
第一今於我所說法人中亦為第一於賢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

又化無量阿僧祇人令立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為淨佛土故常作佛事教化衆生  
諸比丘富樓那亦於七佛說法人中而得  
第一今於我所說法人中亦為第一於賢  
劫中當來諸佛說法人中亦復第一而皆  
護持助宣佛法亦於未來護持助宣無量  
無邊諸佛之法教化饒益無量衆生令立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淨佛土故常勤  
精進教化衆生漸漸具足菩薩之道通無  
量阿僧祇劫當於此土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號曰法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  
為一佛土七寶為地地平如掌無有山陵  
谿澗溝壑七寶臺觀充滿其中諸天宮殿  
近處虛空人天交接兩得相見無諸要道  
亦無女人一切衆生皆以化生無有姓欲  
得大神通身出光明飛行自在志念堅固  
精進智慧普皆金色三十二相而自在嚴  
其國衆生常以二食一者法喜食二者禪  
悅食有無量阿僧祇千萬億那由他諸菩  
薩衆得大神通四無礙智善能教化衆生  
之類其聲聞衆算數校計所不能知皆得  
具足六通三明及八解脫其佛國土有如  
是等無量功德莊嚴成就劫名寶明國名  
善淨其佛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安住甚久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



具足六通三明及八解脫其佛國土有如是等無量功德莊嚴成就劫名寶明國名善淨其佛壽命無量阿僧祇劫法住甚久佛滅度後起七寶塔遍滿其國余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比丘諦聽佛子所行道善學方便故不可得思議知衆樂小法而畏於大智是故諸菩薩作聲聞緣覺以無數方便化諸衆生類自說是聲聞去佛道甚遠度脫無量衆皆悉得成就雖小欲懈怠漸當令作佛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少欲厭生死實自淨佛土示衆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弟子如是方便度衆生若我具足說種種現化事衆生聞是者心則懷疑惑今此富樓那於昔千億佛勤修所行道宜讚諸佛法為求無上慧而於諸佛所現居弟子上多聞有智慧所說無所畏能令衆歡喜未曾有度脫而以助佛事已度大神通具四無礙智知諸根利鈍常說清淨法演暢如是義教諸千億衆令住大乘法而自淨佛土未來亦供養無量無數佛護助宣正法亦自淨佛土常以諸方便說法無所畏度不可計衆成就一切智供養諸如來護持法寶藏其後得成佛子名曰法明

教諸千億衆令住大乘法而自淨佛土未來亦供養無量無數佛護助宣正法亦自淨佛土常以諸方便說法無所畏度不可計衆成就一切智供養諸如來護持法寶藏其後得成佛子名曰法明其國名善淨七寶所合成劫名為寶明菩薩衆甚多其數無量億皆度大神通威德力具足充滿其國土聲聞亦無數三明八解脫得四無礙智以是等為僧其國諸衆生姓欲皆已斷純一變化生具相莊嚴身法喜禪悅食更無餘食想無有諸女人亦無諸惡道富樓那比丘功德悉成滿當得斯淨土賢聖衆甚多如是無量事我今但略說

余時千二百阿羅漢心自在者作是念我等歡喜得未曾有若世尊各見授記如餘大弟子者不亦快乎佛知此等心之所念告摩訶迦葉是千二百阿羅漢我今當現前次第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於此衆中我大弟子憍陳如比丘當供養六萬二千億佛然後得成為佛名曰普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五百阿羅漢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迦留陀夷優陀夷阿菟樓駄離婆多劫賓那薄拘羅周陀莎伽藍等皆當得阿耨多羅



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五百阿羅漢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迦留陀夷優陀夷阿菟樓駄離婆多劫賓那薄拘羅周陀莎伽陀等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同一号名曰普明尔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憍陳如比丘當見無量佛過阿僧祇劫乃成等正覺常放大光明具足諸神通名聞遍十方一切之所敬常說無上道故号为普明其國土清淨菩薩皆勇猛咸昇妙樓閣遊諸十方國以無上供具奉獻於諸佛作是供養已心懷大歡喜須臾還本國有如是神力佛壽六萬劫正法住倍壽像法復倍是法滅天人憂其五百比丘次第當作佛同号曰普明

轉次而授記我滅度之後某甲當作佛其所化世間亦如我今日國土之嚴淨及諸神通力菩薩聲聞衆正法及像法壽命劫多少皆如上所說迦葉汝已知五百自在者餘諸聲聞衆亦當復如是其不在此會汝當為宣說  
尔時五百阿羅漢於佛前得受記已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礼足悔過自責世尊我等常作是念自謂已得究竟滅度今乃知之如無智者所以者何我等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6)

踊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礼足悔過自責世尊我等常作是念自謂已得究竟滅度今乃知之如無智者所以者何我等應得如來智慧而便自以小智為足世尊辭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卧是時親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與之而去其人醉卧都不覺知起已遊行到於他國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若少有所得便以為足於後親友會遇見之而作是言咄哉丈夫何為衣食乃至如是我昔欲令汝得安樂五欲自恣於某年日月以無價寶珠繫汝衣裏今故現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為癡也汝今可以此寶質易所須常可如意無所乏短佛亦如是為菩薩時教化我等令發一切智心而事廢忘不知不覺既得阿羅漢道自謂滅度資生艱難得少為足一切智願猶在不失今者世尊覺悟我等作如是言諸比丘汝等所得非究竟滅我久令汝等種佛善根以方便故示涅槃相而汝謂為實得滅度世尊我今乃知實是菩薩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以是因緣甚大歡喜得未曾有尔時阿若憍陳如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等聞無上安隱授記聲歡喜未曾有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7)



得未曾有。今時阿若橋陳如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等聞無上安隱授記聲歡喜未曾有。於無量智佛今於世尊前自悔諸過咎。便自以為足。譬如貧窮人往至親友家。其家甚大富。具設諸餽餼。以無價寶珠。繫著內衣裏。默與而捨去。時即不覺知。是人既已起。遊行詣他國。求水食自濟。資生甚艱難。得少便為足。更不願好者。不覺內衣裏有無價寶珠。與珠之親友。

後見此貧人苦切責之已。示以所繫。貧人見此珠其心大歡喜。富有諸財物。五欲而自恣。我等亦如是。世尊於長夜。常愍見教化。令種無上願。我等無智故。不覺亦不知。得少涅槃分。自足不求餘。今佛覺悟我言非實滅度。得佛無上慧。今乃為真滅。我今從佛聞。授記莊嚴事。及轉次受決。身心遍歡喜。

妙法蓮華經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

今時阿難羅睺羅而作是念。我等每自思惟。設得授記。不亦使乎。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禮足。俱白佛言。世尊。我等於此亦應有分。唯有如來我等所歸。又我等為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所見。知識阿難常為。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8)

惟設得授記。不亦使乎。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禮足。俱白佛言。世尊。我等於此亦應有分。唯有如來我等所歸。又我等為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所見。知識阿難常為侍者。讚持法藏。羅睺羅是佛之子。若佛見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者我願既滿。眾望亦足。今時學無學聲聞弟子二千人。皆從座起。偏袒右肩。到於佛前。一心合掌。瞻仰世尊。如阿難羅睺羅所願。住立一面。今時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号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當供養六十二億諸佛。護持法藏。然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教化二十千萬億恒河沙諸菩薩等。令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國名常立勝幢。其土清淨琉璃。為地。劫名妙音遍滿。其佛壽命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若人於千萬億無量阿僧祇劫中。算數校計。不能得知。正法住世倍於壽命。像法住世復倍正法。阿難。是山海慧自在通王佛。為十方無量千萬億恒河沙等諸佛如來所共讚歎。稱其功德。今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今僧中說阿難持法者。當供養諸佛。然後成正覺。号曰山海慧自在通王佛。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9)



我今僧中說阿難持法者當供養諸佛  
然後成正覺号曰山海慧自在通王佛  
其國土清淨名常立勝幢教化諸菩薩  
其數如恒沙佛有大威德名聞滿十方  
壽命無有量以愍衆生故正法倍壽命  
像法復倍是如恒河沙等無數諸衆生  
於此佛法中種佛道因緣

尔時會中新發意菩薩八千人咸作是念  
我等尚不聞諸大菩薩得如是記有何因  
緣而諸聲聞得如是決尔時世尊知諸菩  
薩心之所念而告之曰諸善男子我與阿  
難等於空王佛所同時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  
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  
難護持我法亦護將來諸佛法藏教化成  
就諸菩薩衆其本願如是故獲斯記阿難  
面於佛前自聞授記及國土莊嚴所願具  
足心大歡喜得未曾有即時憶念過去無  
量千萬億諸佛法藏通達無礙如今所聞  
亦識本願尔時阿難而說偈言  
世尊甚希有令我念過去無量諸佛法  
如今日所聞我今無復疑安住於佛道  
方便為侍者護持諸佛法  
尔時佛告羅睺羅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号  
蹈七寶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0)

方便為侍者護持諸佛法

尔時佛告羅睺羅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号  
蹈七寶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當供養十世界微塵等數諸佛如來常為  
諸佛而作長子猶如今也是蹈七寶華佛  
國土莊嚴壽命劫數所化弟子正法像法  
亦如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無異亦為此  
佛而作長子過是已後當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尔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  
言

我為太子時羅睺為長子我今成佛道  
受法為法子於未來世中見無量億佛  
皆為其長子一心求佛道羅睺羅發行  
唯我能知之現為我長子以示諸衆生  
無量億千萬功德不可數安住於佛法  
以求無上道

尔時世尊見學無學二千人其意柔軟寂  
然清淨一心觀佛佛告阿難汝見是學無  
學二千人不唯然已見阿難是諸人等當  
供養五十世界微塵數諸佛如來恭敬尊  
重護持法藏末後同時於十方國各得成  
佛皆同一号名曰寶相如來應供正遍知  
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壽命一劫國土莊嚴聲聞菩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1)



佛皆同一号名曰寶相如來應供正遍知  
明行足善逝此間解脫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壽命一劫國土莊嚴聲聞菩  
薩正法像法皆悉同等今時世尊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  
是二千聲聞今於我前住悉皆與授記  
未來當成佛所供養諸佛如上說座數  
護持其法藏後當成正覺各於十方國  
悉同一名号俱時坐道場以證無上慧  
皆名為寶相國土及弟子正法與像法  
悉等無有異咸以諸神通度十方衆生  
名聞普周遍漸入於涅槃  
今時學無學二十人聞佛授記歡喜踊躍  
而說偈言  
世尊慧燈明我聞授記音心歡喜充滿  
如甘露見灌  
妙法蓮華經法師品第十  
余時世尊因藥王菩薩告八萬大士藥王  
汝見是大衆中無量諸天龍王夜叉乾闥  
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  
非人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聲  
聞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如是等類咸  
於佛前聞妙法華經一偈一句乃至一念  
隨喜者我皆與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佛告藥王又如來滅度之後若有

聞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如是等類咸  
於佛前聞妙法華經一偈一句乃至一念  
隨喜者我皆與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佛告藥王又如來滅度之後若有  
人間妙法華經乃至一偈一句一念隨喜  
者我亦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若  
復有人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妙法華經乃  
至一偈於此經卷敬視如佛種種供養華  
香瓔珞栴檀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妓  
樂乃至合掌恭敬藥王當知是諸人等已  
曾供養十萬億佛於諸佛所成就大願願  
衆生故生此人間藥王若有人問何等衆  
生於未來世當得作佛應示是諸人等於  
未來世必得作佛何以故若善男子善女  
人於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說書  
寫種種供養經卷華香瓔珞栴檀香塗香燒  
香繒蓋幢幡衣服妓樂合掌恭敬是人一  
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  
之當知此人是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哀愍衆生願生此間廣演分別  
妙法華經何況盡能受持種種供養者藥  
王當知是人自捨清淨業報於我滅度後  
應衆生故生於惡世廣演此經若是善男  
子善女人我滅度後能親爲一人說法華  
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



惡衆生故生於惡世廣演此經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滅度後能攝爲一人說法華經乃至一向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事何況於大衆中廣爲人說藥王若有惡人以不善心於一劫中現於佛前常毀罵佛其罪尚輕若人以一惡言毀訾在家出家讀誦法華經者其罪甚重藥王其有讀誦法華經者當知是人以佛莊嚴而自莊嚴則爲如來肩所荷擔其所至方應隨向礼一心合掌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華香瓔珞絃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銷鐺作諸妙樂人中上供而供養之應持天寶而以散之天上寶聚應以奉獻所以者何是人歡喜說法須臾聞之即得究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今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欲住佛道成就自然智常當勤供養受持法華者其有欲疾得一切種智慧當受持是經并供養持者若有能受持妙法華經者當知佛所使愍念諸衆生諸有能受持妙法華經者捨於清淨土愍衆放生此當知如是人自在所欲生能於此惡世廣說無上法應以天華香及天寶衣服天上妙寶聚供養說法者吾滅後惡世能持是經者當合掌礼敬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4)

能於此惡世廣說無上法應以天華香及天寶衣服天上妙寶聚供養說法者吾滅後惡世能持是經者當合掌礼敬如供養世尊上饌衆甘美及種種衣服供養是佛子冀得須臾聞若能於後世受持是經者我遣在人中行於如來事若於一劫中常懷不善心作色而罵佛獲無量重罪其有讀誦持是法華經者須臾加惡言其罪復過彼有人求佛道而於一劫中合掌在我前以無數偈讚由是讚佛故得無量功德歎美持經者其福復過彼於八十億劫以寂妙色聲及與香味觸供養持經者如是供養已若得須臾聞則應自欣慶我今獲大利藥王今告汝我所說諸經而於此經中法華第一

今時佛復告藥王菩薩摩訶薩我所說經典無量千萬億已說今說當說而於其中此法華經最爲難信難解藥王此經是諸佛秘要之藏不可分布安授與人諸佛世尊之所守護從昔已來未曾顯說而此經者如來現在猶多怨嫉況滅度後藥王當知如來滅後其能書持讀誦供養爲他人說者如來則爲以衣覆之又爲他方現在諸佛之所護念是人有大信力及志願力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5)



尊之所守護從昔已來未曾顯說而此經者如來現在猶多怨嫉況滅度後藥王當知如來滅後其能書持讀誦供養為他人說者如來則為以衣覆之又為他方現在諸佛之所護念是人有大信力及志願力諸善根力當知是人與如來共宿則為如來手摩其頭藥王在在處處若說若讀若誦若書若經卷所住處皆應起七寶塔極令高廣嚴飾不須復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此塔應以一切華香瓔珞繒蓋幢幡妙樂歌頌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若有人得見此塔禮拜供養當知是等皆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藥王多有人在家出家行菩薩道若不能得見聞讀誦書持供養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若有得聞是經典者乃能善行菩薩之道其有衆生求佛道者若見若聞是法華經聞已信解受持者當知是人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藥王譬如有入渴乏須水於彼高原穿鑿求之猶見乾土知水尚遠施功不已轉見濕土遂漸至沮其心決定知水必近菩薩亦復如是若未聞未解未能修習是法華經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若得聞解思惟修習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

心決定知水必近菩薩亦復如是若未聞未解未能修習是法華經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若得聞解思惟修習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屬此經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佛教化成就菩薩而為開示藥王若有菩薩聞是法華經驚疑怖畏當知是為新發意菩薩若聲聞人聞是經驚疑怖畏當知是為增上慢者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來滅後欲為四衆說是法華經者云何應說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來室者如來衣坐如來座亦乃應為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為諸菩薩及四衆廣說是法華經藥王我於師國遣化人為其集聽法衆亦遣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聽其說法是諸化人聞法信受隨順不逆若說法者在空閑處我時廣遣天龍鬼神乾闥婆阿脩羅等聽其說法我雖在異國時時令說法者得見我身若於此經忘失句逗我還為說令得具足亦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國時時令說法者得見我身若於此經忘失句逗我還為說令得具足今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欲捨諸懈怠 應當聽此經 是經難得聞 信受者亦難 如人渴須水 穿鑿於高原 猶見乾燥土 知去水尚遠 漸見濕土泥 決定知近水 藥王汝當知 如是諸人等 不聞法華經 去佛智甚遠 若聞是深經 決了聲聞法 是諸經之王 聞已諦思惟 當知此人等 近於佛智慧 若人說此經 應入如來室 著於如來衣 而坐如來座 處眾無所畏 廣為分別說 大慈悲為室 柔和忍辱衣 諸法空為座 處此為說法 若說此經時 有人惡口罵 加刀杖瓦石 念佛故應忍 我千萬億土 現淨堅固身 於無量億劫 為眾說法 若我滅度後 能說此經者 我遣化四眾 比丘比丘尼 及清淨士女 供養於法師 引導諸眾生 集之令聽法 若人欲加惡 刀杖及瓦石 則遣變化人 為之作衛護 若說法之人 獨在空閑處 寂寞無人聲 讀誦此經典 我亦時為現 清淨光明身 若忘失章句 為說令通利 若人具是德 或為四眾說 空處讀誦經 皆得見我身 若人在空閑 我遣天龍王 夜叉鬼神等 為作聽法眾 是人樂說法 分別無罣礙 諸佛護念故

為說令通利 若人具是德 或為四眾說 空處讀誦經 皆得見我身 若人在空閑 我遣天龍王 夜叉鬼神等 為作聽法眾 是人樂說法 分別無罣礙 諸佛護念故 能令大眾喜 若親近法師 速得菩薩道 隨順是師學 得見恒沙佛

妙法蓮華經見寶塔品第十一

爾時佛前有七寶塔高五百由旬縱廣二百五十由旬從地涌出住在空中種種寶物而裝校之五千欄楯龕室千萬無數幢幡以為嚴飾垂寶瓔珞寶鈴萬億兩懸其上四面皆出多摩羅跋梅檀之香充滿世眾其諸幡蓋以金銀琉璃磚磑碼碯真珠玫瑰七寶合成高至四天王宮三十三天雨天曼陀羅華供養寶塔餘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千萬億眾以一切華香瓔珞幢蓋收樂供養寶塔恭敬尊重讚歎爾時寶塔中出大音聲歎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薩法佛所護念妙法華經為大眾說如是如是釋迦牟尼世尊如所說者皆是真實爾時四眾見大寶塔住在空中又聞塔中所出音聲皆得法喜怪未曾有從座而起恭敬合掌却住一面爾時有菩薩摩訶薩名大樂說知一



世尊如所說者皆是真實。爾時四眾見大寶塔住在空中。又聞塔中所出音聲。皆得法喜。怪未曾有。從座而起。恭敬合掌。却住一面。爾時有菩薩摩訶薩。名大樂說。知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等心之所疑。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寶塔從地涌出。又於其中發是音聲。爾時佛告大樂說菩薩。此寶塔中有如來全身。乃往過去東方無量千萬億阿僧祇世界。名寶淨。彼中有佛。名曰多寶。其佛行菩薩道時。作大誓願。若我成佛滅度之後。於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處。我之塔廟為聽是經。故涌現其前。為作證明。讚言善哉。彼佛成道已。臨滅度時。於天人大眾中告諸比丘。我滅度後。欲供養我全身者。應起一大塔。其佛以神通願力。十方世界在在處處。若有說法華經者。彼之寶塔皆涌出。其前全身在於塔中。讚言善哉。善哉。大樂說。今多寶如來塔間說法華經。故從地涌出。讚言善哉。善哉。是時大樂說菩薩。以如來神力。故白佛言。世尊。我等願欲見此佛身。佛告大樂說菩薩。摩訶薩。是多寶佛有深重願。若我寶塔為聽法華經。故出於諸佛前。時其有欲以我身示四眾者。彼佛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界。說法盡還集一處。然後我身乃出現耳。大樂說。我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界。說法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0)

身示四眾者。彼佛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界。說法盡還集一處。然後我身乃出現耳。大樂說。我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界。說法者。今應當集大樂說。白佛言。世尊。我等亦願欲見世尊分身諸佛。禮拜供養。爾時佛放白毫一光。即見東方五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國土。諸佛彼諸國土。皆以頗梨為地。寶樹叢林。以為莊嚴。無數千萬億菩薩充滿其中。遍張寶帳。寶網羅上。彼國諸佛以大妙音。而說諸法。及見無量千萬億菩薩。遍滿諸國。為眾說法。南西北方。四維上下。白毫相光所照之處。亦復如是。爾時十方諸佛各告眾菩薩言。善男子。我今應往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所。并供養多寶如來寶塔。時娑婆世界。即變清淨琉璃為地。寶樹莊嚴。黃金為繩。以界八道。無諸聚落。村營。城邑。大海。江河。山川。林藪。燒大寶香。曼陀羅花。遍布其地。以寶網。幔羅覆其上。懸諸寶鈴。唯留此會眾。移諸天人。置於他土。是時諸佛各將一大菩薩。以為侍者。至娑婆世界。各到寶樹下一寶樹。高五百由旬。枝葉華菓。次第莊嚴。諸寶樹下。皆有師子之座。高五由旬。亦以大寶而校飾之。爾時諸佛各於此座結加趺坐。如是展轉遍滿三千大千世界。而於釋迦牟尼佛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1)



百由旬枝葉華菓次第莊嚴諸寶樹下皆  
有師子之座高五由旬亦以大寶而校飾  
之今時諸佛各於此座結加趺坐如是展  
轉遍滿三千大千世界而於釋迦牟尼佛  
一方所分之身猶故未盡時釋迦牟尼佛  
欲容受所分身諸佛故八方各更變二百  
萬億那由他國皆令清淨無有地獄餓鬼  
畜生及阿脩羅又移諸天人置於他土所  
化之國亦以琉璃為地寶樹莊嚴樹高五  
百由旬枝葉華菓次第嚴飾樹下皆有寶  
師子座高五由旬種種諸寶以為裝校亦  
無大海江河及目真隣陀山摩訶目真隣  
陀山鐵圍山大鐵圍山須弥山等諸山王  
通為一佛國土寶地平正寶交露暢遍覆  
其上懸諸幡蓋燒大寶香諸天寶華遍布  
其地釋迦牟尼佛為諸佛當來坐故復於  
八方各更變二百萬億那由他國皆令清  
淨無有地獄餓鬼畜生及阿脩羅又移諸  
天人置於他土所化之國亦以琉璃為地  
寶樹莊嚴樹高五百由旬枝葉華菓次第  
莊嚴樹下皆有寶師子座高五由旬亦以  
大寶而校飾之亦無大海江河及目真隣  
陀山摩訶目真隣陀山鐵圍山大鐵圍山  
須弥山等諸山王通為一佛國土寶地平  
正寶交露暢遍滿其上懸諸幡蓋燒大寶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2)

陀山摩訶目真隣陀山鐵圍山大鐵圍山  
須弥山等諸山王通為一佛國土寶地平  
正寶交露暢遍滿其上懸諸幡蓋燒大寶  
香諸天寶華遍布其地今時東方釋迦牟  
尼所分之身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  
國土中諸佛各各說法來集於此如是次  
第十方諸佛皆悉來集坐於八方今時一  
一方四百萬億那由他國土諸佛如來遍  
滿其中是時諸佛各在寶樹下坐師子座  
皆遣侍者問訊釋迦牟尼佛各寶寶華滿  
掬而告之言善男子汝往詣耆闍崛山釋  
迦牟尼佛所如我詞曰少病少惱氣力安  
樂及菩薩聲聞眾悉安隱不以此寶華散  
佛供養而作是言彼某甲佛與欲開此寶  
塔諸佛遣使亦復如是今時釋迦牟尼佛  
見所分身佛悉已來集各各坐於師子之  
座皆聞諸佛與欲同開寶塔即從座起住  
虛空中一切四眾起立合掌一心觀佛於  
是釋迦牟尼佛以右拍開七寶塔戶出大  
音聲如却闔鑰開大城門即時一切眾會  
皆見多寶如來於寶塔中坐師子座全身  
不散如入禪定又聞其言善哉善哉釋迦  
牟尼佛使說是法華經我為聽是經故而  
來至此今時四眾等見過去無量千萬億  
劫滅度佛說如是言數未曾有以天寶華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3)



半座佛使說是法華經我為聽是經故而  
來至此今時四眾等見過去無量千萬億  
劫滅度佛說如是言歎未曾有以天寶華  
聚散多寶佛及釋迦牟尼佛上今時多寶  
佛於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牟尼佛而作  
是言釋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時釋迦牟  
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結加趺坐今時  
大眾見二如來在七寶塔中師子座上結  
加趺坐各作是念佛坐高遠唯願如來以  
神通力令我等輩俱處虛空即時釋迦牟  
尼佛以神通力接諸大眾皆在虛空以大  
音聲普告四眾誰能於此娑婆國土廣說  
妙法華經今正是時如來不久當入涅槃  
佛欲以此妙法華經付囑有在在時世尊  
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聖主世尊雖久滅度在寶塔中尚為法來  
諸人云何不勤為法此佛滅度無央數劫  
處處聽法以難遇故彼佛本願我滅度後  
在在所往常為聽法又我分身無量諸佛  
如恒沙等來欲聽法及見滅度多寶如來  
各捨妙土及弟子眾天人龍神諸供養事  
令法久住故來至此為坐諸佛以神通力  
移無量眾令國清淨諸佛各各詣寶樹下  
如清淨池蓮華莊嚴其寶樹下諸師子座  
佛坐其上光明嚴飾如夜闇中然大炸火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4)

移無量眾令國清淨諸佛各各詣寶樹下  
如清淨池蓮華莊嚴其寶樹下諸師子座  
佛坐其上光明嚴飾如夜闇中然大炸火  
身出妙香遍十方國眾生蒙熏喜不自勝  
譬如大風吹小樹枝以是方便令法久住  
告諸大眾我滅度後誰能護持讀說斯經  
今於佛前自說誓言其多寶佛雖久滅度  
以大誓願而師子吼多寶如來及與我身  
所集化佛當知此意諸佛子等誰能護法  
當發大願令得久住其有能護此經法者  
則為供養我及多寶此多寶佛現於寶塔  
常遊十方為是經故亦復供養諸來化佛  
莊嚴光飾諸世界者若說此經則為見我  
多寶如來及諸化佛諸善男子各諦思惟  
此為難事宜發大願諸餘經典數如恒沙  
雖說此等未足為難若接須彌擲置他方  
無數佛土亦未為難若以足指動大千界  
遠擲他國亦未為難若立有頂為眾演說  
無量餘經亦未為難若佛滅後於惡世中  
能說此經是則為難假使有人手把虛空  
而以遊行亦未為難於我滅後若自書持  
若使人書是則為難若以大地置足甲上  
昇於梵天亦未為難佛滅度後於惡世中  
轉讀此經是則為難假使劫燒擔負乾草  
入中不燒亦未為難我滅度後若持此經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5)



昇於梵天亦未為難佛滅度後於惡世中  
難讀此經是則為難假使劫燒擔負乾草  
入中不燒亦未為難我滅度後若持此經  
為一人說是則為難若持八萬四千法藏  
十二部經為人演說令諸聽者得六神通  
雖能如是亦未為難於我滅後聽受此經  
問其義趣是則為難若人說法令千萬億  
無量無數恒沙眾生得阿羅漢具六神通  
雖有是益亦未為難於我滅後若能奉持  
如斯經典是則為難我為佛道於無量土  
從始至今廣說諸經而於其中此經第一  
若有能持則持佛身諸善男子於我滅後  
誰能受持讀誦此經今於佛前自說誓言  
此經難持若暫持者我則歡喜諸佛亦然  
如是之人諸佛所歎是則勇猛是則精進  
是名持戒行頭陀者則為疾得無上佛道  
能於來世讀持此經是真佛子住淨善地  
佛滅度後能解其義是諸天人世間之眼  
於恐畏世能須臾說一切天人皆應供養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6)

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於多劫中  
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  
為欲滿足六波羅蜜勤行布施心無憍惜  
為馬七珍國城妻子奴婢僕從頭目髓腦  
身肉手足不惜軀命時世人民壽命無量  
為於法故捐捨國位委正太子擊鼓宣令  
四方求法誰能為我說大乘者吾當終身  
供給走使時有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  
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當為宣說王聞仙  
言歡喜踊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須採菓汲  
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牀座身心無  
倦于時奉事經於千歲為於法故精勤給  
侍令無所乏尔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  
偈言  
我念過去劫為求大法故雖作世國王  
不貪五欲樂推鍾告四方誰有大法者  
若為我解說身當為奴僕時有阿私仙  
來自於大王我有微妙法世間所希有  
若能修行者吾當為汝說時王聞仙言  
心生大喜悅即便隨仙人供給於所須  
採薪及菓祿隨時恭敬與情存妙法故  
身心無懈倦普為諸眾生勤求於大法  
亦不為己身及以五欲樂故為大國王  
勤求獲此法遂致得成佛今故為汝說  
佛告諸比丘尔時王者則我身是時仙人  
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7)



勤求獲此法遂致得成佛今故爲汝說  
佛告諸比丘今時王者則我身是時仙人  
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  
令我具足六波羅蜜慈悲喜捨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十力四無所畏四攝  
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衆  
生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告諸四衆提  
婆達多却後過無量劫當得成佛号曰天  
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  
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  
天道時天王佛住世二十中劫廣爲衆生  
說於妙法恒河沙衆生得阿羅漢果無量  
衆生發緣覺心恒河沙衆生發無上道心  
得無生忍至不退轉時天王佛般涅槃後  
在法住世二十中劫全身舍利起七寶塔  
高六十由旬縱廣四十由旬諸天人民悉  
以雜華栴香燒香塗香衣服瓔珞幢幡寶  
蓋妓樂歌頌禮拜供養七寶妙塔無量衆  
生得阿羅漢果無量衆生悟辟支佛不可  
思議衆生發菩提心至不退轉佛告諸比  
丘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妙法  
華經提婆達多品淨心信敬不生疑惑者  
不墮地獄餓鬼畜生生十方佛前所生之  
處常聞此經若生人天中受勝妙樂若在  
佛前蓮華化生於時下方多寶世尊所從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8)

處常聞此經若生人天中受勝妙樂若在  
佛前蓮華化生於時下方多寶世尊所從  
菩薩名曰智積白多寶佛當還本土釋迦  
牟尼佛告智積曰善男子且待須臾此有  
菩薩名文殊師利可與相見論說妙法可  
還本土今時文殊師利坐千葉蓮華大如  
車輪俱來菩薩亦坐寶蓮華從於大海娑  
竭羅龍宮自然涌出住虛空中詣靈鷲山  
從蓮華下至於佛所頭面敬禮二世尊足  
修敬已畢往智積所共相慰問却坐一面  
智積菩薩問文殊師利仁往龍宮所化衆  
生其數幾何文殊師利言其數無量不可  
稱計非口所宜非心所測且待須臾自當  
證知所言未竟無數菩薩坐寶蓮華從海  
涌出詣靈鷲山住在虛空此諸菩薩皆是  
文殊師利之所化度具菩薩行皆共論說  
六波羅蜜本聲聞人在虛空中說聲聞行  
今皆修行大乘空義文殊師利謂智積曰  
於海教化其事如是今時智積菩薩以偈  
讚曰  
大智德勇健 化度無量衆 今此諸大會  
及我皆已見 演暢實相義 開闢一乘法  
廣導諸衆生 令速成菩提  
文殊師利言我於海中唯常宣說妙法華  
經智積問文殊師利言此經甚深微妙諸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9)



廣導諸衆生 令速成菩提

文殊師利言我於海中唯常宣說妙法華經智積問文殊師利言此經甚深微妙諸經中寶世所希有願有衆生勤加精進修行此經速得佛不文殊師利言有婆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衆生諸根行業得陀羅尼諸佛所說甚深秘藏悉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於剎那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辯才無礙慈念衆生猶如赤子功德具足心念口演微妙廣大慈悲仁讓志意和雅能至菩提智積菩薩言

我見釋迦如來於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爲衆生故然後乃得成菩提道不信此女於須臾頃便成正覺言論未訖時龍王女忽現於前頭面禮敬却住一面以偈讚曰深達罪福相 遍照於十方 微妙淨法身 具相三十二 以八十種好 用莊嚴法身 天人所戴仰 龍神咸恭敬 一切衆生類 無不宗奉者 又聞成菩提 唯佛當證知 我聞大乘教 度脫苦衆生

時舍利弗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道是事難信所以者何女身垢穢非是法器云何能得無上菩提佛道懸曠經無量劫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0)

時舍利弗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道是事難信所以者何女身垢穢非是法器云何能得無上菩提佛道懸曠經無量劫勤苦積行具修諸度然後乃成又女人身猶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五者佛身云何女身速得成佛亦時龍女有一寶珠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當時衆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爲十方一切衆生演說妙法亦時娑婆世界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皆遙見彼龍女成佛普爲時會人天說法心大歡喜悉遙敬禮無量衆生聞法解悟得不退轉無量衆生得受道記無垢世界六反震動娑婆世界三千衆生住不退地三千衆生發菩提心而得受記智積菩薩及舍利弗一切衆會默然信受

妙法蓮華經持品第十三

亦時藥王菩薩摩訶薩及大樂說菩薩摩訶薩與二萬菩薩眷屬俱皆於佛前作是誓言唯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後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1)



尔時藥王菩薩摩訶薩及大樂說菩薩摩訶薩與二萬菩薩眷屬俱皆於佛前作是誓言唯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後當奉持讀誦說此經典後惡世衆生善根轉少多增上慢貪利供養增不善根遠離解脫雖難可教化我等當起大忍力讀誦此經持說書寫種種供養不惜身命尔時

衆中五百阿羅漢得受記者白佛言世尊我等亦自誓願於異國土廣說此經復有學無學八千人得受記者從座而起合掌向佛作是誓言世尊我等亦當於他國土廣說此經所以者何是娑婆國中人多弊惡懷增上慢功德淺薄瞋諂曲心不實故尔時佛號母摩訶波闍波提比丘丘與學無學比丘丘六千人俱從座而起一心

合掌瞻仰尊顏目不暫捨於時世尊告憍曇彌何故憂色而視如來汝心將無謂我不說汝名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耶憍曇彌我先總說一切聲聞皆已授記今汝欲知記者將來之世當於六萬八千億諸佛法中為大法師及六千學無學比丘丘俱為法師汝如是漸漸具菩薩道當得作佛号一切衆生喜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憍曇彌是一切衆生喜見佛

丘俱為法師汝如是漸漸具菩薩道當得作佛号一切衆生喜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憍曇彌是一切衆生喜見佛及六千菩薩轉次授記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尔時羅睺羅母耶輸陀羅比丘丘作是念世尊於授記中獨不說我名佛告耶輸陀羅汝於來世百千萬億諸佛法中修菩薩行為大法師漸具佛道於善國中當得作佛号具足千萬光相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佛壽無量阿僧祇劫尔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丘及耶輸陀羅比丘丘并其眷屬皆大歡喜得未曾有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世尊導師安隱天人我等聞記心安具足諸比丘丘說是偈已白佛言世尊我等亦能於他方國土廣宣此經尔時世尊現八千萬億那由他諸菩薩摩訶薩是諸菩薩皆是阿惟越致轉不退法輪得諸陀羅尼即從座起至於佛前一心合掌而作是念若世尊告勸我等持說此經者當如佛教廣宣斯法復作是念佛今默然不見告勸我當云何時諸菩薩敬順佛意并欲自滿本願便於佛前作師子吼而發誓言世尊我



願便於佛前作師子吼而發誓言世尊我等於如來滅後周旋往返十方世界能令衆生書寫此經受持讀誦解說其義如法修行正憶念皆是佛之威力唯願世尊在於他方遙見守護即時諸菩薩俱同發聲而說偈言  
唯願不為慮於佛滅度後恐怖惡世中我等當廣說有諸無智人惡口罵詈等及加刀杖者我等皆當忍惡世中比丘邪智心諂曲未得謂為得我慢心充滿或有阿練若納衣在空閑自謂行真道輕賤人間者貪著利養故與白衣說法為世所恭敬如六通羅漢是人懷惡心常念世俗事假名阿練若好出我等過而作如是言此諸比丘等為貪利養故說外道論議自作此經典誑惑世間人為求名聞故分別於是經常在大衆中欲毀我等故向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及餘比丘衆誹謗說我惡謂是邪見人說外道論議我等敬佛故悉忍是諸惡為斯所輕言汝等皆是佛如此輕慢言皆當忍受之濁劫惡世中多有諸恐怖惡鬼入其身罵詈毀辱我我等敬信佛當著忍辱鎧為說是經故忍此諸難事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我等於來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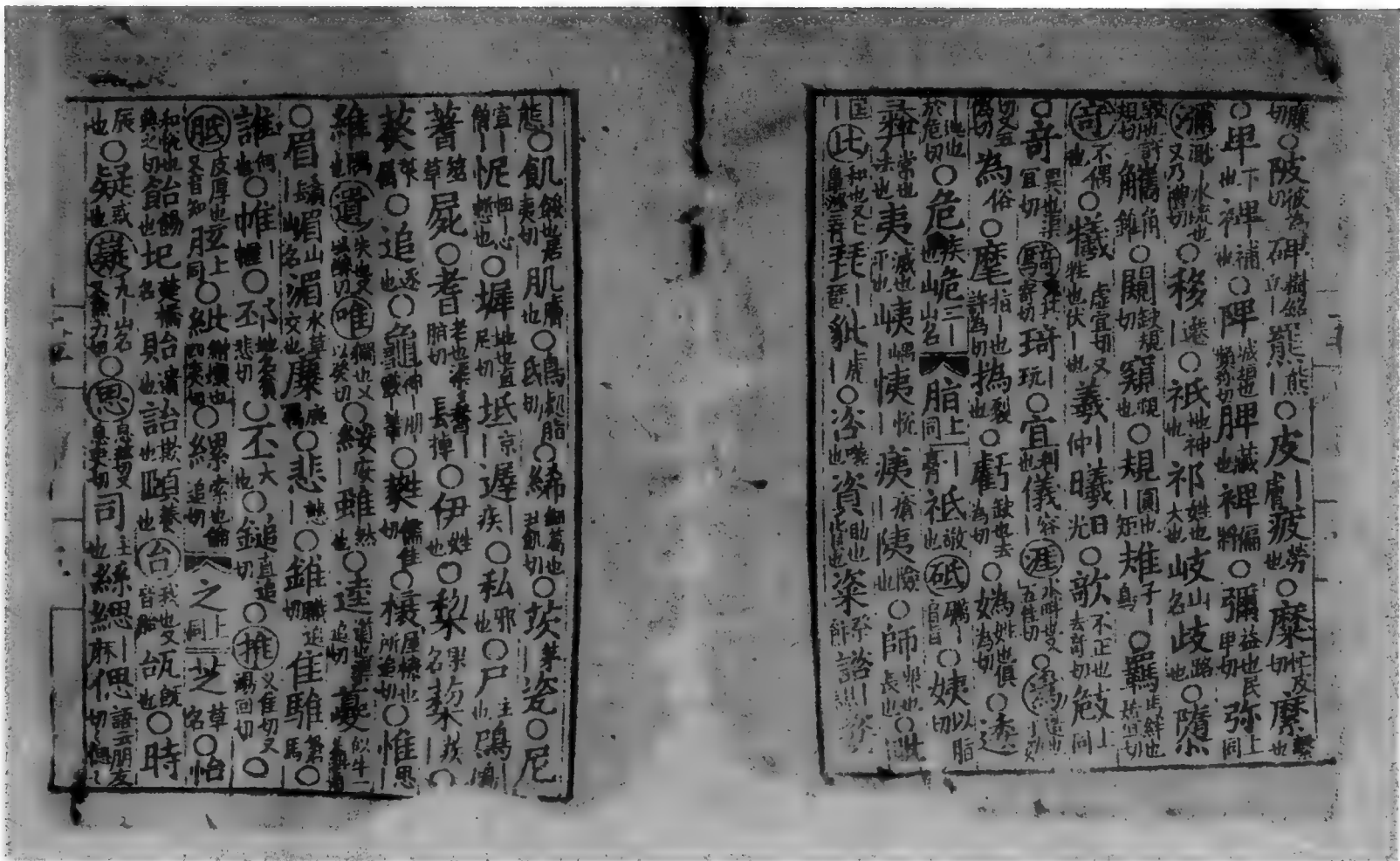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4)

惡鬼入其身罵詈毀辱我我等敬信佛當著忍辱鎧為說是經故忍此諸難事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我等於來世護持佛所囑世尊自當知濁世惡比丘不知佛方便隨宜所說法惡口而頻應數數見擯出遠離於塔寺如是等衆惡念佛告勅故皆當忍是事諸聚落城邑其有求法者我皆到其所說佛所囑法我是世尊使處衆無所畏我當善說法願佛安隱住我於世尊前諸來十方佛發如是誓言佛自知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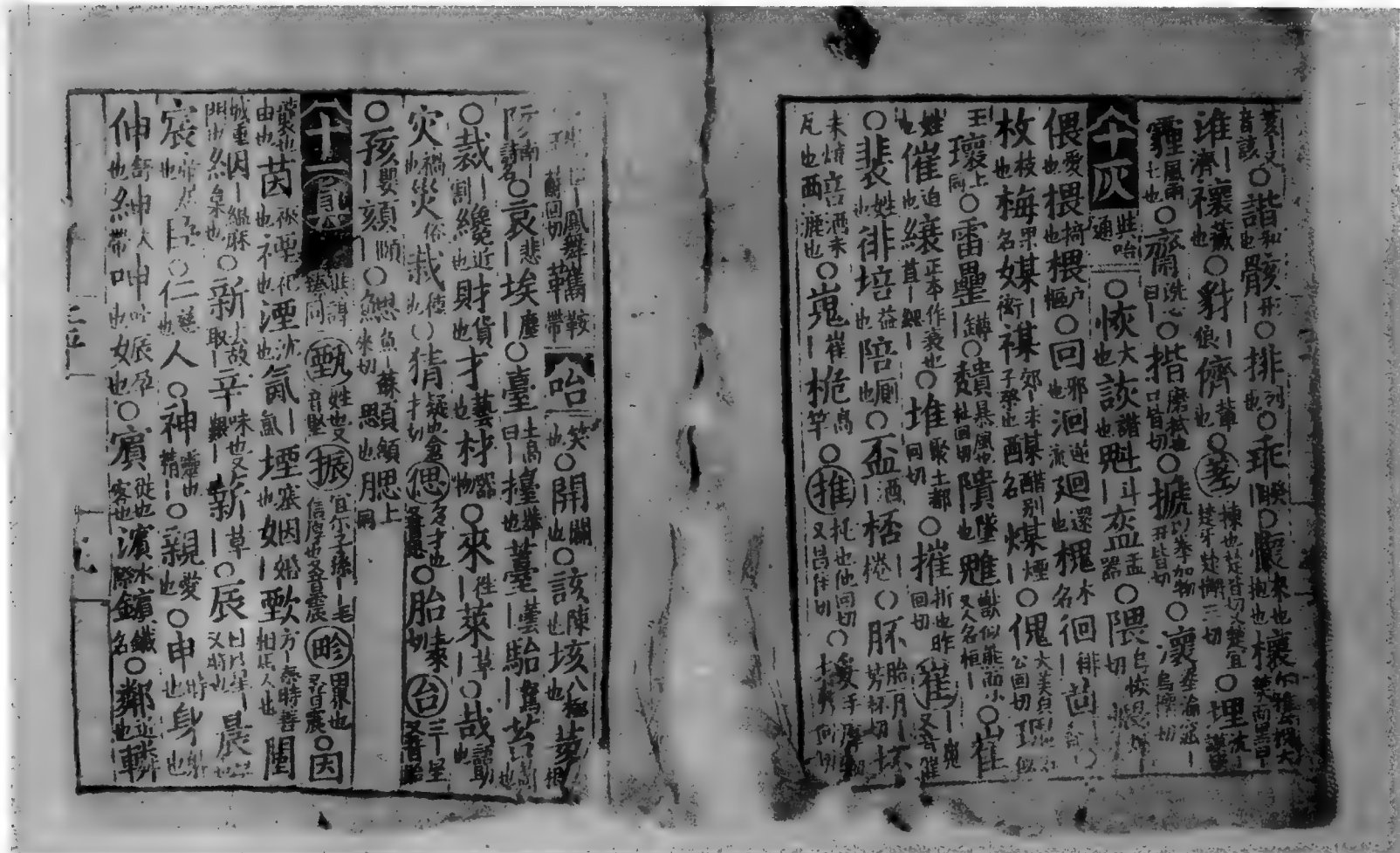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5)





俄 TK5 平水韻 (2-1)



俄 TK5 平水韻 (2-2)



終者且暮遇之也

也長壽所屬之所禱也謂而集之為非其也  
无心者之譬也夫子能廢心而用形其冥重智  
言則藏其妙理以為孟浪之言而與學者之所  
用其言以未之則未免於為夢也故其寓此聖人  
道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不從事於務務者先  
不知利害故不取利不違害无不足也故不喜求  
緣道方其无謂乃所以有謂也方其有謂乃所以  
為足以與此是以夫子雖管言之而欲之以為孟  
子之不知所擇觀之則以為為道之行若固非也  
不與之言者亦非也所謂道者非言默之所得載  
之所聽望也而止也何足以知之重若則常齊肅  
者也孔子則未之言言未之嘗見雖謂之何足以  
知生於外而外未可以為時也龜兔得於彈而彈  
多也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知則聞道者必  
至於合而後二今世所謂道之行身外以為時夜  
見確

以爲鴟鵂則太早計者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為悟而不知日損以  
至於无為者皆瞶瞶子之徒也夫道不可以言傳不可以耳聽者  
也則子言之而欲聽之者吾而已矣然試嘗至吾市而乘乘之不知  
其明則日月可旁矣知年宙之所以為年宙而在乎手則宇宙可  
執矣非苟知之其心之於其所知如胎之合而已瞻之合不期合  
而自合也為其體合此所以為妙道之行而非特聞之而已道之  
尊非可以知知而識識也識知之心潛而不定居而不明遂以其  
所聞為尊則不免於滑稽而以無相尊者為尊也為其體合則所謂清  
以愚者其辯以此也眾人以知為道散而不收故終身役役而  
不見其成功聖人則澹而不知忘而不散是以參萬歲而一成純  
也誠之為物无不足以盡其數至謂之以乃者以其多者號而讀  
之也追之既往其上无初求之天來其下无終觀之當今其處无  
在則雖万歲之久我矣其三而一之則成純矣成則无終始之  
純則无多之難非特哉然也万物豈然而以是相為也所以相  
藩者以其參万歲而一成純故與我為一也故之體万物莫不備  
於我則我道萬物矣万物之體亦万物莫不備於我則我道萬物  
矣則是相蘊也參万歲而一成純則猶一可以壽於彭殤而不老  
與之所欲移万物盡然而以是相為則果示可以大於太山而不



以生爲悅者似誠矣而吾惡知其爲惑哉乎以死爲惡者似弱而  
 不知歸矣而吾亦惡知其爲惑哉而不知歸乎以夫生之勢而  
 之息者似悔其始之勸生夫然吾惡知其始之勸生乎勢而  
 以酒者且而哭泣則夢之樂也且或以爲憂也夢者之樂也且而  
 則夢之憂也且或以爲樂也夫其夢也亦不知其夢也亦以爲真有  
 夢樂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而不知其猶爲夢也覺而後知向之  
 口其夢者皆夢也人之生也悅生而強死猶夢者之飲酒哭泣以  
 爲真樂也樂也必有大覺見忘物我遺死生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  
 者於萬夢之中乃自以爲覺寤竊竊然知之以爲君乎牧乎而不免  
 於以埽明尊也非得其真貴賤者也自達者觀之其固陋甚矣則  
 立也藏其言以爲遺恨而後言之以爲夢道皆夢也則方其夢也  
 不知其夢之類也今子謂欲夢者亦夢也則夢之中又占其夢之  
 類也何則以其皆言說知識而非道之真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夢  
 說而三其言當而理之不可移也說言其詭異而俗雖然萬世之  
 後一國六聖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以其參方歲而一成難而  
 已既使我與若辯矣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生  
 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一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  
 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讎闢吾誰使正之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  
 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重若者正  
 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重若者正  
 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不  
 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日是不  
 然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  
 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化聲之相待  
 者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



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天下之所謂忘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而已矣而四者皆不能相知如此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人固安其豔聞而已誰使正之邪又正於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已則同乎者非異乎已則異乎若非同也我與若則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已而四者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人俱不能相知也不能相知則其待彼也邪言其不相待也是以聖人知其然也雖化聲之相傳其偶而失乎天均矣何則言之有是非非有實也聲之出於化而已矣而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妄計也我則和之以天倪而不為之分辯因之以曼衍觸類而長之則万物不能累乎心而能窮年矣窮年則參方歲而一成純之謂也何謂和之以天倪蓋是則不是而然則不然以其同體也故是若果是則非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所以无辯者以其同體而已知其同體而和之以天倪則物物皆然矣忘其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窮年則忘年无是非則忘義其始起於无竟故其終亦寓於无竟而曰此齊物之王也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其文當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篇篇差五字大於此觀其意可知也



# 莊子

## 莊子內篇齊物論卷第一

莊子內篇齊物論卷第一  
知者  
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者也方為圓也遽遽然不見有跡也遽遽然  
有慮則謂之遽遽也至人之視出入其身猶籥也  
易且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而能相知乎言此者以明物物  
之不相知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矣凡物之所以不齊者以其有疾  
之由能有我分辯是非則大小美惡快醜怪不能通而為一矣  
此其所以為殊而不齊也嗟其甚矣而反是則物物不相符而莫  
得其偶物物不相知而各歸其根則其有齊者乎



養生主第二

呂觀文進莊子內篇義卷第







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斂富乎樊中紳雖王不善也  
右師盡人貌而天者此介如石焉之介言其遺物離知而立於獨故公文斷見而離之疑其為人也天之性使獨也言所得於其印之理本於此也若夫大與物接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  
樊中紳雖王不善也則制乎人間而不得遺送之聲言也樊中老  
之聲雖至於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然也五口以為其人  
 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斂言  
 而言不斂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  
 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  
 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  
 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三號則哭死為不哀无所  
言而出則弔生為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非友而弔焉若此為不  
可也始吾以為其人意其後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也而今非也蓋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此所  
以知非生人也蓋安時順哀樂不能入也不能安時處順必有  
不斂言而  
之也人之所愛於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為之哀樂是遁天  
倍情忘其所受也倍情如人死矣斯倍之倍若然者古者謂之遁  
天之刑天恩若此也五過而非君而過之則不免刑而之矣陰陽之  
氣內傷其身為刑也莫慘焉生之來又誰却則適來而已矣其去  
不能止則適去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謂其適去而順之則哀  
樂不能入矣若然者古者謂之帝之縣解解者天之所縣解則天釋  
之矣夫古之人所以能縣解者以莫知本嘗有死也蓋火之所依  
而見者薪也而火非薪也其為薪也雖窮於薪而火之傳不絕其  
盡也何則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盡也哉火之傳不絕其  
薪猶薪也形也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為生者未嘗有死也  
入此則薪盡生者必知止其所不知而不以有涯隨無涯則知生之



內而物通於外而無全牛矣內無知外無物則謂之無知而無  
與則死生豈樂不能入而未嘗有死也此養生之主也而出之  
生豈如其三也哉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  
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  
无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  
醫門多疾願以所聞問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其年壯故重用其國而不見其過其行獨故輕用民死死  
量其量也 其則牙在之所東是也死有以國事死也以國事死  
則擊之重甚焉往端而量乎澤若蕉民其死也 世民之所  
以无地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適則見一追則降毫子之所以

自爲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仲尼曰請若死往而刑耳夫  
道不欲雜雜則多則擾擾則憂憂而  
不救古之至人生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有於已  
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天道不欲雜則多不救  
矣蓋則則待客則或故也知其難多之爲擾而復之極爲不遠至  
於夏而後圖之則无及矣志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則无  
所適而不可今同之道難且多則存諸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  
之所行乎蓋遠未至矣得一而充之者有爲未定而以涉人國之  
世則終禍患不爲无以取也且若亦知天德之所蕩而  
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  
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略也二者凶器非所  
以誣行也且德厚信知也者爭之略也二者凶器非所以誣行也未遠人氣名聞不爭

7/4



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  
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  
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德者內保之而外  
無所事名益而為名則德之所場也無我則不爭不爭則元所事  
智不能無綏而爭則智之所為出也德場乎名則彼亦以名勝我  
矣則是名也昔相軋也智出乎爭則彼亦以智與我爭矣則是智  
也者爭之器也幾者動之微也之先見則行之速也至於其物而為  
名出而為智以相軋而爭則是爭器之凶而非所以無爭行也蓋德厚  
信足足以達人氣而使之不至於鄙倍智聞不爭足以達人心而  
使之不至於已疑則彼氣和而心誠而後可與有三已也今固未足  
以及此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則是有其美  
而人惡之也夫彼固好名矣而足軋之以名彼固好智矣而巳出  
之以爭使之由乎凶器是菑田之也軋其所出以知其所反則固之  
往給有為人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

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  
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  
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

之前矣夫人君滅洗賢而惡不肖則與彼同矣則彼惡用而

在於名高或在於厚利而未有悅賢惡不肖之實故求有以置名而  
之也雖音所以聽也詔者所以告也今汝與之言徒雅而無謂  
則三公必棄人而人其捷結辨百出氣色拂然而目將焚之而色  
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以東離免順從之不暇奚  
能有以與哉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非特無損而又益多之則順  
始無窮矣失此則雅而無詔之患也不然者殆將以不信厚言必死  
於暴人之前矣以不信厚言者謂彼不以信厚期我而我與之言  
則同所謂德厚信立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以仁義繩  
暴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也

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

11/5



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擯之是好名者也  
政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  
用兵不止其求實无已是以求名實者也而獨  
不聞之乎名實具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  
乎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將其身以下  
不擯其上者也修其身則有民之望矣以下而  
擯其民則其  
疑於怨思矣以下而擯其上則疑於害矣蓋未信而為此則其  
迹不免於為名也故其君因其脩而擯之亦好名而已矣况攻叢  
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直用兵不止其求實无已  
是以至於滅之而後止也則二君三國者身皆為名實具者也  
逢比干不能格其非而殺之於見擯害而不化其惡而必至於  
誅滅則名實具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倘若固好名而求實者也  
而若有能逢比干脩身擯其上之望而无撓禹之雖然若必  
勢則何以勝之乎實則實利以利為實則名為虛矣雖然若必  
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

可立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陽采色不足常  
人之所不遊同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  
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比  
外合而內不訾言其庸詎可乎端而虛非虛也至虛无所  
至一无所事勉矣夫以陽為充孔陽則充於中而發見於外者  
也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遠則非而康而色受其知誠青也固人  
之所感而抑案之以求容與其心則非屈已以從人者此皆其  
名之曰日漸之德猶且不成而況大德乎大德則自明而日新而  
日漸之德以成者小德而已大雅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制於虛一  
而一以是而往固將執而不代矣蓋端而虛勉而一則制於虛一  
而不和見之於神變之事者也而以之格其君不過然則哉問  
水合而內不訾言其庸詎可乎端而虛非虛也至虛无所  
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也知天  
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漸乎而人

71/6



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也敬事與曲  
拳人臣之禮也人比目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  
所爲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  
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適之實也古之有也  
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  
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  
謀雖固亦无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猶師心者也夫以己之言而勸乎而人言之勸乎而人不善  
之與己之謂天之所謂不若己之謂天者則與天爲徒以己言勸乎  
人善己之謂不若己之謂天者則與天爲徒以己言勸乎

未有與而元氣者也更秦楚曰百相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  
謂之天氏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則天之與己皆天之所予之意  
也內直與天爲徒外曲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與古爲徒回以謂以  
此三者趣變其不至於敏而不化也內直則非因不若者也外  
曲上比則非直外合而已雖然有同有外有古有今以此應物則  
非得一而无心者也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故可以曲可以直可  
以塞可以弊无所往而不得以所守者約而所應者博故也今回  
不知其患在於不能无心而徒爲三者之變此所以爲害也夫  
外則寓直於古而非我之有則是政人以法者也政者正也知大  
子之與己皆天之所謂子而不勸人之善之不若之而易乎其所以  
則其不謀也謀者密規人之意而得之之謂也夫不知求之於心  
術之間而雅政法之特則固矣然由夫正道而不視人之意而得  
之則亦无非也雖然止於无罪而已胡足以及化以所師者心而  
不能无心者也則夫足以及化者其雖致虛得一而无心者也

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  
語若有而爲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回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

莊子



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  
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无聽之以耳而聽  
之以心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  
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  
心齋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則以有而爲之未有易而  
而難者也蓋天之所以爲易者以无爲爲之耳若有爲  
而易之則辟天不宣而況於人乎夏曰皋天其著見者也言雖著  
見亦以无爲爲之也祭祀之齋則不欲迴不致事致其思以見其  
所祭者而已心齋則无思无慮而復乎元心者也然不可以告  
此者以其志之不一而不知聽之者何自而心者何物也一其志  
則无思慮之當啓則可以告此矣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則知  
聽者无聞矣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則知心有知矣聽者无  
聞而止於耳心有知而止於符止於耳則非聞彼者也止於符  
則不動而應合者也則虛以待物唯氣而已矣天氣豈知吾所以  
爲氣哉則虛之至者也唯道集虛此心齋之所以復乎顏回曰  
无也也嘗聞孔子語焉矣其於心齋之說而見之乎顏回曰



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无翼飛者此  
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瞻彼  
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  
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  
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  
凡蠶之所行終而況故正焉者乎行之不能无行地  
於物也雖易不能絕迹而五行地則難忘我易不能忘我而無  
累於物則難凡回向之所言者皆不能忘我而欲无累於物之謂  
也故欲无行地則莫若絕迹欲免累則莫若忘身忘身不真則不  
足而為天知而无所不知者也故為天使者難以偽存吾心所以事  
天則半其中則見矣其可以偽邪性之動謂之為偽之偽謂之失  
誠欲不動而无偽則莫若去智而无知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  
无翼飛者矣未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

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則有知者固  
知之所以為異而飛也披其有知之翼則知鳥止而不飛矣夫唯  
若此則天下之變又吾於是不聞之則所謂以闕無南者是也瞻彼  
闕者虛室而生白則吉祥止止於所止安有所謂凶咎悔吝  
哉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此吉凶悔吝之所以生乎動也夫唯止  
止者耳如目如耳如心如形如骨如肉如神如目內通而外於心  
心者也若然者鬼神不能見鬼神不能見則來舍而无闕也  
遊人間之世其不見是寧宜矣斯道也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  
而不繼也伏羲之世其不見是寧宜矣斯道也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  
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勤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  
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  
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  
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

7/9



成而後無事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藏饕餮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王之使重則所以責我者不輕辭之待使者甚嚴而不急則所求者不可必得以匹夫之不可動則諸侯可知矣此吾所以憂其非急而懷之也外物不可必而事无大小以成爲忻是必之地眾人以不必必故攻兵事者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建多兵也唯有德者爲能无我无我則若成若不成而後无患矣陰陽之患常生乎事之情以見其得喪之實而憂樂動其心故也今使未行而其憂至於內故則是未至乎仲尼曰天事之恒而既有陰陽之患則未能忘其身之憂者也

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其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无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京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命也命則天使之固有者也故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義則人理之不可易者也故無適而非君夫唯不可解於心無適而非君故无所逃於天地之間則所以處之者不可不盡此所以爲之大戒也是以事親則不擇地之夷險事君則不擇事之難易而皆安之則所以處之者盡矣此所以爲孝之至忠之盛也則自事其心者豈有他哉寂然不動雖志之順而已矣哀亦猶是也樂



正  
猶是也豈以哀樂之求而易施乎前哉苟以哀樂而易施  
也哉知其元可奈何而寢之若命而已矣非至德其能若是乎故  
則使然命則自然者也故曰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  
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於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與乎則心者乃  
所謂卓且冥者也然事其心則以之事其君親而有不妄之者乎  
誠能无所擇而安之則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誠有所不  
得已則行事之情以忘其身而已身且忘之奚暇至於物乎  
死乎為人臣子而通於此誠則丘謂復以所聞凡交近  
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  
傳之夫傳兩害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  
兩害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  
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  
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乎亂泰至則  
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  
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分設无由巧  
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  
冤極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无遷令  
无勸成過度益也遷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  
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



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蓋忘自事其心而忘其身而後可以論事之情也論事之情則平凡請復以所聞者乃所以論事之情也人之心寂則善端而解則言者乃所以為風波而易動也上則居實而安則行者乃所以為實效其身則在陰陽之患無遷令無勸成而行事之情則無人道之患也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非物採之則心不出矣易乘物以遊心也  
已矣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无方則危五國與之為有方則危五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  
其難而知其所以過若然者五暴示之何其德天殺則人之所  
莊子二知其所以過若然者五暴示之何其德天殺則人之所  
十二之為无方則危五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  
與之為无方則危五國而與之為有方則危五身无所施而可也  
君之小人不能无過而其所以過則不同其知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疑其所以過  
則尤難事者也遽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  
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  
滅為溺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  
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无  
町畦亦與之為无町畦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  
无崖達之入於无疵人患不能正其身能正其身而後可  
曲直屈伸則入於邪而已形莫若就則外曲而屈也莫若和則內直而伸也君子之所就有雖未行其言而迎之致敬以禮者  
以成就之是以知就之有曲而屈也理所謂可而有否焉巨微其否  
或就其可君所謂不可而有可焉巨微其可以基焉其否此之謂和與



知所之有直而伸也雖然之有有屈誠之失在出故不欲出此有言直出而  
 與之思也形就而入且為讓為欲為滿為溢為竭則與之失在出故不欲出此有言直出而  
 則失其位則其患在彼者也以與之失在出故不欲出此有言直出而  
 心而出且為聲公為名煇為聲名與德之傷煇聲則謂之非  
 則兵爭在我者也凡以與之失而不知所以者順之也彼且為讓  
 兒亦與二為嬰兒彼且為无町畦亦與之為无町畦彼且為无崖  
 才與之為无崖則雖與之為无方而不至乎危吾身也蓋嬰兒无町畦无崖  
 无戚則雖與之為有方而不至乎危吾身也蓋嬰兒无町畦无崖  
 雖之與者所患在此而今在彼之厚專氣致柔有片於赤子嬰兒  
 而且寬大有至不為町畦崖墨者亦人性之所有也誠因其性之  
 所有而運之入於无此則雖无方而不為无方也直二為男好色  
 好此真孟子因導之以  
 三趙亦若是而已矣汝不知夫螳螂乎奴怒其臂以當  
 車輒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有也戒之慎  
 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  
 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

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銳匏達其怒心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  
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盛溺適有螭  
童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匈寓意  
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不勝其美其才之美有此而爲不知形心之理而直情徑行則是僥倖其美以犯之而已此危之道也猶之養虎也不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生物則與之以所无有之譬也不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全物則與之以所不見之譬也則因其爲嬰兒无町畦无崖而與之爲之達之以入於无礙則暗其能馳達其怒心而非予之以所无有與所不見也虎之與人異類而病養已者順也其殺者逆也則其德天殺者形就而心和乃以順之之道也形就而入心所而出則逆而已矣猶之養鳥者以籠盛之以攝盛弱則其意之有所至也通有畜豕豕雖綠而前之不特而望于銜豕首碎細則愛之有所至也則其可以不慎矣可云若輩也以







五/15

莊子

齊人

匠石

得之爲子大用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散木之櫟之不材而其美不發於華實之固長  
 所以爲文木也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漉此以其能若其主  
 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操擊於世俗則以文滅其實之患也  
 操斧斤而觀之如市卒以爲不材而捨之則幾死乃今得之爲子  
 大用者也夫用則其所以爲神也使其可以爲舟爲棺槨爲器爲  
 門戶爲柱則散而爲器矣且得有此大邪夫唯  
 匠石覺而診  
 其夢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无  
 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詭厲也不爲社  
 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  
 譽之不亦遠乎夫无用者固不知其爲无用而趣取之也則  
 用者豈向之不知已者以已材爲美而不知其不材之所以爲大  
 是詭厲也是以直寄之无用而已不然彼安知其无用而趣取之  
 乎夫彼之所以不翦者在於不材則雖不爲社豈有翦乎則爲社  
 者非彼之所保也衆之所保以有保爲保而彼之保與衆異非可  
 以義譽之者也則今吾以義譽之亦南伯子綦遊乎商之  
 遠矣言此者欲譽者忘義以求之也  
 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  
 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斬解  
 而不可以爲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  
 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  
 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標註言不材之所  
 福此言神人之所以不材可以爲人以此不材可以爲神  
 則其出於不材於榮華大根不可以爲棺槨則其歸不入於噴噴腐腐



杖

解

命

正/16

其華則口爛而為傷則味之不可嘗也。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  
只則臭之不可聞。此其所以不祥也。向之機社已明此義而申言  
之者。听子桑亦以神人為。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

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  
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

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

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纁者。與豚之元鼻者

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

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欒社高丘之木。皆以无用不斲。而終其天年。而以其大。而荆氏

之。與柏桑。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以材為之患也。求狙猴

之我者。斬之。則異乎。不可以為器也。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則異乎。

不可以為棟梁也。求貴人富商之家。禪旁者。斬之。則異乎。不可以

為棺槨也。蓋道之體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是以聖人神人之

於用。致之為允。深藏之為允。虛智雖著。天地而不自慮。能雖為。雖

內而不自為。辯雖萬物。而不自流。无用以之。通不待而待。特

為之。使則遊人間。之世。吉凶與民同患。无不可以不知此者也。

支離者。頭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繯。足以鉤口鼓箠。

藩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

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

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

乎。支離之體。全則分而已矣。雖非物之合。則敬而已矣。雖非物

以類而明者也。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支離其德。而離其德。則

不無加支離其德。若事為之所不能。則也。

孔子適楚。楚



馬

II/12

魯有元者王駢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駢元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何者

德充符第五

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  
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  
下无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  
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无傷吾  
行吾行卻曲无復吾足山水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國德  
成者也故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  
則當趣方今之變而已矣天下有道則聖人成焉福也者所以成  
已而成物也天下无道則聖人生焉生則以全其生而已矣方今之  
時僅免刑焉乃所以趨殘也天下之至是至善至要如道也則福  
莫大於是而其為物也視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以可得而載  
之則奚翅於羽也而世莫之知載也夫下之至惡至不善但莫  
知非道也則禍莫大於是而甘為物也自无以為有自小以為大  
而載之則奚翅重於地也而人莫之知避也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則有已而已矣非以毀其下人者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則不免於陽  
殆而已矣孰察從之乎迷陽迷陽无傷吾行迷則不知所如往陽  
則多蹇蹇之謂无已而行者也則異夫已乎已乎臨人以德矣吾  
行卻曲无傷吾足雖曲乃所以全也則異夫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安山水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此皆吾  
所以取之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漆濁卻曲皆  
所以為无用之用也遊乎人間者則不免有世有世則有俗有俗而  
其尤難在於遭亂之時遭亂而免之則灰於无難矣凡若此者乃  
所以免於亂世之道也作易

者其有變遷乎亦若是而已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无

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

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凡廢其二足則獨

事者也王駘則王德而駘若也駘則馬之驚而不能行者也學之

所能學言之所能辯則行之所能行也道則學之所能學言之

所不能辯而行之所不能行者也魯人之從仲尼之遊者知從其

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者也則雖全魯歸之與王駘猶獨

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而後有所得而教不得

无言其成不狀无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

而歸固有不言之教无形也哉若也則仲尼二三駘相爲表裏而

已矣復命曰常季則人之雅也常季則爲道之日後者也其以知

而問之也靜而聖動而王內而王外而王王德而駘則靜而內之

者也其以知其爲聖人也仲尼方且以文行忠信爲學學者師故後

而未往而其以爲師者固在是也則奚假魯國而已將引天常季

下而從之雖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無不歸之者也天常季

莊子二

日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

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

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運審乎无假而不與

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三則上德

從之則君師之任也庸者用也不以其所能而當是師之任則凡

也其與庸亦遠矣則其用心固有以異乎人也爲道而至施行其

道行則未始有物者也夫死生爲大而與之變天地覆墜而與之

遷者以有物而已矣苟爲未始有物則孰將爲死生而與之變耶

將爲天地覆墜而與之變乎若然者无它審乎无假而不與物遷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而已矣審乎无假而不與物遷則察知其

所得无假而有真矣則彼死生覆墜其自物而已是以不與之變與之

遷而遷也命物之化則化而不化是以策守其宗而不離也夫

者聖人之所常守其宗也

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万物皆一也夫

7/18



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乎德之

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

遺土也天下之物異於所辯而同於所宜自其異者視之雖

之雖巧物散殊而各復歸其根則不得不考皆一也彼審乎无修

而守其宗者自其同者視之故也人唯不知自其同者而視之則

官事果于衆宜而耳目不能以內通知自其同者視之則耳如目

目如耳不知其所宜而遊心於之知矣知者大同於物者也則

物視其所一物視其所一則无往而非我而不見其所喪矣此所以視喪其足猶遺土而形骸之所不能累也常季曰

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

爲最之哉王德而駟則內聖者也內聖則爲已而已以其知

而非爲物則物何爲最之哉最之者以爲君師而上之謂也

自其同者視之而万物皆一則以其知得其心者也物視其所

一而不見其所喪則以其心得其常心仲尼曰人莫鑑於

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

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黃受命於天唯舜獨也

正年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

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愛者而

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象耳

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

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流水而鑑於止水聖人之所以動而王者則流水也其靜而聖者

則止水也王德而靜則其止水也唯止能止衆止此人之所以從

三駟而鑑之也蓋虛靜无爲者天地之鑑而万物之鏡而有爲非

所以爲鑑也草木莫不受命於地而唯松柏獨也在冬實有青焉人

莫不受命於天而唯舜獨也唯則人之有舜於造化之間人知其

幾何而一遇也則舜豈不以其能正生爲幸而不以其正而正衆

五九



王曰則亦獨正者此所以為衆止之所正而不僻也今天  
士之以勇自名而欲見其保過之驗成其不虛之實者此特將求  
名也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服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  
嘗死皆則其死生不得與之變殆非求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曰  
而登假去而上仙則其往來容與如此其至也則人安得不從  
之乎此則物之所以最之也保始者始以此自名欲保之而弗傷  
也古之制陣者方以八包一而為九圓以六包一而為七九軍則  
方以八包一而為九圓以六包一而為七九軍或謂之八陣其實一也九  
軍則九其深厚堅緻而難入者也天地雖大且定而不出所位自  
其生者視之則可官矣方物雖衆皆備乎我者我自其同者視之  
則可術矣若然六弊非有也寓之而已耳目無知也象之而已象  
則象人之象也物視其所一不見其所喪則一知無所 申徒  
嘉元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  
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先出則我  
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

莊子二 二十

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  
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達子齊  
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  
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  
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  
過乎道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則長於上古物無以  
之者也伯則長者也昏則吾不知誰之所自出也吾  
不知誰則無人也伯昏無人則道之彊名也申徒嘉子產俱  
伯昏無人而申徒嘉欲外其形以忘人之勢則從其師者也  
以執政為悅而不能忘已之勢則背其師矣此嘉所以責之也  
道觀之物无貴賤則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若此故凡為道者  
以洗其心而塵去其懷味以歸之明者以猶之鑑而 子產曰子  
已今出言若是則是不明而鑿於其所止而不去也



佛扶

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  
反邪與其譽其非裂不離兩志而化其遺子產以執改爲彼  
於處事審善而不欲垂善也夫雅兩垂而化其道則足以反本而  
志形疑於不能慈善是以計子之德不返以自反也則則一息之  
也申使嘉言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  
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  
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以其全是笑吾不全  
足者衆矣我惻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  
而反不知先生之流我以善邪吾與天子遊十  
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元者也有也今子與我遊於形  
骸之內而子素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  
說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我則非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也林謂文飾之也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雖有德者能之則人謂世所謂自事其心而哀早不  
易施乎前者也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若是而已適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  
地也則行至於死感而可以免焉之理也而不中者命也則不  
而六也焉之理也人以其全是笑吾不全足者衆矣生轉外三級  
則我初非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也而適先生之說則廢然  
而反則免於死而忘之者也不知先生之說我以善邪道之也物  
則不知其所以然也然者也十九者陰陽之極數也身自者趨  
陰陽之數而告其原所以能忘其形也子產與嘉俱從伯喜花人  
遊與相其遊於形骸之內者也伯喜吾人則久雖吾心而已而  
子以凡觀我而謂我之得不足以自反則素我於形骸之外也

前既犯患此是矣雖公來何及矣无趾曰是唯

魚自有元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未謹



聖朝用補才集卷四



已得

以不可解此若夫道天悟情忘其所受又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人而  
 道在天則其所自啟而人刑之安以可解也則仲尼非不知死而  
 死此非不知仲尼而其事言之或異者以內外之不相及故也而其  
 論未始不同也夫王陽之元已足明其立獨而忘其所以行矣而  
 又重之以申使嘉收山无趾有嘉則明所以立獨而忘行當安形  
 帶之內而索之而无趾則明雖立其足矣而其尊處未嘗立也蓋  
 德之充有其物當在形骸之所不能累故萬之元焉

惡人焉曰哀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  
 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  
 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  
 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滅乎人之死无聚祿  
 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  
 乎四域且而唯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莊子三

齊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  
 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  
 期年而寡人信之固无宰寡人傳國焉閑然  
 而後應記而若辟寡人醜乎卒授之國无幾  
 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與衛宗國也惡人之所見  
 者形之不義也主者物之非已也備有惡人曰玄矣助在則體神皆  
 也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情謂之神人天則神矣則求神人  
 者不離其宗无有之也天下之所謂義者皆聰明智慮之所及而  
 已然皆不出思為之內抑則无思无為而非聰明智慮之所及也  
 是天下之至賤而人謂之所謂惡也人使知美其所美而不知其美  
 吾者益所以為神也意哀樂受其非信之聖而哀之成三元  
 之際尤為燭修而難解則情之九思也馬之奔蹏者或可以御之  
 而政遂至於終而不外行則定於形而非動策之可幾也而所謂



II/24

神者雖不知其所以哀則哀不足以其形則哀也豈足以明其情雖而不云其  
母以寓之痛之惡人而名之為哀也豈足以明其情雖而不云其  
也則心亦莫知其鄉也神通乎晝夜之道而無時也則心亦出入  
無時也然既得之以為人矣則所謂神者與心固未嘗相離也神  
非陰陽也而心陽也無思無慮而思慮之所自出也故文夫與之神  
與者與而不能去也精則合於神而配之者也而精神皆生於道  
由道則精與神合而為一矣雖合也而非所與為敵也以神之  
無匹也豈陰也則婦人見之謂於父母與為人妻寧為六子安十  
歟而未止也謂亦父母則由乎道之離言也寧為夫子安則合而不  
與為敵之聲言也十則陰之極數也神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也是以未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濟  
乎人之死則至貴之德不足以名之也而德業之所由出也天下皆以指求之而  
不得則以為至賤而惡之是以惡駭天下也向之未有聞其唱者  
則聞其如此也而而不唱則其體如此也神雖无方而无乎不在  
也則知不出乎四域者也且然而已矣而无定體者也万物負陰  
而抱陽則分矣而雌雄合乎則則妙子陰陽而不則者也唯其神  
之所為具以意其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  
則其始見也不能不以其至賤而惡之也與寡人處不至乎以月  
數而寡人有惡乎其為人則操而存之曰知其然也三也不至乎  
情年而寡人信之則存之故久而知其有謂已也信則有諸已之  
謂也無辛寡人傳國焉則莫知其機二而可以何國者也國然而  
應記然而辨則彼非肯以物為事也寡人聞乎卒授之國則有國  
而不富之於此非出於長且久而可觀焉者也元幾何也去寡人  
而行則有然盡之者寡人師然若有二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若无樂是國則无樂无知是具樂真知者也人而三  
於神則人不足以名之也是以不知其為何人也仲尼曰

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  
焉則甚皆弃之而走不見已至焉爾不得類焉爾所  
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  
其人之葬非不以妻妾貞剛者之屨无為愛之皆  
无其本矣焉天子之諸御不瓜剪不穿耳取妻  
者此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



11/25

之入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而親使人授已  
 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于全而德不形者也  
 明方也神則不可見由明而見之也脈之為脈其為子母則元皇  
 而其為神者子母則同也脈子而食於其死母則固未知其為死  
 此少焉胸若此日并之而走則不見其神也神之所以在其母者乃  
 其所以在此者已在此者乃其所以在此者已在此者乃其所以  
 之雖其神則不見已不得其類是以雖不知其為死而云之不待  
 也所愛其神者非愛其形也愛其形者有也神則使其形者也戰  
 之有愛蓋所以自衛也故死則以妻其親而死則天所事妻也  
 者之不受其親猶身也皆无其本而已矣失神者物之所以為本  
 是以為天之諸御不守耳故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列  
 全猶及以御至尊成婚媾則得全者則其為人之所以信也執道  
 者德全德全者神全如全則體神者也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  
 而親神之信固九所事言其親固无所事功所謂默而識之不言  
 而信者乎德行而神人无所是也使人授已國唯恐不受神者受  
 之則於國乎何有是必于全而德不形者也于者所得其夫而  
 不可加損者也各之以神則  
 神方其手也  
 生存二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  
 是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  
 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  
 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无卻而與物為  
 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全全死生存亡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

生時乎心者也  
 生者心之體出入无時者也與物為春則與造物者同體而能生  
 關矣所謂虛卻守神是也而與物為春則與造物者同體而能生  
 兌也所謂虛卻守神是也而與物為春則與造物者同體而能生  
 也虛而神之所宅也唯且如此故其神无欲而不見有是夜之  
 而足消吾之扣而入吾之虛府哉和者陰陽之冲而神之所宅也  
 生時乎心者也  
 生者心之體出入无時者也與物為春則與造物者同體而能生



80



五/28

# 茂茂承茂

莊子內篇義卷第二

二八

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暝天  
 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應子不察赤子之心其為今者  
 固已具矣是以疑其不生則生則  
 无以有其身也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身則  
 有其身矣奚奚以益生而後可以有其身哉今不知人之所以為人  
 者固无槁梧也豈不知有所謂神也不知有所謂神是外乎子之神  
 也歟其精於事物之間是勞乎子之精也故其備應玉於簡檣而略  
 據槁梧而暝也齊物論稱惠子之據梧欲以明之則倚樹而略據  
 槁梧而暝非无意也蓋惠子不知即動而靜則万物並云各復歸其  
 根而謂據梧者然後為靜此則不知人之无情也夫唯不知此則  
 豈不得其所為使而甘其形為天之所選而以堅白鳴也元有未同  
 歟而已是以謂之鳴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  
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  
後當其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天而生也者天之所為也知天之所為則知言之所自  
而生也天而生也者莫之學而生也而人  
無預也人無預則知之所不待而知也知之所不知者人之所為也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者人之所為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  
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  
後當其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天而生也者天之所為也知天之所為則知言之所自  
而生也天而生也者莫之學而生也而人  
無預也人無預則知之所不待而知也知之所不知者人之所為也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者人之所為也



新欣

新欣

新欣

元氣則雖過也理之不得不過也何悔之有甘當也理之不得不  
 當也何自得之有夫惟乃我則物猶其所以一而不見其所與宜哉  
 所為也萬物我之所為也將誰憐入我而為也水火亦我之所為也  
 誰憐且我夫知固非道也而真人之知非假道也如此是豈  
 有所謂真知者不求偏耳矣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  
 無夢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  
 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謚言若哇其棄胃欲深  
 者其天機淺也人心之豈未始有物者也真人有特技心  
 不為世慮慮之憂天亡者則其食不甘矣寒燠燥濕則其  
 寐不寧而以其睡言氣之元而息之所自起也身以元為體自息  
 其所自起者種也以其息而下者名之也夫雅氣乎而自息深則復事  
 其元氣深者其息之深也又深者其息之深也又深者其息之深也  
 失寸而出服者其息之言猶若哇也求息之以望不可得也者  
 際而天歲後物則發求復之元房麗之元房麗之元房麗之元房麗  
 也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

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志其所始  
 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  
 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脩然者言其在  
 元所處也知有生而論之死而惡之出生則入死則入死則入死則  
 所謂脩然者則足以心捐道者也受生而忘其生之所始畏死而  
 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受而喜之忘而復之若然者其心志  
 其容寂其頽頽然似秋煖然似春吾欲運  
 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  
 亡國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殽人夫雖不  
 適不以人助天則其心未嘗不在道故其志則志於適者也  
 故曰強行也其志其心未嘗不在道故其志則志於適者也  
 也其然則神勢而元氣皆矣其然則神勢而元氣皆矣其然則神勢而元氣皆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者其憂景有也則張乎其虛而不知中比喻乎此哉似毒  
言辭其相而動氣皆以爲經而非事也臨事遠我色而寧物也  
與手比其得而未嘗失已也豈爭小哉所以屈於人入之所畏不  
可不畏則厲其相似世也危而似世則可制也警乎大哉獨成其  
天則非世也未可制也連乎不見其條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則似  
好閑也凡此者皆其狀有似之而非則不見其言則不見其求者也  
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得爲循以刑爲體

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以於世

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得爲循者言

其欲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君子音以人道名一言也或明能者仁而已具人音以天道名之

而以万物百姓之便制給者也則仁不足以及言之也孰見其所體哉

惟其然則也維乎其殺則見其所體矣蓋仁者之殺也則慘惻

而於之以其愛之也而不仁者之殺也則憚怒而使之以其惡之

是者看非有愛焉才也則其於殺也言三不殛者哉夫則見其所

德而克己復初則視德言動是非利也則當此若為翼而三或耳

固不知其所以官而言動不知其所以然則不語吾所待言可以之

為翼以行於世而已矣寂然不動於古不古今則出入世有諸

哉雖其心之出有物接之而後知則其所以然則不當時也是其不得已

於事也非不得已則兵和元知則之時矣言一不得是以元得而

曰得者以爲循而已循者如轡轡之可循則言有足者皆可與之

以至於丘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得也丘者中高之地也凡若止者

直附言直而三矣何勤行之有哉而今真以為勤行則亦不可以

狀求故其好二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二也

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夫物視其所一則不見其

也而表裏善出於此而已至吾不見其為美發言者也其不善與善

與不善也而正與不善出於此而已吾不見其為惡理不善也則

獨之與不好之交得不一致一猶不也其一也猶水之流也而不失

不失其場水也交立六也一其不一也猶火之燒也而



才也故其不一也二氣此者非靜止而後止動亦不一也夫



86







四/8

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古之三皇而後能外天下已外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无不將也无不迎也无不毀也无不成也其名為撓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撓則明也撓則為明者也南伯子葵則直質之明而可以為物長趣明而不已者也是以知問道也文則守雌而承有与者地偏之言臨則獨行者也守雌无与而獨行則有道而才不足以濟眾者也上所以前也

是以以之聖也何則不能无所依也平足以前知而力足以任重

而無能有所依則有知而无道者也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

二聞道則寡妻寡妻者寡也故所以年長而色將也所謂聖人之道者得此大本大示者是也所謂聖人之才者則能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者也所以有聖人之才而无其道者中其不知大本大示未昔有物而為死生古今之變計以之不能見獨朝徹則其生以我者也且其速至於不知物与天下之非已而內之則自微積之以至於著者也故其存而吉之也則自其粗運之而後能廣清已外天下而後能外物已外物而後能外生已外生而後能朝徹朝徹者三統具於有身之至是微而為且也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不

成而生者莫乃所謂大本大示雖其不死不生故死者我殺之而不

秋木嘗有也至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也其為物无不將也以其

未嘗不往後也无不迎也以其未嘗不往則也无不毀也毀者非

成毀之而我未嘗有也故名之曰撓寧撓寧者撓而後成也若前地

成毀有所不撓而雖之則南子伯葵曰子獨惡乎聞

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







論語

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无事  
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  
為此拘也子紀曰汝惡之乎曰子何惡浸  
假而化子之死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  
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  
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  
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  
地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

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  
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與載而行之來集而不  
解之者也有也紀不  
忘其本  
係而樹之則宜知其所解者也為道而至於疾病死生之際  
為之憂此其難者故高之子與子來之病而子紀子來往謂之  
見其所解之安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指天則庚之拘寧寧而可惡者也然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  
間而无事也是以雖跼蹐而不害鑑於井也井源出而不窮  
而能照鑑于井則反照於性之壁也言是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  
則若厭其生而以發子紀之問也曰汝惡之乎則所以考其所解  
之安也其出不前其入不距而惡其為此拘拘則是不能自主之地  
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  
以為彈子因以求鴉久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  
而乘之豈更駕哉蓋子之所解者一也故其形雖化為雞為馬為  
輪而其神為馬皆不失子之所解而已矣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則子何惡哉蓋右陽左陰以知時夜以養則陽之所化凡若此也以无有為  
此也右陰也彈以形為雞以味則陰之所化凡若此也以无有為  
首以生為香以死為屍復歸乎无有則輪轉而无窮者也神則轉  
之者也故以屍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无所更駕也謂之



與其言固宜如此也生之來不能却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留失者順也知得之時而妄之得失之為順而反之無樂不勝入者則其心之无物而无所繫者也此所以為解也若夫非暗而不當順而逆之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其來不能拒去其不能禦則物之不覺天也利吾何為惡之哉

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勑往問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自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期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擇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養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名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鎮鄒大谷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日人耳人目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鑑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寤遽然躋覓喘噏終將死妻手環而視又其所甚惡也於斯時也而以其所基賊之所基戰也而死臨場豈有人下翅父丑而馳之如大塊之身我以死而善之則安用聞其喪又以汝為愛以汝通也太治鍊金、踊躍昌我必為鎮鄒大谷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日人耳人目則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而人亦不可以必為矣今一以天地為大鑑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月孔在而不可至何容心於其間哉成然寢寐公然意言雖生之際實味使客不為之憂也或言其有所感遂棄其身而去而形同散魂還而已則与鐵、堅周同義也易曰精氣萬物皆由是而生



統而挑了

生於死生之說外是之時不能莫然無以必之而有介路之虞  
乎且年則遠竟之憂憂識而往安知其所以乎而子瞻見時夜  
其所以死之者盡矣非知死生存亡之一無有其能若是乎  
子

桑戶子墨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  
於无相与相与於无相与孰能登天游霧排排

无極相忘以生无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其逆

於心遂相與友易以直桑為圖桑則深根者也尸其所由也

與長者也而取謂之子桑尸或謂之桑尸或謂之子桑從省文也

子友則以反本為士者也琴張以琴為氏則樂者也子墨子有琴

張以為在者蓋亦操輿之流也故子桑之死或謂之編曲或謂之

編曲則以死為反其真則亦子反其張之士也孰能相与於无相与

相与於无相与元相与元相与則歸根復命之與也孰能登天遊

無極相忘以生无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其逆

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豎

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尸乎嗟來桑尸乎而已

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

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

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循行无有而求

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彼何

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

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景之則陋

矣彼方且与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面/12



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大楚老  
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  
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  
惡能遺遺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夫子之文也則子貢之可得而問性理天壤則不可得而問故使  
二待事而致其聞見之至以見孔子之於三人者相為內外而  
已矣子貢來則從從於死之時子貢又復張則變歌亦既死之後  
而曰而已反其言我猶為人則子貢不待子記子之考問而  
所哉可知矣彼以死為反真而樂之則歸尸而設園耳所以先王  
制禮更人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則以反其真為樂者豈非禮乎哉子貢不聞性理大道是男徒見  
其能外形骸顏色不憂而無以命之也道方之外則遊乎六合之  
外而與天為徒者也故以死為樂而不足哀從之方之內則遊乎六  
合之內而與人為徒者也故以死為憂而不足樂從之方之內則遊乎三

人曰身生與之為使而庸事死則借死忘生考樂矣而無三人者  
明亦謂壽夭死生之間而不以非解可至人之所哀也則內外之生  
各不同此所以不相及也而使往吊者使子貢之徒知死之不可  
出此生而後之也死為使死則非陽者也以生為附贅縣疣大楚老  
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兼陰非陽者也以生為附贅縣疣大楚老  
生為使而後之也死為使死則非陽者也以生為附贅縣疣大楚老  
者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曰死生先後者何物也而謂之生與死  
孰故也假託則非以為實也肝膽耳目之則反覆終始不能制也  
知端則矣三德為害也塵垢之外則而樂之所不能制也逍遙乎  
在外之樂則忘為之所不能累也彼又惡能遺遺然為世俗之禮  
此所以臨尸而設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  
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彼共之子貢曰敢問其  
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  
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  
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之妙也



西/14  
衣內者也而盛盤解方外之高致子貢解其盤方內而所依者  
不在此故也是以問其何方之依也蓋所依則其方而所依者  
心也言天之戮民則天刑之不可解也若孔子則謂道性抱神  
以游世俗之間者也安有所依而足以累其心哉是以游方內而  
不必出要天刑而不必解也雖然若此則非吾所獨也二子與役井  
之而已何則則魚相忘乎水人相忘乎道謂之相忘則忘內外之隔  
也相忘乎水者穿池而養魚也必大水也相忘乎道者無事而生  
定不以外也魚相忘於江湖江湖之大則非特穿池而口人  
相忘於道術道術之全則又非特無事而已穿池而養魚給  
而況相忘於道乎無事而生而況相忘於道術乎  
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  
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相忘  
於道術而侔三子者猶禽獸人何也蓋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此所以外而不死也故曰大之小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所以  
則謹承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則三子者天之君子而人  
之小人可知已若夫孟孫氏則天人之君子而君子有不足以名  
世顏回問仲尼曰子血孫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  
不感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戲喪甚蓋魯國  
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宣怪之仲尼曰  
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  
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  
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  
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  
駭形而无損心有且宅而无情死孟孫氏時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



卷之六

44

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  
 其夢者乎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  
 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孟孫子嘗言人夢與覺同其夢也中足之  
 子孫言孟子曰張者也而三子者又不及孟孫子者以雖夢必足  
 出於大宗師則一也蓋孟孫子則事為夢而謂古之人以夢為未始  
 有物者至矣蓋安不可知有物者天雖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至  
 有內外之別其有死生之變則多方之外而以死生為樂而不至  
 於歸仁而歌哉是以居喪與哭而人同而獨不為哀哉之所與哭  
 而人里也其以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常不離乎世俗之間也  
 故曰孟孫氏盡之矣建於知與不知其有所至矣其至矣而無以復  
 加也謂也蓋知其未始有物與生猶是也死猶是也哭猶是也復  
 雖欲辨而不得也胡為而獨公與人同哉彼三子者雖不知死  
 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為貴以死為賤夫豈為不知所以生不知死  
 所以死也以其反其貴為賤而以賤為貴則夫豈為不知所以死無  
 知於死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生無所喪而死無  
 所反也不知死生不知就後則已反矣無所傷生無所喪死非特  
 如是也凡化為物者固符其不知之化而彼三子者不知也蓋方其化  
 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此為周之與孟孫氏不相知也  
 則孟孫氏之知一其終未始與彼有知人之形骸有骸形而心  
 則不歸故無損也死生為夜旦故有旦而無人之謂故無所損  
 此孟孫氏之所以特異也夫唯如此故故人哭之哭而無涕不哀既  
 是自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乃者有彼而繼以此之昨也夫吾之  
 為吾者未始有吾也則吾之與吾相與吾之與吾相與吾之與吾  
 吾之與吾相與吾之與吾相與吾之與吾相與吾之與吾相與吾之與吾  
 大接為一而入于淵方其接也不知其接也其接也其接也其接也  
 不可知也明孟孫氏則吾而接境也其接也其接也其接也其接也  
 之非自適也故不為天也笑所以排也笑而排也其排也其排也  
 及排也排者排去憂愁而後之吾也則子孫孫女之忘死生亦不可  
 以忘而排也其排也其排也其排也其排也其排也其排也其排也  
 排之也其排也其排也其排也其排也其排也其排也其排也其排也  
 不以一則不二世為道而不入於寥天一則天之蓋也其意而  
 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次負汝意而子曰堯  
 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為輒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創汝以



三/16

是非笑將何以遊夫遙傷志昨轉徙之全  
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  
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聵者无  
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  
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立其知皆  
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  
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  
噫未可知也我為岐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  
數聖万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  
生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列眡衆形而不為  
所此所遊已

聖人之游觀之義則有為許由見元為也知之物也常役於物而後  
復於無為之意而子許由以去是而問由也點則淫而無之也身則  
謂而歸之也道以明白四達而無知則仁義固所以混而無之也  
其勢也道之所以歸也則非固所以割而處之也縣於仁義則  
於是非則不得遊乎道之大變矣夫夫遠為公雖得之塗里近  
之大通之謂也无莊則自美而累於美者有也據梁則恃力而累於  
力者有也黃帝則貴齊而心服形以復也九知則其於不能无用如也  
以名制義則吏為士明為京為知也鑪錘所以鑄鑄也  
言三人者之失其所以累非天性无之亦在於後天之習也  
則安得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  
之尤為邪蓋天刑之則不可解而西轡與劓則人刑之也則其累而  
補之未可知也吾師乎吾師乎數聖万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  
為仁長於生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列眡衆形而不為所以存之  
所遊而以爲歸者也則子之於鑪錘而息劓亦以是爲歸而自矣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父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父曰何



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  
 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  
 何謂坐忘顏回曰隨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  
 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化則  
 无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人也為  
 矣則其悟道雖在於一言之頃而其復是万物非一日之積也回  
 之問心齋未始有回也則悟道於一言之頃也其忘仁義禮樂以  
 至忘坐忘則其復於无物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一故子  
 元好化則石化一而木然有極故无常謂於大適則同而化也  
 鹽與之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  
 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  
 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  
 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日  
 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  
 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  
 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  
 也夫莊子論大宗師而卒之以子桑中顏回者以為知孔子之  
 徒雖繁性抱神而遊心於虛無之閒而後可以為至也然  
 幸者以子桑之使為不及孟孫氏而子輿之使為不及子桑之  
 為其趣於是復全二人而論之而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解以  
 也以子輿子桑子桑上子輿食顏氏之使其難難  
 有不同而其以道喪大宗師而至其命則一也

應帝王第七

絜彼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齋斂因躍  
 而大喜行以生蒲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



III/18

之乎有虞氏不及秦氏有虞氏其猶臧仁  
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秦氏其  
則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  
其知情信其德也且而未始入於非人豈  
問乎主觀乎知物之所同是耶不知也子  
知子知子知子知子知子知子知子知  
也然則物無知邪也所謂知者非知邪不  
知邪而不知也物本無知而已矣則知一  
非知也然知其如此而不知其然則非知  
者也而王倪曰固而不知則其真不知而  
與主之所施可知矣其然有介然之知藏  
於其中乎則自記也故其所以解知此  
也清衣則被衣生木被石物而不爲主者  
雖道也然所以昧天而合者道而已矣  
受之也王倪曰夫乃道不識不知者王之  
所以知也而空之有也則雖欲得之而不可  
言者以爲滿衣子而不知有虞氏不及秦  
氏也



萬物之鏡也至其極也雖有能然之音介然之有遠在八荒之外  
 其在眉睫之間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既天下之務而足以醉其夢主  
 肩五月見狂接輿狂接輿自日中始何以語汝眉吾  
 目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  
 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且於治天下也猶  
 涉海鑿空河而使齋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  
 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  
 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泅穴乎神丘之下  
 以避重鑿金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肩五月見我者  
 其德足以知非者也司中則明極而非其然也日中始見不始  
 乎窮冥之原也愚人有憂為律身為憂而用人惟己則固有矜矜  
 以已出經者矣以志取制事而忘人有志于仁愛之志固有矜矜  
 義愛人者矣然此特具曉之辨而求其明之所自然也非其所自







然天下而感其心者是乃所謂窮而不道也夫嗟如此則元事  
可以取天下也遊心於漠含氣於漠順物之自然而无容私焉  
而天下歸是乃无事而取天下之道也盖游心於漠則不與物交  
而天下歸焉則无爲而无不爲者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  
獨行彊梁物徹疏明學古道不勸如是者可比  
周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沐心  
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獲狙之便執矰之狗  
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就是然曰敢問  
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區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與力使物自壽正  
乎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  
出爲无刺所謂明王有基本



面/28

吾鬼柱權矣列子入以生至壺子壺子曰曷五豈示  
之映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  
者機也李咸初見其處灰不知其為社也故以為瓦及見其  
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者也若休與陽同波則彼亦莫得而是也故  
示之以天懷使彼得而是也名實不入則天而已天則无為者也  
機發於踵則所以示之以其機也雖發於踵則所自生也踵者氣  
之所自而起也所謂真人之息以踵是也機發於踵則所自生者  
存矣是以知其有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利无是也无謂  
之善於无為之天而生氣發於其元是所謂善者機也  
與求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  
生不齊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  
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  
息吾行氣機也鯢桓之室為淵止水之室為  
淵流水之室為淵淵有九名此與三焉地文則陰  
則陽勝陰至其太冲則莫之勝而不一矣是以欲其不齊者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夫而莫勝則平矣是以謂之行氣機也機相  
之氣為淵上水之室為淵流水之室為淵心善淵者也則機相  
之氣流止未嘗不淵也一陰一陽冲而莫之勝蓋亦若是而已矣

省又與求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曷吾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  
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亨而  
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无  
與親朋友復朴塊然獨以其无立紛而封哉一



通/94



也。蓋無形則大之云。王也。遂乎。天。則。無。所。不。能。見。也。而。況  
於。人。乎。若。然。者。無。定。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有。盡。而。已。盡。其。所。受  
受。於。天。而。無。見。得。其。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者。則。夫。何。謂。盡。者  
豈。虛。之。而。後。虛。哉。吾。之。心。本。虛。故。也。是以。至。人。之。用。心。若。鏡。其。主  
不。染。則。既。往。無。所。存。其。來。不。迎。則。未。至。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外  
不。可。得。以。盡。其。所。受。於。天。者。如。此。故。也。天。唯。盡。其。所。受。於。天。者。而  
全。之。是以。勝。物。而。不。傷。也。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  
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  
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  
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南海之帝  
儵言其儵。而有地。中央之帝為渾沌。渾沌言其渾沌。而亡  
地。海言其海。而不可窮也。中央之帝為渾沌。渾沌言其渾沌。渾沌  
而不相離。前帝則至。心而所謂天君也。心之出入乎。无窮。樂乘常  
在。儵仰之。間故以儵。儵之言之地。南海之帝為儵。則心之出而儵乎。  
有地。中央之帝為忽。則心之入而儵乎。无地。以儵乎。在。无則道之  
分。中央則不有不无。而合之。有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博之不  
得。此三者不可致詰。致詰而為一。是以謂之渾沌也。其外為儵。忽  
其合為渾沌。則儵忽雖異。斗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也。故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而渾沌遇之。其善也。夫。誰。无。知。而。相。忘。於。道。而。此  
大。操。以。全。也。知其為善。而謀報之。則是索之以知。而所以視  
經。食。者。日。儵。金。而。与。渾。沌。交。而。欲。愛。之。不。殺。不。可。得。也。故。大。世。之  
為。道。者。知。道。之。為。善。而。以。儵。之。是。謀。報。渾。沌。之。德。也。然。於。人。介  
然。之。介。卒。至。於。目。目。自。鼻。鼻。物。而。不。知。反。以。至。喪。其。素。性。則。自。毀  
一。數。亡。日。而。渾。沌。死。之。類。也。然。則。所以。應。帝。王。者。其。華。真。儵。儵。乎。  
未。始。古。也。呼。其。心。

呂觀文進莊子外篇義卷第三

成



莊子

四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  
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  
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乎  
用之內也故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  
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  
之用也太固有有无无有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  
儀則謂之性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也而德則所无也附贅縣疣疾  
非不出乎形也而生則所无也於所无而有之此所以為沒也其  
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  
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於道德之正則亦所无而已附八  
地為仁肺金也為義推之其餘則為智信可知矣火也為視為  
明腎水也為聽為聰推之其餘則為目之從為思之慮為  
可知矣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內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  
受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也則於道德之正亦為无用而已所謂道德之正者无為以反一  
而已无為以反一則尚何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  
哉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主月黃黼黻  
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  
淫六律金石絲竹其與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  
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  
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幽史是已駢於辯者  
囁牙結繩窺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蔽跬  
譽无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身多駢密

呂觀文進莊子外篇義卷第四  
駢拇第八



乙  
七

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  
情故谷者不為駢而救者不為駢救長者不  
至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鳥脰雖短續之  
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非故性長非所斷性  
短亦所續无所去憂也明謂其自見也五色文章  
青黃黼黻之煌煌則所見者  
駢也而以為明則是自見與所見者合而駢之也此離朱之所以  
駢於明也聰者謂其自聞也而五聲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  
聲則物之在外者也而內之駢則聰之所為聰也知明之所為知  
所以多則明之所以多亦可知夫故道之自出於世之自通則天下  
皆足於已而不為有餘也德則助長者也德世則濟世所生者  
也善哉此和也唯其為之太過以收名譽則天下相與和  
之少幸其不及之法此曹史之所以枝於仁也道以不言為神則  
辯非道也瓦甒甒而聚之繩肯條直而結之其物之有解而五  
指者也旬所以趣其事也貴乎虛而實之遊之於取主白同里之

謂而徹行豈立以樂之明之言若累瓦結繩然者則以辯為道者  
也此楊墨之所以駢於辯也知善之為駢則仁之為駢可知如矢知  
仁之為枝則辯之為枝亦可知矣夫謂之多駢旁救之道則非天  
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九為而自然者也故  
自然而無所加損而已矣故鳥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  
之則憂然未嘗有續而斷之者也凡以出於自然意仁義其非人  
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母者使之  
則迹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  
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甚高目而意  
世之患不仁之人使性命之情而號譽貴富用故  
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  
也且夫待綢繆規矩而正者是則其性也待



由於道德之正則意其非人請也彼仁人何甚冬夏則爲之不過  
 者且大駭於握者史之則泣技藝手者擬之則帝二者或有餘  
 於數或不足外數至於士之而長則一則異乎長者不爲有餘  
 短者不爲不足而非所斷續者也今世之仁人甚高曰而憂世之患  
 則有辭於數之類也不仁之人使性命之情而號爲憂則不足於  
 數之類也嗟其爲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必以之而立蔽之則  
 啼之類也蒿目視之不明世請而謂匪我伊蒿則相之不明世目  
 三代以下何其驚震而不敢安且稱也待拘囹圄規矩而正者見是制  
 其世也性則自正无所事則出待變約於膠漆而固者假及後且德也  
 惡則曰固无所事侵也侵者分外物入之謂也世則曰仁德則  
 自固而強於禮樂則仁義以慰天下之心是制其性侵其德而  
 失其常矣若此屈折則絳皐則待絢爛規矩而後世之類也家人  
 則僵指劍行運膠漆而後國之類也皆非其常然也主所謂常  
 然者明者不以拘直者不以過圖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  
 以膠漆約束不以絃素肉其自然而无所妨損則其常而然者樹大  
 雖天下得自常茂然請先生守而不知其所以然則非性德者也  
 司焉以爲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哉非塞性者也請方者有猶草木之林  
 同請以生而非助長者出故古而不激今而不激則古公不二三而  
 不可虧矣此所謂常效而玄德之正也賢仁義又爲連連此膠漆  
 絃素以遺乎其間而使天下惑也夫雅復命乎當時則明而不



感矣而以仁義尊連如綴珠然則使天下不為也亦不  
以方則以東為西也夫易者利以元為有也蓋其利長以仁  
天下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以仁  
性也故管仲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  
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  
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  
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  
一也夫謂之聖人而有所殉何也神變而為聖而王則聖之外此  
矣故聖之稱也湯武之征伐雖出於不得已則其德不為有天下  
下之機也而莊子方絕其涯反之乎神天之本亦則其論聖人固  
重如故非小之也則其莊子之意者不可以不知此也  
而保土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  
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  
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  
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  
也長主則許意者也言牧羊或言牧馬則愛心者此守  
善也然不免與不善也故以牧羊之博塞以遊則博塞於死  
而無良心者皆然其所出則良也故以報言之使彼讀書博塞以  
遊皆自善於守意者也則二人者雖事樂不同其二羊均也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則挾筴讀書而二其羊之難言也盜跖死利於東陵  
之上則博塞以遊而二其羊之難言也二人者所死雖不同其於殘  
非手足為道者所以兩處而化其道也天下盡殉也彼其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化則也則



14/5

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  
 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  
 人於其間哉身固安於化境也得不與士取病則云固病也  
天下盡濁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不知身之謂於世而後謂之  
 君子其所謂殉則不知身之安於化境也而後謂之小人其殉  
 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而其後生賜性則且夫屬其性  
 乎仁義者雖通如由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  
 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  
 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  
 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五所  
 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  
 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  
 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  
 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  
 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  
 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  
 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不敢為  
 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為道者以為  
有所屬實事損其私寡欲其所以屬也則性是其性則物之  
 所屬而非屬於物者也而曾之屬乎仁義與之屬乎五欲  
 明也立聲之味屬乎五色其性為乎斷第一則非五欲之  
 欲明也立聲之味屬乎五色其性為乎斷第一則非五欲之



馬蹄第九

不兵能入戚之體也吾所謂戚者戚之者也戚之也苟非計利仁  
 義之謂能戚之也任其性之性於其義戚之者也吾所謂戚者非  
 之謂也已有諸矣其所謂戚之謂也計利未定也任其性命之謂  
 而六三名皆州明京戚之謂也其所謂戚也吾所謂戚者非謂聞  
 其後也聞而亡矣吾所謂胡者非謂其月彼也自見而已矣凡  
 非在哉色皆彼也見我之可見則自見者如聞我之可聞則自聞  
 者也則所謂自見聞聞古達也夫不自見而別彼則是不自得而  
 得彼也言見則知得之鳥語則言得則見亦為得矣夫莫不自得  
 所得性命之情云云所見聞者在彼而不在我則是得人之得  
 適人之適而夫豈道得其性命之情而適之者也若然則豈得  
 與否豈有間哉同為至德而只以皆非道德之正也二不與  
 為仁義之所下不敢為仁德之行則聖王之立也夫伯夷聖人  
 矣有不自得而得人之適而不自天而可以為聖人哉蓋  
 性之謂也且懷項夫兼論大有立志則其迹不免於多矣而  
 之方言性命之旨以兩忘名利則以伯夷論同為性德也又上  
 論高第矣行足以濟世則伯夷叔齊二之節與計由至孝孔子  
 於讓王也  
 顏淵同列



治天下者之過也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  
 車路寢死所用之則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足以自榮而无所  
 美於高明之譬也伯樂曰我善治馬晚之則之刻之雖之速之以  
 羈車編之以早棣馬之死者十二失則常定變為仁聖改為義而  
 天下始疑之璧也創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轡舒之悲  
 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創損浸均樂摘捫去轡而  
 天下始分之璧也天下有常然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  
 以規方者不以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待方圓曲  
 直而後正者則失其常然者也為天下而失其常然足乃不知存  
 有而始天下者而過也五古息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  
 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群生  
 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其故禽獸可係  
 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  
 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亞乎知君子小人  
 或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樸素  
 樸美而民性得矣素樸天下者不寒因其常性而已矣彼民者  
 有而无待於外而民之所同也惟其同也故无所事此而自養者  
 已足而非類於人之教之也一而不黨則同而无所事此之謂也  
 命曰天放則非人之教之謂也天下之民反乎其性則至德之  
 世也无所是逐引其行填填而不離以故也无所恥望則其視與  
 無而不偏於外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則至老死不相王來也万  
 群生連屬其鄉則无族類之分也禽獸成群草木遂長則无  
 之害也其此政然則可像鵲而游鳥非際巢鳥飛而遊也禽獸万  
 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同也惟其同也故无所事此而自養者  
 乎无知也填填而無相往來則同乎无欲也含德之厚比  
 之同是也填填而無相往來則同乎无欲也含德之厚比  
 赤子同乎无知也填填而無相往來則同乎无欲也含德之厚比  
 是謂素樸素樸美而民性得矣素樸天下者不寒因其常性而已矣彼民者



25



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勢敗仁義以尉美  
 下之心而民乃始踴躍政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  
 此亦聖人之過也然則分背相踴馬知已快矣則酒之醉  
 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公室而散腹而後也加  
 之以衡脂膏之以月顯則備之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勢  
 敗仁義以尉美下之心而民乃始踴躍政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  
 能至蓋者則備之民退矣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介則公聞限知  
 則端備備則備之民退矣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介則公聞限知  
 拒衡介介則備之民退矣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介則公聞限知  
 歸於利介介則備之民退矣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介則公聞限知  
 告集三三而獨言赫胥氏何也以名制義則赫胥氏相也赫胥氏  
 則明而万物相見之時也而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舍備而惡  
 鼓腹而遊則豈必求之於玄冥之間哉赫胥氏  
 之時固已然矣然則又其真世以觀之故也

肱篋笈第十

將為肱篋探囊發匱之道而為守備則必  
 緘緘匱匱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  
 則負匱揭區檐囊而趨唯恐緘匱不  
 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  
 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  
 邪昔者祿國鄰邑相盜雞狗之音相聞固苦  
 之所布未擗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閭四境之  
 內所以立宗廟社稷俾邑屋州閭鄉曲者曷  
 嘗不法聖人哉然則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

14/9



能知

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其不乃竊祚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攝編諸論細以防眩發匿之說者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盜至則負之而竊者此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豈俗所謂聖知者如此則直聖則者固謂其不固則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豈俗所謂聖知者如此則直聖則者固謂其不固則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豈俗所謂聖知者如此則直聖則者固謂其不固則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臍子夏甫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元有道邪夫妾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此俗之所謂知者攝編諸論細以防眩發匿之說者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盜至則負之而竊者此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豈俗所謂聖知者如此則直聖則者固謂其不固則

14/110



在法于名則止俗之所謂至知至聖者如向之所言而使驅之徒反資以爲盜則其利天下之生而害天下之多非虛言也故

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播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治矣絕聖

其德而賊心不能起則唇齒之全而梁欲圍邯鄲而難於楚之時也聖人開賊心乘之則唇齒斷棄而楚有士歸晉而四塞得以圍邯鄲之時也而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者以明魯酒薄非以圍邯鄲也

谷虛丘夷而淵塞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

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

之也竭其聖川而固之則合虛而流不生產心淵之所以不富貴而賊心符入於其間者以聖爲之正而伸之也果其聖立而道之則

平者米得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爲地天下平而无故矣故聖人不死大盜不起而天下所以平而无故也

盜跖也故爲之止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字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知

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

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我聖知邪故遂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

14/44



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威賞之加易於小盜而難於大盜豈哉  
何者則誅而無國者則為諸侯而莫之能誅也至諸侯之間仁義存焉則是并聖智而為聖之過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其間其  
而雖其真以為聖以明天下而使  
人得而見之則魚之藏於淵而有可獲也  
而使之得以竊而竊之也  
 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  
 擄王毀珠小盜不起燒符破璽而民朴鄙拙  
 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安可  
 與論義大盜竊聖知小盜竊珠王故必絕棄擣毀其言後止而不起也然所謂純聖無殺者非滅其  
其政教之謂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所謂適玉毀珠者非出之府庫而棄之山川之謂也不以貴之心而已所謂焚行破璽者非焚而破之也以信之則民甘鄙而符璽非刑持也所謂折斗折斤者非倍而折之以平乎之則民不爭而斗行非所時也殫殘天下  
 摧亂六律鑠絕鈞瓦  
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



將

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  
不聒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辟矣彼曾史楊墨師曠二僇離朱  
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燔亂天下者也法之所

不用也所謂亂六律鑠絕竿瑟塞鼓殫失所謂威文章散前五采膠離

牧之自有內視而已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矣則毀鉤繩絕規矩

權子衡之指而天下人始有甘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凡讓拒

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則皆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也

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辟矣彼曾史楊墨師曠二僇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燔亂天下者也法之所不用也所謂亂六律鑠絕竿瑟塞鼓殫失所謂威文章散前五采膠離

牧之自有內視而已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矣則毀鉤繩絕規矩

權子衡之指而天下人始有甘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凡讓拒

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則皆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也

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辟矣彼曾史楊墨師曠二僇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燔亂天下者也法之所不用也所謂亂六律鑠絕竿瑟塞鼓殫失所謂威文章散前五采膠離

牧之自有內視而已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矣則毀鉤繩絕規矩

權子衡之指而天下人始有甘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凡讓拒

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則皆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也

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辟矣彼曾史楊墨師曠二僇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燔亂天下者也法之所不用也所謂亂六律鑠絕竿瑟塞鼓殫失所謂威文章散前五采膠離

牧之自有內視而已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矣則毀鉤繩絕規矩

權子衡之指而天下人始有甘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凡讓拒

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則皆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也

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辟矣彼曾史楊墨師曠二僇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燔亂天下者也法之所不用也所謂亂六律鑠絕竿瑟塞鼓殫失所謂威文章散前五采膠離

牧之自有內視而已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矣則毀鉤繩絕規矩

權子衡之指而天下人始有甘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凡讓拒

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則皆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也

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辟矣彼曾史楊墨師曠二僇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燔亂天下者也法之所不用也所謂亂六律鑠絕竿瑟塞鼓殫失所謂威文章散前五采膠離

牧之自有內視而已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矣則毀鉤繩絕規矩

權子衡之指而天下人始有甘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凡讓拒

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則皆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也

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辟矣彼曾史楊墨師曠二僇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燔亂天下者也法之所不用也所謂亂六律鑠絕竿瑟塞鼓殫失所謂威文章散前五采膠離

牧之自有內視而已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矣則毀鉤繩絕規矩

權子衡之指而天下人始有甘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凡讓拒

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則皆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也

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辟矣彼曾史楊墨師曠二僇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燔亂天下者也法之所不用也所謂亂六律鑠絕竿瑟塞鼓殫失所謂威文章散前五采膠離

牧之自有內視而已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矣則毀鉤繩絕規矩

權子衡之指而天下人始有甘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凡讓拒

14/13

3

54 1.50



知之過也。聖人之治常使民无欲无欲无知也故結繩而用之  
 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王帝言所謂高下不相慕  
 者也則所謂至德之世也而必以容成氏至神農氏為言者蓋環  
 與之書在其事猶有傳焉則  
 上誠好知而无道則天下  
 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大機變之  
 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置筍之知多  
 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  
 亂於澤矣知詐漸毒誣滑墮白解垢同異之  
 緣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  
 好知故天下皆自求知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以  
 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其  
 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不燦山川之精聖  
 時之施喘而哭盡省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  
 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  
 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僇釋夫恬愉元禹而  
 悅夫嗟嗟之音嗟嗟已亂天下矣知以索之詐以  
 攻之誦而不可係猶而不可持堅之在白白之在堅解以釋之故  
 以流之同以合之異以散五俗之所以惑於辯者不若過是而已  
 難者也而莫能求其所以知則易與逆者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則不善以皆知非其不善則惡之不若  
 也而莫知非其善則美與善如復乎无為則辯矣与善亦  
 非性命之情也山无暎溪澤无舟梁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自  
 族則所謂種人之民也其所有賢者則職權而趨之則殺伐之術  
 也帝凌无為則有問而應之而无意於學學者也其教我也似  
 也我何子則嗟嗟之意也此皆上無好知之道也由有知而後



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夫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是以始終皆以去知為言也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之遷其德也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可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使不遷而天下自怡矣奚以治天下為哉蓋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其性則絀性是也其德則我德是也在宥天下則任宥也而心矣在宥我則所以任宥天下也何謂在宥之使不淫其性也何謂宥之使不遷宥之為言也放之而不損之謂也固之有物源之宥刑皆放之而不縱之者也得則其目足而無以為者也為之遷其德也性則不淫德則不遷无為而已矣无為則死我死我則治天下者其誰哉夫死為而已矣而不容有治天下者存乎其間則所謂堯桀之是非非不可得也誠有所謂堯桀者則均於有治天下者也則不免淫其性遷其德而已矣故堯者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則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人生而解則性未始有樂苦也而使之樂者則是在其性也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恬不恬不愉不愉非德也恬則心之安而愉則心之愉遊心於淡而愉之是乃所以為德也惟德為可久則非德而可長久天下无之也此所謂兩志而化其道也

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无常思慮不自

14/15



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  
 後有盜跖曹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  
 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  
 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奴焉終以賞罰為  
 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乃物負陰而抱陽中氣  
 之和以與天地通而堯禹侯之樂其佐三於大喜而戰於陽有樂  
 焉使之若其性至於大怒而毗於陰陰陽并亂傷其冲氣以墮四  
 時之施則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而又傷人之形至於使人言  
 惑失位居處无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則所謂兩相傷者也  
 於是乎天下始有詰辱戰鬪而後有盜跖曹史之行而非其常理有  
 也喬則上古則窮深上卑則薄及下則不至屋言非平易中二之謂  
 此此賞罰之所以不足不然而性命之端所以不得而安也若夫  
 天下將自正受至不以賞罰為事故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  
 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  
 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  
 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  
 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存可也二  
 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然  
 卷僉囊而亂於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情  
 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  
 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故歌以舞之五音若  
 是何哉天方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明聰仁義禮義  
 已聯非自聞也聞大聲也非知仁則不為品味也義非不  
 義則不為序於理也禮非禮之實則短於技而已樂非樂之義則不



劇

次

視於遠而巳聖非其所以聖則不免為藝也知非其所以知則不免為技也蓋以多能為聖則是聖而已以有知為知則是知而已  
重病之也故天下特其性命之所為也天下方且病之之故而相之是  
無益乎其實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此謂隱隱  
索而亂天下也此莊子所以懷棄棄而長擊之也獨則創而不全甚則  
收之不歸則積而不散囊則然而不前昔所以亂天下者也佛  
之言倉也而大乃始尊之謂之別或也夫天下所謂明變仁義  
亂聖聖知者非其止也則元王以爲符狗遠虛者也及其過也則  
去之而已今則不然而乃齋戒以言之雖坐以進之故歌以解之  
命之謂而迷之日久者也吾若之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  
臨莅天下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  
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臨莅天下託天下出於不得已而無  
為則後愛為不愛愛以身於為  
天下而已何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父身愛則  
不危其身則貴矣斯則可以託寄也寄則託重矣寄也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无難其聰明居而  
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无為而  
萬物炊爾焉五口又何暇治天下哉九解其五藏則  
不難而治天下  
義也死其聰明則不引而為斗聲色也尸居而離見則其見出  
於五為立淵默而雷聲則其聲出於不言也神動則感而後應而  
大聰明不亡而自來也夫唯然此則從容无為而万物炊爾焉故  
則生物之謂也相攻者也累則攻之積而為累也故累則万物之  
歸也歸之自佳願以為甲子而非  
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无撓人心  
心排下而進上下四殺淖約柔乎剛彊廣  
劇彫琢其熱焦六其寒寂冰其疾俛仰之間  
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將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18

14/18

而天值驕而不可侮者其誰人心乎在有大  
以不擾人心也欲治而威之則長擾之也人  
上則莫知其鄉者也上下因襲則卑約柔乎  
孰焦火其寒者才若此則非所宜擾者也因  
約則至弱不敵不勝而生而因殺之則至弱而  
以柔乎剛強而万物莫之能勝也無則以刑其  
則其剛強如火其寒者才若此則非所宜擾者  
擾也非若此則其剛強如火其寒者才若此則  
者出其後也如天也而其族流仲之間無海之  
辭則其真也勝而天則其勝也則操存舍土者  
可擾也而擾之適足以引之而已矣然則如何  
所擾矣且曰昔者堯帝始以仁義擾人之心堯舜  
於是乎服无肢脛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  
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  
不勝也堯於夏放讎桀於崇山投三苗於三  
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  
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禹史而儒墨  
誕信相譏而天下養矣大德不同而性命攸  
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鉏鋸制焉  
繩墨殺焉雄鋏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  
攫人心故賢者伏處乎大山嵒巖之下而  
乘之君寡懷乎廟堂之上向言辨招仁義以  
言堯治天下使欣欣焉失其性恐亂者貞以  
六言堯帝以仁義擾人以其指在治亂至矣  
有間然者也黃帝則所謂聖智也夫之其夫  
而有其謂聖者者不去則不能无以仁義擾人



改  
相  
招  
文  
許

14/19

故也。有人有身，則有逆之床，不能不久身。有天下，則有去之，以養天下之形骸，其五藏以爲  
仁義，其血氣以規法度，則所謂以身殉天下者，猶有不勝而  
校雖堯舜，其血氣以規法度，則所謂以身殉天下者，猶有不勝而  
聖智而爲之，其未有治之，其未亂，故也。及三王而天下大駁，下  
有宗廟之弊，四上有幽史之過，善而偏墨，畢與相與爲敵矣。於是  
乎言，後思知善否，誣信亦皆爲敵，而交相疑，故大相交識而未有  
得天下之至正者也。此所謂大德不同而性命攸異，天下好知而  
百端求，竭而不爲之，其未有治之，其未亂，而至於此，則其家未之成  
乎。公掩者也。於是乎劍鋸制焉，鑕墨殺焉，椎擊戾害，朝已有而後  
命之已亂而後治之，其傷不得不然也。則天下所以者，皆大亂者  
無之，其方凡以不能無爲，以反乎性命之情而已矣。今世殊死  
者，相枕也。析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  
墨乃始離政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  
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析  
楊，相相也。仁義我之不爲桎梏，鑿也。焉知  
由自定之，不爲味踴，啗矢也。故曰：絕聖棄智，而  
天下大治。此則三代之未而莊子之時也。殊死相推，析楊相推  
莫不然也。而儒墨乃始離政攘臂，乎罪人之間，而欲與之治，其  
爲死，而不知耻之甚者也。夫世之所以至是者，以失其性，公而之  
情而已。今欲救之，而不反其性命之情，而重之以有知之聖，知仁  
義，不可及之害，天則其情，遁天之刑，增固而不得解，而毒利，其  
故也。其有咎，失則以先，吾言而使之也。以明今之書，言而使之也。  
人棄其仁義，蓋若此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古  
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  
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



首符

爲之太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然而治天下靈氣不  
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  
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向言黃帝以仁義觀人之心而繼之以此者以明絕聖弃知而天  
下治則黃帝其人而向之所言皆實也夫九地十一年則數之  
極也令行天下則功之成也方今問道而日十九年今行天下者  
明數極功成未有不反其宗而能長久者也廣成則配地成則終始  
之全廣成子則至於道而全也不曰大而日廣皆以明雖廣成子  
至矣大亦有以弘之而至地際則无物同則八通空同之上則无  
物大通而无以加之之處也取問至道之精則所欲問者物之質  
也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則  
所欲官者物之殘也道爲九名之樞故爲物之質天地陰陽則道  
之數故爲物之殘也靈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  
光益以荒矣則无輔其自歟而有以虧之全也  
黃帝退指天下

1420  
乃長生慎汝內閑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  
自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汝神將守形形  
正必靜必清无勞汝形无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之極晨昏默然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平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至道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  
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  
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脉行而進再拜  
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



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宮陰陽有  
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  
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

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也退捐天下則不累

則不累也宮寢之安也帝曰茅閭居三月則覺孤獨之至也如此而

後可以有問也南明而北幽自未而趾本南有則趾趾以明其幽

至於窈冥昏默者乃所以為本也順下風而進則循其本以求之

者也必身而可以長矣皆嗟嗟道為然長乃問其質也神之又神而

能簡焉則窈冥宜其乃所以為至道之精也窈冥則深窈冥則玄宜

則其形固不得而見也言之所不能意論之所不能及者不期精

粗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而言則非其極也則昏昏昏昏默默所以為

至道之極也昏昏則無知默則無言也此則言言之跡也知言之跡

而後可與入道也無視無聽無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無勞

故形無挫汝精力可以長生此則與之入道也神之為物也無思

其為寂然不動而入心則神也唯無視無聽而抱之則其自靜也

拘視以靜則凡所謂靜者不期正而自止也必靜必結言其不可

以養而燭之地形不煖而全藉不搖而復方可以長生則所與

道之可也入道而後可與至矣道也司元所見耳無所聞心

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則至矣道也夫神大形者也神於物

而已心不離於物而反乎元見無知則元所麗不守其形將安之

乎哉養神之要也已至於道則保之而已慎汝內則塞其兌而勿

出也開汝外則閉其門而勿納也反是則多知而敗矣乃所以保

之也人未嘗知道則域於陰陽未嘗至其原者也目元所見耳

無所聞心無所知則為是波遠於大明之上而至彼至陽之原入

於窈冥之門而至彼至陰之原也夫得是而窈冥之者則知天地有

官其宮也以此而已矣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而巳矣慎守汝身

物將自壯則矣為欲取之官以之廣成子曰來余語汝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

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

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

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无



將  
何  
辭  
子  
將  
何  
辭  
子

14/22

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五帝與天地為常當我  
緡乎遠我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所謂  
五見無聞元知則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元見乃見之所自而氣也甚道之為  
物無窮無測而遂此矣元現元聞元知而已則是元窮而已為然  
而無測而以爲極也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則以其形不出照  
臨覆載之間者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則以其形而已  
故余將去彼出元窮之野則以爲然為然以爲極者  
非知我者也吾與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吾與天地為常則其  
無窮當我緡乎不知其若何也遠我昏乎不知其爲遠也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乎則盡求之吾身不知何獨而可以至於此也乃物  
之盡生入而已盡化之爲人不知幾何而一遇也而人不知幾何  
達可以與此者又不知幾何而一遇也而不致我焉則彼以爲  
窮者固不厭數之言也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  
鴻蒙方將拊髀蹠躍而遊雲將見之惘然止數  
然立曰叟又何爲此鴻蒙拊髀蹠躍不輟對雲  
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笑仰而視雲  
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鬱結六氣不  
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  
爲之奈何鴻蒙拊髀蹠躍掉頭曰五呂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雲將則以釋天下爲已任者地扶  
觀其名則其物可知也而雲將適遭之未動之末也鴻大而蒙  
遊者乃其人也倘然止數然立則疑其神將以觀之也與何人其  
不知其誰試也叟何爲此則怪其鴻大蒙被而乃在扶搖之枝  
拊髀蹠躍以遊也至遊者物皆遊則无不在也仰而視則目擊  
之而存也呼則以其无問而問之也職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  
以釋天下爲已任者也曰吾弗知五呂弗知則具  
問則道无問无應也又三年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



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再拜稽首  
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狂猖不  
知所往遊者軟掌以觀无妄朕又何知矣者太  
而居則根本之深固者也野則廣莫墳垠之處也求之於動之末  
而不得問則又求之於根本之深固而廣莫墳垠之處也人其莫不  
知所求而我則浮遊不知所求人莫不也所往而我則猖狂不知  
所往凡以无知而已矣觀也掌也皆有有所拘係之謂也雖有若  
有所拘係而吾則以觀其无妄也天下之真而无妄者不過此物  
而已矣所謂万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也復則不安矣則朕又何  
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  
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  
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立天弗成解獸之群而  
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雲將曰然則五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  
矣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則元為  
之放言係於民而不得釋者也彼以僊天下為任則宜其如此也  
天則元為也物則无知也无為元知此立天所以成也知有為  
則亂天之經逆物之情而立天弗成矣歲有立天冬至是也月有  
立天晦日是也日有立天夜半是也此天之所以為立天也而人  
亦有立天者乃所以成之也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已存其精神  
其其本根者未有不知此者也而非所以章章然言之也夫嗟之  
不乘成此雄雄之所以不合於前而知鳥之所以飛飛而不止而至  
於夜鳴也則災及草木及昆蟲群生不遂凡以不知无為而治  
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也无為而治之猶无疾而毒之也僊僊乎  
歸矣則欲其本反以未之也僊則人之遷去而之天者也天則人之  
倫與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釋神莫然无竟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純  
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无問其名无  
關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拜稽首起辟而行莫  
不能成心成則无所事哉也自養而已矣自養則无所事為而  
化物也徒處物為而物自化也隨順兩形體則不知吾有六骸也吐  
爾物明則不知吾有耳目也倫則理之在我也物則在外也辟  
則氣之虛而符物也我與物皆忘而大同乎渾渾則心解神釋而  
莫然无氣矣此以與无為之道也致虛極守靜篤至於此則万  
物六云各復其根矣此則物之所以自北也云云則物之方興之  
時也物之為物常在於我我則不知物雖云云各歸其根而不知  
云云所事於我而外之也各復其根而不知則渾渾沌沌也與我旁  
時以為一而終身不離也若其介然之生乎其間則我與物外而  
離矣故方其不知也乃立天之所以成也立天成則至陰肅肅至  
陽赫赫肅肅乎天赫赫然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之所以生也  
則无問其名无問其情而物故曰生也方其无知也則不知其无  
知也而曰此名无知邪則是問其名也此果无知邪非邪則是問  
其情也猶物之生方則其根而視之則未有能生之者也夫大之所  
以造物者若是而已矣而鴻蒙家知此是其所以稱之為天地  
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  
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  
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  
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  
見其害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  
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无萬分之一  
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道之

14/24

法有特人君體之而已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重而巳而  
无事於衆人之國也所以因衆以重者以一人之所聞固不知衆



長之與而欲自任以爲人之國則其不喪人之國者僥倖而已三王之與臣主之相與固有以是爲利者而其未世以是爲害者多矣則欲爲人之國者此攢其利而不見其害也曷言也則異乎孟子何也孟子則以平治天下自任而莊子則不弊弊然以天下爲事者也微孟子則天下之亂無與政者微莊子則輕欲爲人之國而無以知其害如此之甚也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黃帝之問廣成堯之見四子凡以大物爲之惠而獨有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景聲之於響自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鄉冒行乎无方擊汝適復之捷捷以遊无端出入无旁與月无始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已无已惡乎得有有韻有者世目之君子視无者天地之友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自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而不爲天下先此所以爲之配也庾丘元響言則寂然不動也行乎无方則未始有封也故能擊汝適復之捷捷以遊无端出入无旁與日无始也捷捷則動也復則反本也抑幸天下而往以復之捷捷而不必靜也則所謂万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於天下者也以遊无端則遊乎物之所然也如出入无旁則方之所不能闕也與日无始則時之所不能拘也頃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軀形也飛則象於无形則合於大同而无已矣所則聖人之所以與人同者也則親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人同者不足以名之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應而

1725



1426



其說之仁學大雖爲身處焉能若此也故勸德之說紀無之左羅  
 網雖衆而各理認德之人通而方盟從容无爲无所往而不理  
 亦若經而已矣德成之戴正德未成而有爲焉則有所未處非所  
 以爲立也德成則无待而立矣道之在教无應而不備不候在亦  
 焉循之而已矣故循於道之謂備備尊皆所聞而強行之乃其足  
 以傾之則完矣故下以備志之謂完君子之所以到心只以此  
 十者而已矣反而求之有諸二而明則其心之大順乎至學而无  
 不容則已利之功也則非特万物之備於教也而我亦備於其爲  
 万物也所謂周行而不殆也昔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以其爲  
 在彼猶在我也也不利化異乎不知利之爲可致也不近貴而不知  
 之爲可親也不樂壽不哀夭不知有久近也不樂通不曉窮不知  
 有貴賤也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藏之天下而已也不以王  
 天下爲己私頭物之所利乃非己也顯則明明則以德而非以位  
 也以煥上則帝王天子之德以煥下則立聖素王之道其實一也  
 不憚痛乎我則一府而已矣夫生考死方死方生則同狀而已矣  
 夫才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濔乎其涓也金石不得  
 无以鳴故金石有設豈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爾乎其居以言其盛而不動也。嗟乎！且看以言其遷而不獨也。於一性不獨則情豈動則平哉？閑而不行亦不能清適亦主退而已矣。將以爲无邪則金石不得无以鳴將以爲有邪則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則万物孰能定之哉？蓋不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无也。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既通於事立之本原而非遺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鳴道非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殊之故形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

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素與天所與與達則无所耻也則所謂物

此疏明者豈可本本原而知通夫神故其德廣判屬萬物而不  
遠矣矣以通於事爲哉所謂本原則道是也而事則莫求也立之  
本原見幾千其義士自通矣其心之出有妙味之非物揆之則  
寂然而已矣所謂不將不迎謂而不義是也故夫耳聞目見手  
足口言思思无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之謂也然故皆也百處  
日用而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在事德不明之謂也夫豈



莊子  
內篇  
齊物論

王德之人爲能存形窮生亡德明道則在我得之以日用執古之  
道以御今之有失存形窮生言其形而不必外而生焉也立德明道  
言其德至於成而首明也其德之謂也勿忽此  
物然則聖人而刀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而本者豫謀之謂也蓋  
從謹風從虎從人作而萬物咸利矣  
聲實宜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  
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  
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時  
鵲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之爲物視之不覺  
鵲乎無聲雖不見也而見之所自即見也故冥冥之中獨見曉焉  
鵲之不聞也而聞之所自而聞也故三聲之中獨聞和焉夫唯如此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則所謂妙者宜其其中有精是也精能  
象是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則所謂妙者宜其其中有精是也精能  
物則言是物也物之而不物於物也食精則宜其无有遠近幽深而不  
知也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无有累也時  
鵲子云  
鵲而望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則其分也未嘗有不反也乃其與帝  
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崦嵫之丘而南望還歸  
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  
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  
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方也水而示則含咀者也遊乎赤水之北則狀以遊乎尊玄之  
處也豐蔀之丘則形中之最卑而中則尊而明而象之者也崦嵫之  
至遊以遊乎重玄之極而未能熟視也故其狀以出夫形之上則  
其極不過形中之最高而已所以南望還歸而望其玄珠也玄珠  
之爲物不可以知不可以識不可以言求者之不得則不可以言  
而不得則不可以知也使離朱索之而不得則不可以言求者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則不可以言求也喫詬以口喫之詬以舌  
索之六使象罔索則非无明則非有年有則不識非无年有則  
不識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嗚呼黃帝  
黃帝之則常清之所不信不立宜乎  
堯之師曰許由



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敏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棄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

莊子五

五

禍也南面之賊也取天下必以无事許由則无事者也故齧而缺之則所以損之也損利德之脩而非道全也故許由之師曰齧缺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則王之至於天者也故齧缺之師曰王倪无爲而无不爲也故王倪之師曰被衣古之君天下者奚爲哉天德而已矣天德者乃所以无爲而君天下之道也而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則長欲以所脩而合於无爲也吾藉王倪以要之則欲以无爲而致其所脩也夫豈全於天而純於德也哉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則不全於天不純於德而以君天下此所以殆哉其危而圾乎其懼也齧缺之爲人也聰明敏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則非然黜聰明棄聖智蹢躅以與事而動於不得已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者也蓋損之而未嘗至於无爲者宜其如此也而又乃以人受天則非全於天者也彼審乎禁過爲不知道之所由生則懲於慾慾以禁之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乃在於禁之之與也非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者也以是爲合於无爲而與之配天乎彼且棄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曾次則應感而動豈能不以人廢天乎非將此也方且本身而異形則非无我而與万物爲一也方且尊知而火馳則非去知而齧靜地乃且爲緒使則天下國家之所役也方且爲物絃則物有緒

v/5



聖

之而不能自解者也方且四顧而物應則非尸居環堵而使居  
知所如往者也方且應眾宜則非立之本原而知神於神者也  
且與物化而未始有垣則非不化而能化化而其道不可終者也  
夫何足以配天乎蓋以其猶有所脩而不足以及合於無為而已雖  
然無為之所出未嘗不始於損之而已則有疾有瘳可以為眾父  
而損之非眾父之所自出故不可以為眾父父也蓋不能無脩則  
不能無知不能無知則堯舜之所以分而治亂之率也不以知治  
國國之福以知治國國之賊則不能無知者是以此而禍而南面  
也堯堯觀乎華葦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  
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  
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  
欲也彼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  
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  
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  
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鷗居而穀食  
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  
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棄彼白雲  
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聖人退已

1/6

天道則體合變化而物莫之能累君子盡人道者必盡人事  
而與民同患而壽富多男子雖人之所欲而不得不以多事  
多辱為辭也堯非不盡天道而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  
居則居不斂所與穀食則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无章則其  
不可得而求神僂之說隱怪之士有求之求服食吐納之間而  
世俗之儒或狂而不信二者皆非也神則人心與天地通者也  
釋則人之去而之天者也生而抱神則其死也必以抱神而不  
亡矣生而全夭則其死也亦之天而不墮矣則豈可求之於服



食生納之開成詩昔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遷棄彼白雲至于  
帝鄉美其不信或堯非有人非見有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  
所體也而言此者以明世儒  
之知堯者不足以與此也  
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  
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  
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  
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  
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  
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无落  
吾事佗何乎耕而不顧  
古之稱禹者以為神禹德至矣  
神則其於堯舜宜无間然也則  
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與賞罰而民且不仁亦時而已矣而  
言此者以明君天下者以德而已矣其於賞罰固非得已也  
初有无无有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  
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  
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  
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  
乃虛虛乃大合嗚嗚鳴合與天地為合其  
合絳絳若愚若民是謂之德同乎大順  
初春初  
无有九名无則一亦不可得无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則  
所謂天地之始者是也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名乎此物得之以  
生而謂之德也則所謂有名万物之母而万物得一以生者良也  
夫形者有分雖有分也且然而已矣非有間也而謂之生命則亦  
謂物形之是也雖有形也而形體保神而未嘗失也各有儀則

V/2



夫者更此而謂之性在則不失乎已形之後也凡此者元始以天  
則地萬物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而已矣故性備反德則合乎一之  
未形德至同於初則无亦不可得也同乃虛則其虛至於未始有  
物也虛乃大則其大至於不同同之地若是則无為言之而合象  
鳴矣味象鳴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為合矣夫天地之間其精氣  
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象鳴合與天地為合若此而已其合結結  
昏之相合非漸合而合也非有所知是而合也若愚則无知若昏  
則无見无知无見是謂立德而合於天故曰立者其德如此而已矣  
也向之所謂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立者其德如此而已矣  
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  
乎老聃曰是足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  
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立于告若而預  
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耳  
者衆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比皆存者盡无其  
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  
之人是謂入於天有人治道者相放不可不然則  
賢寓則以辯物為事者也若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若是也亦无辯則不可不然不若是也亦  
為其不可哉然以是為事則是不知所以齊而不知所以辯也夫  
辯而不辯不曰白乎偃而不編則堅白與白無異而離而離之若  
愚焉胡為其不可哉然以是為事則是不知所以辯而不知所以辯也夫  
知言而不知所以齊知辯而不知所以辯則二者雖相反均之有  
易故係勞形怵心而已夫矣足以為聖人乎能有所斲者技也  
則豈形者也思有所繫者係也則亦心者也執理之狗成四  
以四而怵心者也援狙之便自山林來則以技而勞形也紅  
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凡有首有趾无耳者  
在大則日月星辰在地則山川草木是也則雖有首有趾无耳者  
耳者不害其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也奚獨至於人之无知人之

W/8



無情而獨疑之哉苟爲元知與元情則有形者與元形無狀而皆存者盡元而已矣有衆則人物是也元形則鬼神是也元狀則造化是也此三者有介然之有則不得皆有矣其所以皆有者盡元而已矣苟爲盡元則豈而所能聞與而所能言哉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則其所以者非可以動止死生廢盡言也則奚以齊而辯之爲事哉則所謂亂而非治也所謂治者其在人也忘乎物忘乎其姓名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入於天則治而不亂也向之所謂原亦大者其天如此而已矣

矣蔣閭蒧見季徹曰魚君謂蒧也曰請授教  
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薦之  
吾謂魚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  
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  
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  
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

莊子五

臺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蒧覩狀驚曰  
蒧也往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  
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  
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  
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  
教民溷淅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服  
恭儉則所謂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者也則其自爲處危矣拔出  
公忠之屬而無阿私則所謂尚賢者也則其舉臺臺多矣其自爲處  
危而纓臺臺多則所謂拘之人而非立於不測者也如是則吾之行  
不能無戒而物將往投迹者衆矣則非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  
也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則所謂鼓之舞之  
以盡神者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  
者民不窺竊以假上之迹而自成多福則是舉滅其賊心而進其  
獨志如此則若性之自爲而莫知其爲之者莫知其爲之者則不

19

20



得

勝

而

1/10

知其所以然也若然者德薄而才高不為未旦見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與後然弟之而繼其後故欲同乎德而心居則元

物化焉

子玉具南遊於楚反於郢門過漢陰見一丈

人方將為圃畦毀之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澹澹

惓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玉曰有械於此

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

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

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

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

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

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

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玉瞞然慙俯而不

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

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羞衆

獨弦哀歌以責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

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

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之吾事子玉卑降

失色瓊瑱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

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

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

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



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  
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  
與民並行而不知其莊子五一之近乎淳備哉功利機  
巧必忘夫人之心也莊子五二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  
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  
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无益  
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  
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誠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  
入素无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欲  
將固鵲邪且混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莊子五

大壑曰奚鴞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  
濡施風於東海之濱施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  
遊乎世俗之間而不為累也

篇萬論大德之无為恐不知者以為无為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  
知是乃所以為渾沌也如其可識則惡足以為渾沌氏之術哉此  
者是也彼問于真之言初則然作色而後乃笑則宜其以機械  
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故將固鵲邪則亦謂廢心而用形  
顧以之為累則是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也

天明曰入素无為復

知忘神氣黜形骸以漸道德之全不知其行於万物者无非道也

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也則是識其一而不識其二也

天地之初哉而彼以有機戒者必有機事有機士者必有機心而

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无日用者无非很沌氏之術也豈必

將固鵲邪且混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入素无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欲

誠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

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

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无益

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

巧必忘夫人之心也

與民並行而不知其

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



橫曰之氏乎願聞聖治諄諄曰聖治乎宮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昭乎若嬰安見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土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

龍



v/13

者亦不可得也嗚呼德大遠時生之體則德門無鬼與赤張  
金而第神而聖治者抑其端然而已矣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  
氏乎故離此患也門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  
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樂瘍也禿而施疑病而求醫胥孝子操藥以脩慈  
父其色雉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工如縹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  
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无  
莊子五一迹事而无傳其氣滅而有鬼之一也門无鬼則非出而不反見  
反故而有鬼者也是體道者也亦則陽色張則不施滿則不虛而稽則考也赤張滿稽則非知考於玄妙殆虛之實者也以運從稽之  
而已矣故觀武王之師以為不及有虞氏而離此患也若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取弊於終以天下為事  
而有不不及哉此則以心稽之而心則玄妙地虛之實也故有虞氏之若瘍也禿而施疑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之也孝子操藥以  
脩慈父其生雖然聖人羞之羞之道不至於兼忘而大親不和有慈則固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所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  
自其逆觀之則雖伏犧燧人猶不得為至德之世也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是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无為故无名无  
名或行而无迹事而无傳孰能操議於其間哉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  
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  
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

德



目子外者親之所然而善其所善則世俗以其詭譎而謂之不肖也而未知其然而善之爲非者果必然邪至於然世俗之所然而不善則不以爲善諛人也則所謂嚴於親而尊於君果安在也乎之造創身然作色謂三諛人則沸然作色惡其名之惡也而終身造之終身諛人也公暨賢辭乘衆也則不免爲<sub>+</sub>諛也名謂惡<sub>+</sub>諛而爲之則終與始本與末不相當也導人之惡大故勃然作







栢木

得也夫得者固可以為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  
外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紫其內  
升龍冠指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為要於紫木  
外也雖繳腕然在經繳之中而自以為得  
則是罪人交臂歷趾指而虎豹在囊裏檻亦可

以為得矣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以黼黻則曾史之脩也其  
在廟中以善言則盜跖之奸也形體保神各有  
其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是乃所以得也烏取曾史位血  
臨於耳間哉蓋有色者有聲者有臭者有味者非聞而  
色者明而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聞而  
者聽而以五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丘身之黃鳥  
五昧之嚼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則神則無思也無  
為也寂然不動而足矣矣哉神則順心順心則無趣也無舍也  
而已則亦無思也寂然不動也而以趣舍滑之此性之所以  
得而不止也彼揚墨者固天下之才士也而不聞道則所知者

不出五者之間而已乃始離散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蓋要之  
身味趣舍固五官之所因也而揚墨以是為得則鳩鵲在於籠  
亦可以為得矣趣舍聲色以紫其內而使道不得集其處虎豹  
冠指笏紳脩以約其外而使道不得解其繆內支為要於紫木  
外也雖繳腕然在經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虎豹在囊裏檻亦  
以為得也罪人交臂歷趾指而虎豹在囊裏檻亦可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无所積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  
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  
然天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日靜也善故靜  
也萬物无足以蹇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



眉平中往大匠取法焉水臨猶明而只精神  
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隆盛也萬物之鏡也運而  
無所清則天時而無窮而天始有物成則非物  
影而刻之也需道運而無所積則一日萬機而  
未始有物也故運而無所積則天乎不在  
通乎聖人之在下者也明於天通於聖人知其  
通則四時之德者也六則六合之通則不為  
四則四時之德者也六則六合之通則不為  
矣矣運則千轉萬變而未始有窮死所積則  
中也雖吾之自為也猶將不乎而無不靜者  
也而况人各為其為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  
靜也若以靜為善而後將則非不自靜也靜  
足以饒心者故靜也則其本自靜也非靜之  
得我以生者也豈則不生彼乃物數能繞之  
作也乃所以靜其復也於其去也乃所以歸  
相則其自靜也水靜則明燭燭眉平唯大匠  
水而鑑於止水以其靜也水靜猶明而况精  
神四達並流而无所止

不極上際於天下諸乎地此有萬物不可為象而藏之聖人之心  
則其靜也非待水之靜明燭眉平唯大匠取法而已蓋天地  
物此乎觀則其德也萬  
手形則長其鏡也萬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依則  
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  
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  
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虛則無所  
一而不變安於元知後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與則合  
氣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立為也無為也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也平則无有而下而至則无有復加之謂也此帝王聖人之  
所依焉者也蓋隨萬幾之變受其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无所依  
其神備於事為之求矣其能虛乎故休則虛也虛者乃所以依  
也然則其則靜乎其事而其富至矣有萬不同矣故蓋則



謂之靜也。夫靜則物莫足以驚心而無為矣。至焉則任事者責而我不勞。夫非特然也。無為則俞俞者无所往而不然之謂也。元甫小而不然則憂憂何而憂憂。此年壽之所以長也。明于虛靜之說。則抱也。然也。寂也。莫也。皆若是而已。所從言。選耳。則虛靜倍。寂矣。莫矣。非將聖人休焉。与天地之平道德。三而已矣。是乃万物之本也。萬物皆從其所以為本也。明此以兩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君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處退居而間游。經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無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義。  
莊子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數重萬物而不為民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要復載天地刻鵠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天非。无物累。无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



或南面而爲堯或出而爲舜或以帝三太子之德處乎上或以立  
聖孝王之道處乎下或退居而閭遊則江海山林之士服或進爲

之爭美與所以服天下者元事務文辭安足以明自於天地之德而

乎。君近不遠也。故諱呼之。人學也。此乃他師方也。而不為老聃。復載大地刻辭。衆形而不為巧。則莊子之所師。不過此吾師乎。吾師手藏萬物。而不為屎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義。於上古

德靜而不知其爲靜也。動而不知其爲動也。故知

已矣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我則不傷彼莫得而崇也其鬼  
不勝彼則无物我莫得而害也外之其鬼不崇內之其鬼不勝則

為天樂也。天樂也者，帝王之心以畜天下者也。以心畜天下，則畜天下者不在乎它也。夫豈以天下之故而用乎？吾誠哉！

中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

*[The page contains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必无為而  
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窮  
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至也天不產  
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无為而天下  
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  
帝王之德配天地此棄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  
之也夫元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而帝王之德以天地為  
宗以道德為主則宜其以无為為常也以無為為常則知其  
莫不繼於此也以為主則知其莫不負於此也以為常則知其有  
為者非其常也無為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為之用也故有  
餘有為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為之用也故不足此古之人  
所以責夫无為也不明於天者不純乎道德德則无為而已矣故上  
下同則言道上必无為而用于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奈何不主而不主而可以為哉故古之三大下者知雖落  
天地不自為也而天下為之慮也落之言言也言大地雖大不出  
吾智一向也精辟萬物不自悅也而天下為之悅也處之言言也  
言萬物雖衆而至詳能物歸而刻之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而  
天下為之為也窮之言言也言海內雖廣言能窮而屈之使安我  
勝也天不產而萬物化萬物化則非我產之也地不長而萬物育  
萬物育則非我長之也帝王无為而天下功天下功則非我為之  
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而帝王之所以大也使天也不言  
物化而自產之則天其神生地不萬物育而自長之則地其神生  
帝王之德不天下功而自為之則帝王其大乎故曰帝王之德配  
天地既天地者无為而已矣无為也者長乃道之所以棄天地馳  
萬物而用人羣者也素何哉其為天下用乎

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皆貴訓利害  
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此詳於

V/20



末也鍾鼓之音羽旌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  
隆殺之服哀之末也立未始有頃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未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也知立未始有頃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後從之則精神心術乃五者之所以為本也則向之所謂虛靜恬淡寂寞  
無為者是乃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本則未從之矣則未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則所謂嚴脩乃其  
緝熙于光明者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  
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  
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  
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  
物化作萌蘖萌蘖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  
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  
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  
其道者安取道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少男先而女從夫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本亦之在上下要詳之在至神不測而  
盛衰之殺變化之理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所尚  
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本亦之在上下要詳之在至神不測而  
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自微至著豈不有狀則  
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位乎下言貴以生而先秋  
其道者安取道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少男先而女從夫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本亦之在上下要詳之在至神不測而  
盛衰之殺變化之理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所尚  
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本亦之在上下要詳之在至神不測而  
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自微至著豈不有狀則  
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位乎下言貴以生而先秋  
天地之理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所尚  
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本亦之在上下要詳之在至神不測而  
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自微至著豈不有狀則  
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位乎下言貴以生而先秋  
明道所以暗而不發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



其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貴賤履位仁取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蓋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則天者固性命之極也欲明之道而不明乎天則非所謂真知也知而不真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矣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則所謂道德者乃真道德而仁義之所自出也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古之人所以通於一而萬端畢以是而已矣立天之道非陰則陽立地之道非柔則剛立人之道非仁則義仁者左也義者右也有左有右則各有守地故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有分有守則其形可見而其名立言也故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古之人所以分則柔則正重由三而六由六而九如規白黑如數一二以是而已是有形有名而不可亂則其能可任矣故分守已明而因任次之古之人所以克知三有它物見三有微心以是而已矣因任不失其能任之不失其材則其心可原其地可省也故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則原其心外之則省其地而所謂是者真是而新其非也故原省已明而是是非非已得其真則賞當於



所是而罰當其罪非故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當其罰不使受其非之實則罪智慮宜而不敢違也責數履位而不敢易也仁賢不肖龍象情而不致偽也必分其能財官之所施皆確乎能其事者也必由其名則名之所加皆顯然當其責者也凡下之事上之責備下外之造物內之脩身莫不以此而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三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此其所以為太平而比隆於唐虞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則天與道德為之本而形名為之末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則天與道德為之始而賞罰為之終也倒以言其不正不正則以未為本之謂也迂以言其不順不順則當後而先之謂也言道而无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廿日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无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殍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堯子五

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多矣為哉天地而已矣

而有光輝之謂大而易以朋從爾思為未光大則所謂光大者困出乎思為之外也誠使堯之用心不出操坦之愛雖充之以被四表是乃美而未大也若夫天德而出寧則雖出而未嘗不寧也日月照而四時行一絃一夾一屈一伸而莫有為者也若晝夜之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以萌雲行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夫不教无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殍子而哀婦人而以用心者豈不膠膠擾擾乎哉膠膠言其固而不離也擾擾言其躁而不一也則舜之所言者乃天之合也而堯之所言乃人之合而已矣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而堯天為大惟堯則之則豈以操坦之愛累其心唯人之合而夫大哉蓋世儒之所知弄者以為不虛无告不廢窮民乃堯堯之所以為堯也故高之二聖人之言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為在於此與黃帝不異乎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

V/23



者免而歸君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  
往見老聃不許於是緒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  
曰太畏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  
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  
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  
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无私此仁  
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  
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  
終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有明矣星辰固  
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  
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十四

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  
義以自擊乎鼓而求亡子焉意且夫子亂人之性也  
蓋藏書於周宮則不用於時而藏其言以待後之  
君子者固宜所往因也十二經則春秋是也詩書禮樂易皆孔  
子之所傳而獨編十二經以說者以孔子之所以經世為在於是  
而志有所不用故也孔子以人道教天下而老聃則絕學反機而  
示之以真者也以人道教天下則廢其妙用而未之嘗言則才二  
經之要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矣絕學反機而示之以真  
聯仁義在所懷至宣其以為不足而非人之性也自人道廢之仁  
非特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故不仁則不成義不特利物而已所  
以立我也故不義則不生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真人之  
性也自道之具廢則非外鑄我者性物擅則無物而  
不樂也則上仁元龜而天以色者也故樂之而已幾則非其至也  
後言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乎德而德者乃所以為私也夫子欲使  
非真道之也凡名生於不足則无私者乃所以為私也夫子欲使  
天下无失其牧乎亦輔万物之自然而已矣天地固有常日月固  
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所謂万物之自然



也夫子有欲德而行術道而趨已至矣德則無為而道法自然故  
也又何獨嗚呼獨仁義若敵乎哉而求亡子焉父子之道天性也二  
而亡之非聖賢之所可求也猶人之失性非獨仁義之可復也故  
以仁義為非人之性而夫子亂人之性也莊子論大道之序仁義  
大於道德而言故者明世儒之所以知孔子者不過於此而  
絕棄之不盡則元以反其宗而直德仁義亦无自而明矣  
 士成  
 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趵而不敢息今吾觀  
 子非聖人也亂攘有餘疏而棄妹不仁也生  
 敬不盡於前而積斂无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  
 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  
 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  
 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  
 馬苟有其實與人與之名而弗受冉受其殃吾  
 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  
 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  
 頡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  
 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  
 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竊壤有餘疏則可以振其生  
也生勤不盡於前則墮者可以无取而積斂无崖則不義也言不  
仁則入義可知也老子以絕學反機壞人以其直而士成綺求之  
以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過而心卻也巧知神聖之人  
自以為脫墮絕學反機而未有物也而子以某事為不某事者不其  
是呼我牛而謂之牛乎我馬而謂之馬也大丈夫居其寶不以其  
華蓋則前識實則識知之所不得預也苟有其寶人與之名而  
不受則吾所以遺然也閑其充實其終身不救不受而受之則  
應其事而不救而遺身受者也吾服也吾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



持 6

也吾北以服有服而人真以服有服而人真以服有服也  
綈其不足以得至人之心者以在己者不足於也此所以出而  
其類身也其容崖然則若不然物交而兵目衡然則逐物於外也  
然則若不明而其心也若繫焉而止也動而持非能不動者也發  
也幾則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能表明者也智巧而觀於外非  
其素而守約者也凡以所為非以所為非以所為非以所為非  
其名為病焉邊境則非遊乎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 老

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  
乎其无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  
之未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  
乎而不足以為之思天下奮庸操而不與之偕審  
乎无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  
地遺万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

退仁義實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內於小不遺與秋毫雖小特之威勢則天下之物有不備者此  
所以廣廣乎其无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此道之所以為神也  
則留而為形失而為德廢而為仁義乃所以為神之未也則形德  
仁義非至人其孰能定之乎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  
之思則能棄世而已矣天下奮庸操而不與之偕則能志天下而巳  
矣凡此无他審乎无假而不與利遷則天下奮庸操而不與之偕  
其物之真求其本則有世之大而不足以為之累也凡神之所以  
困又不知此而已矣故外天地遺万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  
道而不塞合乎德而不謫退仁義而小備實集而能定之哉世之  
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則非至人其孰能定之哉世之所  
貴道者書曰也書曰不過語語有真也語之所貴  
貴道者書曰也書曰不過語語有真也語之所貴  
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  
為其真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

v/26



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  
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則知者不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莊子  
欲學其言其意則其言而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於堂下釋椎鑿堊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  
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  
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夫桓公曰寡人  
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  
曰臣也以臣之事斲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  
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  
莊子五  
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亦  
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  
望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謂者古人之糟  
魄已矣斲輪事之粗者也然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  
求之於心而唯聖人之爲讀則糟魄之論非虛言也  
之則天道之爲物其傳之難矣斲輪甚矣誠不徒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  
是孰維綱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孰者其有機  
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  
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陰



愛孝子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  
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  
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  
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  
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  
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顯名譽并焉是以道  
不測世俗之所謂仁者苟有愛焉皆可以謂之仁也則雖虎狼  
也聖人之仁是也則必與道合體而充焉則豈容心於其間哉故  
至仁所以無親也所謂元親則不愛則不孝則非過孝之言  
也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至於郢也西  
而不見真山則去之遠也王道於至仁則字固不足以言之則亦  
去之遠也已矣乃所以為過孝之言也故曰以節孝易以愛孝子  
物孝則禮也愛孝則情也以愛孝易而忘親難發孝則情也志細  
則道也忘親易使親忘我難忘親忘之在己者也使親忘我則  
忘之在人者也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使親忘我則兼忘天下  
已兼忘天下則脩之天下者也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兼  
忘天下則我之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  
為仁而至矣此則導遠堯舜而不為利澤施於萬世而不知也是  
乃所謂與道合體而充焉也則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所謂至  
仁不仁者是也自至仁觀之則六字悌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  
役其德豈足多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則澤天下  
之富貴而制其利與時者是也至顯名譽并焉則脩其可願而至  
於至仁則孝悌仁義忠信貞廉雖道之而直之譽固已并於其間  
矣是以道不倫不倫則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  
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彼葆真樂  
哉吾養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



太衛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載蟄蟲始作吾鸞  
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償一  
起所常无窮而一不可待故懼也吾又奏之以  
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  
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金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  
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五止之於有窮徠  
之於无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  
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  
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  
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彼委蛇故怠吾又奏  
之以无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吾昆蟲聚生  
林樂而无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无聲動於无方  
居於窮真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  
樂行休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  
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  
此之謂天樂无言而心悅故有殽氏爲之頌曰聽  
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  
極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

V/30

莊子

30



懼懼故葉吾又次之以忘怠故遁卒之於惑  
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吾師乎吾  
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  
為巧此之謂天樂天樂則道也故以咸池泥之咸池備矣道則方  
物莫不備者也張之於洞庭之野則示之以廣莫墮壞之處也落  
陽默然乃不自得則至於忘已而已矣奏之以人微之以天則奏  
之雖人以天理而美也則所謂樂出虛是也行之以禮義建之以  
天清則行之雖禮義以太清而建也則樂著太始是也太清則以  
其聲言之也由乎人為以見天理由乎禮義以知太清則四時迭  
起乃物循生莫非樂也二盛而文也一乘而武也而綸經之不可  
亂也一清而陰也一濁而陽也而調和之未嘗戾也其聲則流光  
乎天地之間而未嘗絕也整肅始作吾嚮之以雷霆建其聲之流  
光不感則不發也吾求之於琴瑟尾吾嚮之本其始无首一死  
一生一續一絕而其所嘗一窮也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此无他我以人示之而汝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而  
万不同矣而欲得所謂一待乎見其万變而不得其常則  
謂一者宜其懼也吾又奏之以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則  
非人也天而已矣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成敗

莊子五

三十二

常而其所以為聲則一也在谷諸谷在阮備阮塗卻守神以物為  
量乃其所以為聲也雖以物為量其聲揮綽揮綽則不制於宇宙  
之間也其聲高而目卑也其聲卑而目高也其聲高而目卑也  
不離振也日月星辰行  
无止唯所示之而已子必  
之而不能及也天之所  
見也非逐之所以及也惟其  
揭而吟自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則不求知之見之及之  
而形充空虛乃至委蛇矣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則東西南北无所  
適而不適矣倚於楫梧而吟則備而求其息也形充空虛則隨枝  
體黠聰明而不制於有身者也委蛇則周旋曲折一以任之而不  
加私意於其間也故委蛇故曰忘此无他我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  
則其周旋曲折一以任之而无追求之勤也吾又奏之以无怠  
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則忘乎人忘乎天者也忘乎人故无怠忘  
乎天故无怠忘乎人故无怠忘乎天故无怠忘乎人故无怠忘乎  
生者長也死者短也生者長也死者短也生者長也死者短也生  
而巳矣或謂之先則以死為反者是也或謂之生則万物不得无  
以生者是也







粉翅香羅輕染，冬寒未付弄情，初手困。  
 飛舞向名園，花蘂新妝，綠細庭戶，愛深。  
 牆入亂紅，綠映在，同聲中。當日是誰，無邊  
 更那堪，牡丹嬌，豈非事，非相識，舊恨，嬌  
 隨，真真，人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讀







**楊**舉也說也尊也明也又州名高平曰淮陰惟揚風飛颺易飛也曲易羊半白未至極弱  
也揚州字也曰江南之氣限野厥性輕揚故曰揚州風飛颺易飛也曲易羊半白未至極弱  
**今注云羊一名羖須主辟入姓**出蔡山本自羊古大夫之後戰國策有羊廣雅云持梗也方  
子者有書顯名又虞復姓二氏列士傳有羊角哀左傳晉大夫有羊舌肸音同羊舌肸註為謂  
之**群**美目又**群**詩也或上同本**群**讓律水流良又海洋湖洋出陸陽金月勿兵  
詳餘亮切作詳言香祥從荷洋名又音祥小善經字林以音恙銚名  
入馬**錫**馬額錫楊越敗明傷瘍有傷也說文云瘍明瘡也鳥禰熟足鳥無則  
顛飭上軌上車也駁周禮瘠瘍以至毒攻之類天下雨出字統**鰯**鱣場赤  
白蚌蟲湯道上祭日道家文曰湯湯又在蓬西語音恙玉璽杯華草荦多詳寔實也論  
應姓名字神又皆羊夕暢山在蓬西語音恙王璽杯華草荦多詳寔實也論  
似羊水名出齊郡臨朐縣北亦州名本翔翔座詁文曰禮官養老夏更祥吉也詳趨羊女  
切八漢成固侯奏為漢中郡糧置祥州翔翔座曰校商曰庫周曰序不祥也詳行死鬼  
古生祥病賢也善也育也長也又姓左傳鄭大夫良梁梁棟又州名書曰華陽黑水惟梁  
稱字也曹卿趙公之子子良之後呂張切十八梁州蓋自太康記云梁者言西方金剛  
之氣德承木故因名之舜量也秦為漢中郡後其地入蜀魏末九閩分廣漢三巴涪陵以此土郡為梁  
州梁大同年復移在南郡亦姓出安定天水河南三望李自秦何周平王封甘少子康次夏陽梁  
山是為梁伯後為襄并子孫奔晉以國為氏又漢複始十二氏左傳有梁其饕魯伯禽庶子烹其  
後又魯有仲梁懷晉有梁餘子襄梁田蘇襄有強梁皇莊子有卜梁倚楚支王庶子有食邑諸  
梁者且後為氏曾有穀梁亦有穀梁史記有增梁氏漢光武時梁伯梁唐志曰遼東有赤米根  
有時御史梁瑄烈新垣衍之後漢明帝時有果戎恢善歷數梁魏武以為號弼也俗作梁糧  
糧量上京薄也亦寒涼也又州名禹貢雍州之城古西北地二郡於漢屬涼州部至武帝改雍州為涼州後獻  
帝下渭川河西四郡為雍州建安十八年復涼俗處北風也又量量度又蝦蟇蠃一名跟跂踞  
食料司位置三十六都而北惟有龍西北地二郡於漢屬涼州部至武帝改雍州為涼州後獻  
帝下渭川河西四郡為雍州建安十八年復涼俗處北風也又量量度又蝦蟇蠃一名跟跂踞  
音跟跂踞也京大京賦京冠忘蒲也又推牛涼漿京輜輪說文作香考方漢書云  
郎阻又音即木名月也然纏无力的尚切莽絳色醇水車車名尚書郎懷香囊蘭詩晨  
勿息蘇鐵鄉何也來所向也又姓出妙苑



[illegible]



















173







175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新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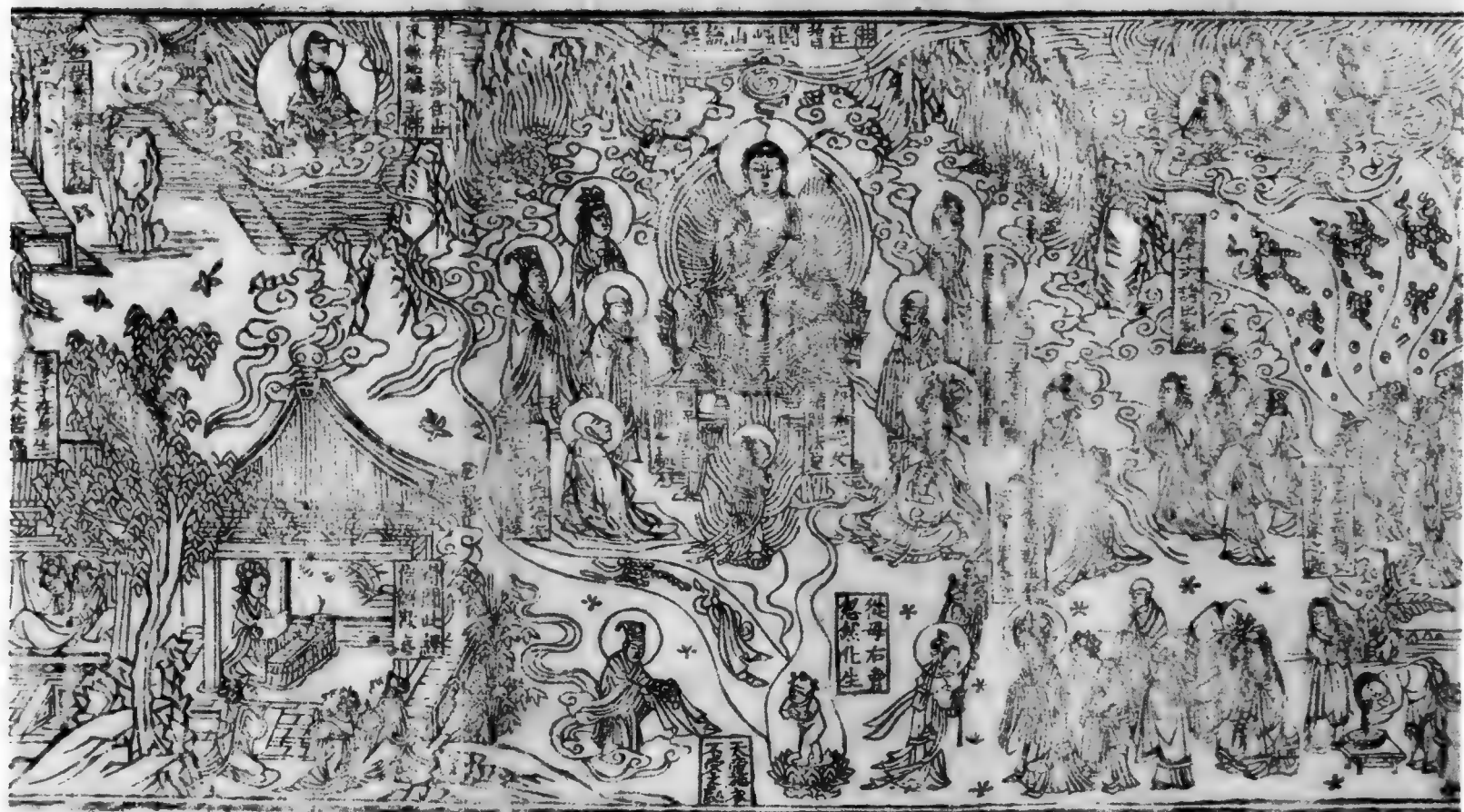


**厭**論語曰食不厭精於黠切五**腍**使也又於綸切**胃**於衆切**展**上展安履也又下棺方駁切  
**𦵏**石刺病也又南兼切馬云馬名也魚受之切三驗驗獨角口瘡證**𦵏**說文目闕兩中也占火行古  
以草於舒**𦵏**職敗不廉子盡𦵏坑也連城水**𦵏**說文東釋名曰輟波長三尺者也東漸也言漸漸然衝女美安動**𦵏**噴力斂聚也又**𦵏**泛鹹二日水𦵏焉災歟  
長也又土廉切六才取切**𦵏**女美安動**𦵏**噴力斂聚也又**𦵏**泛鹹二日水𦵏焉災歟  
市先入**𦵏**小險長隊家**𦵏**隄也說文云彌視也春秋占視**𦵏**音讀云馬氣𦵏披衣或直也  
**檐**雨檢大名**𦵏**隄也說文云彌視也春秋占視**𦵏**音讀云馬氣𦵏披衣或直也  
**檐**泥同**檐**靜上檐言上檐蔽閭闔亦作檐二**𦵏**大也𦵏藏也蓋切一占固  
職應切一**𦵏**火救他檐見他切**𦵏**京兆光西無光說文念也  
思也又姓西觀本**𦵏**字林云槐店舍崔豹古今注云店置也所占墀也占水名在江寧博志賢故店切三緣字船策也  
活病也又起下也又整正在**𦵏**早霜念咈窮也說文曰垓下若老人面貼目垂見式營切垓已使又徒協切雪寒  
切**𦵏**重光**𦵏**未直不實**𦵏**徒念切支也出**𦵏**疾行兒紀**𦵏**苦味芥**𦵏**念切一**𦵏**借  
族也差也**𦵏**閉目思也兼古念切又角魚兼謙從苦**𦵏**謙力**𦵏**店切一**𦵏**種酒  
味厚角兼齒**𦵏**欠切二**𦵏**發好豎下也止**𦵏**似菰**𦵏**草木無蔓**𦵏**二叙切一  
不貲也角魚名又白坑胎獸也又腿脂也鉛車**𦵏**下入聲浴作**𦵏**犬吠又**𦵏**水  
巨也角五魚古念切白坑胎獸也又腿脂也鉛車**𦵏**下入聲浴作**𦵏**犬吠又**𦵏**水  
音也立聲無以物爲水**𦵏**多步占俗言獨立**𦵏**江岸上地名**𦵏**歎嘆只省切類  
外七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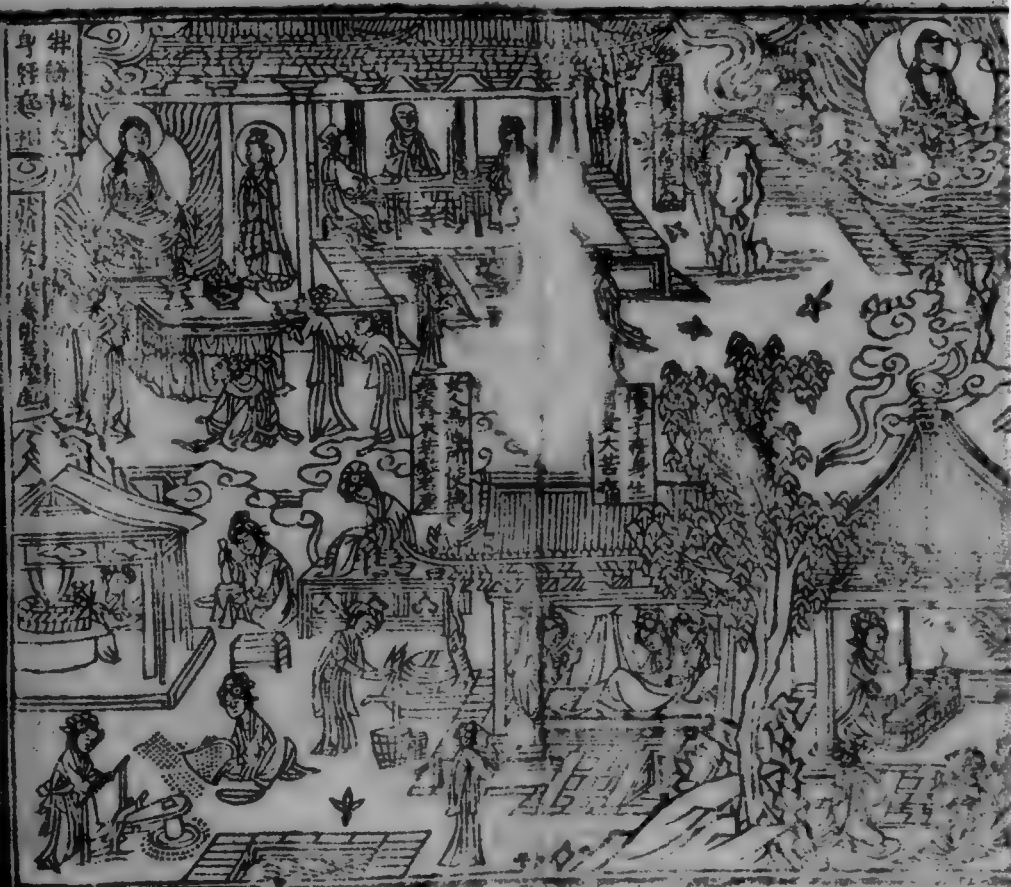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宋蜀賓三藏曇摩蜜多 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  
山中與大比丘衆一千人俱菩薩八  
千皆是衆所知識或有他方佛土來  
在會者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

山中與大比丘衆一千人俱菩薩八  
千皆是衆所知識或有他方佛土來  
在會者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  
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與百千眷屬  
俱來在會爾時世尊四衆圍遶而為  
說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後語亦善  
文義巧妙具足顯說梵行之相爾時  
會中有婆羅門名須達多其妻淨日  
身懷女胎在衆中坐其所懷女雖處  
胎中諸根具足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  
佛聽法欲有所問爾時尊者阿泥盧  
豆已得不增減明淨天眼過於人眼  
見淨日身中所懷之女諸根具足不  
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  
問爾時尊者阿泥盧豆見是事已白佛  
言世尊是淨日所懷之女諸根具足  
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



尔時尊者阿泥盧豆見是事已白佛  
言世尊是淨日所懷之女諸根具足  
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  
問佛告阿泥盧豆我先明見此女在  
胎而不說之所以者何若有衆生不信  
如來誠諦之言此人長夜受大苦惱  
尔時世尊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  
世界悉令周遍復以神力令此衆會  
皆見此女在母胎中諸根具足不雜  
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  
尔時世尊出一切衆生樂聞之音其  
音清淨所謂易解聲質直聲清淨聲  
可適耳根無過失聲能令身心生歡  
喜樂聲離諸煩亂如淨月聲美妙相  
續不斷絕聲不麁強聲善入人心能  
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歡喜信  
樂之聲過梵音聲如雷震聲如天樂

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歡喜信  
樂之聲過梵音聲如雷震聲如天樂  
聲如師子吼演法之聲於百千萬億  
阿僧祇那由他劫積集善根果報之  
聲以如是等和雅音聲而告女言汝  
為何事而來聽受欲有所問佛威神  
故女在胎中而白佛言世尊有諸衆  
生貪著我見虛妄分別從顛倒生無  
有衆生起衆生想無我計我無命無  
人無有長養計命人長養為如是等  
諸衆生故欲有所問復有衆生貪著  
我見於一乘道不能解了欲為開悟  
一乘道故復有衆生為無明有愛之  
所覆繫不能解了明解脫法欲令解  
了明解脫故復有衆生為貪欲瞋恚  
愚癡盲冥之所覆蔽不能進求無相  
無作三解脫門欲令修證三解脫故



了明解脫故復有衆生爲貪欲瞋恚  
愚癡盲冥之所覆蔽不能進求無相  
無作三解脫門欲令修證三解脫故  
復有衆生墮四顛倒無常計常苦謂  
爲樂無我見我不淨見淨欲爲解說  
四諦法故所謂是苦是苦集是苦滅  
是苦滅道復有衆生爲五蓋所覆不  
修五根欲令具足五根法故復有衆  
生貪依六入不證六通欲爲解說六  
通法故復有衆生樂七識住不能曉  
了七菩提分欲爲解說七覺法故復  
有衆生行八邪道不能解了八聖道  
分欲爲解說聖道分故復有衆生心  
懷九惱不能得入九次第定欲爲解  
說諸禪解脫三摩提故復有衆生住  
十惡業不能勤修十善業道欲令滿  
足十善道故復有衆生墮於邪聚或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7)

說諸禪解脫三摩提故復有衆生住  
十惡業不能勤修十善業道欲令滿  
足十善道故復有衆生墮於邪聚或  
不定聚於無漏法便爲非器欲令曉  
了正聚法故欲令衆生成熟善根而  
自調伏隨所願求而爲說法世尊我  
今爲如是等諸因緣故向佛聽法欲  
有所問尔時一切衆會歎未曾有而  
作是言如來之法甚爲希有菩提薩  
埵雖處胎中饒益衆生法言不廢若  
善男子善女人有見聞者其誰不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尔時此女  
以佛神力猶如後邊身菩薩從母右  
脅忽然化生此女福慧因緣力故令  
其母身無諸惱患平復如故其女生  
已未久之間地大震動雨衆天華一  
切樂器不鼓自鳴陸地生華大如車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8)



其母身無諸惱患平復如故其女生已未久之間地大震動雨衆天華一切樂器不鼓自鳴陸地生華大如車輪種種莊嚴色香妙好悅可人心有百千葉黃金為莖白銀為葉碼碯為鬘赤真珠臺女在上立身形猶如二三歲兒顏貌端正甚可愛敬皆從前世善果報生今時釋提桓因持天衣瓔珞往詣其所而語之言善女著此衣服瓔珞莫裸形立女報釋提桓因言夫為菩薩不以是衣服瓔珞而自莊嚴所以者何菩薩恒以菩提之心以為衣服瓔珞而自莊嚴則勝一切世間天人莊嚴復次憍尸迦菩薩有十種衣服瓔珞而自莊嚴何等為十所謂不失菩提之心不忘廢深心常以大慈為一切衆生而作救護大悲

十種衣服瓔珞而自莊嚴何等為十所謂不失菩提之心不忘廢深心常以大慈為一切衆生而作救護大悲為本勤行精進度諸衆生不捨成就一切衆生常以慙愧莊嚴身口意業一切物施不望其報持諸戒行頭陀功德終不違犯住忍辱力能忍難忍以正方便求勝善根其心雖住禪無量等諸三昧中終不求證非時解脫憍尸迦是名菩薩十種衣服瓔珞莊嚴於一切時常不遠離復次憍尸迦菩薩以相好嚴身勝諸瓔珞而此相好從福慧生何等福慧所謂種種布施愛重之物能捨與他於諸衆生無恚恨心常求善行不限布施令他滿足觀一切衆生皆是福田憍尸迦是名菩薩第一衣服瓔珞莊嚴若菩薩



恚恨心常求善行不限布施令他滿  
足觀一切衆生皆是福田憍尸迦是  
名菩薩第一衣服瓔珞莊嚴若菩薩  
欲證聲聞辟支佛乘不名莊嚴若住  
慳心破戒心瞋恚心懈怠心亂想心  
惡慧雜諸煩惱卑小之心我不能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驚怖悔恨則  
非菩薩莊嚴所以者何遠離菩薩莊  
嚴法故尔時衆會聞說菩薩諸莊嚴  
法有萬二千諸天及人先種善根皆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尔時世尊告此女言汝可受是釋提  
桓因衣服瓔珞女白佛言世尊我不  
堪受所以者何共我志同應同衣服  
瓔珞莊嚴而此帝釋願求小智所樂  
卑下厭患生死常懷怖畏欲速入涅槃  
恒從他邊聽受法要所有慧明唯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1)

瓔珞莊嚴而此帝釋願求小智所樂  
卑下厭患生死常懷怖畏欲速入涅槃  
恒從他邊聽受法要所有慧明唯  
獨照已不及他人如執草束欲渡江  
河不能為人作淨福田永離諸佛清  
淨智眼不能曉了諸衆生根世尊我  
今著堅固鎧願求大乘欲饒益一切  
集大法船渡未渡者求自然智轉於  
法輪不於他人有所希求以如來智  
而自莊嚴亦令一切悉得諸佛清淨  
智眼世尊我從彼國來生此間欲見  
如來釋迦牟尼禮拜供養聽說法耳  
彼佛世尊自當與我衣服瓔珞使我  
著之尔時衆會諸天人等皆作是念  
此女來處世界名何去此近遠為在  
何方彼國如來復名何等今為現在  
說法教不。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2)



此女來處世界名何去此近遠為在何方彼國如來復名何等今為現在說法教不。

尔時世尊知此衆會心之所念告舍利弗言東南方去此世界過三十六那由他佛土有世界名淨住佛号無垢稱王如來應等正覺今現在說法舍利弗此女從淨住世界沒來生此間欲成就衆生亦欲禮拜供養於我聽說法教佛說是已未久之間彼無垢稱王如來發愍念心即以神力遣諸菩薩所著衣服瓔珞莊嚴來在女前懸虛空中又出聲言善女淨住世界無垢稱王如來遣此衣服瓔珞與汝汝可著之當如此間諸菩薩等若著衣服瓔珞莊嚴即時皆得具五神通汝亦應尔其女尔時於虛空中取

汝汝可著之當如此間諸菩薩等若著衣服瓔珞莊嚴即時皆得具五神通汝亦應尔其女尔時於虛空中取衣服瓔珞即便著之須臾之間衣服瓔珞出妙光明除如來光其餘梵釋護世天王日月光明悉不復現其女即時具五神通下蓮華臺行詣佛所舉足下足大地即時六種震動到佛前已頭面礼足遶佛七匝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為諸菩薩摩訶薩說攝菩提增長之法令諸菩薩於無上道而不退轉過諸魔行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尔時世尊告此女言若菩薩成就四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何等為四一者淨心二者深心三者方便四者不捨菩提之心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



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何等為四一者淨心二者深心三者方便四者不捨菩提之心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恒欲利益一切眾生二者常當慈心愍諸眾生三者當以大悲度脫眾生四者堅固精進具足一切佛法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分別諸法多生信心二者遠離聲聞辟支佛心三者樂觀勝法欲具滿一切佛法四者勤行精進必成其果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離於憍慢二者除自大心三者敬重尊長四者易可教誨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於來求者不生恚恨二者捨一切物不求其報三者已施不悔四者所有善根盡迴向菩提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不破戒二者不穿戒三者不雜戒四者不濁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5)

已施不悔四者所有善根盡迴向菩提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不破戒二者不穿戒三者不雜戒四者不濁戒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性和能忍二者善護他意三者自護己身終不犯他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堅固精進二者明淨精進三者不怯弱精進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身強堪能二者心強堪能三者善能修集諸禪及支四者恒不忘失菩提之心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布施二者愛語三者利益四者同事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慈心遍一切處二者大悲無有厭悔三者喜心深愛敬法四者捨心離於憎愛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聽法無厭二者正觀思惟三者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6)



無有厭悔三者喜心深愛敬法四者捨心離於憎愛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聽法無厭二者正觀思惟三者隨法能行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知諸行無常二者決定知陰是苦三者定知諸法而無有我四者定知涅槃是寂滅法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得利不喜二者失利不憂三者雖有名譽其心常等四者雖聞惡名心亦不惱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他毀不瞋二者稱讚不喜三者遭苦能忍四者雖樂不逸亦不輕他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觀因二者知果三者離二邊見四者覺緣起法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知內無我二者知外無有衆生三者俱知內外無有壽命四者畢竟清淨無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7)

緣起法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知內無我二者知外無有衆生三者俱知內外無有壽命四者畢竟清淨無人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行空不畏二者觀無相不沒三者不分別無願四者樂觀諸法無作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不證苦智二者不證集智三者不證滅智四者不證道智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深觀菩提二者不謗正法三者身在僧數終不退轉四者於法不起諍訟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能令貪欲不起二者亦斷攀緣三者斷貪欲瞋恚愚癡四者及餘煩惱亦復如是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於諸衆生心常平等二者等觀衆生皆是福田三者佛及衆生皆悉平等四者法及衆生亦悉平等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8)



四法一者於諸衆生心常平等二者  
等觀衆生皆是福田三者佛及衆生  
皆悉平等四者法及衆生亦悉平等  
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者不顯已身  
二者不下他人三者不輕未學四者  
於已學者愛敬如師是名爲四復有  
四法一者遠離無益之言二者恒求  
閑靜三者樂住阿蘭若處而無厭足  
四者勤求阿蘭若諸功德利是名爲  
四復有四法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  
者淨物知量四者樂行頭陀不貪上  
妙衣服飲食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  
者知己二者知他三者知時四者知  
義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者樂法二  
者樂義三者樂諦四者樂成就衆生  
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者內淨能護  
自心二者外淨能護衆生三者法淨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9)

者樂義三者樂諦四者樂成就衆生  
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者內淨能護  
自心二者外淨能護衆生三者法淨  
行善之處四者智淨能離憍慢是名  
爲四復有四法一者離我二者去我  
所三者除諸見四者斷愛恚是名爲  
四復有四法一者善權攝慧二者慧  
攝善權三者大悲攝一切施四者精  
進攝一切道品之法善女菩薩成就  
如是四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  
今時世尊說此四法能攝菩提亦令  
增長之時會中有三萬二千諸天及  
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時尊者舍利弗問此女言汝父母爲  
汝作字名曰何等時女報言尊者舍  
利弗一切諸法本無名字唯隨分別  
而立名字非是真實無定主故又尊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0)



汝作字名曰何等時女報言尊者舍利弗一切諸法本無名字唯隨分別而立名字非是真實無定主故又尊者舍利弗菩薩摩訶薩隨其所行而立名字若得淨心名淨心者若逮深心名深心者若行方便名得方便者若行布施名善能施者若修尸羅名淨戒者若住忍辱名有忍力者若勤精進名著精進者若住諸禪名常三昧者逮得智慧名大慧者若住慈悲喜捨名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者若住阿蘭若處名閑居無事者若不捨頭陀名行清淨功德者若樂集善法名喜求法者略而言之隨其以何善根發趣大乘而得名字  
◆  
尔時世尊告舍利弗言當此女著衣服瓔珞之時放大光明普照大眾是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1)

根發趣大乘而得名字  
◆  
尔時世尊告舍利弗言當此女著衣服瓔珞之時放大光明普照大眾是故此女名無垢光當憶持之尔時尊者舍利弗復問無垢光女言汝從淨住世界無垢稱王佛所受此女身來此間也無垢光女答言尊者舍利弗彼佛世界無有女人舍利弗言汝今何故以此女形來生此間女即答言我今不以男形女形亦不以色受想行識來生此間所以者何尊者舍利弗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從一佛國至一佛國為有男女陰界諸入差別相不舍利弗言不也所以者何如來所化無有差別女言尊者舍利弗如如來所化無有差別一切諸法皆悉如化若知諸法悉同化相從一佛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2)



來所化無有差別女言尊者舍利弗  
如如來所化無有差別一切諸法皆  
悉如化若知諸法悉同化相從一佛  
國至一佛國不見差別舍利弗言汝  
於諸法見無差別云何能成就衆生  
女荅言尊者舍利弗若於諸法見差  
別者是則不能成就衆生若於諸法  
不見差別是則必能成就衆生舍利  
弗問女言汝今爲已成就幾所衆生  
女荅言如尊者舍利弗所斷煩惱舍  
利弗言我所斷煩惱性無所有女言  
衆生之性亦無所有舍利弗言無性  
衆生何所成就女言煩惱無性復何  
所斷舍利弗言無分別故是名爲斷  
女言如尊者舍利弗所言若不分別  
彼我是亦名爲成就衆生舍利弗復  
問女言云何名衆生成就女荅言於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3)

彼我是亦名爲成就衆生舍利弗復  
問女言云何名衆生成就女荅言於  
諸有中不起染愛是名衆生成就舍  
利弗又問女言汝於三乘爲以何乘  
成就衆生女荅言尊者舍利弗譬如  
空中等注甘雨於上中下種子苗稼  
藥草樹木皆令生長其雨頗有分別  
相不舍利弗言其水雖能生長苗稼  
而無分別如是舍利弗諸佛菩薩其  
所說法亦無分別隨諸衆生於三乘  
道善根熟者而調伏之舍利弗復問  
女言云何調伏其義云何時女荅言  
調伏者能觀邪道即是正道是名調  
伏所以者何凡夫顛倒不能正觀故  
不調伏若觀邪道平等之相不隨不  
顛倒諸邪道者是則名爲畢竟調伏  
又舍利弗言調伏者於我無我亦名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4)



不調伏若觀邪道平等之相不隨不顛倒諸邪道者是則名為畢竟調伏又舍利弗言調伏者於我無我亦名調伏所以者何無我見者於諸煩惱不愛不起是名解脫女問舍利弗言尊者得解脫耶舍利弗言我得解脫女言誰縛汝者言得解脫舍利弗言無有縛者而得解脫而其本性是解脫相是故我言得解脫耳女言若其本性無縛無解是解脫相汝何故言我得解脫舍利弗言一切諸法皆解脫相是故我言我得解脫女言如尊者舍利弗所言若知諸法皆解脫相是則名為究竟解脫舍利弗言若諸漏盡阿羅漢所說汝今所說等無有異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5)

諸漏盡阿羅漢所說汝今所說等無有異  
女言尊者舍利弗今我亦是漏盡阿羅漢舍利弗言以何緣故而作是說女言我亦遠離一切塵垢緣覺聲聞所有道品我悉知見而不願樂唯求佛智是故我言是阿羅漢諸漏已盡  
舍利弗言頗有因緣而諸菩薩作羅漢耶女荅言有舍利弗言以何緣有女言若有衆生先種善根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作是言我是阿羅漢為衆生說證羅漢法是名菩薩作羅漢也說此法時二百比丘不受漏法心得解脫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女辯才是佛威神為自力耶佛言是佛威神其女亦自有辯才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6)



言世尊此女辯才是佛威神為自力  
耶佛言是佛威神其女亦自有辯才  
之力

尔時無垢光女白佛言世尊今此會  
中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願  
樂欲聞修何善行得離女身速成男  
子能發無上菩提之心唯願世尊當  
為解說尔時世尊欲利益成就四部  
衆故告無垢光女言若女人成就一  
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一所  
謂深心求於菩提所以者何若有女  
人發菩提心則是大善人心大丈夫  
心大仙人心非下人心永離二乘狹  
劣之心能破外道異論之心於三世  
中最是勝心能除煩惱不雜結習清  
淨之心若諸女人發菩提心則更不  
雜女人諸結縛心以不雜故永離女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7)

中最是勝心能除煩惱不雜結習清  
淨之心若諸女人發菩提心則更不  
雜女人諸結縛心以不雜故永離女  
身得成男子所有善根亦當迴向無  
上菩提是名為一

復次女人成就二法能離女身速成男  
子何謂為二所謂除其慢心離於欺誑  
不作幻惑所有善根願離女身速成  
男子悉以迴向無上菩提是名為二  
復次女人成就三法能離女身速成男  
子何謂為三身業清淨持身三戒二  
口業清淨離口四過三意業清淨離於  
瞋恚邪見愚癡以此十善所生善根願  
離女身速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為三  
復次女人成就四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四一不害害二不瞋恨三  
不隨煩惱四住忍辱力是名為四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8)



男子何謂為四一不害害二不瞋恨三不隨煩惱四住忍辱力是名為四  
復次女人成就五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五一樂求善法二尊重正法三以正法而自娛樂四於說法者敬如師長五如說修行以此善根願離女身速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為五  
復次女人成就六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六一常念佛願成佛身二常念法欲轉法輪三常念僧欲覆護僧四常念戒欲滿諸願五常念施欲捨一切諸煩惱垢六常念天欲滿天中之天一切種智是名為六  
復次女人成就七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七一於佛得不壞信二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四不事餘天唯奉敬佛五不積聚慳惜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9)

男子何謂為七一於佛得不壞信二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四不事餘天唯奉敬佛五不積聚慳惜隨言能行六出言無過恒常質直七威儀具足是名為七  
復次女人成就八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八一不偏愛已男二不偏愛已女三不偏愛已夫四不專念衣服瓔珞五不貪著華飾塗香六不為美食因緣猶如羅刹煞生食之七不恡所施之物常追憶之而生歡喜八所行清淨常懷慙愧是名為八  
復次女人成就九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九所謂息九惱法憎我所愛已憎今憎當憎愛我所憎已愛今愛當愛於我已憎今憎當憎是名為九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0)



所愛已憎今憎當憎愛我所憎已愛  
今愛當愛於我已憎今憎當憎是名  
為九

復次女人成就十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十一不自大二除憍慢  
三敬尊長四所言必實五無嫌恨六  
不麁言七不難教八不貪惜九不暴  
惡十不調戲是名為十

復次善女若有女人能如實觀女人  
身過者生厭離心速離女身疾成男  
子女人身過者所謂欲瞋癡心并餘  
煩惱重於男子又此身中有一百戶  
蟲恒為苦患愁惱因緣是故女人煩  
惱偏重應當善思觀察此身便為不  
淨之器是穢充滿亦如枯井空城破  
村難可愛樂是故於身應生厭離又  
觀此身猶如婢使不得自在恒為男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1)

淨之器是穢充滿亦如枯井空城破  
村難可愛樂是故於身應生厭離又  
觀此身猶如婢使不得自在恒為男  
女衣服飲食家業所須之所苦惱必  
除糞穢涕唾不淨於九月中懷子在  
身衆患非一及其生時受大苦痛命  
不自保是故女人應生厭離女人之  
身又復女人雖生在王宮必當屬他  
盡其形壽猶如婢使隨逐大家亦如  
弟子奉事於師又為種種刀杖瓦石  
手拳打擲惡言罵辱如是等苦不得  
自在是故女人應於此身生厭離心  
又此女身常被繫閉猶如蛇鼠在深  
穴中不得妄出又女人法制不由身  
常於他邊稟受飲食衣服花香種種  
瓔珞嚴身之具象馬車乘是故應當  
厭離女身又此女身為他所使不得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2)



常於他邊稟受飲食衣服花香種種  
瓔珞嚴身之具象馬車乘是故應當  
厭離女身又此女身為他所使不得  
自在執作甚多穢業舂米若燉若磨  
大小豆麥抽毳紡氎如是種種苦役  
無量是故女人應患此身欲求永離  
如是衆苦當以此法教示餘人常念  
如來所言誠實讚歎出家能報佛恩  
當發此心願離女身速成男子於佛  
法中出家修道不復貪求華鬘瓔珞  
遊戲園林衣服飲食嚴身之具當觀  
自身及侍立眷屬猶如機關木人筋  
牽屈申舉下而已此身虛偽血肉所  
成不久壞滅此身如廁九孔流出種  
種不淨此身愚小之人於中起著而  
恒四大所成此身諸陰猶如怨家此  
身虛偽中無堅實如空聚落此身無

種不淨此身愚小之人於中起著而  
恒四大所成此身諸陰猶如怨家此  
身虛偽中無堅實如空聚落此身無  
主從父母生復以行業而嚴飾之此  
身不淨純盛晁穢此身即是屎尿之  
器不久弃捐無可貪處此身歸死出  
息入息必當斷故此身無我如草木  
瓦石此身無作者從因緣生此身是  
衆鳥狼狗野干之食弃塚間故此身  
是苦聚四百四病之所困故此身恒  
為風寒冷熱等分衆病之所壞散恒  
以藥力得存立故此身不知恩以飲  
食養之無止足故此身無知內無作  
者故此身是後邊必當死故是故女  
人應當如是觀察此身生厭離心修  
行善法修善行時若得新好華菓可  
食之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



人應當如是觀察此身生厭離心修  
行善法修善行時若得新好華菓可  
食之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  
師長父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  
今者以新華菓施與尊重清淨福田  
願離故穢女人之身更得新好男子  
之身當佛說此法時會中五百比丘  
尼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  
作是言我等所有善根願離女身速  
成男子尔時會中有七十五諸居士  
婦聞說此法心大歡喜即持身上所  
著瓔珞以散佛上佛神力故所散瓔  
珞即於空中當佛頂上化成七十五  
四柱寶臺端嚴殊妙甚可愛樂臺中  
悉有衆寶之座各有如來而坐其上  
與比丘僧菩薩大衆前後圍遶自然  
顯現尔時諸居士婦見此神變倍復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5)

悉有衆寶之座各有如來而坐其上  
與比丘僧菩薩大衆前後圍遶自然  
顯現尔時諸居士婦見此神變倍復  
歡喜踊躍無量前詣佛所頭面礼足  
右遶三匝作如是言世尊我等所有  
善根今悉合集同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得離女身亦迴向無上菩  
提世尊大悲廣說女人受身過惡悉  
如佛言無不實者我等今當勤修方  
便永離如是諸惡過咎從今已去盡  
其形壽奉持五戒淨修梵行以此善  
根共一切衆生成等正覺尔時尊者  
舍利弗語諸居士婦言姊妹能作如  
是大師子吼甚為希有然汝等夫為  
聽汝等修梵行不應當問之諸居士  
婦白尊者舍利弗言若我等各問其  
夫我從何處來生此間於此間沒當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6)



聽汝等修梵行不應當問之諸居士  
婦白尊者舍利弗言若我等各問其  
夫我從何處來生此間於此間沒當  
生何處雖我夫而不能答何用問  
爲尊者舍利弗若問如來我等從何  
處沒來生此間於此間沒當生何處  
如來明見悉爲我等分別說之是故  
如來是我等父母是我等所尊是我  
等大師是我等福田是我等寶洲歸  
依之處今修梵行何用問其夫爲從  
今已去我等勤修方便更不屬夫如  
餘女人所以者何若人能除貪欲瞋  
恚愚癡諸結縛者終不更能患累其  
人今我身心便是我夫心修梵行不  
亦快乎又尊者舍利弗若非我夫而  
作夫想奪我命者自守其心淨修梵  
行無悔恨也尔時尊者舍利弗語諸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7)

亦快乎又尊者舍利弗若非我夫而  
作夫想奪我命者自守其心淨修梵  
行無悔恨也尔時尊者舍利弗語諸  
居士婦言當勤方便離女人身所以  
者何女人之身不能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諸居士婦白尊者舍利弗  
言我等從今不復更起女人煩惱即  
礼佛足而作是言世尊今於佛前頭  
面礼足不轉女身成男子者終不起  
也佛言諸姊妹我常說言或有女人  
能爲男子勇猛之行然諸姊妹有十  
六法若能修行隨所願求皆得從意  
何等十六一戒清淨二心清淨三空  
清淨四無願清淨五無相清淨六無  
作清淨七知身業如影八知口業如  
響九知意業如幻十知緣起法十一  
離二邊見十二善知因緣十三觀法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8)



作清淨七知身業如影八知口業如響九知意業如幻十知緣起法十一離二邊見十二善知因緣十三觀法如幻十四知法如夢十五想法如燄十六深心寂靜當佛說此十六清淨法時大地震動佛之威神七十五居士婦其夫即時來詣佛所各見其妻頂礼佛足問尊者舍利弗言今我曹妻以何緣故頂礼佛足舍利弗言此諸姊等聞佛解說離女身法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盡其形壽奉持五戒淨修梵行今於佛前頭面礼足作是誓言若我於此不轉女身成男子者終不起也又諸居士汝當放此諸姊妹等於佛法中出家修道諸居士曰如尊者言悉聽出家又尊者舍利弗我等今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9)

也又諸居士汝當放此諸姊妹等於佛法中出家修道諸居士曰如尊者言悉聽出家又尊者舍利弗我等今者於佛法中今得出家先當度我等然後女人今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諸居士於佛正法欲得出家願佛聽之佛告諸居士於我法中隨意出家時諸居士白佛言願為我等出家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袈裟著身成就威儀今時諸居士婦佛之威神自善根力正觀思惟得離女身變成男子佛神力故即昇虛空高七多羅樹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諸法悉如幻但從分別生於第一義中無有男女相幻師以幻術於四衢道中化作男女像兵衆共鬪戰皆共相侵害其事非真實我今觀生死如幻無有異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0)



無有男女相幻師以幻術於四衢道中  
化作男女像兵衆共鬪戰皆共相侵害  
其事非真實我今觀生死如幻無有異  
如人於夢中造作種種事以其無真實  
覺已無所見諦觀於我見唯是陰入界  
無有真實體但從顛倒生譬如水中月  
可見不可捉法性同水月其實無去來  
亦如熱時燄現有動搖相或見是河池  
而無有真實諸法皆如燄其性無所有  
但從顛倒生畢竟無有我我本爲女身  
而從分別生今觀男子身皆空無所有  
若有能知空不應分別生則於現法中  
身證無罣礙是佛境界力復從宿福生  
亦修現前法得離女人身若有諸女人  
欲成男子身當發菩提心所願便成就  
今時轉女身出家菩薩從虛空中下  
頂禮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

欲成男子身當發菩提心所願便成就  
今時轉女身出家菩薩從虛空中下  
頂禮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  
識汝曹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佛出世難不生諸難亦復甚難  
以大悲心爲諸衆生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  
提之心則爲供養去來今佛時諸比  
丘語轉女身諸菩薩言汝曹皆是我  
等大善知識能教化我等爲衆生故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今  
於佛前發菩提心願未來世得成爲  
佛悉如世尊釋迦牟尼如來阿羅訶  
三藐三佛陀今時轉女身諸菩薩等  
白佛言世尊願爲我等出家莫如善  
來比丘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人  
邊而得出家



白佛言世尊願為我等出家莫如善  
來比丘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人  
邊而得出家

◆  
今時世尊告弥勒菩薩汝當為此諸  
善男子如法出家弥勒菩薩白佛言  
唯然世尊當為出家今時無垢光女  
詣其母所白言菴婆當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若母發心我為已報  
菴婆之恩母言我已發心所以者何  
汝於十月在我腹中從是已來不生  
慳心破戒心瞋恚懈怠亂念惡慧邪  
見貪欲瞋恚愚癡之心常歡喜踊躍  
身心安樂恒於夢中見諸如來共比  
丘僧前後圍遶而為說法我於是時  
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  
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  
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今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3)

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  
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  
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今  
勸我當隨汝語重更發心今時無垢  
光女左手之中自然而出上妙寶蓋  
持至母所而白母言以此寶蓋奉上  
如來當發大願為諸天世人作法寶  
之蓋今時淨日夫人取其寶蓋奉上  
如來發是願言以此善根令我將來  
為諸天世人作法寶之蓋

◆  
今時世尊告舍利弗言此無垢光女  
遊戲神通從無垢稱王佛國現受女  
身來生此間又舍利弗言此女本是  
菩薩名無垢光已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而不退轉為成就衆生故現  
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  
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4)



三菩提而不退轉為成就衆生故現  
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  
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弗言已見佛告舍利弗皆是此女前  
世父母舍利弗無垢光女長夜發願  
若有衆生是我父母者必當令其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又  
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星宿  
其數易知此無垢光女前世父母受  
其勸導修行善法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而不退轉者其數難知今時  
無垢光女前禮佛足而作是言一切  
諸法無男無女此言若實令我女身  
化成男子發此言時三千大千世界  
六種震動無垢光女女形即滅變化  
成就相好莊嚴男子之身今時尊者  
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5)

六種震動無垢光女女形即滅變化  
成就相好莊嚴男子之身今時尊者  
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作佛事乃  
至如此甚為希有無垢光菩薩語尊  
者舍利弗誠如所言諸菩薩摩訶薩  
大擔莊嚴欲利益成就一切衆生其  
為希有譬如阿伽樓樹所有華葉但  
出阿伽樓香如是諸菩薩摩訶薩乃  
至發一心之善皆為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恒出佛法功德之香說是法  
時會中萬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地大震動虛空諸天雨  
種種華諸天樂器不鼓自鳴咸作是  
言此無垢光菩薩說真淨法若有衆  
生聞其法者深心信樂得大威勢離  
衆患難修諸善行若有女人得聞此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6)



言此無垢光菩薩說真淨法若有衆  
生聞其法者深心信樂得大威勢離  
衆患難修諸善行若有女人得聞此  
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  
經廣說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解  
說種種諸行得離女身清淨法故  
尔時世尊告阿難言汝當受持此經  
讀誦通利爲他解說廣令流布所以  
者何阿難若有女人以種種珍寶滿  
閻浮提施佛世尊以此善根求離女  
身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喜以  
其善根求離女身阿難當知聞此經  
名斯則疾矣阿難白佛言此經名何  
等云何受持佛言阿難此經名轉女  
人身亦名無垢光菩薩所問復名無  
過稱菩薩道教當念受持佛說是已  
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7)

人身亦名無垢光菩薩所問復名無  
過稱菩薩道教當念受持佛說是已  
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  
及無垢光父母長老阿難時會諸天  
乾闥婆阿脩羅人非人等聞佛所說  
皆大歡喜作禮奉行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經音 此下實音字如本讀內無者就鄰韻同  
聲字而借音之若全無者但安切脚  
剎音 計曇音 談者音 其闍音 成崛音 闍音 他達  
睽音 後適音 鹿音 強音 震音 雅音 魚賈  
瞋音 真志音 位覆音 蔽音 開顛音 顛倒音 埵音  
穉音 奴狄音 藪音 脅音 陸音 六石音 馬音 石音 鬚音  
須貌音 自詣音 議裸音 慙音 慙愧音 貴嬌音 慙  
苦關音 懈音 戒怠音 厭音 厭渡音 鎧音 苦敗音 瓔音  
珞音 落懸音 史音 餘誨音 會怯音 篋音 弱音 肉譽音 諱  
音 訟音 誦攀音 蘭音 蘭若音 慈逮音 稼音 頗  
音 狹音 誑音 居况音 娛音 樂音 落偏音 飾音 揚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8)



瑤音落懸音玄吏音餘詢音會怯音怯弱音肉譽音有諱音諱  
 爭音爭訟音誦攀音攀蘭音蘭若音若逮音逮代音代稼音稼頗音頗  
 叵音叵狹音狹誑音誑娛音娛樂音落偏音偏飾音飾  
 力音力進音進憎音憎嫌音嫌暴音暴戲音戲蟲音蟲晃音晃  
 村音村糞音糞涕音涕唾音唾保音保拳音拳打音打頂音頂  
 擲音直被音被繫音繫穴音穴稟音稟擣音擣春音春  
 燄音燄抽音抽毳音毳墜音墜紡音紡毳音毳役音役長音長筋音筋  
 斤音斤牽音牽偽音偽廁音廁屎音屎尿音尿捐音捐狼音狼  
 郭音郭塚音塚柱音柱踊音踊躍音躍姊音姊妹音妹洲音洲  
 奪音奪響音響袈音袈裟音裟昇音昇外音外術音術術音術  
 渠音渠酸音酸搖音搖星音星礙音礙菴音菴腹音腹蓋音蓋  
 夫女人身者過患之本惡業之根繫鎖  
 三拘纏縛五障隨情起染八十四嬌態  
 難防觸境生迷一十種惡因易就同毒  
 樹而可伐類蜣螂以寧親園廁不堪猛  
 焰無比是故應當厭弃女身故律云十  
 方國土有女人處則有地獄又稱揚諸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9)

難防觸境生迷一十種惡因易就同毒  
 樹而可伐類蜣螂以寧親園廁不堪猛  
 焰無比是故應當厭弃女身故律云十  
 方國土有女人處則有地獄又稱揚諸  
 佛功德經云若能斷弃女人身者則為  
 斷絕衆生無量諸苦壞衆惡行閉絕三  
 塗開泥洹門故佛世尊說轉女身法經  
 云若有讀誦此經聽聞受持厭離女身  
 速成男子如或不能讀誦但能志心歸  
 依三寶或稱佛名号或念六字神呪必  
 離女身決定無疑今依諸經謹錄于後  
 弟子某甲 南无歸依佛 南无歸  
 依法 南无歸依僧  
 大威德陀羅尼經云婦人有六種法具足  
 婦女身得丈夫根何等為六歸依佛歸依法  
 歸依僧護已夫主不妒嫉  
 心發願為先厭惡女身  
 南无藥師瑠璃光佛  
 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云若有女  
 人為女衆苦之所逼切極生厭離願捨女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50)



歸依僧讚已夫主不妒  
心發願為先厭惡女身

### 南无藥師瑠璃光佛

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云若有女  
人為女眾苦之所逼切極生厭離願捨女  
身若聞我名至心稱念即於現身轉成男  
子具丈夫相乃至菩提又云若是女人得  
聞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号至  
心受持於後不復更受女身

### 南无阿弥陀佛

無量壽經云說我得佛其有女人聞我名  
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厭惡女身壽終之  
後復為七像  
者不取正覺

### 南无寶王大光照佛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若有女人聞是佛名  
者臨命終時得見彼佛來至其所既見佛  
已究竟不復  
更受女身

### 唵麻祢鉢能合銘吽

大悲懺持經云若有女人厭女求男誦大  
悲咒或誦心咒不成男子者我誓不取正覺

### 然准大藏經說轉女人身成男子者法

門甚多依諸聖教略陳七種一者歸依  
三寶二者稱念佛名三者持誦神呪四  
者造佛形像五者供佛菩薩師長父母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51)

門甚多依諸聖教略陳七種一者歸依  
三寶二者稱念佛名三者持誦神呪四  
者造佛形像五者供佛菩薩師長父母  
六者聽聞此經七者如法修行前之三  
門如上  
已四造佛形像者大衆造像功德經云  
佛告弥勒菩薩言若有女人能造佛像  
永不復受女人之身五供佛菩薩師長  
父母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菓可食之  
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師長父  
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今者以新  
華菓施與尊重清淨福田願離故穢女  
人之身更得新好男子之身六聽聞此  
經者經云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  
喜以其善根求離女身聞此經名斯則  
疾矣又云若有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  
身最是後邊七如法修行者此經廣  
說離女身法從一至十增數十法又云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52)



疾矣又云若有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  
身最是後邊七如法修行者此經廣  
說離女身法從一至十增數十法又云  
若有女人能如實觀女人身過者生厭  
離心速離女身疾成男子或有不能讀  
誦此經者如上所說七種法門之中隨  
修一行稱一佛名誦一神呪等皆得轉  
離女人之身又不唯女人聽聞修習速  
離女身獲諸功德若有男子聽聞讀誦  
修行此法永離諸難疾證菩提  
恭聞竺乾大覺特開甘露之玄門沙  
界含靈普獲真常之寶藏今斯  
轉女身經者上乘秘典了義真詮談  
無相無名之妙心顯非男非女之真  
性大權應跡右脇化生摧天帝不受  
珠衣挫聲聞直談妙理慈親獻蓋報  
此世之洪恩諸婦轉形酬多生之育

性大權應跡右脇化生摧天帝不受  
珠衣挫聲聞直談妙理慈親獻蓋報  
此世之洪恩諸婦轉形酬多生之育  
德聞經歡喜定轉女身信樂受持速  
登聖果今 皇太后羅氏自惟生居  
末世去聖時遙宿植良因幸逢真教  
每思  
仁宗之厚德仰憑法力以薦資遂於



處親近處能為衆生演說是經文殊師利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行處若菩薩摩訶薩住忍辱地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又復於法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亦不行不分別名菩薩摩訶薩行處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親近處菩薩摩訶薩不親近王王子大臣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居士捷子等及造世俗文筆讀詠外書及路伽耶陀迦路伽耶陀者亦不親近諸有兒戲相投相撲及那羅等種種變現之戲又不親近旃陀羅及畜猪羊雞狗豕獵漁捕諸惡律儀如是人等或時來者則為說法無所希求又不親近求聲聞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不問訊若於房中若經行處若在講堂中不共住止或時來者隨且說法無所希求文殊師利又菩薩摩訶薩不應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為說法亦不樂見若入他家不與小女處女寡女等共語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為親厚不獨入他家若有因緣須獨入時但一心念佛若為女人說法不露齒笑不現眉臆乃至為法猶不親厚況復餘事不樂與年少弟子沙彌小兒亦不樂與同師常好坐禪在於閑處修攝其心文殊師利是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

眉臆乃至為法猶不親厚況復餘事不樂與年少弟子沙彌小兒亦不樂與同師常好坐禪在於閑處修攝其心文殊師利是名初親近處復次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不顛倒不動不退不轉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但以因緣有從顛倒生故說常樂觀如是法相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亦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若有菩薩於後惡世無怖畏心欲說是經應入行處及親近處常離國王及國王子大臣官長兇險戲者及旃陀羅外道梵志亦不親近增上慢人貪著小乘三歲學者破戒比丘名字羅漢及比丘尼好戲笑者深著五欲求現滅度諸優婆夷皆勿親近若是人等以好心來到菩薩所為聞佛道菩薩則以無所畏心不懷希望而為說法寡女處女及諸不男皆勿親近以為親厚亦莫親近屠兒魁脰毆獵漁捕為利殺害販肉自沽街賣女色如是之人皆勿親近兇險相撲種種嬉戲諸姪女等盡勿親近莫獨屏處為女說法若說法時無得戲笑入里乞食將一比丘若無比丘一心念佛是則名為行處近處以此二處能安樂說又復不行上中下法有為無為實不實法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



莫獨屏處為女說法若說法時無得戲笑  
入里乞食將一比丘若無比丘一心念佛  
是則名為行處近處以此二處能安樂說  
又復不行上中下法有為無為實不實法  
亦不分別是男是女不得諸法不知不見  
是則名為菩薩行處一切諸法空無所有  
無有常住亦無起滅是名智者所親近處  
顛倒分別諸法有無是實非實是生非生  
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弥山  
觀一切法皆無所有猶如虛空無有堅固  
不生不出不動不退常住一相是名近處  
若有比丘於我滅後入是行處及親近處  
說斯經時無有怯弱菩薩有時入於靜室

以正憶念隨義觀法從禪定起為諸國王  
王子臣民婆羅門等開化演暢說斯經典  
其心安隱無有怯弱文殊師利是名菩薩  
安住初法能於後世說法華經  
又文殊師利如來滅後於末法中欲說是  
經應住安樂行若口宣說若讀經時不樂  
說人及經典過亦不輕慢諸餘法師不說  
他人好惡長短於聲聞人亦不稱名說其  
過惡亦不稱名讚歎其美又亦不生怨嫌  
之心善修如是安樂心故諸有聽者不逆  
其意有所難問不以小乘法答但以大乘  
而為解說令得一切種智亦時世尊欲重

之心善修如是安樂心故諸有聽者不逆  
其意有所難問不以小乘法答但以大乘  
而為解說令得一切種智亦時世尊欲重  
宣此義而說偈言

菩薩常樂安隱說法於清淨地而施床座  
以油漆身澡浴塵穢著新淨衣內外俱淨  
安處法座隨問為說若有比丘及比丘尼  
諸優婆塞及優婆夷國王王子群臣士民  
以微妙義和顏為說若有難問隨義而答  
因緣譬喻敷演分別以是方便皆使發心  
漸漸增益入於佛道除煩惱意及懈怠想  
離諸憂惱慈心說法晝夜常說無上道教  
以諸因緣無量譬喻開示眾生咸令歡喜  
衣服器具飲食醫藥而於其中無所希望  
但一心念說法因緣願成佛道今眾亦亦  
是則大利安樂供養我滅度後若有比丘  
能演說斯妙法華經心無嫉恚諸惱障礙  
亦無憂愁及罵詈者又無怖畏加刀杖等  
亦無損出安住忍故智者如是善修其心  
能住安樂如我上說其人功德千萬億劫  
算數譬喻說不能盡

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  
滅時受持讀誦斯經典者無懷嫉妬諂詐  
之心亦勿輕罵學佛道者求其長短若比  
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聲聞者求辟



滅時受持讀誦斯經典者無懷嫉妬諂誑之心亦勿輕罵學佛道者求其長短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菩薩道者無得惱之令其疑悔語其人言汝等去道甚遠終不能得一切種智所以者何汝是放逸之人於道懈怠故又亦不應戲論諸法有所諍竟當於一切衆生起大悲想於諸如來起慈父想於諸菩薩起大師想於十方諸大菩薩常應

深心恭敬禮拜於一切衆生平等說法以順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愛法者亦不爲多說文殊師利是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成就第三安樂行者說是法時無能惱亂得好同學共讀誦是經亦得大衆而來聽受聽已能持持已能誦誦已能說說已能書若使人書供養經卷恭敬尊重讚歎亦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欲說是經當捨嫉恚慢諂誑邪偽心常修實直行不輕義於人亦不戲論法不令他疑悔云汝不得佛是佛子說法常柔和能忍慈悲於一切不生懈怠心十方大菩薩愍衆故行道應生恭敬心是則我大師於諸佛世尊生無上父想破於憍慢心說法無障礙第三法如是

十方大菩薩愍衆故行道應生恭敬心是則我大師於諸佛世尊生無上父想破於憍慢心說法無障礙第三法如是智者應守護一心安樂行無量衆所敬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持是法華經者於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應作是念如是之人則爲大失如來方便隨宜說法不聞不知不覺不問不信不解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是經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隨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文殊師利是菩薩摩訶薩於如來滅後有成就此第四法者說是法時無有過失常爲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王子大臣人民婆羅門居士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虛空諸天爲聽法故亦常隨侍若在聚落城邑空閑林中有人來欲難問者諸天晝夜常爲說法故而衛護之能令聽者皆得歡喜所以者何此經是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神力所護故文殊師利是法華經於無量國中乃至名字不可得聞何況得見受持讀誦文殊師利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而諸小王不順其命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伐王見兵衆戰有功者即大歡喜隨功賞賜或與田宅聚落城邑或與



諸國而諸小王不順其命時轉輪王起種  
種兵而往討伐王見兵衆戰有功者即大  
歡喜隨功賞賜或與田宅聚落城邑或與  
衣服嚴身之具或與種種珍寶金銀琉璃

寶珠瑪瑙珊瑚琥珀爲馬車乘奴婢人民

唯譬中明珠不以與之所以者何獨王頂

上有此一珠若以與之王諸眷屬必大驚

怪文殊師利如來亦復如是以禪定智慧

力得法國王王於三界而諸魔王不肯順

伏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其有功者心

亦歡喜於四衆中爲說諸經令其心悅賜

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又復賜

與涅槃之城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

喜而不爲說是法華經文殊師利如轉輪

王見諸兵衆有大功者心其歡喜以此難

信之珠久在譬中不妄與人而今與之如

來亦復如是於三界中爲大法王以法教

化一切衆生見賢聖軍與五陰魔煩惱魔

死魔共戰有大功勳滅三毒出三界破魔

網亦時如來亦大歡喜此法華經能令衆

生至一切智一切世間多怨難信先所未

說而今說之文殊師利此法華經是諸如

來第一之說於諸說中實爲甚深末後賜

與如彼強力之王久護明珠今乃與之文

殊師利此法華經諸佛如來秘密之藏於

來第一之說於諸說中實爲甚深末後賜  
與如彼強力之王久護明珠今乃與之文  
殊師利此法華經諸佛如來秘密之藏於  
諸經中實在其上長夜守護不妄宣說始  
於今日乃與彼等而敷演之亦時世尊欲  
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常行忍辱哀憐一切乃能演說佛所讚經

後末世時持此經者於家出家及非菩薩

應生慈悲斯等不聞不信是經則爲大失

我得佛道以諸方便爲說此法令住其中

譬如強力轉輪之王共戰有功賞賜諸物

爲馬車乘嚴身之具及諸田宅聚落城邑

或與衣服種種珍寶奴婢財物歡喜賜與

如有勇健能爲難事王解譬中明珠賜之

如來亦爲諸法王忍辱大力智慧寶藏

以大慈悲如法化世見一切人受諸苦惱

欲求解脫與諸魔戰爲是衆生說種種法

以大方便說此諸經既知衆生得其力已

末後乃爲說是法華如王解譬明珠與之

此經爲尊衆經中上我常守護不妄開示

今正是時爲汝等說我滅度後求佛道者

欲得安隱演說斯經應當親近如是四法

讀是經者常無憂惱又無病痛顏色鮮白

不生貧窮卑賤醜陋衆生樂見如慕賢聖

天諸童子以爲給使刀杖不加毒不能害

若人惡罵口出惡言遊行無畏如師子王



讀是經者常無憂惱又無病痛顏色鮮白  
不生貧窮卑賤醜陋衆生樂見如慕賢聖  
天諸童子以為給使刀杖不加毒不能害  
若人惡罵口則閉塞遊行無畏如師子王  
智慧光明如日之照若於夢中但見妙事  
見諸如來坐師子座諸比丘衆圍遶說法  
又見龍神阿脩羅等數如恒沙恭敬合掌  
自見其身而為說法又見諸佛身相金色  
放無量光照於一切以梵音聲演說諸法  
佛為四衆說無上法見身處中合掌讚佛  
聞法歡喜而為供養得陀羅尼證不退智  
佛知其心深入佛道即為授記成軍正覺  
汝善男子當於來世得無量智佛之大道  
國土嚴淨廣大無比亦有四衆合掌聽法  
又見自身在山林中修習善法證諸實相  
深入禪定見十方佛  
諸佛身金色百福相莊嚴聞法為人說  
常有是好夢又夢作國王捨宮殿眷屬  
及上妙五欲行詣於道場在菩提樹下  
而處師子座求道過七日得諸佛之智  
成無上道已起而轉法輪為四衆說法  
經千萬億劫說無漏妙法度無量衆生  
後當入涅槃如燭盡燈滅若後惡世中  
說是第一法是人得大利如上諸功德  
妙法蓮華經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後當入涅槃如燭盡燈滅若後惡世中  
說是第一法是人得大利如上諸功德  
妙法蓮華經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今時他方國土諸來菩薩摩訶薩過八恒  
何沙數於大衆中起合掌作禮而白佛言  
世尊若聽我等於佛滅後在此娑婆世界  
勤加精進護持讀誦書寫供養是經典者  
當於此土而廣說之今時佛告諸菩薩摩  
訶薩衆止善男子不須汝等護持此經所  
以者何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恒河沙等  
菩薩摩訶薩一一菩薩各有六萬恒河沙  
眷屬是諸人等能於我滅後護持讀誦廣  
說此經佛說是時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國  
土地皆震裂而於其中有無量千萬億菩  
薩摩訶薩同時涌出是諸菩薩身皆金色  
三十二相無量光明先盡在此娑婆世界  
之下此界虛空中住是諸菩薩聞釋迦牟  
尼佛所說音聲從下發來一一菩薩皆是  
大衆唱導之首各將六萬恒河沙眷屬況  
將五萬四萬三萬二萬一萬恒河沙等眷  
屬者況復乃至一恒河沙半恒河沙四分  
之一乃至千萬億那由他分之一況復千  
萬億那由他眷屬況復億萬眷屬況復千  
萬百萬乃至一萬況復一千一百乃至一  
千況復將五四三二一弟子者況復單已  
藥遠誰行如是等七無量無量眷屬辭喻



萬億那由他眷屬復億萬眷屬況復千萬百萬乃至一萬況復一千一百乃至一十況復將五四三二一弟子者況復單已樂遠離行如是等比無量無邊算數譬喻所不能知是諸菩薩從地出已各詣虛空七寶妙塔多寶如來釋迦牟尼佛所到已向二世尊頭面禮足及至諸寶樹下師子座上佛所亦皆作礼右繞三匝合掌恭敬以諸菩薩種種讚法而以讚歎住在一面欣樂瞻仰於二世尊是諸菩薩摩訶薩從初涌出以諸菩薩種種讚法而讚於佛如是時間經五十小劫是時釋迦牟尼佛默然而坐及諸四眾亦皆默然五十小劫佛神力故令諸大眾謂如半日余時四眾亦以佛神力故見諸菩薩遍滿無量百千萬億國土虛空是菩薩眾中有四導師一名上行二名無邊行三名淨行四名安立行是四菩薩於其眾中眾為上首唱導之師在大眾前各共合掌觀釋迦牟尼佛而問評言世尊少病少惱安樂行不應度者受教易不令世尊生疲勞耶余時四大菩薩而說偈言 五 七

世尊安樂少病少惱教化眾生得無疲倦又諸眾生受化易不令世尊生疲勞耶余時世尊於菩薩大眾中而作是言如是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1)

世尊安樂少病少惱教化眾生得無疲倦又諸眾生受化易不令世尊生疲勞耶余時世尊於菩薩大眾中而作是言如是如是諸善男子如來安樂少病少惱諸眾生等易可化度無有疲勞所以者何是諸眾生世世已來常受我化亦於過去諸佛恭敬尊重種種善根此諸眾生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除先修習學小乘者如是之人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慧余時諸大菩薩而說偈言

善哉善哉大雄世尊諸眾生等易可化度能問諸佛其深智慧聞已信行我等隨喜於時世尊讚歎上首諸大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能於如來發隨喜心余時諸勒菩薩及八千恒河沙諸菩薩眾皆作異念我等從昔已來不見不聞如是大菩薩摩訶薩眾從地涌出住世尊前合掌供養問評如來時勒菩薩摩訶薩知八千恒河沙諸菩薩等心之所念并欲自決所疑合掌向佛以偈問曰 五 八

無量千萬億 大眾諸菩薩 昔所未曾見 願兩足尊說 是從何所來 以何因緣集 巨身大神通 智慧叵思議 其志念堅固 有大忍辱力 眾生所樂見 為從何所來 一一諸菩薩 所將諸眷屬 其數無有量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2)



巨身大神通智慧叵思議其志念堅固  
有大忍辱力衆生所樂見為從何所來  
一一諸菩薩所將諸眷屬其數無有量  
如恒河沙等或有六萬恒沙將六萬恒沙  
如是諸大衆一心求佛道是諸大師等  
六萬恒河沙俱來供養佛及護持是經  
將五萬恒沙其數過於四萬及三萬  
二萬至一萬一千一百等乃至一恒沙  
半及三四分億萬分之一千萬那由他  
萬億諸弟子乃至於半億其數復過上  
百萬至一萬一千及一百五十與一十  
乃至三二一單已無眷屬樂於獨處者  
俱來至佛所其數轉過上如是諸大衆  
若人行籌數過於恒沙劫猶不能盡知  
是諸大威德精進菩薩衆誰為其說法  
教化而成就從誰初發心稱揚何佛法  
受持行誰經修習何佛道如是諸菩薩  
神通大智力四方地震裂皆從中涌出  
世尊我昔來未曾見是事願說其所從  
國土之名号我常遊諸國未曾見是衆  
我於此衆中乃不識一人忽然從地出  
願說其回緣今此之大會無量百千億  
是諸菩薩等皆欲知此事是諸菩薩衆  
本末之回緣無量德世尊唯願史衆疑  
尔時釋迦牟尼分身諸佛從無量千萬億  
他方國土來者在於八方諸寶樹下師子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3)

是諸菩薩等皆欲知此事是諸菩薩衆  
本末之回緣無量德世尊唯願史衆疑  
尔時釋迦牟尼分身諸佛從無量千萬億  
他方國土來者在於八方諸寶樹下師子  
座上結加趺坐其佛侍者各各見是菩薩  
大衆於三千大千世界四方從地涌出住  
於虛空各自其佛言世尊此諸無量無邊  
阿僧祇菩薩大衆從何所來尔時諸佛各  
告侍者諸善男子且待須臾有菩薩摩訶  
薩名曰弥勒釋迦牟尼佛之所授記次後  
作佛已問斯事佛今答之汝等自當目是  
得聞尔時釋迦牟尼佛告弥勒菩薩善哉  
善哉阿逸多乃能問佛如是大事汝等當  
共一心被精進鎧發堅固意如來今欲顯  
發宣示諸佛智慧諸佛自在神通之力諸  
佛師子奮迅之力諸佛威猛大勢之力尔  
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當精進一心我欲說此事勿得有疑悔  
佛智叵思議汝今出信力住於忍善中  
昔所未聞法今皆當得聞我今安慰汝  
勿得懷疑懼佛無不實語智慧不可量  
所得第一法甚深叵分別如是今當說  
汝等一心聽  
五  
九  
尔時世尊說此偈已告弥勒菩薩我今於  
此大衆宣告汝等阿逸多是諸大菩薩摩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4)



汝等一心聽

五

九

今時世尊說此偈已告弥勒菩薩我今於  
此大衆宣告汝等阿逸多是諸大菩薩摩  
訶薩無量無數阿僧祇從地涌出汝等昔  
所未見者我於是娑婆世界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已教化示導是諸菩薩調伏  
其心令發道意此諸菩薩皆於是娑婆世  
界之下此界虛空中住於諸經典讀誦通  
利思惟分別正憶念阿逸多是諸善男子  
等不樂在衆多有所說常樂靜處勤行精  
進未曾休息亦不依止人天而住常樂深  
智無有障礙亦常樂於諸佛之法一心精  
進求無上慧亦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  
偈言

阿逸汝當知是諸大菩薩從無數劫來  
修習佛智慧悉是我所化令發大道心  
此等是我子依止是世界常行頭陀事  
志樂於靜處捨大衆憒鬧不樂多所說  
如是諸子等學習我道法晝夜常精進  
爲求佛道故在娑婆世界下方空中住  
志念力堅固常勤求智慧說種種妙法  
其心無所畏我於伽耶城菩提樹下坐  
得成最正覺轉無上法輪示乃教化之  
令初發道心今皆住不退悉當得成佛  
我今說實語汝等一心信我從久遠來  
汝等是等衆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5)

得成最正覺轉無上法輪示乃教化之  
令初發道心今皆住不退悉當得成佛  
我今說實語汝等一心信我從久遠來  
教化是等衆

今時弥勒菩薩摩訶薩及無數諸菩薩等  
於生疑惑惟未曾有而作是念云何世尊

於少時間教化如是無量無邊阿僧祇諸

大菩薩令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白

佛言世尊如來為太子時出於釋宮去伽

耶城不遠坐於道場得成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從是已來始過四十餘年世尊云

何於此少時大作佛事以佛勢力以佛功

德教化如是無量大菩薩衆當成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世尊此大菩薩衆假使有

人於千萬億劫數不能盡不得其邊斯等

久遠已來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植諸善根

成就菩薩道常修梵行世尊如此之事世

所難信譬如有入色美髮黑年二十五指

百歲人言是我子其百歲人亦指年少言

是我父生育我等是事難信佛亦如是得

道已來其實未久而此大衆諸菩薩等已

於無量千萬億劫爲佛道故勤行精進善

入出住無量百千萬億三昧得大神通久

修梵行善能次第習諸善法巧於問答人  
中之寶一切世間其為希有今日世尊方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6)



入出住無量百千萬億三昧得大神通久  
修梵行善能次第習諸善法巧於問答人  
中之寶一切世間其為希有今日世尊方  
云得佛道時初令發心教化示導令向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得佛未久乃能  
作此大功德事我等雖復信佛隨宜所說  
佛所出言未曾虛妄佛所知者皆悉通達  
然諸新發意菩薩於佛滅後若聞是語或  
不信受而起破法罪業目緣唯然世尊願  
為解說除我等疑及未來世諸善男子聞  
此事已亦不生疑今時弥勒菩薩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

五

十

佛昔從釋種出家近伽耶坐於菩提樹  
久來尚未久此諸佛子等其數不可量  
久已行佛道住於神通力善學菩薩道  
不染世間法如蓮華在水從地而涌出  
皆起恭敬心住於世尊前是事難思議  
云何而可信佛得道甚近所成就甚多  
願為除衆疑如實分別說譬如少壯人  
年始二十五示人百歲子髮白而面皺  
是等我所生子亦說是父父少而子老  
舉世所不信世尊亦如是得道來甚近  
是諸菩薩等志固無怯弱從無量劫來  
而行菩薩道巧於難問答其心無所畏  
忍辱心決定端正有威德十方佛所讚

是諸菩薩等志固無怯弱從無量劫來  
而行菩薩道巧於難問答其心無所畏  
忍辱心決定端正有威德十方佛所讚  
善能分別說不樂在人衆常好在禪定  
為求佛道故於下空中住我等從佛聞  
於此事無疑願佛為未來演說令開解  
若有於此經生疑不信者即當墮惡道  
願今為解說是無量菩薩云何於少時  
教化令發心而住不退地

五

十二

妙法蓮華經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今時佛告諸菩薩及一切大衆諸善男子  
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復告大衆汝  
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又復告諸大衆  
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是時菩薩大  
衆弥勒為首合掌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  
我等當信受佛語如是三白已復言唯願  
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今時世尊知諸菩  
薩三請不止而告之言汝等諦聽如來祕  
密神通之力一切世間天人及阿脩羅皆  
謂今釋迦牟尼佛出釋氏宮去伽耶城不  
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  
善男子我實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  
億那由他劫譬如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  
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抹為微塵  
過於東方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



億那由他劫辟如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抹為微塵過於東方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乃下一塵如是東行盡是微塵諸善男子於意云何是諸世界可得思惟校計知其數不勝勸菩薩等俱白佛言世尊是諸世界無量無邊非算數所知亦非心力所及一切聲聞辟支佛以無漏智不能思惟知其限數我等住阿鞞跋致地於是事中亦所不達世尊如是諸世界無量無邊亦時佛告大菩薩眾諸善男子今當分明宣語汝等是諸世界若著微塵及不著者盡以為塵一塵一劫我成佛已來復過於此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自從是來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亦於餘處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導利眾生諸善男子於是中間我說然燈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涅槃如是皆以方便分別諸善男子若有眾生來至我所我以佛眼觀其信等諸根利鈍隨所應度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亦復現言當入涅槃又以種種方便說微妙法能令眾生發歡喜心諸善男子如來見諸眾生樂於小法德薄垢重者為是人說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我實成佛已來久遠若斯但以方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9)

子如來見諸眾生樂於小法德薄垢重者為是人說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我實成佛已來久遠若斯但以方便教化眾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說諸善男子如來所演經典皆為度脫眾生或說已身或說他身或示已身或示他身或示已事或示他事諸所言說皆實不虛所以者何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以諸眾生有種種性種種欲種種行種種憶想分別故欲令生諸善根以若干因緣譬喻言詞種種說法所作佛事未曾暫廢如是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諸善男子我本行菩薩道所成壽命今猶未盡復倍上數然今非實滅度而便唱言當取滅度如來以是方便教化眾生所以者何若佛久住於世薄德之人不種善根貧窮下賤貪著五欲入於穢想妄見網中若見如來常在不滅便起憍恣而懷厭怠不能生難遭之想恭敬之心是故如來以方便說比丘當知諸佛出世難可值遇所以者何諸薄德人過無量百千萬億劫或有見佛或不見者以此事故我作是言諸比丘如來難可得見斯眾生等聞如是語必當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0)



說比丘當知諸佛出世難可值遇所以者何諸薄德人過無量百千萬億劫或有見佛或不見者以此事故我作是言諸比丘如來難可得見斯衆生等聞如是語必當生於難遭之想心懷戀慕渴仰於佛便種善根是故如來雖不實滅而言滅度又善男子諸佛如來法皆如是爲度衆生皆實不虛譬如良醫智慧聰達明練方藥善治衆病其人多諸子息若二十乃至百數以有事緣遠至餘國諸子於後飲他毒藥藥發悶亂宛轉于地是時其父還來歸家諸子飲毒或失本心或不失者遙見其父皆大歡喜拜跪問訊善安隱歸我等愚癡悞服毒藥願見救療更賜壽命父見子等苦惱如是依諸經方求好藥草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擣搥和合與子令服而作是言

此大良藥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汝等可服速除苦惱無復衆患其諸子中不失心者見此良藥色香俱好即便服之病盡除愈餘失心者見其父來雖亦歡喜問訊求索治病然與其藥而不肯服所以者何毒氣深入失本心故於此好色香藥而謂不美父作是念此子可憝爲毒所中心皆顛倒雖見我喜求索救療如是好藥而不肯服我今當設方便令服此藥即作是言汝等

父作是念此子可憝爲毒所中心皆顛倒雖見我喜求索救療如是好藥而不肯服我今當設方便令服此藥即作是言汝等當知我今衰老死時已至是好良藥今留在此汝可取服勿憂不孝作是教已復至他國遣使還告汝父已死是時諸子聞父皆喪心大憂惱而作是念若父在者慈愍我等能見救護今者捨我遠喪他國自惟孤露無復恃怙常懷悲感心遂醒悟乃知此藥色味香美即取服之毒病皆愈其父聞子悉已得差尋便來歸咸使見之諸善男子於意云何頗有人能說此良醫虛妄罪不不也世尊佛言我亦如是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爲衆生故以方便力言當滅度亦無有能如法說我虛妄過者亦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五 十三

自我得佛來 所經諸劫數 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祇 常說法教化 無數億衆生令入於佛道 亦來無量劫 爲度衆生故方便現涅槃 而實不滅度 常住此說法我常住於此 以諸神通力 令顛倒衆生雖近而不見 衆見我滅度 廣供養舍利咸皆懷戀慕 而生渴仰心 衆生既信伏質直意柔軟 一心欲見佛 不自惜身命時我及衆僧 俱出靈鷲山 我時語衆生



咸皆懷戀慕而生渴仰心 衆生既信伏  
質直意柔軟 一心欲見佛 不自惜身命  
時我及衆僧 俱出靈鷲山 我時語衆生  
常在此不滅 以方便力故 現有滅不滅  
餘國有衆生 恭敬信樂者 我復於彼中  
爲說無上法 汝等不聞此 但謂我滅度  
我見諸衆生 設在於苦惱 故不爲現身  
令其生渴仰 因其心戀慕 乃出爲說法  
神通力如是 於阿僧祇劫 常在靈鷲山  
及餘諸住處 衆生見劫盡 大火所燒時  
我此土安隱 天人常充滿 園林諸堂閣  
種種寶莊嚴 寶樹多華菓 衆生所遊樂  
諸天擊天鼓 常作衆妓樂 雨曼陀羅華  
散佛及大衆 我淨土不毀 而衆見燒盡  
憂怖諸苦惱 如是悉充滿 是諸罪衆生  
以惡業因緣 過阿僧祇劫 不聞三寶名  
諸有修功德 柔和質直者 則皆見我身  
在此而說法 或時爲此衆 說佛壽無量  
久乃見佛者 爲說佛難值 我智力如是  
慧光照無量 壽命無數劫 久修業所得  
汝等有智者 勿於此生疑 當斷令永盡  
佛語實不虛 如鑒善方便 爲治狂子故  
實在而言死 無能說虛妄 我亦爲世父  
救諸苦患者 爲凡大顛倒 實在而言滅  
以常見我故 而生憍恣心 放逸著五欲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3)

實在而言死 無能說虛妄 我亦爲世父  
救諸苦患者 爲凡大顛倒 實在而言滅  
以常見我故 而生憍恣心 放逸著五欲  
墮於惡道中 我常知衆生 行道不行道  
隨所應可度 爲說種種法 每自作是意  
以何令衆生 得入無上慧 速成就佛身  
妙法蓮華經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爾時大會聞佛說壽命劫數長遠如是無  
量無邊阿僧祇衆生得大饒益於時世尊  
告弥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我說是如來  
壽命長遠時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恒河  
沙衆生得無生法忍復有千倍菩薩摩訶  
薩得聞持陀羅尼門復有一世界微塵數  
菩薩摩訶薩得樂說無礙辯才復有一世  
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得百千萬億無量  
阿僧祇阿僧祇復有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菩  
薩摩訶薩能轉不退法輪復有二千中國  
土微塵數菩薩摩訶薩能轉清淨法輪復  
有小千國土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入生當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四四天下  
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四生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復有三四天下微塵數菩薩  
摩訶薩三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有二四天下微塵數菩薩摩訶薩二生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一四天下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4)



摩訶薩三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有二四天下微塵數菩薩摩訶薩二生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一四天  
下微塵數菩薩摩訶薩一生當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復有八世界微塵數衆生  
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說是諸  
菩薩摩訶薩得大法利時於虛空中雨曼  
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以散無量百千萬  
億寶樹下師子座上諸佛并散七寶塔中  
師子座上釋迦牟尼佛及大威度多寶如  
來亦散一切諸大菩薩及四部衆又兩細  
鉢旃檀沉水香等於虛空中天鼓自鳴妙  
聲深遠又雨千種天衣垂諸瓔珞真珠瓔  
珞摩尼珠瓔珞如意珠瓔珞遍於九方衆  
寶香鑪燒無價香自然周至供養大會一  
一佛上有諸菩薩執持幡蓋次第而上至  
于梵天是諸菩薩以妙音聲歌無量頌讚  
歎諸佛亦時勸勒菩薩從座而起偏袒右  
肩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佛說希有法昔所未曾聞  
世尊有大力壽命不可量  
無數諸佛子聞世尊分別  
說得法利者歡喜充遍身  
或住不退地或得陀羅尼  
或無礙樂說萬億旋惣持  
或有大千界微塵數菩薩  
各各皆能轉不退之法輪  
復有中千界微塵數菩薩

或得陀羅尼或無礙樂說萬億旋惣持  
或有大千界微塵數菩薩各各皆能轉  
不退之法輪復有中千界微塵數菩薩  
各各皆能轉清淨之法輪復有小千界  
微塵數菩薩餘各八生在當得成佛道  
復有四三二如此四天下微塵諸菩薩  
隨數生成佛或一四天下微塵數菩薩  
餘有一生在當成一切智如是等衆生  
聞佛壽長遠得無量無漏清淨之果報  
復有八世界微塵數衆生聞佛說壽命  
皆發無上心世尊說無量不可思議法  
多有所饒益如虛空無邊雨天曼陀羅  
摩訶曼陀羅釋梵如恒沙無數佛土來  
雨旃檀沉水續紛而亂墜如鳥飛空下  
供散於諸佛天鼓虛空中自然出妙聲  
天衆千萬種旋轉而來下衆寶妙香鑪  
燒無價之香自然悉周遍供養諸世尊  
其大菩薩衆執七寶幡蓋高妙萬億種  
次第至梵天一諸佛前寶幢懸勝幡  
亦以千萬偈歌詠諸如來如是種種事  
昔所未曾有聞佛壽無量一切皆歡喜  
佛名聞十方廣饒益衆生一切具善根  
以助無上心  
亦時佛告勸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其有  
衆生聞佛壽命長遠如是乃至能生一念



以助無上心  
余時佛告弥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其有  
衆生聞佛壽命長遠如是乃至能生一念  
信解所得功德無有限量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於八十  
萬億那由他劫行五波羅蜜檀波羅蜜尸  
羅波羅蜜羣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  
波羅蜜除般若波羅蜜以是功德比前功  
德百分千分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乃至  
等數譬喻所不能知若善男子有如是功  
德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退者無有是  
處亦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人求佛慧於八十萬億那由他劫數  
行五波羅蜜於是諸劫中布施供養佛  
及緣覺弟子并諸菩薩衆殊異之飲食  
上服與卧具栴檀立精舍以園林莊嚴  
如是等布施種種皆微妙盡此諸劫數  
以迴向佛道若復持禁戒清淨無缺漏  
求於無上道諸佛之所歎若復行忍辱  
住於調柔地設衆惡來加其心不傾動  
諸有得法者懷於增上憍爲此所輕惱  
如是亦能忍若復勤精進志念常堅固  
於無量億劫一心不懈息又於無數劫  
住於空閑處若坐若經行除睡常攝心  
以是因緣故能生諸禪定八十億萬劫

於無量億劫一心不懈息又於無數劫  
住於空閑處若坐若經行除睡常攝心  
以是因緣故能生諸禪定八十億萬劫  
安住心不乱持此一心福願求無上道  
我得一切智盡諸禪定際是人於百千  
萬億劫數中行此諸功德如上之所說  
有善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至一念信  
其福過於彼若人悉無有一切諸疑悔  
深心須臾信其福爲如此其有諸菩薩  
無量劫行道聞我說壽命是則能信受  
如是諸人等頂受此經典願我於未來  
長壽度衆生如今日世尊諸釋中之王  
道場師子吼說法無所畏我等未來世  
一切所尊敬坐於道場時說壽亦如是  
若有深心者清淨而質直多聞能摠持  
隨義解佛語如是之人等於此無有疑  
又阿逸多若有聞佛壽命長遠解其言趣  
是人所得功德無有限量能起如來無上  
之慧何況廣聞是經若教人聞若自持若  
教人持若自書若教人書若以華香瓔珞  
幢幡繒蓋香油蘇燈供養經卷是人功德  
無量無邊能生一切種智阿逸多若善男  
子善女人聞我說壽命長遠深心信解則  
爲見佛常在耆闍崛山共大菩薩諸聲聞  
衆圍繞說法又見此娑婆世界其地琉璃



子善女人聞我說壽命長遠深心信解則  
為見佛常在耆闍崛山共大菩薩諸聲聞  
衆圍繞說法又見此娑婆世界其地琉璃  
坦然平正閻浮檀金以界八道寶樹行列  
諸臺樓觀皆悉寶成其菩薩衆咸處其中  
若有能如是觀者當知是為深信解相又  
復如來滅後若聞是經而不毀訾起隨喜  
心當知已為深信解相何況讀誦受持之  
者斯人則為頂戴如來阿逸多是善男子  
善女人不須為我復起塔寺及作僧坊以  
四事供養衆僧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  
人受持讀誦是經典者為已起塔造立僧  
坊供養衆僧則為以佛舍利起七寶塔高  
廣漸小至于梵天懸諸幡蓋及衆寶鈴華  
香瓔珞旛香塗香燒香衆鼓妓樂簫笛箏  
篥種種舞戲以妙音聲歌頌讚頌則為於  
無量千萬億劫作是供養已阿逸多若我  
滅後聞是經典有能受持若自書若教人  
書則為起立僧坊以赤旛檀作諸殿堂三  
十有二高八多羅樹高廣嚴好百千比丘  
於其中止園林浴池經行禪窟衣服飲食  
牀褥湯藥一切樂具充滿其中如是僧坊  
堂閣若干百千萬億其數無量以此現前  
供養於我及比丘僧是故我說如來滅後  
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  
書供養經卷不須復起塔寺及造僧坊供

堂閣若干百千萬億其數無量以此現前  
供養於我及比丘僧是故我說如來滅後  
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  
書供養經卷不須復起塔寺及造僧坊供  
養衆僧況復有人能持是經兼行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最勝無量無  
邊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量無  
邊是人功德亦復如是無量無邊疾至一  
切種智若人讀誦受持是經為他人說若  
自書若教人書復能起塔及造僧坊供養  
讚歎聲聞衆僧亦以百千萬億讚歎之法  
讚歎菩薩功德又為他人種種因緣隨義  
解說此法華經復能清淨持戒與柔和者  
而共同止忍辱無瞋志念堅固常貴坐禪  
得諸深定精進勇猛攝諸善法利根智慧  
善善問難阿逸多若我滅後諸善男子善  
女人受持讀誦是經典者復有如是諸善  
功德當知是人已趣道場近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坐道樹下阿逸多是善男子善  
女人若坐若立若行處此中便應起塔一  
切天人皆應供養如佛之塔尔時世尊欲  
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我滅度後能奉持此經 斯人福無量  
如上之所說是則為具足 一切諸供養  
以舍利起塔七寶而莊嚴 表刹甚高廣  
所卜巨丈天寶於千萬億意 風動出妙音



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我滅度後能奉持此經斯人福無量  
如土之所說是則為具足一切諸供養  
以舍利起塔七寶而莊嚴表刹甚高廣  
漸小至梵天寶鈴千萬億風動出妙音  
入於無量劫而供養此塔華香諸瓔珞  
天衣眾妓樂然香油蘇燈周匝常照明  
惡世法末時能持是經者則為已如上  
具足諸供養若能持此經則如佛現在  
以牛頭栴檀起僧坊供養堂有三十二  
高八多羅樹上饌妙衣服床卧皆具足  
百千眾住處園林諸浴池經行及禪窟  
種種皆嚴好若有信解心受持讀誦書  
若復教人書及供養經卷散華香鉢香  
以須臾瞻養阿提目多伽薰油常然之  
如是供養者得無量功德如虛空無邊  
其福亦如是况復持此經兼布施持戒  
忍辱樂禪定不瞋不惡口恭敬於塔廟  
謙下諸比丘遠離自高心常思惟智慧  
有問難不瞋隨順為解說若能行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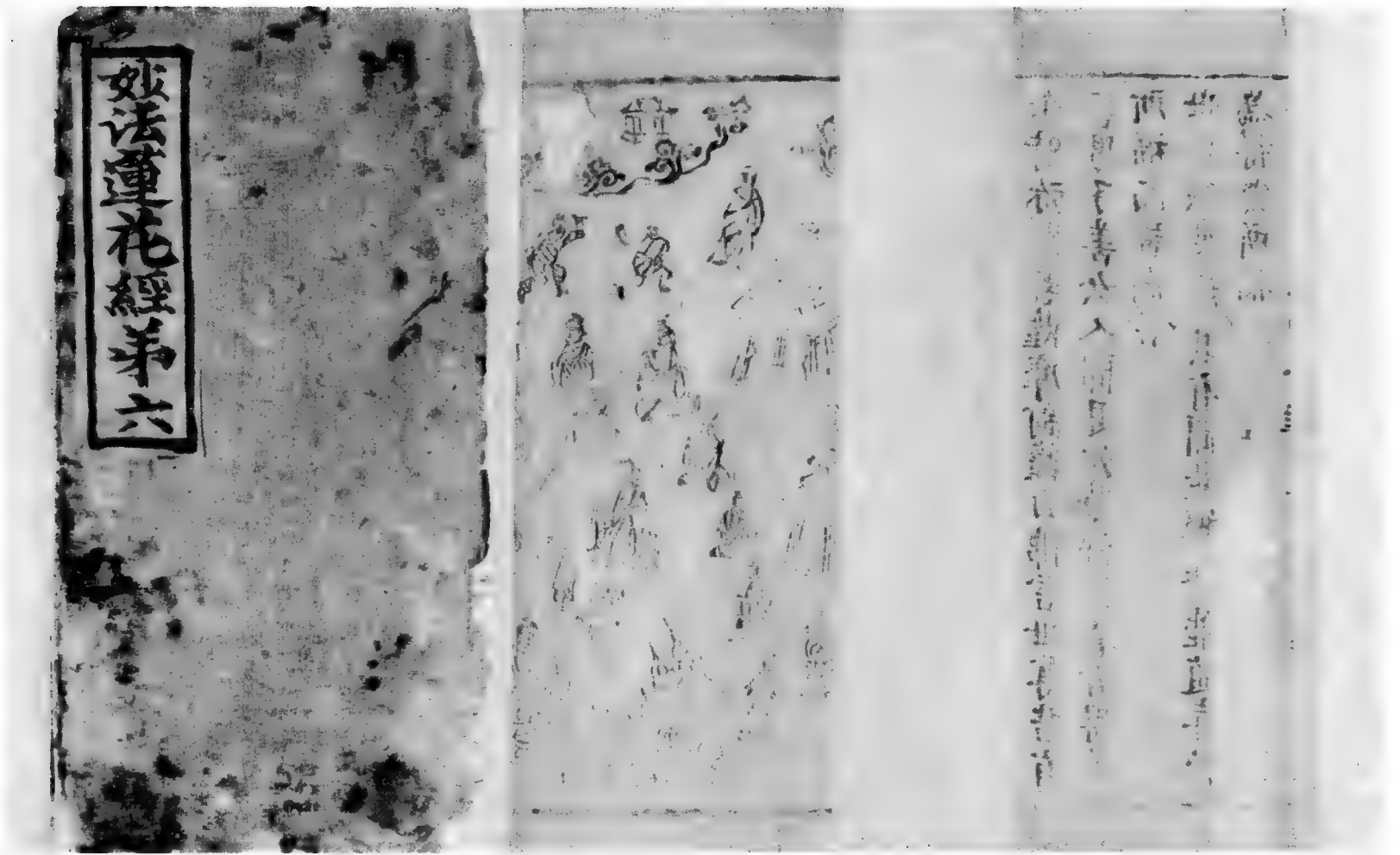
功德不可量若見此法師成就如是德  
應以天華散天衣覆其身頭面接足礼  
生心如佛想又應作是念不久誦道樹  
得無漏無為廣利諸人天其所住止處  
經行若坐卧乃至說一偈是中應起塔  
海嚴令妙好種種以供養佛子住此地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生心如佛想又應作是念不久誦道樹  
得無漏無為廣利諸人天其所住止處  
經行若坐卧乃至說一偈是中應起塔  
海嚴令妙好種種以供養佛子住此地  
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

寶善堂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封面)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



世尊滅度後 其有聞是經 若能隨喜者  
為得幾所福  
一  
爾時佛告 弥勒菩薩摩訶薩 阿逸多 如來  
滅後 若比丘 比丘尼 優婆塞 優婆夷 及餘  
智者 若長若幼 聞是經 隨喜已 從法會出  
至於餘處 若在僧坊 若空閑地 若城邑巷  
陌 聚落田里 如其所聞 為父母宗親 善友  
知識 隨力演說 是諸人等 聞已 隨喜 復行  
轉教 餘人 聞已 亦隨喜 轉教 如是 展轉 至  
第五十阿逸多 其第五十善男子 善女人  
隨喜功德 我今說之 汝當善聽 若四百萬  
億阿僧祇 世界六趣 四生 衆生 卵生 胎生  
濕生化生 若有形無形 有想無想 非有想  
非無想 無足 二足 四足 多足 如是 等在 衆  
生數者 有人求福 隨其所欲 娛樂之具 皆  
給與之一 一衆生 與滿閻浮提 金銀琉璃  
琺瑯瑪瑙 珊瑚琥珀 諸妙珍寶 及象馬車  
乘 七寶所成 宮殿樓閣 等是大施主 如是  
布施 滿八十年 已而作是念 我已施衆生  
娛樂之具 隨意所欲 然此衆生 皆已衰老  
年過八十 髮白面皺 將死不久 我當以佛  
法而訓導之 即集此衆生 宣布法化 示教  
利喜 一時 皆得 須陀洹道 斯陀含道 阿那  
含道 阿羅漢道 盡諸有漏 於深禪定 皆得  
自在 具八解脫 於汝意云何 是大施主所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

利喜 一時 皆得 須陀洹道 斯陀含道 阿那  
含道 阿羅漢道 盡諸有漏 於深禪定 皆得  
自在 具八解脫 於汝意云何 是大施主所  
得功德 寧為多不 弥勒白 佛言 世尊 是人  
功德 甚多 無量 無邊 若是施主 但施衆生  
一切樂具 功德 無量 何況 今得 阿羅漢果  
佛告 弥勒 我今分明 語汝 是人 以一切樂  
具 施於 四百萬億阿僧祇 世界六趣 衆生  
又 今得 阿羅漢果 所得功德 不如是 第五  
十人 聞法 華經 一偈 隨喜 功德 百分千分  
百千萬億分 不及其一 乃至 算數 譬喻 所  
不能知 阿逸多 如是 第五十人 展轉 聞法  
華經 隨喜 功德 尚無量 無邊 阿僧祇 何況  
寧初 於會中 聞而 隨喜者 其福 復勝 無量  
無邊 阿僧祇 不可得比 又阿逸多 若人 為  
是經 故往 詣僧坊 若坐若立 須臾 聽受 緣  
是功德 轉身 所生 得好上妙象馬車 乘珍  
寶輦 輿及乘 天宮 若復 有人 於講法 處坐  
更 有人 來勸 令坐 聽若分座 令坐 是人 功  
德 轉身 得帝釋 坐處 若梵王 坐處 若轉輪  
聖王 所坐之處 阿逸多 若復 有人 語餘人  
言 有經 名法華 可共往 聽 即受其教 乃至  
須臾 間 聞是人 功德 轉身 得與 阿羅漢 居菩  
薩 共生 一處 利根 智慧 百千萬世 終不 瘡  
痂 口氣 不臭 舌常 無病 口亦 無病 齒不 垢  
黑 不黃 不壞 亦不 缺落 不羸 不曲 脣不 下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3)



須臾聞聞是人功德轉身得與阿羅羅巨苦  
薩共生一處利根智慧百千萬世終不瘡  
痘口氣不臭舌常無病口亦無病齒不垢  
黑不黃不疎亦不缺落不差不曲脣不下  
垂亦不褻縮不麤溢不瘡疥亦不缺壞亦  
不局斜不厚不大亦不薰黑無諸可惡鼻  
不匾廕亦不曲戾面色不黑亦不狹長亦  
不容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唇舌牙齒悉  
皆嚴好鼻脣高直面貌圓滿眉高而長額  
廣平正人相具足世世所生見佛聞法信  
受教誨阿逸多汝且觀是勸於一人令往  
聽法功德如此何況一心聽說讀誦而於  
大眾為人分別如說修行亦時世尊欲重  
宣此義而說偈言 六 二

若人於法會得聞是經典乃至於一偈

隨喜為他說如是展轉教至于第五十  
家後人獲福今當分別之如有大施主  
供給無量眾具滿八十歲隨意之所欲  
見彼衰老相髮白而面皺齒疎形枯竭  
念其死不久我今應當教令得於道果  
即為方便說涅槃真實法世皆不牢固  
如水沫泡皫汝等咸應當疾生厭離心  
諸人聞是法皆得阿羅漢具足六神通  
三明八解脫家後第五十聞一偈隨喜  
是人福勝彼不可為辭喻如是展轉聞

如水沫泡皫汝等咸應當疾生厭離心  
諸人聞是法皆得阿羅漢具足六神通  
三明八解脫家後第五十聞一偈隨喜  
是人福勝彼不可為辭喻如是展轉聞  
其福尚無量何況於法會初聞隨喜者  
若有勸一人將引聽法華言此經深妙  
千萬劫難遇即受教往聽乃至須臾聞  
斯人之福報今當分別說世世無口患  
齒不疎黃黑脣不厚褻缺無有可惡相  
舌不乾黑短鼻高脣且直額廣而平正  
面目慈端嚴為人所喜見口氣無臭穢  
優鉢華之香常從其口出若故詣僧坊  
欲聽法華經須臾聞歡喜今當說其福  
後生天人中得妙為馬車珠寶之輦與  
及乘天宮殿若於講法處勸人坐聽經  
是福因緣得釋梵轉輪座何況一心聽  
解說其義趣如說而修行其福不可限  
妙法蓮華經法師功德品第十九  
亦時佛告常精進菩薩摩訶薩若善男子  
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  
若書寫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  
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  
功德千二百意功德以是功德莊嚴六根  
皆令清淨是善男子善女人父母所生清  
淨肉眼見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所有山  
林河海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亦見其



皆令清淨是善男子善女人父母所生清淨肉眼見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所有山林河海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亦見其中一切衆生及業因緣果報生處悉見悉知亦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於大衆中以無所畏心說是法華經汝聽其功德是人得八百功德殊勝眼以是莊嚴故其目甚清淨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內外諸樓山頂及鐵圍并諸餘山林大海江河水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處其中諸衆生一切皆悉見

雖未得天眼肉眼力如是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得千二百耳功德以是清淨耳聞三千大千世界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其中內外種種語言音聲爲聲馬聲牛聲車聲啼哭聲愁歎聲螺聲鼓聲鐘聲鈴聲笑聲語聲男聲女聲童子聲童女聲法聲非法聲苦聲樂聲凡夫聲聖人聲喜聲不喜聲天聲龍聲夜叉聲乾闥婆聲阿脩羅聲迦樓羅聲緊那羅聲摩睺羅伽聲人聲水聲風聲地獄聲畜生聲餓鬼聲比丘聲比丘尼聲聲聞聲辟支佛聲菩薩聲佛聲以要言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內外所有諸聲雖未得天耳以

聲餓鬼聲比丘聲比丘尼聲聲聞聲辟支佛聲菩薩聲佛聲以要言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內外所有諸聲雖未得天耳以父母所生清淨常耳皆悉聞知如是分別種種音聲而不壞耳根亦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父母所生耳清淨無濁穢以此常耳聞三千世界聲爲馬車牛聲鐘鈴螺鼓聲琴瑟笙篳聲簫笛之音聲清淨好歌聲聽之而不著無數種人聲聞悉能解了又聞諸天聲微妙之歌音及聞男女聲童子童女聲山川險谷中迦陵頻伽聲命命等諸鳥悉聞其音聲地獄衆苦痛種種楚毒聲餓鬼飢渴逼求索飲食聲諸阿脩羅等居在大海邊自共言語時出于大音聲如是說法者安住於此間遙聞是衆聲而不壞耳根十方世界中禽獸鳴相呼其說法之人於此悉聞之其諸梵天上光音及遍淨乃至有頂天言語之音聲法師住於此悉皆得聞之一切比丘衆及諸比丘尼若讀誦經典若爲他人說法師住於此悉皆得聞之復有諸菩薩讀誦於經法若爲他人說撰集解其義如是諸音聲悉皆得聞之諸佛大聖尊教化衆生者於諸大會中演說妙法時此去來者悉皆得聞之



復有諸菩薩讀誦於經法若爲他人說  
撰集解其義如是諸音聲悉皆得聞之  
諸佛大聖尊教化衆生者於諸大會中  
演說微妙法持此法華者悉皆得聞之  
三千大千界內外諸音聲下至阿鼻獄  
上至有頂天皆聞其音聲而不壞耳根  
其耳聰利故悉能分別知持是法華者

雖未得天耳但用所生耳功德已如是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經

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成就八百鼻功

德以是清淨鼻根聞於三千大千世界上

下內外種種諸香須臾那華香闍提華香

末利花香瞻蔔華香波羅華香赤蓮華

香青蓮華香白蓮華香華樹香菓樹香栴

檀香沉水香多摩羅跋香多伽羅香及千

萬種和香若栴若九若塗香持是經者於

此間住悉能分別又復別知衆生之香爲

香馬香牛羊等香男香女香童子香童女

香及草木叢林香若近若遠所有諸香悉

皆得聞分別不錯持是經者雖住於此亦

聞天上諸天之香波利質多羅拘鞞臨羅

樹香及曼陀羅華香摩訶曼陀羅華香曼

殊沙華香摩訶曼殊沙華香栴檀沉水種

種種香諸雜華香如是等天香和合所出

之香無不聞知又聞諸天身香釋提桓因

殊沙華香摩訶曼殊沙華香栴檀沉水種  
種種香諸雜華香如是等天香和合所出  
之香無不聞知又聞諸天身香釋提桓因  
在勝殿上五欲娛樂嬉戲時香若在妙法  
堂上爲忉利諸天說法時香若在諸園遊  
戲時香及餘天等男女身香皆悉遙聞如  
是展轉乃至梵世上至有頂諸天身香亦  
皆聞之并聞諸天所燒之香及聲聞香辟  
支佛香菩薩香諸佛身香亦皆遙聞知其  
所在雖聞此香然於鼻根不壞不錯若欲  
分別爲他人說憶念不謬余時世尊欲重  
宣此義而說偈言

是人鼻清淨於此世界中若香若臭物

種種悉聞知須臾那闍提多摩羅栴檀

沉水及桂香種種華菓香及知衆生香

男子女人香說法者遠住聞香知所在

大勢轉輪王小轉輪及子群臣諸宮人

聞香知所在身所著珍寶及地中寶藏

轉輪王寶女聞香知所在諸人嚴身具

衣服及瓔珞種種所塗香聞香知其身

諸天若行坐遊戲及神變持是法華者

聞香悉能知諸樹花菓實及蘇油香氣

持經者住此悉知其所在諸山深險處

栴檀樹華敷衆生在中者聞香悉能知

鐵圍山大海地中諸衆生持經者聞香



聞香悉能知諸樹花菓實及蘇油香氣  
持經者住此悉知其所在諸山深險處  
梅檀樹華敷衆生在中者聞香悉能知  
罐圍山大海地中諸衆生持經者聞香  
悉知其所在阿脩羅男女及其諸眷屬  
闍諍遊戲時聞香皆能知曠野險隘處  
師子爲虎狼野牛水牛等聞香知所在  
若有懷妊者未辨其男女無根及非人  
聞香悉能知以聞香力故知其初懷妊  
成就不成就安樂產福子以聞香力故  
知男女所念染欲癡恚心亦知修善者  
地中衆伏藏金銀諸珍寶同器之所盛  
聞香悉能知種種諸瓔珞無能識其價  
聞香知貴賤出處及所在天上諸華等  
曼陀曼殊沙波利質多樹聞香悉能知  
天上諸宮殿上中下差別衆寶華莊嚴  
聞香悉能知天園林勝殿諸觀妙法堂  
在中而娛樂聞香悉能知諸天若聽法  
或受五欲時來往行坐卧聞香悉能知  
天女所著衣好華香莊嚴周旋遊戲時  
聞香悉能知如是展轉上乃至於梵世  
入禪出禪者聞香悉能知光音遍淨天  
乃至于有頂初生及退沒聞香悉能知  
諸比丘衆等於法常精進若坐若經行  
及讀誦經典或在林樹下車精而坐禪  
持經者聞香悉知其所在菩薩志堅固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0)

諸比丘衆等於法常精進若坐若經行  
及讀誦經典或在林樹下車精而坐禪  
持經者聞香悉知其所在菩薩志堅固  
坐禪若讀誦或爲人說法聞香悉能知  
在在方世尊一切所恭敬愍衆而說法  
聞香悉能知衆生在佛前聞經皆歡喜  
如法而修行聞香悉能知雖未得菩薩  
無漏法生鼻而是持經者先得此鼻相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經  
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得千二百舌功  
德若好若醜若美不美及諸苦澀物在其  
舌根皆變成上味如天甘露無不美者若  
以舌根於大衆中有所演說出深妙聲能  
入其心皆令歡喜快樂又諸天子天女釋  
梵諸天聞是深妙音聲有所演說言論大  
第皆悉來聽及諸龍龍女夜叉夜叉女乳  
闍婆乳闍婆女阿脩羅阿脩羅女迦樓羅  
迦樓羅女緊那羅緊那羅女摩睺羅伽摩  
睺羅伽女爲聽法故皆來親近恭敬供養  
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王子  
群臣眷屬小轉輪王大轉輪王七寶千子  
內外眷屬乘其宮殿俱來聽法以是菩薩  
善說法故婆羅門居士國內人民盡其形  
壽隨侍供養又諸聲聞辟支佛菩薩諸佛  
常樂見之是人所在方面諸佛皆向其處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1)



善說法故婆羅門居士國內人民盡其形壽隨侍供養又諸聲聞辟支佛菩薩諸佛常樂見之是人所在方面諸佛皆向其處說法悉能受持一切佛法又能出於深妙法音亦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是人舌根淨終不受惡味其有所食噉悉皆成甘露以深淨妙聲於大眾說法以諸因緣喻引導衆生心聞者皆歡喜設諸上供養諸天龍夜叉及阿脩羅等皆以恭敬心而共來聽法是說法之人若欲以妙音遍滿三千界隨意即能至大小轉輪王及千子眷屬合掌恭敬心常來聽受法諸天龍夜叉羅刹毗舍闍亦以歡喜心常樂來供養梵天王魔王自在大自在如是諸天衆常來至其所諸佛及弟子聞其說法音常念而守護或時爲現身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得八百身功德得清淨身如淨琉璃衆生喜見其身淨故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時死時上下好醜生善處惡處悉於中現及鐵圍大鐵圍彌樓山摩訶彌樓山等諸山及其中衆生悉於中現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所有及衆生悉於中現若聲聞辟支佛菩薩諸佛說法皆於身中見其色像亦時世尊欲重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2)

樓山摩訶彌樓山等諸山及其中衆生悉於中現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所有及衆生悉於中現若聲聞辟支佛菩薩諸佛說法皆於身中現其色像亦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持法華者其身甚清淨如彼淨琉璃衆生皆喜見又如淨明鏡悉見諸色像菩薩於淨身皆見世所有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三千世界中一切諸群萌天人阿脩羅地獄鬼畜生如是諸色像皆於身中現諸天等宮殿乃至於有頂鐵圍及彌樓摩訶彌樓山諸大海水等皆於身中現諸佛及聲聞佛子菩薩等若獨若在衆說法悉皆現雖未得無漏法性之妙身以清淨常體一切於中現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如來滅後受持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得千二百五十功德以是清淨意根乃至聞一偈一句通達無量無邊之義解是義已能演說一句一偈至於一月四月乃至一歲諸所說法隨其義趣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三千大千世界六趣衆生心之所行心所動作心所戲論皆悉知之雖未得無漏智慧而其意根清淨如此是入有所思惟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3)



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寶珠等經  
法三千大千世界六趣衆生心之所行心  
所動作心所戲論皆悉知之雖未得無漏  
智慧而其意根清淨如此是人有所思惟  
籌量言說皆是佛法無不真實亦是先佛  
經中所說今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  
言

是人意清淨 明利無濁穢 以此妙意根  
知上中下法 乃至聞一偈 通達無量義  
次第如法說 月四月至歲 是世界內外  
一切諸衆生 若天龍及人 夜叉鬼神等  
其在六趣中 所念若干種 持法華之報  
一時皆悉知 十方無數佛 百福莊嚴相  
爲衆生說法 悉聞能受持 思惟無量義  
說法亦無量 終始不忘錯 以持法華故  
悉知諸法相 隨義識次第 達名字語言  
如所知演說 此人有所說 皆是先佛法  
以演此法故 於衆無所畏 持法華經者  
意根淨若斯 雖未得無漏 先有如是相  
是人持此經 安住希有地 爲一切衆生  
歡喜而愛敬 能以千萬種 善巧之語言  
分別而說法 持法華經故  
妙法蓮華經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  
今時佛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汝今當知  
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持法華經  
者若有惡口罵詈誹謗獲大罪報如前所

妙法蓮華經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  
今時佛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汝今當知  
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持法華經  
者若有惡口罵詈誹謗獲大罪報如前所  
說其所得功德如向所說眼耳鼻舌身意  
清淨得大勢乃往古昔過無量無邊不可  
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來應供  
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  
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劫名離衰國名大成  
其威音王佛於彼世中爲天人阿脩羅說  
法爲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  
究竟涅槃爲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  
法爲諸菩薩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  
應六波羅蜜法究竟佛慧得大勢是威音  
王佛壽四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  
住世劫數如一閻浮提微塵像法住世劫  
數如四天下微塵其佛饒益衆生已然後  
滅度正法像法滅盡之後於此國土復有  
佛出亦号威音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萬億佛皆同一号  
最初威音王如來既已滅度正法滅後於  
像法中增上慢比丘有大勢力今時有一  
菩薩比丘名常不輕得大勢以何因緣名  
常不輕是比丘凡有所見若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皆悉禮拜讚歎而作是言



像法中增上慢比丘有大勢力亦時有一  
菩薩比丘名常不輕得太勢以何因緣名  
常不輕是比丘凡有所見若比丘比丘左  
優婆塞優婆夷皆悉禮拜讚歎而作是言  
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所以者何汝等皆  
行菩薩道當得作佛而是比丘不專讀誦  
經典但行禮拜乃至遠見四眾亦復故往  
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  
等皆當作佛四眾之中有生瞋恚心不淨  
者惡口罵詈言是無智比丘從何所來自  
言我不輕汝而與我等授記當得作佛我  
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如此經歷多年常  
被罵詈不生瞋恚常作是言汝當作佛說  
是語時衆人或以枝木瓦石而打擲之避  
走遠住猶高聲唱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  
等皆當作佛以其常作是語故增上慢比  
丘比丘左優婆塞優婆夷号之為常不輕  
是比丘臨欲終時於虛空中具聞威音王  
佛先所說法華經二十千萬億偈悉能受  
持即得如上眼根清淨耳鼻舌身意根清  
淨得是六根清淨已更增壽命二百萬億  
那由他歲廣為人說是法華經於時增上  
慢四眾比丘比丘左優婆塞優婆夷輕賤  
是人為作不輕名者見其得大神通力樂  
說辯力大善寂力聞其所說皆信伏隨從  
是菩薩復化千萬億衆令生可尊多羅二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6)

是人為作不輕名者見其得大神通力樂  
說辯力大善寂力聞其所說皆信伏隨從  
是菩薩復化千萬億衆令住阿耨多羅二  
藐三菩提命終之後得值二千億佛皆号  
日月燈明於其法中說是法華經以是因  
緣復值二千億佛同号雲自在燈王於此  
諸佛法中受持讀誦為諸四眾說此經典  
故得是常眼清淨耳鼻舌身意諸根清淨  
於四眾中說法心無所畏得大勢是常不  
輕菩薩摩訶薩供養如是若干諸佛恭敬  
尊重讚歎種種善根於後復值千萬億佛  
亦於諸佛法中說是經典功德成就當得  
作佛得大勢於意云何尔時常不輕菩薩  
豈異人乎則我身是若我於宿世不受持  
讀誦此經為他人說者不能疾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我於先佛所受持讀誦此  
經為人說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得大勢彼時四眾比丘比丘左優婆塞優  
婆夷以瞋恚意輕賤我故二百億劫常不  
值佛不聞法不見僧千劫於阿鼻地獄受  
大苦惱畢是罪已復遇常不輕菩薩教化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大勢於汝意云  
何尔時四眾常輕是菩薩者豈異人乎今  
此會中跋闍婆羅等五百菩薩師子月等  
五百比丘比丘左思佛等五百優婆塞皆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者是得大勢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7)



此會中跋陀婆羅等五百菩薩師子月等  
五百比丘及鬼佛等五百優婆塞皆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者是得大勢  
當知是法華經大饒益諸菩薩摩訶薩能  
今至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諸菩  
薩摩訶薩於如來滅後常應受持讀誦解  
說書寫是經亦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  
偈言  
過去有佛名威音王神智無量將導一切  
天人龍神所共供養是佛滅後法欲盡時  
菩薩名常不輕時諸四眾計著於法  
不輕菩薩往到其所而語之言我不輕汝  
汝等行道皆當作佛諸人聞已輕毀罵詈  
不輕菩薩能忍受之其罪畢已臨命終時  
得聞此經六根清淨神通力故增益壽命  
復為諸人廣說是經諸著法眾皆蒙菩薩  
教化成就今住佛道不輕命終值無數佛  
說是經故得無量福漸具功德疾成佛道  
彼時不輕則我身是時四部眾著法之者  
聞不輕言汝當作佛以是因緣值無數佛  
此會菩薩五百之眾并及四部清信士女  
今於我前聽法者是我於前世勸是諸人  
聽受斯經第一之法開示教人令住涅槃  
世世受持如是經典億億萬劫至不可議  
時乃得聞是法華經億億萬劫至不可議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8)

聽受斯經第一之法開示教人令住涅槃  
世世受持如是經典億億萬劫至不可議  
時乃得聞是法華經億億萬劫至不可議  
諸佛世尊時說是經是故行者於佛滅後  
聞如是經勿生疑惑應當一心廣說此經  
世世值佛疾成佛道  
妙法蓮華經如來神力品第二十一  
今時千世界微塵等菩薩摩訶薩從地涌  
出者皆於佛前一心合掌瞻仰尊顏而白  
佛言世尊我等於佛滅後世尊分身所在  
國土滅度之處當廣說此經所以者何我  
等亦自欲得是真淨大法受持讀誦解說  
書寫而供養之亦時世尊於文殊師利等  
無量百千萬億舊住娑婆世界菩薩摩訶  
薩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  
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  
羅伽人非人等一切眾前現大神力出廣  
長舌上至梵世一切毛孔放於無量無數  
色光皆悉遍照十方世界眾寶樹下師子  
座上諸佛亦復如是出廣長舌放無量光  
釋迦牟尼佛及寶樹下諸佛現神力時滿  
百千歲然後還攝舌相一時誓效俱共彈  
指是二音聲遍至十方諸佛世界地皆六  
種震動其中眾生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  
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以  
佛神力故皆見此娑婆世界無量無邊百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9)



指是二音聲遍至十方諸佛世界地皆六  
種震動其中衆生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  
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以  
佛神力故皆見此娑婆世界無量無邊百  
千萬億衆寶樹下師子座上諸佛及見釋  
迦牟尼佛共多寶如來在寶塔中生師子  
座又見無量無邊百千萬億菩薩摩訶薩  
及諸四衆恭敬圍繞釋迦牟尼佛既見是  
已皆大歡喜得未曾有即時諸天於虛空  
中高聲唱言過此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  
僧祇世界有國名娑婆是中有佛名釋迦  
牟尼今爲諸菩薩摩訶薩說大乘經名妙  
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汝等當深心  
隨喜亦當禮拜供養釋迦牟尼佛彼諸衆  
生聞虛空中聲已合掌向娑婆世界作如  
是言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釋迦牟尼佛  
以種種華香瓔珞幡蓋及諸嚴身之具并  
寶妙物皆共遙散娑婆世界所散諸物從  
十方來譬如雲集變成寶帳遍覆此間諸  
佛之上于時十方世界通達無礙如一佛  
土今時佛告上行等菩薩大衆諸佛神力  
如是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若我以是神力  
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爲囑累  
故說此經功德猶不能盡以要言之如來  
一切所有之法如來一切自在神力如來  
一切秘要之藏如來一切甚深之事皆於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0)

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爲囑累  
故說此經功德猶不能盡以要言之如來  
一切所有之法如來一切自在神力如來  
一切秘要之藏如來一切甚深之事皆於  
此經宣示顯說是故汝等於如來滅後應  
一心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說修行所在  
國土若有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說修行  
若經卷所住之處若於園中若於林中若  
於樹下若於僧坊若白衣舍若在殿堂若  
山谷曠野是中皆應起塔供養所以者何  
當知是處即是道場諸佛於此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諸佛於此轉于法輪諸佛  
於此而般涅槃亦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偈言  
諸佛救世者 住於大神通 爲悅衆生故  
現無量神力 舌相至梵天 身放無數光  
爲求佛道者 現此希有事 諸佛聲教聲  
及彈指之聲 周聞十方國 地皆六種動  
以佛滅度後 能持是經故 諸佛皆歡喜  
現無量神力 囑累是經故 讚美受持者  
於無量劫中 猶故不能盡 是人之功德  
無邊無有窮 如十方虛空 不可得邊際  
能持是經者 則爲已見我 亦見多寶佛  
及諸分身者 又見我今日 教化諸菩薩  
能持是經者 令我及分身 滅度多寶佛  
一切皆歡喜 十方見在佛 并過去未來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1)



能持是經者則為已見我亦見多寶佛  
及諸分身者又見我今日教化諸菩薩  
能持是經者令我及分身滅度多寶佛  
一切皆歡喜十方現在佛并過去未來  
亦見亦供養亦令得歡喜諸佛坐道場  
所得秘要法能持是經者不久亦當得  
能持是經者於諸法之義名字及言詞  
樂說無窮盡如風於空中一切無障礙  
於如來滅後知佛所說經因緣及次第  
隨義如實說如日月光明能除諸幽冥  
斯人行世間能滅衆生暗教無量菩薩  
畢竟住一乘是故有智者聞此功德利  
於我滅度後應受持斯經是人於佛道  
決定無有疑  
妙法蓮華經囑累品第二十二  
今時釋迦牟尼佛從法座起現大神力以  
右手摩無量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我  
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難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囑汝等  
汝等應當一心流布此法廣令增長如是  
三摩諸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我於無  
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難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  
當受持讀誦廣宣此法令一切衆生普得  
聞知所以者何如來有大慈悲無諸憚  
怖亦無所畏能與衆生佛之智慧如來智慧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2)

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  
當受持讀誦廣宣此法令一切衆生普得  
聞知所以者何如來有大慈悲無諸憚  
怖亦無所畏能與衆生佛之智慧如來智慧  
自然智慧如來是一切衆生之大施主汝  
等亦應隨學如來之法勿生慳吝於未來  
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如來智慧者當  
為演說此法華經使得聞知為令其人得  
佛慧故若有衆生不信受者當於如來餘  
深妙法中示教利喜汝等若能如是則為  
已報諸佛之恩時諸菩薩摩訶薩聞佛作  
是說已皆大歡喜遍滿其身益加恭敬曲  
躬低頭合掌向佛俱發聲言如世尊  
其奉行唯然世尊願不有慮諸菩薩摩訶  
薩衆如是三反俱發聲言如世尊勅當具  
奉行唯然世尊願不有慮今時釋迦牟尼  
佛令十方來諸分身佛各還本土而作是  
言諸佛各隨所安多寶佛塔還可如故說  
是語時十方無量分身諸佛坐寶樹下師  
子座上者及多寶佛并上行等無邊阿僧  
祇菩薩大衆舍利弗等聲聞四衆及一切  
世間天人阿脩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妙法蓮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  
今時宿王華菩薩白佛言世尊藥王菩薩  
云何遊於娑婆世界世尊是藥王菩薩有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3)



妙法蓮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三

余時宿王華菩薩白佛言世尊藥王菩薩云何遊於娑婆世界世尊是藥王菩薩有若干百千萬億那由他難行苦行善哉世尊願少解說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又他國土諸來菩薩及此聲聞眾聞皆歡喜余時佛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量恒河沙劫有佛号日月淨明德如來應供正遍和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有八十億大菩薩摩訶薩七十二恒河沙大聲聞眾佛壽四萬二千劫菩薩壽命亦等彼國無有女人地獄餓鬼畜生阿脩羅等及以諸難地平如掌琉璃所成寶樹莊嚴寶帳覆上垂寶華幡寶瓶香鑪周遍國界七寶為臺一樹一臺其樹去臺盡一箭道此諸寶樹皆有菩薩聲聞而坐其下諸寶臺上各有百億諸天作天鼓樂歌歎於佛以為供養余時彼佛為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及眾菩薩諸聲聞眾說法華經是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佛法中精進經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身三昧得此三昧已心大歡喜即作念言我得現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4)

身三昧得此三昧已心大歡喜即作念言我得現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力我今當供養日月淨明德佛及法華經即時入是三昧於虛空中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細鉢堅黑栴檀滿虛空中如雨而下又雨海此岸栴檀之香此香六銖價直娑婆世界以供養佛作是供養已從三昧起而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即服諸香栴檀薰陸兜攢婆畢力迦沉水膠香又飲瞻蔔諸華香油滿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日月淨明德佛前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願而自然身光明遍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若以華香瓔珞燒香旃香塗香天繒幡蓋及海此岸栴檀之香如是等種種諸物供養所不能及假使國城妻子布施亦所不及善男子是名第一之施於諸施中最尊最上以法供養諸如來故作是語已而各默然其身火然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乃盡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德王家結跏趺坐忽然化生即為其父而說偈言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5)



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德  
王家結加趺坐忽然化生即為其父而說  
偈言  
大王今當知我經行彼處即時得一切  
現諸身三昧勤行大精進捨所愛之身  
供養於世尊為末無上慧  
說是偈已而白父言日月淨明德佛今故  
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切衆生語言  
施羅尼復聞是法華經八百千萬億那由  
他數迦羅頻婆羅阿閼婆等偈大王我今  
常還供養此佛白已即坐七寶之臺上昇  
虛空高七多羅樹往到佛所頭面礼足合  
十指爪以偈讚佛  
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  
今復還親觀  
今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說是偈已而白  
佛言世尊世尊猶故在世今時日月淨明  
德佛告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善男子我涅  
槃時到滅盡時至汝可安施床座我於今  
夜當般涅槃又勸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善  
男子我以佛法囑累於汝及諸菩薩大弟  
子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亦以三千  
大千七寶世界諸寶樹寶臺及給侍諸天  
悉付於汝我滅度後所有舍利亦付囑汝  
當令流布廣設供養應起若干千塔如是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6)

子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亦以三千  
大千七寶世界諸寶樹寶臺及給侍諸天  
悉付於汝我滅度後所有舍利亦付囑汝  
當令流布廣設供養應起若干千塔如是  
日月淨明德佛勸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已  
於夜後分入於涅槃今時一切衆生喜見  
菩薩見佛滅度悲感懊惱纏慕於佛即以  
海此岸栴檀為積供養佛身而以燒之火  
滅已後收取舍利作八萬四千寶瓶以起  
八萬四千塔高三世界表刹莊嚴垂諸幡  
蓋懸眾寶鈴今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復  
自念言我雖作是供養心猶未足我今當  
更供養舍利便語諸菩薩大弟子及天龍  
夜叉等一切大衆汝等當一心念我今供  
養日月淨明德佛舍利作是語已即於八  
萬四千塔前然百福莊嚴辟之萬二千歲  
而以供養令無數求聲聞衆無量阿僧祇  
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使得住  
現一切色身三昧今時諸菩薩天人阿脩  
羅等見其無辟憂惱悲哀而作是言此一  
切衆生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  
今燒辟身不具足于時一切衆生喜見菩  
薩於大衆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辟必當得  
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辟還復如  
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由斯菩薩福德智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7)



薩於大衆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  
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  
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由斯菩薩福德智  
慧深厚所致當尔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六  
種震動天雨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佛  
告宿王華菩薩於此意云何一切衆生喜  
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王菩薩是也其所  
捨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數  
宿王華若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者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  
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山林河  
池諸珍寶物而供養者若復有人以七寶  
滿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及大菩薩辟  
支佛阿羅漢是入所得功德不如受持此  
法華經乃至一四句偈其福最多宿王華  
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諸水之中海為第一  
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如來所說經中  
最為深大又如土山黑山小鐵圍山大鐵  
圍山及十寶山衆山之中須弥山為第一  
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經中軍為其上  
又如衆星之中月天子軍為第一此法華  
經亦復如是於千萬億種諸經法中軍為  
照明又如日天子能除諸闇此經亦復如  
是能破一切不善之暗又如諸小王中轉  
輪聖王軍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於衆經  
中軍為其尊又如帝釋於三十三天中王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8)

是能破一切不善之暗又如諸小王中轉  
輪聖王軍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於衆經  
中軍為其尊又如帝釋於三十三天中王  
此經亦復如是於諸經中王又如大梵天王  
一切衆生之父此經亦復如是一切賢聖  
學無學及發菩薩心者之父又如一切凡  
夫人中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  
支佛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一切如來所  
說若菩薩所說若聲聞所說諸經法中軍  
為第一有能受持是經典者亦復如是於  
一切衆生中亦為第一一切聲聞辟支佛  
中菩薩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於一切諸  
經法中軍為第一如佛為諸法王此經亦  
復如是於諸經中王宿王華此經能救一切  
衆生者此經能令一切衆生離諸苦惱此  
經能大饒益一切衆生充滿其願如清涼  
池能滿一切諸渴乏者如寒者得火如裸  
者得衣如商人得主如子得母如渡得船  
如病得醫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如民得王  
如賈客得海如矩除暗此法華經亦復如  
是能令衆生離一切苦一切病痛能解一  
切生死之縛若人得聞此法華經若自書  
若使人書所得功德以佛智慧譬之若少  
不得其邊若書是經卷華香瓔珞燒香持  
香塗香惜蓋衣服種種之燈酥燈油燈諸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9)



若使人書所得功德以佛智慧譬量多少  
不得其邊若書是經卷華香瓔珞燒香持  
香塗香幡蓋衣服種種之燈蘇燈油燈諸  
香油燈瞻蔔油燈須臾那油燈波羅羅油  
燈婆利師迦油燈那婆摩利油燈供養所  
得功德亦復無量宿王華若有人聞是藥  
王菩薩本事品者亦得無量無邊功德若  
有女人聞是藥王菩薩本事品能受持者  
盡是女身後不復受若如來滅後後五百  
歲中若有女人聞是經典如說修行於此  
命終即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衆  
圍繞住處生蓮華中寶座之上不復為貪  
欲所惱亦復不為瞋恚愚癡所惱亦復不  
為僞慢嫉妬諸垢所惱得菩薩神通無生  
法忍得是忍已眼根清淨以是清淨眼根  
見七百萬二千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  
如來是時諸佛遙共讚言善哉善哉善哉  
子汝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讀誦思  
惟是經為他人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火  
不能焚水不能漂汝之功德千佛共說不  
能令盡汝今已能破諸魔賊壞生死軍諸  
餘怨敵皆悉摧滅善男子百千諸佛以神  
通力共守護汝於一切世間天人之中無  
如汝者唯除如來其諸聲聞辟支佛乃至  
菩薩智慧禪定無有與汝等者宿王華此  
菩薩成就如是功德智慧之力若有人聞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30)

如汝者唯除如來其諸聲聞辟支佛乃至  
菩薩智慧禪定無有與汝等者宿王華此  
菩薩成就如是功德智慧之力若有人聞  
是藥王菩薩本事品能隨喜讚善者是人  
現世口中常出青蓮華香身毛孔中常出  
牛頭栴檀之香所得功德如上所說是故  
宿王華以此藥王菩薩本事品囑累於汝  
我滅度後後五百歲中廣宣流布於閻浮  
提無令斷絕惡魔魔民諸天龍夜叉鳩槃  
荼等得其便也宿王華汝當以神通之力  
守護是經所以者何此經則為閻浮提人  
病之良藥若人有病得聞是經病即消滅  
不老不死宿王華汝若見有受持是經者  
應以青蓮華盛滿鉢香供散其上散已作  
是念言此人不久必當取草坐於道場破  
諸魔軍當吹法螺擊大法鼓度脫一切衆  
生老病死海是故求佛道者見有受持是  
經典人應當如是生恭敬心說是藥王菩  
薩本事品時八萬四千菩薩得解一切身  
生語言陀羅尼多寶如來於寶塔中讚宿  
王華菩薩言善哉善哉宿王華汝成就不  
可思議功德乃能開釋迦牟尼佛如此之  
事利益無量一切衆生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三尊圖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31)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



諸菩薩衆其形亦小而汝身四萬二千由旬我身六百八十萬由旬汝身第一端正百千萬福光明殊妙是故汝往莫輕彼國若佛菩薩及國土生下劣想妙音菩薩白其佛言世尊我今詣娑婆世界皆是如來之力如來神通遊戲如來功德智慧莊嚴於是妙音菩薩不起于座身不動搖而入三昧以三昧力於耆闍崛山去法座不遠化作八萬四千衆寶蓮華閻浮檀金為莖白銀為葉金剛為鬚甄訖鉢迦寶以為其臺尔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見是蓮華而白佛言世尊是何因緣先現此瑞有若干千萬蓮華閻浮檀金為莖白銀為葉金剛為鬚甄訖鉢迦寶以為其臺尔時釋迦牟尼佛告文殊師利是妙音菩薩摩訶薩欲從淨華宿王智佛國與八萬四千菩薩圍遶而來至此娑婆世界供養親近禮拜於我亦欲供養聽法華經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菩薩種何善本修何功德而能有是大神通力行何三昧願為我等說是三昧名字我等亦欲勤修行之行此三昧乃能見是菩薩色相大小威儀進止唯願世尊以神通力使菩薩來令我得見尔時釋迦牟尼佛告文殊師利此久滅度多寶如來當為汝等而現其相時多寶佛告彼菩薩善男子來文殊師利去王子欲見汝身于持妙

菩薩色相大小威儀進止唯願世尊以神通力使菩薩來令我得見尔時釋迦牟尼佛告文殊師利此久滅度多寶如來當為汝等而現其相時多寶佛告彼菩薩善男子來文殊師利法王子欲見汝身于持妙音菩薩於彼國沒與八萬四千菩薩俱共發來所經諸國六種震動皆悉兩於七寶華百千天樂不鼓自鳴是菩薩目如廣大青蓮華葉正使和合百千萬月其面貌端正復過於此身真金色無量百千功德莊嚴威德熾盛光明照耀諸相具足如那羅延堅固之身入七寶臺上昇虛空去地七多羅樹諸菩薩衆恭敬圍遶而來詣此娑婆世界耆闍崛山到已下七寶臺以價直百千瓔珞持至釋迦牟尼佛所頭面礼足奉上瓔珞而白佛言世尊淨華宿王智佛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四大調和不世事可忍不衆生易度不無多貪欲瞋恚愚癡嫉妬慳慳不無不孝父母不敬沙門邪見不善心不攝五情不世尊衆生能降伏諸魔怨不久滅度多寶如來在七寶塔中來聽法又不問許多寶如來安隱少惱堪忍久住不世尊我今欲見多寶佛身唯願世尊示我令見尔時釋迦牟尼佛語多寶佛是妙音菩薩欲得相



如來安隱少惱堪忍久住不世尊我今欲  
見多寶佛身唯願世尊示我今見今時釋  
迦牟尼佛語多寶佛是妙音菩薩欲得相  
見時多寶佛告妙音言善哉善哉汝能為  
供養釋迦牟尼佛及聽法華經并見文殊  
師利等故來至此今時華德菩薩白佛言  
世尊是妙音菩薩種何善根修何功德有  
是神力佛告華德菩薩過去有佛名雲雷  
音王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隨國  
名現一切世間劫名喜見妙音菩薩於萬  
二千歲以十萬種妙樂供養雲雷音王佛  
并奉上八萬四千七寶鉢以是因緣果報  
今生淨華宿王智佛國有是神力華德於  
汝意云何今時雲雷音王佛所妙音菩薩  
效樂供養奉上寶器者豈異人乎今此妙  
音菩薩摩訶薩是華德是妙音菩薩已曾  
供養親近無量諸佛久植德本又值恒河  
沙等百千萬億那由他佛華德汝但見妙  
音菩薩其身在此而是菩薩現種種身處  
處為諸衆生說是經典或現梵王身或現  
帝釋身或現自在天身或現大自在天身  
或現天大將軍身或現毗沙門天王身或  
現轉輪聖王身或現諸小王身或現長者  
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宰官身或現婆羅門  
身或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或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5)

現轉輪聖王身或現諸小王身或現長者  
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宰官身或現婆羅門  
身或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或  
現長者居士婦女身或現宰官婦女身或  
現婆羅門婦女身或現童男童女身或現  
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  
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而說是經諸有地  
獄餓鬼畜生及衆難處皆能救濟乃至於  
王後宮變為女身而說是經華德是妙音  
菩薩能救護娑婆世界諸衆生者是妙音  
菩薩如是種種變化現身在此娑婆國土  
為諸衆生說是經典於神通變化智慧無  
所損減是菩薩以若干智慧明照娑婆世  
界令一切衆生各得所知於十方恒河沙  
世界中亦復如是若應以聲聞形得度者  
現聲聞形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形得度  
者現辟支佛形而為說法應以菩薩形得  
度者現菩薩形而為說法應以佛形得度  
者即現佛形而為說法如是種種隨所應  
度而為現形乃至應以滅度而得度者示  
現滅度華德妙音菩薩摩訶薩成就大神  
通智慧之力其事如是今時華德菩薩白  
佛言世尊是妙音菩薩深種善根世尊是  
菩薩住何三昧而能如是在所變現度脫  
衆生佛告華德菩薩善男子其三昧名現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6)



佛言世尊是妙音菩薩深種善根世尊是  
菩薩住何三昧而能如是在所變現度脫  
衆生佛告華德菩薩善男子其三昧名現  
一切色身妙音菩薩住是三昧中能如是  
曉益無量衆生說是妙音菩薩品時與妙  
音菩薩俱來者八萬四千人皆得現一切  
色身三昧此娑婆世界無量菩薩亦得是  
三昧及旃羅尼余時妙音菩薩摩訶薩供  
養釋迦牟尼佛及多寶佛塔已還歸本土  
所經諸國六種震動雨寶蓮華作百千萬  
億種種妙樂既到本國與八萬四千菩薩  
圍繞至淨華宿王智佛所白佛言世尊我  
到娑婆世界饒益衆生見釋迦牟尼佛及  
見多寶佛塔禮拜供養又見文殊師利法  
王子菩薩及見藥王菩薩得勤精進力菩  
薩勇施菩薩等亦令是八萬四千菩薩得  
現一切色身三昧說是妙音菩薩來往品  
時四萬二千天子得無生法忍華德菩薩  
得法華三昧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尔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  
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以何  
因緣名觀世音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  
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聞是  
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

因緣名觀世音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  
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聞是  
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  
觀其音聲皆得解脫若有持是觀世音菩  
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  
神力故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号即得淺  
處若有百千萬億衆生爲求金銀琉璃砗  
磲碼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寶入於大海假  
使黑風吹其舫舫飄墮羅刹鬼國其中苦

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  
等皆得解脫羅刹之難以是因緣名觀世  
音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  
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若三  
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刹欲來惱人聞  
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惡鬼尚不能  
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設復有人若有罪  
若無罪相械枷鎖檢繫其身稱觀世音菩  
薩名者皆悉斷壞即得解脫若三千大千  
國土滿中怨賊有一賣主將諸賈人賣持  
重寶經過險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  
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  
菩薩名号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衆生汝  
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當得解脫衆賈人  
聞俱發聲言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  
即得解脫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威



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當得解脫衆實人  
聞俱發聲言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  
即得解脫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威  
神之力巍巍如是若有衆生多於姪欲常  
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若多瞋恚  
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瞋若多愚  
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癡無盡  
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  
饒益是故衆生常應心念若有女人設欲  
求男札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  
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  
植德本衆人愛敬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  
如是力若有衆生恭敬札拜觀世音菩薩  
福不唐捐是故衆生皆應受持觀世音菩  
薩名號無盡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億恒  
河沙菩薩名字復盡形供養飲食衣服卧  
具醫藥於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  
德多不無盡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復有  
人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乃至一時札拜  
供養是二人福正等無異於百千萬億劫  
不可窮盡無盡意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  
得如是無量無邊福德之利無盡意菩薩  
白佛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  
世界云何而爲衆生說法方便之力其事  
云何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9)

白佛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  
世界云何而爲衆生說法方便之力其事  
云何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  
衆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  
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  
現辟支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  
者即現聲聞身而爲說法應以梵王身得  
度者即現梵王身而爲說法應以帝釋身  
得度者即現帝釋身而爲說法應以自在  
天身得度者即現自在天身而爲說法應  
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大自在天身  
而爲說法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者即現  
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應以毗沙門身得  
度者即現毗沙門身而爲說法應以小王  
身得度者即現小王身而爲說法應以長  
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而爲說法應以  
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爲說法應  
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  
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身而  
爲說法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身而爲說法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  
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爲說法  
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童女  
身而爲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0)



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  
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童女  
身而為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  
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  
得度者即現之而為說法應以執金剛  
神得度者即現執金剛神而為說法無盡  
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  
形遊諸國土度脫衆生是故汝等應當一  
心供養觀世音菩薩是觀世音菩薩摩訶  
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是故此娑  
婆世界皆号之為施無畏者無盡意菩薩  
白佛言世尊我今當供養觀世音菩薩即  
解頸衆寶珠瓔珞價直百千兩金而以與  
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寶瓔珞時觀  
世音菩薩不肯受之無盡意復白觀世音

菩薩言世尊我等故受此瓔珞亦時佛  
告觀世音菩薩當略此無盡意菩薩及四  
衆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  
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即時  
觀世音菩薩略諸四衆及於天龍人非人  
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釋迦牟尼  
佛一分奉多寶佛塔無盡意觀世音菩薩  
有如是自在神力遊於娑婆世界亦時無

盡意菩薩以偈問曰  
世尊妙相具我今重問彼佛子何因緣

佛一分奉多寶佛塔無盡意觀世音菩薩  
有如是自在神力遊於娑婆世界亦時無  
盡意菩薩以偈問曰

世尊妙相具我今重問彼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音具足妙相尊偈音無盡意  
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如誓深如海  
歷劫不思議侍多千億佛發大清淨願  
我爲汝略說聞名及見身心念不空過  
能滅諸有苦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  
念彼觀音力大坑變成池或漂流巨海  
龍魚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  
或在須彌峯爲人所推墮念彼觀音力  
如日虛空住或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  
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或值惡賊遠  
各執刀加害念彼觀音力咸即起慈心  
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  
刀尋段段壞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捆綁  
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呪咀諸毒藥  
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  
或遇惡羅刹毒龍諸鬼等念彼觀音力  
時悉不敢害若惡獸圍遶利牙爪可怖  
念彼觀音力疾走無邊方魃蛇及蝮蠍  
氣毒烟火然念彼觀音力尋聲自迴去  
雲雷鼓掣電降雹澍大雨念彼觀音力  
應時得消散衆生被囚厄無量苦過身







世尊以是神咒擁護法師我亦自當擁護持是經者令百由旬內無諸衰患

寧上我頭上莫惱於法師若夜叉若羅刹



十樓醯<sup>十</sup>樓醯<sup>三</sup>樓醯<sup>十</sup>多醯<sup>五</sup>多醯<sup>六</sup>多醯<sup>七</sup>苑  
醯<sup>八</sup>醯<sup>九</sup>

寧上我頭上莫惱於法師若夜叉若羅刹  
若餓鬼若富單那若吉蔗若毗陀羅若捷  
獸若烏摩勒伽若阿跋摩羅若夜叉吉蔗  
若人吉蔗若熱病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  
若四日乃至七日若常熱病若男形若女  
形若童男形若童女形乃至夢中亦復莫  
惱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若不順我呪 惱亂說法者 頭破作七分  
如阿梨樹枝 如煞父母罪 亦如墜油殃  
斗秤欺誑人 調達破僧罪 犯此法師者  
難如是殃

七

九

諸羅刹女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我等亦  
當身自擁護受持讀誦修行是經者令得  
安隱離諸衰患消眾毒藥佛告諸羅刹女  
善哉善哉汝等但能擁護受持法華名者  
福不可量何況擁護具足受持供養經卷  
華香瓔珞絳香塗香燒香幡蓋伎樂燃種  
種燈蘇燈油燈諸香油燈蘇摩那華油燈  
瞻蔔華油燈婆師迦華油燈優鉢羅華油  
燈如是等百千種供養者臯帝汝等及眷  
屬應當擁護如是法師說是陀羅尼品時  
六萬八千人得無生法忍  
妙法蓮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7)

屬應當擁護如是法師說是陀羅尼品時  
六萬八千人得無生法忍

妙法蓮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

尔時佛告諸大衆乃往古世過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雲雷音宿王  
華智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國  
名光明莊嚴劫名喜見彼佛法中有王名  
妙莊嚴其王夫人名曰淨德有二子一名  
淨藏二名淨眼是二子有大神力福德智  
慧久修菩薩所行之道所謂檀波羅蜜尸  
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方便波羅蜜慈悲喜  
捨乃至三十七品助道法皆悉明了通達  
又得菩薩淨三昧日星宿三昧淨光三昧  
淨色三昧淨照明三昧長莊嚴三昧大威  
德藏三昧於此三昧亦悉通達尔時彼佛  
欲引導妙莊嚴王及愍念衆生故說是法  
華經時淨藏淨眼二子到其母所合十指  
爪掌白言願母往詣雲雷音宿王華智佛  
所我等亦當侍從親近供養禮拜所以者  
何此佛於一切天人衆中說法華經宜應  
聽受母告子言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  
門法汝等應往白父與共俱去淨藏淨眼  
合十指爪掌白母我等是法王子而生此  
邪見家母告子言汝等當憂念汝父爲現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8)



門法沙等應往白父與共俱去淨藏淨眼  
合十指爪掌白母我等是法王子而生此  
邪見家母告子言汝等當憂念汝父為現  
神變若得見者心必清淨或聽我等往至  
佛所於是二子念其父故踊在虛空高七  
多羅樹現種種神變於虛空中行住坐卧  
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  
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復現小小復現大  
於空中滅忽然在地入地如水履水如地

現如是等種種神變令其父王心淨信解  
時父見子神力如是心大歡喜得未曾有  
合掌向子言汝等師為是誰誰之弟子二  
子自言大王彼雲雷音宿王華智佛今在  
上寶菩提樹下法座上坐於一切世間天  
人眾中廣說法華經是我等師我是弟子  
父語子言我今亦欲見汝等師可共俱往  
於是二子從空中下到其母所合掌白母  
父王今已信解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我等為父已作佛事願母見聽於  
彼佛所出家修道余時二子欲重宣其意  
以偈白母  
願母放我等 出家作沙門 諸佛甚難值  
我等隨佛學 如優曇鉢華 值佛復難是  
脫諸難亦難 願聽我出家  
母即告言聽汝出家所以者何佛難值故

我等隨佛學 如優曇鉢華 值佛復難是  
脫諸難亦難 願聽我出家  
母即告言聽汝出家所以者何佛難值故

於是二子白父母言善哉父母願時往詣  
雲雷音宿王華智佛所親近供養所以者  
何佛難得值如優曇鉢羅華又如一眼之  
龜值浮木孔而我等宿福深厚生值佛法  
是故父母當聽我等今得出家所以者何  
諸佛難值時亦難遇彼時妙莊嚴王後宮  
八萬四千人皆悉堪任受持是法華經淨  
眼菩薩於法華三昧久已通達淨藏菩薩  
已於無量百千萬億劫通達離諸惡趣三  
昧故令一切眾生離諸惡趣故其王夫人  
得諸佛集三昧能知諸佛秘密之藏二子  
是以方便力善化其父令心信解好樂  
佛法於是妙莊嚴王與群臣眷屬俱淨德  
夫人與後宮采女眷屬俱其王二子與四  
萬二千人俱一時共詣佛所到已頭面禮  
足遶佛三匝却住一面余時彼佛為王說  
法示教利喜王大歡悅余時妙莊嚴王及  
其夫人解頸真珠瓔珞價直百千以散佛  
上於虛空中化成四柱寶臺臺中有大寶  
床數百千萬天衣其上有佛結加趺坐放  
大光明余時妙莊嚴王作是念佛身希有  
端嚴殊特成就第一微妙之色時雲雷音



床敷百千萬天衣其上有佛結加趺坐放大光明今時妙莊嚴王作是念佛身希有端嚴殊特成就第一微妙之色時雲雷音稱王華智佛告四眾言汝等見是妙莊嚴王於我前合掌五下此王於我法中作比

五精勤修習助佛道法當得作佛號婆羅樹王國名大光劫名大高王其婆羅樹王佛有無量菩薩眾及無量聲聞其國平正功德如是其王即時以國付弟與夫人二子并諸眷屬於佛法中出家修道王出家已於八萬四千歲常勤精進修行妙法華經過是已後得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即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而白佛言世尊此我

二子已作佛事以神通變化轉我邪心今得安住於佛法中得見世尊此二子者是我善知識為欲發起宿世善根饒益我故來生我家今時雲雷音宿王華智佛告妙莊嚴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種善根故世世得善知識其善知識能作佛事示教利喜令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王當知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汝見此二子不此二子已曾供養六十五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沙諸

所謂化導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汝見此二子不此二子已曾供養六十五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沙諸佛親近恭敬於諸佛所受持法華經愍念耶見衆生令住正見妙莊嚴王即從虛空中下而白佛言世尊如來甚希有以功德智慧慈故頂上肉髻光明顯照其眼長廣而紺青色眉間毫相白如珂月廣白齊密常有光明唇色赤好如頻伽果亦時妙莊嚴王讚歎佛如是等無量百千萬億功德已於如來前一心合掌復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來之法具足成就不可思議微妙功德教戒所行安隱快善我從今日不復自隨心行不生邪見憍慢瞋恚諸惡之心說是語已禮佛而出佛告大衆於意云何妙莊嚴王豈異人乎今華德菩薩是其淨德夫人今佛前光照莊嚴相菩薩是哀勝妙莊嚴王及諸眷屬故於彼中生其二子者今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是是藥王藥上菩薩成就如此諸大功德已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所植衆德本成就不可思議諸善功德若有人讚是二菩薩名字者一切世間諸天人民亦應禮敬佛說是妙莊嚴王本事品時八萬四千人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世間諸天人民亦應禮拜佛說是妙莊嚴  
王本事品時八萬四千人遠塵離垢於諸

法中得法眼淨

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修品第二十八

亦時普賢菩薩以自在神通力威德名聞  
與大菩薩無量無邊不可稱數從東方來  
所經諸國普皆震動雨寶蓮華作無量百  
千萬億種種妙樂又與無數諸天龍夜叉  
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人非人等大衆圍遶各現威德神通之力  
到娑婆世界耆闍崛山中頭面禮釋迦牟  
尼佛右遶七匝白佛言世尊我於寶威德  
上王佛國遙聞此娑婆世界說法華經與  
無量無邊百千萬億諸菩薩衆共來聽受  
唯願世尊當爲說之若善男子善女人於  
如來滅後云何能得是法華經佛告普賢  
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於如來  
滅後當得是法華經一者爲諸佛護念二  
者植衆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發救一  
切衆生之心善男子善女人如是成就四  
法於如來滅後必得是經亦時普賢菩薩  
白佛言世尊於後五百歲濁惡世中其有  
受持是經典者我當守護除其衰患令得  
安隱使無伺求得其便者若魔若魔子若  
魔女若魔民若爲魔所著者若夜叉若羅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3)

受持是經典者我當守護除其衰患令得  
安隱使無伺求得其便者若魔若魔子若  
魔女若魔民若爲魔所著者若夜叉若羅  
刹若鳩槃荼若毗舍闍若吉蔗若富單那  
若韋陀羅等諸惱人者皆不得便是人若  
行若立讀誦此經我今時乘六牙白馬王  
與大菩薩衆俱詣其所而自現身供養守  
護安慰其心亦爲供養法華經故是人若  
坐思惟此經亦時我復乘白馬王現其人  
前其人若於法華經有所忘失一句一偈  
我當教之與共讀誦還令通利亦時受持  
讀誦法華經者得見我身甚大歡喜轉復  
精進以見我故即得三昧及陀羅尼名爲  
旋陀羅尼百千萬億旋陀羅尼法音方便  
陀羅尼得如是等陀羅尼世尊若後世後  
五百歲濁惡世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求索者受持者讀誦者書寫者欲修  
習是法華經於三七日中應一心精進滿  
三七日已我當乘六牙白馬與無量菩薩  
而自圍遶以一切衆生所喜見身現其人  
前而爲說法示教利喜亦復與其陀羅尼  
呪得是陀羅尼故無有非人能破壞者亦  
不爲女人之所惑亂我身亦自常護是人  
唯願世尊聽我說此陀羅尼呪即於佛前  
而說呪曰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4)



呪得是陀羅尼故無有非人能破壞者亦  
不為女人之所惑亂我身亦自常護是人  
唯願世尊聽我說此陀羅尼呪即於佛前  
而說呪曰

阿檀地<sup>一</sup>檀陀婆地<sup>二</sup>檀陀婆帝<sup>三</sup>檀陀鳩舍

兼<sup>四</sup>檀陀修陀<sup>五</sup>修陀<sup>六</sup>修陀羅婆底<sup>七</sup>佛

默波羅祇<sup>八</sup>薩婆陀羅尼阿婆多尼<sup>九</sup>薩婆婆

沙阿婆多尼<sup>十</sup>修阿婆多尼<sup>十一</sup>僧伽婆婆又尼

三僧伽涅伽陀尼<sup>十二</sup>阿僧祇<sup>十三</sup>僧伽婆伽地<sup>十四</sup>帝

兼阿僧僧伽兜略<sup>十五</sup>阿羅帝波羅帝<sup>十六</sup>薩

婆僧伽地三摩地伽蘭地<sup>十七</sup>薩婆達磨修波

利刹帝<sup>十八</sup>薩婆薩婆樓駄橋舍略阿婆伽地

十<sup>十九</sup>阿毗吉利地帝<sup>二十</sup>

世尊若有菩薩得聞是陀羅尼者當知普

賢神通之力若法華經行闍浮提有受持

者應作此念皆是普賢威神之力若有受

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如說修行當知

是人行普賢行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深種

善根為諸如來手摩其頭若但書寫是人

命終當生忉利天上是時八萬四千天女

作樂妓樂而來迎之其人即著七寶冠於

來女中娛樂快樂何況受持讀誦正憶念

解其義趣如說修行若有人受持讀誦解

其義趣是人命終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

不墮惡趣即往兜率天上亦勸菩薩所亦

來女中娛樂快樂何況受持讀誦正憶念  
解其義趣如說修行若有人受持讀誦解

其義趣是人命終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

不墮惡趣即往兜率天上亦勸菩薩所亦

勸菩薩有三十二相大菩薩眾所共圍遶

有百千萬億天女眷屬而於中生有如是

等功德利益是故智者應當一心自書若

使人書受持讀誦正憶念如說修行世尊

我今以神通力故守護是經於如來滅後

闍浮提內廣令流布使不斷絕余時釋迦

牟尼佛讚言善哉善哉普賢汝能助是

經令多所眾生安樂利益汝已成就不可

思議功德深大慈悲從久遠來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意而能作是神通之願守

護是經我當以神通力守護能受持普賢

菩薩名者普賢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修

習書寫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則見釋迦

牟尼佛如從佛口聞此經典當知是人供

養釋迦牟尼佛當知是人佛讚善哉當知

是人為釋迦牟尼佛手摩其頭當知是人

為釋迦牟尼佛衣之所覆如是人不可復

貪著世樂不好外道經書手筆亦復不喜

親近其人及諸惡者若屠兒若畜猪羊雞

狗若獵師若鬻賣女色是人心意質直有

正憶念有福德力是人不可為三毒所惱亦



狗若獵師若街賣女色是人心意質直有  
正憶念有福德力是人不為三毒所惱亦  
不為嫉妬我傷邪慢增上慢所惱是人少  
欲知足能修普賢之行普賢若如來滅後  
後五百歲若有人見受持讀誦法華經者  
應作是念此人不久當詣道場破諸魔衆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法輪擊法鼓  
吹法螺兩法雨當坐天人大衆中師子法  
座上普賢若於後世受持讀誦是經典者  
是人不得貪著衣服卧具飲食資生之物  
所願不虛亦於現世得其福報若有人輕  
毀之言汝狂人耳空作是行終無所獲如  
是罪報當世世無眼若有供養讚歎之者  
當於今世得現果報若復見受持是經者  
出其過惡若實若不實此人現世得白癩  
病若輕笑之者當世世牙齒疎缺醜屑平  
鼻手脚瘰癧眼目角昧身體臭穢惡瘡膿  
血大腹短氣諸惡重病是故普賢若見受  
持是經典者當起遠迎當如敬佛說是普  
賢勸導品中恒河沙等無量無邊菩薩得  
百千萬億旋陀羅尼三千大千世界微塵  
等諸菩薩具普賢道佛說是經時普賢等  
諸菩薩舍利弗等諸聲聞及諸天龍人非  
人等一切大會皆大歡喜受持佛語作禮  
而去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7)

諸菩薩舍利弗等諸聲聞及諸天龍人非  
人等一切大會皆大歡喜受持佛語作禮  
而去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性之無知火宅導迷盲盲心之罔覺以慈悲喜捨之  
旨塔開示悟入之門難莫於烈艱之中永轉於法輪  
之內二十八品皆覺皇宣演之書七萬餘言咸具聖  
玄微之理洞究而須推七喻力窮而在畢三周誦之  
則古要紅蓮於億年供之則快放華光於滿室誠經  
門之扁鑰真苦海之津梁今有清信弟子雕字人王  
善惠王善圓賀善海郭狗埋等同為法友特露微誠  
以上殿宗室御史臺正堂本為締緣之首命工鐫板  
其日費飲食之類皆宗室給之雕印斯經一部普施  
一切同敬受持以茲功德伏願 皇基永固同盤石  
之安 普賢菩薩後天之尊九轉有生之無類  
自德之洪休晴六月晦人慶三年歲次丙寅五月  
白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8)



言世尊是淨日所懷之女諸根具足  
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  
問佛告阿泥盧豆我先明見此女在  
胎而不說之所以者何若有衆生不信  
如來誠諦之言此人長夜受大苦惱  
尔時世尊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  
世界悉令周遍復以神力令此衆會  
皆見此女在母胎中諸根具足不雜  
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  
尔時世尊出一切衆生樂聞之音其  
音清淨所謂易解聲質直聲清淨聲  
可適耳根無過失聲能令身心生歡  
喜樂聲離諸煩亂如淨月聲美妙相  
續不斷絕聲不麤強聲善入人心能  
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歡喜信  
樂之聲過梵音聲如雷震聲如天樂

續不斷絕聲不麤強聲善入人心能  
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歡喜信  
樂之聲過梵音聲如雷震聲如天樂  
聲如師子吼演法之聲於百千萬億  
阿僧祇那由他劫積集善根果報之  
聲以如是等和雅音聲而告女言汝  
為何事而來聽受欲有所問佛威神  
故女在胎中而白佛言世尊有諸衆  
生貪著我見虛妄分別從顛倒生無  
有衆生起衆生想無我計我無命無  
人無有長養計命人長養為如是等  
諸衆生故欲有所問復有衆生貪著  
我見於一乘道不能解了欲為開悟  
一乘道故復有衆生為無明有愛之  
所覆繫不能解了明解脫法欲令解  
了明解脫故復有衆生為貪欲瞋恚  
愚癡盲冥之所覆蔽不能進求無相



了明解脫故復有衆生爲貪欲瞋恚  
愚癡盲冥之所覆蔽不能進求無相  
無作三解脫門欲令修證三解脫故  
復有衆生墮四顛倒無常計常苦謂  
爲樂無我見我不淨見淨欲爲解說  
四諦法故所謂是苦是苦集是苦滅  
是苦滅道復有衆生爲五蓋所覆不  
修五根欲令具足五根法故復有衆  
生貪依六入不證六通欲爲解說六  
通法故復有衆生樂七識住不能曉  
了七菩提分欲爲解說七覺法故復  
有衆生行八邪道不能解了八聖道  
分欲爲解說聖道分故復有衆生心  
懷九惱不能得入九次第定欲爲解  
說諸禪解脫三摩提故復有衆生住  
十惡業不能勤修十善業道欲令滿  
足十善道故復有衆生墮於邪聚或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3)

十惡業不能勤修十善業道欲令滿  
足十善道故復有衆生墮於邪聚或  
不定聚於無漏法便爲非器欲令曉  
了正聚法故欲令衆生成熟善根而  
自調伏隨所願求而爲說法世尊我  
今爲如是等諸因緣故向佛聽法欲  
有所問尔時一切衆會歎未曾有而  
作是言如來之法甚爲希有菩提薩  
埵雖處胎中饒益衆生法言不廢若  
善男子善女人有見聞者其誰不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尔時此女  
以佛神力猶如後邊身菩薩從母右  
脅忽然化生此女福慧因緣力故令  
其母身無諸惱患平復如故其女生  
已未久之間地大震動雨衆天華一  
切樂器不鼓自鳴陸地生華大如車  
輪種種莊嚴色香妙好悅可人心有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4)



切樂器不鼓自鳴陸地生華大如車輪種種莊嚴色香妙好悅可人心有百千葉黃金為莖白銀為葉碼碯為鬚赤真珠臺女在上立身形猶如二三歲兒顏貌端正甚可愛敬皆從前世善果報生今時釋提桓因持天衣瓔珞往詣其所而語之言善女著此衣服瓔珞莫裸形立女報釋提桓因言夫為菩薩不以是衣服瓔珞而自莊嚴所以者何菩薩恒以菩提之心以為衣服瓔珞而自莊嚴則勝一切世間天人莊嚴復次憍尸迦菩薩有十種衣服瓔珞而自莊嚴何等為十所謂不失菩提之心不忘廢深心常以大慈為一切衆生而作救護大悲為本勤行精進度諸衆生不捨成就一切衆生常以慙愧莊嚴身口意業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5)

為本勤行精進度諸衆生不捨成就一切衆生常以慙愧莊嚴身口意業一切物施不望其報持諸戒行頭陀功德終不違犯住忍辱力能忍難忍以正方便求勝善根其心雖住禪無量等諸三昧中終不求證非時解脫憍尸迦是名菩薩十種衣服瓔珞莊嚴於一切時常不遠離復次憍尸迦菩薩以相好嚴身勝諸瓔珞而此相好從福慧生何等福慧所謂種種布施愛重之物能捨與他於諸衆生無恚恨心常求善行不限布施令他滿足觀一切衆生皆是福田憍尸迦是名菩薩第一衣服瓔珞莊嚴若菩薩欲證聲聞辟支佛乘不名莊嚴若住慳心破戒心瞋恚心懈怠心亂想心惡慧雜諸煩惱卑小之心我不能得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6)



慳心破戒心瞋恚心懈怠心亂想心  
惡慧雜諸煩惱卑小之心我不能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驚怖悔恨則  
非菩薩莊嚴所以者何遠離菩薩莊  
嚴法故尔時衆會聞說菩薩諸莊嚴  
法有萬二千諸天及人先種善根皆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尔時世尊告此女言汝可受是釋提  
桓因衣服瓔珞女白佛言世尊我不  
堪受所以者何共我志同應同衣服  
瓔珞莊嚴而此帝釋願求小智所樂  
卑下厭患生死常懷怖畏欲速入涅槃  
恒從他邊聽受法要所有慧明唯  
獨照已不及他人如執草木欲渡江  
河不能為人作淨福田永離諸佛清  
淨智眼不能曉了諸衆生根世尊我  
今著堅固鎧願求大乘欲饒益一切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7)

淨智眼不能曉了諸衆生根世尊我  
今著堅固鎧願求大乘欲饒益一切  
集大法船渡未渡者求自然智轉於  
法輪不於他人有所希求以如來智  
而自莊嚴亦令一切悉得諸佛清淨  
智眼世尊我從彼國來生此間欲見  
如來釋迦牟尼禮拜供養聽說法耳  
彼佛世尊自當與我衣服瓔珞使我  
著之尔時衆會諸天人等皆作是念  
此女來處世界名何去此近遠為在  
何方彼國如來復名何等今為現在  
說法教不  
尔時世尊知此衆會心之所念告舍  
利弗言東南方去此世界過三十六  
那由他佛土有世界名淨住佛号無  
垢稱王如來應等正覺今現在說法  
舍利弗此女從淨住世界沒來生此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8)



垢稱王如來應等正覺今現在說法  
舍利弗此女從淨住世界沒來生此  
間欲成就衆生亦欲禮拜供養於我  
聽說法教佛說是已未久之間彼無  
垢稱王如來發愍念心即以神力遣  
諸菩薩所著衣服瓔珞莊嚴來在女  
前懸虛空中又出聲言善女淨住世  
界無垢稱王如來遣此衣服瓔珞與  
汝汝可著之當如此間諸菩薩等若  
著衣服瓔珞莊嚴即時皆得具五神  
通汝亦應令其女亦時於虛空中取  
衣服瓔珞即便著之須臾之間衣服  
瓔珞出妙光明除如來光其餘梵釋  
護世天王日月光明悉不復現其女  
即時具五神通下蓮華臺行詣佛所  
舉足下足大地即時六種震動到佛  
前已頭面禮足遶佛七匝白佛言世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9)

舉足下足大地即時六種震動到佛  
前已頭面禮足遶佛七匝白佛言世  
尊唯願如來為諸菩薩摩訶薩說攝  
菩提增長之法令諸菩薩於無上道  
而不退轉過諸魔行速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告此女言若菩薩成就四  
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何等為四一  
者淨心二者深心三者方便四者不  
捨菩提之心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  
者恒欲利益一切衆生二者常當慈  
心愍諸衆生三者當以大悲度脫衆  
生四者堅固精進具足一切佛法是  
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分別諸法多  
生信心二者遠離聲聞辟支佛心三  
者樂觀勝法欲具滿一切佛法四者  
勤行精進必成其果是名為四復有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10)



者樂觀勝法欲具滿一切佛法四者  
勤行精進必成其果是名為四復有  
四法一者離於憍慢二者除自大心  
三者敬重尊長四者易可教誨是名  
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於來求者不生  
恚恨二者捨一切物不求其報三者  
已施不悔四者所有善根盡迴向菩  
提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不破戒  
二者不穿戒三者不雜戒四者不濁  
戒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性和能  
忍二者善護他意三者自護已身終  
不犯他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為四復  
有四法一者堅固精進二者明淨精  
進三者不怯弱精進四者迴向菩提  
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身強堪能  
二者心強堪能三者善能修集諸禪  
及支四者恒不忘失菩提之心是名

二者心強堪能三者善能修集諸禪  
及支四者恒不忘失菩提之心是名  
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布施二者愛語  
三者利益四者同事是名為四復有  
四法一者慈心遍一切處二者大悲  
無有厭悔三者喜心深愛敬法四者  
捨心離於憎愛是名為四復有四法  
一者聽法無厭二者正觀思惟三者  
隨法能行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知諸行無常二者決  
定知陰是苦三者定知諸法而無有  
我四者定知涅槃是寂滅法是名為  
四復有四法一者得利不喜二者失  
利不憂三者雖有名譽其心常等四  
者雖聞惡名心亦不惱是名為四復  
有四法一者他毀不瞋二者稱讚不  
喜三者遭苦能忍四者雖樂不逸亦



有四法一者他毀不瞋二者稱讚不喜三者遭苦能忍四者雖樂不逸亦不輕他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觀因二者知果三者離二邊見四者覺緣起法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知內無我二者知外無有衆生三者俱知內外無有壽命四者畢竟清淨無人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行空不畏二者觀無相不沒三者不分別無願四者樂觀諸法無作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不證苦智二者不證集智三者不證滅智四者不證道智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深觀菩提二者不謗正法三者身在僧數終不退轉四者於法不起諍訟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能令貪欲不起二者亦斷攀緣三者斷貪欲瞋恚愚癡四者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13)

有四法一者能令貪欲不起二者亦斷攀緣三者斷貪欲瞋恚愚癡四者及餘煩惱亦復如是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於諸衆生心常平等二者等觀衆生皆是福田三者佛及衆生皆悉平等四者法及衆生亦悉平等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不顯已身二者不下他人三者不輕未學四者於已學者愛敬如師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遠離無益之言二者恒求閑靜三者樂住阿蘭若處而無猒足四者勤求阿蘭若諸功德利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者淨物知量四者樂行頭陀不貪上妙衣服飲食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知已二者知他三者知時四者知義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樂法二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14)



者知己二者知他三者知時四者知義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樂法二者樂義三者樂諦四者樂成就衆生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內淨能護自心二者外淨能護衆生三者法淨行善之處四者智淨能離憍慢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離我二者去我所三者除諸見四者斷愛恚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善權攝慧二者慧攝善權三者大悲攝一切施四者精進攝一切道品之法善女菩薩成就如是四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

尔時世尊說此四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之時會中有三萬二千諸天及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尔時尊者舍利弗問此女言汝父母為汝作字名曰何等時女報言尊者舍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15)

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尔時尊者舍利弗問此女言汝父母為汝作字名曰何等時女報言尊者舍利弗一切諸法本無名字唯隨分別而立名字非是真實無定主故又尊者舍利弗菩薩摩訶薩隨其所行而立名字若得淨心名淨心者若逮深心名深心者若行方便名得方便者若行布施名善能施者若修尸羅名淨戒者若住忍辱名有忍力者若勤精進名著精進鎧者若住諸禪名常三昧者逮得智慧名大慧者若住慈悲喜捨名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者若住阿蘭若處名閑居無事者若不捨頭陀名行清淨功德者若樂集善法名喜求法者略而言之隨其以何善根發趣大乘而得名字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16)



名喜求法者略而言之隨其以何善  
根發趣大乘而得名字

尔時世尊告舍利弗言當此女著衣  
服瓔珞之時放大光明普照大眾是  
故此女名無垢光當憶持之尔時尊  
者舍利弗復問無垢光女言汝從淨  
住世界無垢稱王佛所受此女身來  
此間也無垢光女答言尊者舍利弗  
彼佛世界無有女人舍利弗言汝今  
何故以此女形來生此間女即答言  
我今不以男形女形亦不以色受想  
行識來生此間所以者何尊者舍利  
弗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從一佛  
國至一佛國為有男女陰界諸入差  
別相不舍利弗言不也所以者何如  
來所化無有差別女言尊者舍利弗  
如如來所化無有差別一切諸法皆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17)

來所化無有差別女言尊者舍利弗  
如如來所化無有差別一切諸法皆  
悉如化若知諸法悉同化相從一佛  
國至一佛國不見差別舍利弗言汝  
於諸法見無差別云何能成就眾生  
女答言尊者舍利弗若於諸法見差  
別者是則不能成就眾生若於諸法  
不見差別是則必能成就眾生舍利  
弗問女言汝今為已成就幾所眾生  
女答言如尊者舍利弗所斷煩惱舍  
利弗言我所斷煩惱性無所有女言  
眾生之性亦無所有舍利弗言無性  
眾生何所成就女言煩惱無性復何  
所斷舍利弗言無分別故是名為斷  
女言如尊者舍利弗所言若不分別  
彼我是亦名為成就眾生舍利弗復  
問女言云何名眾生成就女答言於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18)



女言如尊者舍利弗所言若不分別  
彼我是亦名為成就衆生舍利弗復  
問女言云何名衆生成就女答言於  
諸有中不起染愛是名衆生成就舍  
利弗又問女言汝於三乘為以何乘  
成就衆生女答言尊者舍利弗譬如  
空中等注甘雨於上中下種子苗稼  
藥草樹木皆令生長其雨頗有分別  
相不舍利弗言其水雖能生長苗稼  
而無分別如是舍利弗諸佛菩薩其  
所說法亦無分別隨諸衆生於三乘  
道善根熟者而調伏之舍利弗復問  
女言云何調伏其義云何時女答言  
調伏者能觀邪道即是正道是名調  
伏所以者何凡夫顛倒不能正觀故  
不調伏若觀邪道平等之相不隨不  
顛倒諸邪道者是則名為畢竟調伏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19)

伏所以者何凡夫顛倒不能正觀故  
不調伏若觀邪道平等之相不隨不  
顛倒諸邪道者是則名為畢竟調伏  
又舍利弗言調伏者於我無我亦名  
調伏所以者何無我見者於諸煩惱  
不愛不起是名解脫女問舍利弗言  
尊者得解脫耶舍利弗言我得解脫  
女言誰縛汝者言得解脫舍利弗言  
無有縛者而得解脫而其本性是解  
脫相是故我言得解脫耳女言若其  
本性無縛無解是解脫相汝何故言  
我得解脫舍利弗言一切諸法皆解  
脫相是故我言我得解脫女言如尊  
者舍利弗所言若知諸法皆解脫相  
是則名為究竟解脫舍利弗言若  
諸漏盡阿羅漢所說汝今所說等無  
有異。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0)



是則名為究竟解脫舍利弗言若諸漏盡阿羅漢所說汝今所說等無有異。

女言尊者舍利弗今我亦是漏盡阿羅漢舍利弗言以何緣故而作是說女言我亦遠離一切塵垢緣覺聲聞所有道品我悉知見而不願樂唯求佛智是故我言是阿羅漢諸漏已盡。

舍利弗言頗有因緣而諸菩薩作羅漢耶女荅言有舍利弗言以何緣有女言若有衆生先種善根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作是言我是阿羅漢為衆生說證羅漢法是名菩薩作羅漢也說此法時二百比丘不受漏法心得解脫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女辯才是佛威神為自力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1)

不受漏法心得解脫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女辯才是佛威神為自力耶佛言是佛威神其女亦自有辯才之力。

尔時無垢光女白佛言世尊今此會中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願樂欲聞修何善行得離女身速成男子能發無上菩提之心唯願世尊當為解說尔時世尊欲利益成就四部衆故告無垢光女言若女人成就一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一所謂深心求於菩提所以者何若有女人發菩提心則是大善人心大丈夫心大仙人心非下人心永離二乘狹劣之心能破外道異論之心於三世中最是勝心能除煩惱不雜結習清淨之心若諸女人發菩提心則更不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2)



中最是勝心能除煩惱不雜結習清淨之心若諸女人發菩提心則更不雜女人諸結縛心以不雜故永離女身得成男子所有善根亦當迴向無上菩提是名為一

復次女人成就二法能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二所謂除其慢心離於欺誑不作幻惑所有善根願離女身速成男子悉以迴向無上菩提是名為二復次女人成就三法能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三身業清淨持身三戒二口業清淨離口四過三意業清淨離於瞋恚邪見愚癡以此十善所生善根願離女身速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為三復次女人成就四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四一不害二不瞋恨三不隨煩惱四住忍辱力是名為四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3)

復次女人成就四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四一不害二不瞋恨三不隨煩惱四住忍辱力是名為四復次女人成就五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五一樂求善法二尊重正法三以正法而自娛樂四於說法者敬如師長五如說修行以此善根願離女身速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為五復次女人成就六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六一常念佛願成佛身二常念法欲轉法輪三常念僧欲覆護僧四常念戒欲滿諸願五常念施欲捨一切諸煩惱垢六常念天欲滿天中之天一切種智是名為六復次女人成就七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七一於佛得不壞信二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四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4)



復次女人成就七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七一於佛得不壞信二  
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四  
不事餘天唯奉敬佛五不積聚慳惜  
隨言能行六出言無過恒常質直七  
威儀具足是名為七

復次女人成就八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八一不偏愛已男二不  
偏愛已女三不偏愛已夫四不專念  
衣服瓔珞五不貪著華飾塗香六不  
為美食因緣猶如羅刹煞生食之七  
不恡所施之物常追憶之而生歡喜  
八所行清淨常懷慙愧是名為八  
復次女人成就九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九所謂息九惱法憎我  
所愛已憎今憎當憎愛我所憎已愛  
今愛當愛於我已憎今憎當憎是名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5)

男子何謂為九所謂息九惱法憎我  
所愛已憎今憎當憎愛我所憎已愛  
今愛當愛於我已憎今憎當憎是名  
為九

復次女人成就十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十一不自大二除憍慢  
三敬尊長四所言必實五無嫌恨六  
不麁言七不難教八不貪惜九不暴  
惡十不調戲是名為十

復次善女若有女人能如實觀女人  
身過者生厭離心速離女身疾成男  
子女人身過者所謂欲瞋癡心并餘  
煩惱重於男子又此身中有一百戶  
蟲恒為苦患愁惱因緣是故女人煩  
惱偏重應當善思觀察此身便為不  
淨之器臭穢充滿亦如枯井空城破  
村難可愛樂是故於身應生厭離又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6)



惱偏重應當善思觀察此身便為不  
淨之器。是穢充滿亦如枯井空城破  
村難可愛樂。是故於身應生厭離。又  
觀此身猶如婢使不得自在。恒為男  
女衣服飲食家業所須之所苦惱。必  
除糞穢涕唾不淨於九月中懷子在  
身。眾患非一。及其生時受大苦痛。命  
不自保。是故女人應生厭離。女人之  
身又復。女人雖生在王宮。必當屬他  
盡其形壽。猶如婢使隨逐。大家亦如  
弟子奉事於師。又為種種刀杖瓦石  
手拳打擲。惡言罵辱。如是等苦不得  
自在。是故女人應於此身生厭離心。  
又此女身常被繫閉。猶如蛇鼠在深  
穴中。不得妄出。又女人法制不由身  
常於他邊稟受飲食衣服花香種種  
瓔珞嚴身之具。象馬車乘。是故應當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7)

穴中不得妄出。又女人法制不由身  
常於他邊稟受飲食衣服花香種種  
瓔珞嚴身之具。象馬車乘。是故應當  
厭離女身。又此女身為他所使不得  
自在。執作甚多。擣藥舂米若燉若磨  
大小豆麥抽毳紡氎。如是種種苦役  
無量。是故女人應患此身欲求永離。  
如是眾苦當以此法教示餘人。常念  
如來所言。誠實讚歎出家能報佛恩。  
當發此心。願離女身。速成男子。於佛  
法中出家修道。不復貪求華鬘瓔珞  
遊戲園林衣服飲食嚴身之具。當觀  
自身及侍立眷屬。猶如機關木人。筋  
牽屈申舉下而已。此身虛偽血肉所  
成。不久壞滅。此身如廁九孔流出種  
種不淨。此身愚小之人。於中起著而  
恒四大所成。此身諸陰猶如怨家。此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8)



種不淨此身愚小之人於中起著而恒四大所成此身諸陰猶如怨家此身虛偽中無堅實如空聚落此身無主從父母生復以行業而嚴飾之此身不淨純盛晁穢此身即是屎尿之器不久弃捐無可貪處此身歸死出息入息必當斷故此身無我如草木瓦石此身無作者從因緣生此身是眾鳥狼狗野干之食弃塚間故此身是苦聚四百四病之所困故此身恒為風寒冷熱等分眾病之所壞散恒

我於此不轉女身成男子者終不起也又諸居士汝當放此諸姊妹等於佛法中出家修道諸居士曰如尊者言悉聽出家又尊者舍利弗我等今者於佛法中令得出家先當度我等然後女人尔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諸居士於佛正法欲得出家願佛聽之佛告諸居士於我法中隨意出家時諸居士白佛言願為我等出家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袈裟著身成就威儀尔時諸居士婦佛之威神自善根力正觀思惟得離女身變成男子佛神力故即昇虛空高七多羅樹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諸法悉如幻但從分別生於第一義中



男子佛神力故即昇虛空高七多羅樹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諸法悉如幻但從分別生於第一義中無有男女相幻師以幻術於四衢道中化作男女像兵衆共鬪戰皆共相侵害其事非真實我今觀生死如幻無有異如人於夢中造作種種事以其無真實覺已無所見諦觀於我見唯是陰入界無有真實體但從顛倒生譬如水中月可見不可捉法性同水月其實無去來亦如熱時燄現有動搖相或見是河池而無有真實諸法皆如燄其性無所有但從顛倒生畢竟無有我我本爲女身而從分別生今觀男子身皆空無所有若有能知空不應分別生則於現法中身證無罣礙是佛境界力復從宿福生亦修現前法得離女人身若有諸女人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31)

身證無罣礙是佛境界力復從宿福生亦修現前法得離女人身若有諸女人欲成男子身當發菩提心所願便成就尔時轉女身出家菩薩從虛空中下頂礼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識汝曹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出世難不生諸難亦復甚難以大悲心爲諸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提之心則爲供養去來今佛時諸比丘語轉女身諸菩薩言汝曹皆是我等大善知識能教化我等爲衆生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今於佛前發菩提心願未來世得成爲佛悉如世尊釋迦牟尼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尔時轉女身諸菩薩等白佛言世尊願爲我等出家莫如善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32)



三藐三佛陀。爾時轉女身諸菩薩等。白佛言。世尊。願為我等出家。莫如善來比丘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人邊而得出家。

爾時世尊告弥勒菩薩。汝當為此諸善男子。如法出家。弥勒菩薩白佛言。唯然。世尊。當為出家。爾時無垢光女詣其母所。白言。菴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母發心。我為已報菴婆之恩。母言。我已發心。所以者何。汝於十月在我腹中。從是已來。不生慳心。破戒心。瞋恚懈怠。亂念惡慧。邪見貪欲。瞋恚愚癡之心。常歡喜踊躍。身心安樂。恒於夢中見諸如來。共比丘僧前後圍遶。而為說法。我於是時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33)

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今勸我當隨汝語。重更發心。爾時無垢光女左手之中。自然而出。上妙寶蓋。持至母所。而白母言。以此寶蓋奉。上如來。當發大願。為諸天世人作法寶之蓋。爾時淨日夫人。取其寶蓋。奉上如來。發是願言。以此善根。令我將來為諸天世人作法寶之蓋。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言。此無垢光女。遊戲神通。從無垢稱王佛國。現受女身。來生此間。又舍利弗。言。此女本是菩薩。名無垢光。已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為成就眾生。故現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34)



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  
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弗言已見佛告舍利弗皆是此女前  
世父母舍利弗無垢光女長夜發願  
若有衆生是我父母者必當令其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又  
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星宿  
其數易知此無垢光女前世父母受  
其勸導修行善法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而不退轉者其數難知尔時  
無垢光女前礼佛足而作是言一切  
諸法無男無女此言若實令我女身  
化成男子發此言時三千大千世界  
六種震動無垢光女女形即滅變化  
成就相好莊嚴男子之身尔時尊者  
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  
可轉多羅三藐三菩提能作佛事乃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35)

成就相好莊嚴男子之身尔時尊者  
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作佛事乃  
至如此甚為希有無垢光菩薩語尊  
者舍利弗誠如所言諸菩薩摩訶薩  
大誓莊嚴欲利益成就一切衆生其  
為希有譬如阿伽樓樹所有華葉但  
出阿伽樓香如是諸菩薩摩訶薩乃  
至發一心之善皆為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恒出佛法功德之香說是法  
時會中萬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地大震動虛空諸天雨  
種種華諸天樂器不鼓自鳴咸作是  
言此無垢光菩薩說真淨法若有衆  
生聞其法者深心信樂得大威勢離  
衆患難修諸善行若有女人得聞此  
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36)



生聞其法者深心信樂得大威勢離  
衆患難修諸善行若有女人得聞此  
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  
經廣說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解  
說種種諸行得離女身清淨法故  
尔時世尊告阿難言汝當受持此經  
讀誦通利爲他解說廣令流布所以  
者何阿難若有女人以種種珍寶滿  
閻浮提施佛世尊以此善根求離女  
身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喜以  
其善根求離女身阿難當知聞此經  
名斯則疾矣阿難白佛言此經名何  
等云何受持佛言阿難此經名轉女  
人身亦名無垢光菩薩所問復名無  
過稱菩薩道教當念受持佛說是已  
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  
及無垢光父母長老阿難時會諸天

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  
及無垢光父母長老阿難時會諸天  
乳闍婆阿脩羅人非人等聞佛所說  
皆大歡喜作礼奉行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經音 此下實音字如本經內無者就鄰韻同  
聲字而借音之若全無者但安切脚  
剎計曇 談者其闍成崛 渠物 闍他達  
睽後適 釋鹿 盧強 狂震 之刃 雅 魚賈  
瞋真恚 位覆 副蔽 開顛 顛倒 到埵 孕  
穉奴狄 賴 切 藥 脅 脇 陸 六 碼 音 惱 音 鬚  
須賴 貝詣 議裸 胡瓦 慙 漸 愧 貴 嬌 音 慳  
苦闍 懈 戒怠 代厭 狀渡 度鎧 苦敗 嬰 音 英  
珞落懸 玄史 餘誨 會怯 篋弱 肉譽 音 諱  
爭訟 誦攀 切 音 班 蘭 關 若 惹逮 代稼 音 頗  
音 狹 匣誑 居况 娛 愚樂 落偏 篇飾 識恠  
力進 憎 增 嫌 胡 蕪 暴 瀑 戲 戲 蟲 音 鼻 音 臭  
村 切 千尊 糞 分 涕 弟 唾 音 保 寶 拳 權 打 頂 音



力進憎音增嫌音胡暴音暴戲音戲蟲音蟲鼻音鼻  
 村音千糞音分涕音弟唾音情保音寶拳音權打音頂  
 擲音直被音譬繫音計穴音胡稟音彼擣音勑春音書  
 燄音燄抽音由毳音墜紡音倣氎音勝役音疫髮音髮筋音筋  
 斤音斤牽音慙偽音危廁音初屎音矢尿音尿捐音捐狼音狼  
 郎音郎塚音種柱音處踊音勇躍音藥姊音紫妹音昧洲音周  
 奪音徒響音響袈音加裟音沙昇音外患音患術音術述音述衛音衛  
 渠音渠酸音酸搖音搖星音星礙音礙菴音菴腹音腹蓋音蓋  
 夫女人身者過患之本惡業之根繫鎖  
 三拘纏縛五障隨情起染八十四嬌態  
 難防觸境生迷一十種惡因易就同毒  
 樹而可伐類蛇虺以寧親園廁不堪猛  
 焰無比是故應當厭弃女身故律云十  
 方國土有女人處則有地獄又稱揚諸  
 佛功德經云若能斷弃女人身者則為  
 斷絕衆生無量諸苦壞衆惡行閉絕三  
 塗開泥洹門故佛世尊說轉女身法經

斷絕衆生無量諸苦壞衆惡行閉絕三  
 塗開泥洹門故佛世尊說轉女身法經  
 云若有讀誦此經聽聞受持厭離女身  
 速成男子如或不能讀誦但能志心歸  
 依三寶或稱佛名号或念六字神呪必  
 離女身決定無疑今依諸經謹錄于後  
 弟子某甲 南无歸依佛 南无歸  
 依法 南无歸依僧  
 大威德陀羅尼經云婦人有六種法具足轉  
 婦女身得丈夫根何等為六歸依佛歸依法  
 歸依僧護已夫主不妒嫉  
 心發願為先厭惡女身  
 南无藥師瑠璃光佛  
 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云若有女  
 人為女衆苦之所逼切極生厭離願捨女  
 身若聞我名至心稱念即於現身轉成男  
 子具丈夫相乃至菩提又云若是女人得  
 聞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号至  
 心受持於後不復更受女身  
 南无阿弥陀佛  
 無量壽經云設我得佛其有女人聞我名  
 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厭惡女身壽終之  
 後復為女像  
 者不取正覺



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厭惡女身壽終之後復為女像者不取正覺

### 南无寶王大光照佛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若有女人聞是佛名者臨命終時得見彼佛來至其所既見佛已究竟不復更受女身

### 唵麻祢鉢能合銘吽

大悲懺持經云若有女人厭女求男誦大悲呪或誦心咒不成男子者我誓不取正覺

然准大藏經說轉女人身成男子者法

門甚多依諸聖教略陳七種一者歸依

三寶二者稱念佛名三者持誦神呪四

者造佛形像五者供佛菩薩師長父母

六者聽聞此經七者如法修行前之三門如上

已說四造佛形像者大乘造像功德經云

佛告弥勒菩薩言若有女人能造佛像

永不復受女人之身五供佛菩薩師長

父母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菓可食之

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師長父

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今者以新

父母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菓可食之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師長父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今者以新華菓施與尊重清淨福田願離故穢女人之身更得新好男子之身六聽聞此經者經云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喜以其善根求離女身聞此經名斯則疾矣又云若有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七如法修行者此經廣說離女身法從一至十增數十法又云若有女人能如實觀女人身過者生厭離心速離女身疾成男子或有不能讀誦此經者如上所說七種法門之中隨修一行稱一佛名誦一神呪等皆得轉離女人之身又不唯女人聽聞修習速離女身獲諸功德若有男子聽聞讀誦修行此法永離諸難疾證菩提



離女人之身又不唯女人聽聞修習速  
離女身獲諸功德若有男子聽聞讀誦  
修行此法永離諸難疾證菩提

恭聞竺乾大覺特開甘露之玄門沙  
界含靈普獲真常之寶藏今斯

轉女身經者上乘秘典了義真詮談  
無相無名之妙心顯非男非女之真  
性大權應跡右脇化生摧天帝不受  
珠衣挫聲聞直談妙理慈親獻蓋報

此世之洪恩諸婦轉形酬多生之育  
德聞經歡喜定轉女身信樂受持速  
登聖果今 皇太后羅氏自惟生居  
末世去聖時遙宿植良因幸逢真教  
每思

仁宗之厚德仰憑法力以薦資遂於

二周之忌晨命工鏤板印造斯典番  
漢共三萬餘卷并彩繪功德三萬餘

二周之忌晨命工鏤板印造斯典番  
漢共三萬餘卷并彩繪功德三萬餘  
幀散施國內臣民普令見聞蒙益所  
鳩勝善伏願

仁宗聖德皇帝拋離濁境安住淨方  
早超十地之因速滿三身之果仍願  
龍圖永霸等南山而崇高 帝業長  
隆齊北海而深廣 皇女享千春之  
福宗親延萬葉之禎武職文臣恒榮  
顯於祿位黎民士庶克保慶於休祥  
六趣四生咸捨生死法界含識悉證  
菩提矣

天慶乙卯二年九月二十日

皇太后羅氏發願謹施



尔時轉女身出家菩薩從虛空中下  
頂礼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  
識汝曹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佛出世難不生諸難亦復甚難  
以大悲心為諸衆生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  
提之心則為供養去來今佛時諸比  
丘語轉女身諸菩薩言汝曹皆是我  
等大善知識能教化我等為衆生故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今  
於佛前發菩提心願未來世得成為  
佛悉如世尊釋迦牟尼如來阿羅訶  
三藐三佛陀尔時轉女身諸菩薩等  
白佛言世尊願為我等出家莫如善  
來比丘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人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1)

三藐三佛陀尔時轉女身諸菩薩等  
白佛言世尊願為我等出家莫如善  
來比丘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人  
邊而得出家  
尔時世尊告弥勒菩薩汝當為此諸  
善男子如法出家弥勒菩薩白佛言  
唯然世尊當為出家尔時無垢光女  
詣其母所白言菴婆當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若母發心我為已報  
菴婆之恩母言我已發心所以者何  
汝於十月在我腹中從是已來不生  
慳心破戒心瞋恚懈怠亂念惡慧邪  
見貪欲瞋恚愚癡之心常歡喜踊躍  
身心安樂恒於夢中見諸如來共比  
丘僧前後圍遶而為說法我於是時  
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  
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2)



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  
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  
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今  
勸我當隨汝語重更發心尔時無垢  
光女左手之中自然而出上妙寶蓋  
持至母所而白母言以此寶蓋奉上  
如來當發大願為諸天世人作法寶  
之蓋尔時淨日夫人取其寶蓋奉上  
如來發是願言以此善根令我將來  
為諸天世人作法寶之蓋

尔時世尊告舍利弗言此無垢光女  
遊戲神通從無垢稱王佛國現受女  
身來生此間又舍利弗言此女本是  
菩薩名無垢光已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而不退轉為成就衆生故現  
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  
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3)

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  
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弗言已見佛告舍利弗皆是此女前  
世父母舍利弗無垢光女長夜發願  
若有衆生是我父母者必當令其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又  
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星宿  
其數易知此無垢光女前世父母受  
其勸導修行善法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而不退轉者其數難知尔時  
無垢光女前礼佛足而作是言一切  
諸法無男無女此言若實令我女身  
化成男子發此言時三千大千世界  
六種震動無垢光女女形即滅變化  
成就相好莊嚴男子之身尔時尊者  
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作佛事乃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4)



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作佛事乃  
至如此甚為希有無垢光菩薩語尊  
者舍利弗誠如所言諸菩薩摩訶薩  
大誓莊嚴欲利益成就一切衆生甚  
為希有譬如阿伽樓樹所有華葉但  
出阿伽樓香如是諸菩薩摩訶薩乃  
至發一心之善皆為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恒出佛法功德之香說是法  
時會中萬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地大震動虛空諸天雨  
種種華諸天樂器不鼓自鳴咸作是  
言此無垢光菩薩說真淨法若有衆  
生聞其法者深心信樂得大威勢離  
衆患難修諸善行若有女人得聞此  
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  
經廣說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解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5)

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  
經廣說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解  
說種種諸行得離女身清淨法故  
尔時世尊告阿難言汝當受持此經  
讀誦通利為他解說廣令流布所以  
者何阿難若有女人以種種珍寶滿  
閻浮提施佛世尊以此善根求離女  
身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喜以  
其善根求離女身阿難當知聞此經  
名斯則疾矣阿難白佛言此經名何  
等云何受持佛言阿難此經名轉女  
人身亦名無垢光菩薩所問復名無  
過稱菩薩道教當念受持佛說是已  
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  
及無垢光父母長老阿難時會諸天  
乾闥婆阿脩羅人非人等聞佛所說  
皆大歡喜作禮奉行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6)



乳闍婆阿脩羅人非人等聞佛所說  
皆大歡喜作禮奉行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經音

此下實音字如本韻內無者就鄰韻同  
聲字而借音之若全無者但安切脚

剎計曇

音談音其音閣音成音崛音樂物音他達

睽後適

音釋音鹿音強音狂音震音之音雅音魚音

瞋真志

音位音覆音副音蔽音開音顛音顛倒音到音埵音

穉奴沃

音切音彌音脅音陸音六音碼音石音礪音

須貌貳

音貳音詣音議音裸音胡瓦音慙音慙愧音責音憍音慙慙

苦閑懈

音戒音怠音代音厭音厭音度音鎧音苦改音嬰音

珞落懸

音玄音史音餘音誨音會音怯音篋音弱音肉音譽音諱

爭訟誦

音攀音音班音蘭音蘭音若音逮音代音稼音頗

音狹

音誑音居音阮音娛音愚音樂音落音偏音篇音飾音識音悞

力進憎

音增音嫌音胡音魚音暴音瀑音戲音蟲音蟲音鼻音鼻

村千尊

音糞音分音涕音弟音唾音情音保音寶音拳音摧音打音頂

擲直被

音警音繫音計音穴音胡波音稟音彼錦音擣音島音春音

燄驚抽

音由音毳音墜音紡音微音毳音役音疫音屢音筋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7)

村千尊

音糞音分音涕音弟音唾音情音保音寶音拳音摧音打音頂

擲直被

音警音繫音計音穴音胡波音稟音彼錦音擣音島音春音

燄驚抽

音由音毳音墜音紡音微音毳音役音疫音屢音筋

斤牽慙

音慙音偽音危音睡音廁音初音屎音矢音尿音如音指音緣音狼

郎塚種

音柱音處音踊音勇音躍音藥音姊音妹音妹音洲音周

奪徒活

音響音響音裂音加音染音沙音昇音外音外音患音術音述音衛

渠啖焰

音搖音星音星音礙音星音菴音烏音舍音腹音腹音蓋音蓋

夫女人身者過患之本惡業之根繫鎖

三拘纏縛五障隨情起染八十四嬌態

難防觸境生迷一十種惡因易就同毒

樹而可伐類蜣蚘以寧親園廁不堪猛

焰無比是故應當厭弃女身故律云十

方國土有女人處則有地獄又稱揚諸

佛功德經云若能斷弃女人身者則為

斷絕衆生無量諸苦壞衆惡行閉絕三

塗開泥洹門故佛世尊說轉女身法經

云若有讀誦此經聽聞受持厭離女身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8)



塗開泥洹門故佛世尊說轉女身法經

云若有讀誦此經聽聞受持厭離女身

速成男子如或不能讀誦但能志心歸

依三寶或稱佛名号或念六字神呪必

離女身決定無疑今依諸經謹錄于後

弟子某甲 南无歸依佛 南无歸

依法 南无歸依僧

大威德陀羅尼經云婦人有六種法具足轉  
婦女身得丈夫根何等為六歸依佛歸依法  
歸依僧護已夫主不妒嫉

心發願為先厭惡女身

南无藥師瑠璃光佛

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云若有女  
人為女眾苦之所逼切極生厭離願捨女  
身若聞我名至心稱念即於現身轉成男  
子具丈夫相乃至菩提又云若是女人得  
聞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号至

心受持於後不復更受女身

南无阿弥陀佛

無量壽經云設我得佛其有女人聞我名  
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厭惡女身壽終之  
後復為女像

者不取正覺

南无寶王大光照佛

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厭惡女身壽終之  
後復為女像  
者不取正覺

南无寶王大光照佛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若有女人聞是佛名  
者臨命終時得見彼佛來至其所既見佛  
已究竟不復  
更受女身

唵麻祢鉢能合銘吽

大悲懺持經云若有女人厭女求男誦大  
悲呪或誦心呪不成男子者我捨不取正覺  
六字呪也

然准大藏經說轉女人身成男子者法

門甚多依諸聖教略陳七種一者歸依

三寶二者稱念佛名三者持誦神呪四

者造佛形像五者供佛菩薩師長父母

六者聽聞此經七者如法修行前之三  
門如上

已四造佛形像者大乘造像功德經云

佛告弥勒菩薩言若有女人能造佛像

永不復受女人之身五供佛菩薩師長

父母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菓可食之

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師長父

母及一切善人然後自食之



父母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菓可食之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師長父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今者以新華菓施與尊重清淨福田願離故穢女人之身更得新好男子之身六聽聞此經者經云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喜以其善根求離女身聞此經名斯則疾矣又云若有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七如法修行者此經廣說離女身法從一至十增數十法又云若有女人能如法修行身過者生厭離心速離女身或有不能讀誦此經者如上所說七種法門之中隨修一行稱念佛名誦一神呪等皆得轉離女人之身又不唯女人聽聞修習速離女身獲諸功德若有男子聽聞讀誦修行此法永離諸難疾證菩提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11)

離女身獲諸功德若有男子聽聞讀誦修行此法永離諸難疾證菩提  
恭聞竺乾大覺特開甘露之玄門妙  
界含靈普獲真常之寶藏今斯  
傳女身經者之了義真詮談  
無相之  
性大權之  
珠衣控聲聞之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12)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



請八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黃隨求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

奉請赤聲金剛

奉請定除災金剛

奉請紫賢金剛

奉請大神金剛

請四菩薩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證菩薩

云何梵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

廣為衆生說

發願文

稽首三界尊

歸命十方佛

我今發弘願

持此金剛經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3)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

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

樂欲聞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4)



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  
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  
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  
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  
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  
相即非菩薩

####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  
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  
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住  
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  
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  
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菩  
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  
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也世  
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  
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 正信希有分第六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5)

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  
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  
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  
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少於一佛二佛三四五

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  
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  
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  
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爲著  
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  
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  
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  
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  
法

####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  
說義無有定法名可稱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6)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須菩提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7)

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8)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尔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

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

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尔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



##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尔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

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尔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

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真良頭鬘是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

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尔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月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日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3)

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尔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去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4)



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  
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  
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  
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  
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  
於來世當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  
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  
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  
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  
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  
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  
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  
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

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  
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  
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  
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  
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  
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  
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  
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  
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  
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  
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  
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  
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  
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  
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今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  
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  
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



佛告須菩提。今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今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弥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衆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衆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今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心者說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心者說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碎



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  
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為多不須菩提  
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則  
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即非微  
塵衆是名微塵衆世尊如來說三千大千世  
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  
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  
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  
之人貪著其事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  
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也世  
尊是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  
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  
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  
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  
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1)

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

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  
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  
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  
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  
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聞  
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溫家寺

大夏乾祐二十年歲次己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 皇后羅氏謹施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2)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譬喻品第三  
爾時舍利弗踊躍歡喜即起合掌瞻仰尊  
顏而白佛言今從世尊聞此法音心懷踊  
躍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昔從佛聞如是  
法見諸菩薩受記作佛而我等不預斯事  
甚自感傷失於如來無量知見世尊我常  
獨處山林樹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  
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  
是我等各非世尊也所以者何若我等待  
說所因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必  
以大乘而得度脫然我等不解方便隨宜  
所說初聞佛法遇便信受思惟取證世尊  
我從昔來終日竟夜每自剋責而今從佛  
聞所未聞未曾有法斷諸疑悔身意泰然  
快得安隱今日乃知真是佛子從佛口生  
從法化生得佛法分爾時舍利弗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  
我聞是法音得所未曾有心懷大歡喜  
疑網皆已除昔來蒙佛教不失於大乘  
佛音甚希有能除衆生惱我已得漏盡  
聞亦除憂惱我處於山谷或在林樹下  
若坐若經行常思惟是事嗚呼深自責  
云何而自欺我等亦佛子同入無漏法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



聞亦除憂惱我處於山谷或在林樹下  
若坐若經行常思惟是事嗚呼深自責  
云何而自欺我等亦佛子同入無漏法  
不能於未來二演說無上道金色三十二  
十力諸解脫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  
八十種妙好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  
而我皆已失我獨經行時見佛在大衆  
名聞滿十方廣饒益衆生自惟失此利  
我為自欺誑我常於日夜每思惟是事  
欲以問世尊為失為不失我常見世尊  
稱讚諸菩薩以是於日夜籌量如是事  
今聞佛音聲隨宜而說法無漏難思議  
今衆至道場我本著邪見為諸梵志師  
世尊知我心拔邪說涅槃我悉除邪見  
於空法得證今時心自謂得至於滅度  
而今乃自覺非是實滅度若得作佛時  
具三十二相天人夜叉衆龍神等恭敬  
是時乃可謂永盡滅無餘佛於大衆中  
說我當作佛聞如是法音疑悔悉已除  
初聞佛所說心中大驚疑將非魔作佛  
惱亂我心耶佛以種種緣譬喻巧言說  
其心安如海我聞疑網斷佛說過去世  
無量滅度佛安住方便中亦皆說是法  
現在未來佛其數無有量亦以諸方便  
演說如是法如今者世尊從生及出家

無量滅度佛安住方便中亦皆說是法  
現在未來佛其數無有量亦以諸方便  
演說如是法如今者世尊從生及出家  
得道轉法輪亦以方便說世尊說實道  
波旬無此事以是我定知非是魔作佛  
我墮疑網故謂是魔所為聞佛柔軟音  
深遠甚微妙演暢清淨法我心大歡喜  
疑悔永已盡安住實智中我定當作佛  
為天人所敬轉無上法輪教化諸菩薩  
今時佛告舍利弗吾今於天人沙門婆羅  
門等大衆中說我昔曾於二萬億佛所為  
無上道故常教化汝汝亦長夜隨我受學  
我以方便引導汝故生我法中舍利弗我  
昔教汝志願佛道汝今悉忘而便自謂已  
得滅度我今還欲令汝憶念本願所行道  
故為諸聲聞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  
菩薩法佛所護念舍利弗汝於未來世過  
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劫供養若干千萬億  
佛奉持正法具足菩薩所行之道當得作  
佛號曰華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  
尊國名離垢其土平正清淨嚴飾安隱豐  
樂天人熾盛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  
繩以界其側其傍各有七寶行樹常有華  
菓華光如來亦以三乘教化衆生舍利弗



樂天人燒盛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  
繩以界其側其傍各有七寶行樹常有華  
菓華光如來亦以三乘教化衆生舍利弗  
彼佛出時雖非惡世以本願故說三乘法  
其劫名大寶莊嚴何故名曰大寶莊嚴其  
國中以菩薩為大寶故彼諸菩薩無量無  
邊不可思議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非佛智  
力無能知者若欲行時寶華承足此諸菩  
薩非初發意皆久植德本於無量百千萬  
億佛所淨修梵行恒為諸佛之所稱歎常  
修佛慧具大神通善知一切諸法之門質  
直無偽志念堅固如是菩薩充滿其國舍  
利弗華光佛壽十二小劫除為王子未作  
佛時其國人民壽八小劫華光如來過十  
二小劫授堅滿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記告諸比丘是堅滿菩薩次當作佛号  
曰華足安行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  
佛陀其佛國土亦復如是舍利弗是華光  
佛滅度之後正法住世三十二小劫像法  
住世亦三十二小劫尔時世尊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舍利弗來世 成佛普智尊 号名曰華光  
當度無量衆 供養無數佛 具足菩薩行  
十力等功德 證於無上道 過無量劫已  
劫名大寶嚴 世界名離垢 清淨無瑕穢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5)

十力等功德 證於無上道 過無量劫已  
劫名大寶嚴 世界名離垢 清淨無瑕穢  
以琉璃為地 金繩界其道 七寶雜色樹  
常有華果實 彼國諸菩薩 志念常堅固  
神通波羅蜜 皆已悉具足 於無數佛所  
善學菩薩道 如是等大士 華光佛所化  
佛為王子時 棄國捨世榮 於最末後身  
出家成佛道 華光佛住世 壽十二小劫  
其國人民衆 壽命八小劫 佛滅度之後  
正法住於世 三十二小劫 廣度諸衆生  
正法滅盡已 像法三十二 舍利廣流布  
天人普供養 華光佛所為 其事皆如是  
其兩足聖尊 最勝無倫匹 彼即是汝身  
宜應自欣慶  
尔時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  
摩睺羅伽等大衆見舍利弗於佛前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大歡喜踊躍無  
量各各脫身所著上衣以供養佛釋提桓  
因梵天王等與無數天子亦以天妙衣天  
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等供養於佛所  
散天衣住虛空中而自迴轉諸天妓樂百  
千萬種於虛空中一時俱作雨衆天華而  
作是言佛昔於波羅奈初轉法輪今乃復  
轉無上最大法輪尔時諸天子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6)



千萬種於虛空中一時俱作雨衆天華而作是言佛昔於波羅奈初轉法輪今乃復轉無上最大法輪今時諸天子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分別說諸法五衆之生滅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我等從昔來數聞世尊說未曾聞如是深妙之上法世尊說是法我等皆隨喜大智舍利弗今得受尊記我等亦如是必當得作佛於一切世間最尊無有上佛道回思議方便隨宜說我所有福業今世若過世及見佛功德盡迴向佛道

今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今無復疑悔親於佛前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是諸千二百心自在者昔住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是學無學人亦各自以離我見及有無見等謂得涅槃而今於世尊前聞所未聞皆墮疑惑善哉世尊願為四衆說其因緣令離疑悔今時佛告舍利弗我先不言諸佛世尊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說法皆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是諸所說皆為化菩薩故然舍利弗今當復以譬喻更明此義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舍利弗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財富無量多有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是諸所說皆為化菩薩故然舍利弗今當復以譬喻更明此義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舍利弗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財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僮僕其家廣大唯有一門多諸人衆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閣朽故牆壁墮落柱根腐敗梁棟傾危周匝俱時欻然火起焚燒舍宅長者諸子若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長者見是大火從四面起即大驚怖而作是念我雖能於此所燒之門安隱得出而諸子等於火宅內樂著嬉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來

逼身苦痛切已心不厭患無求出意舍利弗是長者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當以衣被若以几案從舍出之復更思惟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為火所燒我當為說怖畏之事此舍已燒宜時疾出無令為火之所燒害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諸子汝等速出父雖憐慈善言誘喻而諸子等樂著嬉戲不肯信受不驚不畏了無出心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云何為失但東西走戲視父而已今時長者即作是念此舍已為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必為所焚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



東西走戲視父而已。余時長者即作是念：此舍已為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必為所焚。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玩弄，奇異之物，情必樂著，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者，希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與。汝等時，諸子聞父所說，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相推排，競共馳走，爭出火宅。是時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皆於四衢道中露地而坐，無復障礙，其心泰然，歡喜踊躍。時諸子等各白：父先所許玩好之具，羊車、鹿車、牛車，願時賜與。舍利弗亦時長者各賜諸子等一大車，其車高廣，眾寶莊校，周巾欄楯，四面懸鈴，又於其上張設幢蓋，亦以珍奇雜寶而嚴飾之。寶繩交絡，垂諸華璫，重敷綖毼，安置丹枕，駕以白牛，膚色充潔，形體殊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風。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所以者何？是大長者財富無量，種種諸藏悉皆充溢，而作是念：我財物無極，不應以下劣小車與諸子等。今此幼童皆是吾子，愛無偏黨。我有如是七寶大車，其數無量，應當等心，各各與之，不宜差別。所以者何？以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9)

皆充溢而作是念：我財物無極，不應以下劣小車與諸子等。今此幼童皆是吾子，愛無偏黨。我有如是七寶大車，其數無量，應當等心，各各與之，不宜差別。所以者何？以此物周給一國，猶尚不匱。何況諸子是我時諸子，各乘大車，得未曾有，非本所望。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是長者等與諸子珍寶大車，寧有虛妄，不舍利，弗言不也。世尊是長者，但令諸子得免火難，全其軀命，非為虛妄。何以故？若全身命，便為已得玩好之具。況復方便於彼火宅而拔濟之，世尊若是長者，乃至不與最小一車，猶不虛妄。何以故？是長者先作是意：我以方便，令子得出。以是因緣，無虛妄也。何況長者自知財富無量，欲饒益諸子，等與大車，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如汝所言，舍利弗，如來亦復如是，則為一切世間之父。於諸佛畏，憂患無明闇蔽，永盡無餘，而悉成就無量知見，力無所畏，有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方便智慧，波羅蜜大慈大悲，常無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而生三界，朽故火宅，為度眾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闇蔽，三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見諸眾生為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之所燒，莫不以五次第，則故受重重苦，又以貪瞋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0)



度衆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闇蔽三  
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見諸衆生爲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之所燒  
煮亦以五欲財利故受種種苦又以貪著  
追求故現受衆苦後受地獄畜生餓鬼之  
苦若生天上及在人間貧窮困苦愛別離  
苦怨憎會苦如是等種種諸苦衆生沒在  
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亦不  
生厭不求解脫於此三界火宅東西馳走  
雖遭大苦不以為患舍利弗佛見此已使  
作是念我爲衆生之父應拔其苦難與無  
量無邊佛智慧樂令其遊戲舍利弗如來  
復作是念若我但以神力及智慧力捨於  
方便爲諸衆生讚如來知見力無所畏者  
衆生不能以是得度所以者何是諸衆生  
未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而爲三界火宅  
所燒何由能解佛之智慧舍利弗如彼長  
者雖復身手有力而不用之但以殷勤方  
便勉濟諸子火宅之難然後各與珍寶大  
車如來亦復如是雖有力無所畏而不用  
之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衆生  
爲說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而作是言汝  
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勿貪麤弊色聲香  
味觸也若貪著生愛則爲所燒汝速出三  
界當得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我今爲汝  
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但當勤修精進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1)

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勿貪麤弊色聲香  
味觸也若貪著生愛則爲所燒汝速出三  
界當得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我今爲汝  
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但當勤修精進  
如來以是方便誘進衆生復作是言汝等  
當知此三乘法皆是聖所稱歎自在無繫  
無所依求乘是三乘以無漏根力覺道禪  
定解脫三昧等而自娛樂便得無量安隱  
快樂舍利弗若有衆生內有智性從佛世  
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欲速出三界自求  
涅槃是名聲聞乘如彼諸子爲求羊車出  
於火宅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  
勤精進求自然慧樂獨善寂深知諸法因  
緣是名辟支佛乘如彼諸子爲求鹿車出  
於火宅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勤  
修精進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無師智如  
來知見力無所畏愍念安樂無量衆生利  
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菩薩求此乘  
故名爲摩訶薩如彼諸子爲求牛車出於  
火宅舍利弗如彼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  
出火宅到無畏處自惟財富無量等以大  
車而賜諸子如來亦復如是爲一切衆生  
之父若見無量億千衆生以佛教門出三  
界苦怖畏險道得涅槃樂如來今時便作  
是念我有無量無邊智慧力無畏等諸佛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2)



出火宅到無畏處自惟財富無量等以大車而賜諸子如來亦復如是為一切衆生之父若見無量億千衆生以佛教門出三界苦怖畏險道得涅槃樂如來亦時便作是念我有無量無邊智慧力無畏等諸佛法藏是諸衆生皆是我子等與大乘不令有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是諸衆生脫三界者悉與諸佛禪定解脫等娛樂之具皆是一相一種聖所稱歎能生淨妙第一之樂舍利弗如彼長者初以三車誘引諸子然後但與大車寶物莊嚴安隱第一然較長者無虛妄之各如來亦復如是無有虛妄初說三乘引導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何以故如來有無量智慧力無所畏諸法之藏能與一切衆生大乘之法但不盡能受舍利弗以是因緣當知諸佛方便力故於一佛乘分別說三佛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譬如長者有一大宅其宅久故而復頽弊堂舍高危柱根摧朽梁棟傾斜其階墮毀牆壁圯圻泥塗墮落覆苦亂墜椽桷差脫周障屈曲雜穢充遍有五百人止住其中鴟梟鵂鷂烏鵲鳩鵲蜺蛇蠅蚋蜈蚣蚰蜒守宮百足鼯狸鼯鼠諸惡虫輩交橫馳走屎尿臭處不淨流溢蟣蠅諸虫而集其上

鴟梟鵂鷂烏鵲鳩鵲蜺蛇蠅蚋蜈蚣蚰蜒守宮百足鼯狸鼯鼠諸惡虫輩交橫馳走屎尿臭處不淨流溢蟣蠅諸虫而集其上孤狼野干咀嚼踐踏齧齧死屍骨肉棄諸由是群狗竟來搏撮飢羸憊惶處處求食闔譁喧嘩唯吠嗥吠其舍恐怖變狀如是處處皆有魑魅魍魎夜叉惡鬼食取人肉毒虫之屬諸惡禽獸爭乳產生各自藏護夜叉竟來爭取食之食之既飽惡心轉熾闔譁之聲甚可怖畏鳩鵂茶鬼蹲踞土埕或時離地一尺二尺往返遊行縱逸嬉戲捉狗兩足撲令失聲以脚加頭怖狗自樂復有諸鬼其身長大裸形黑瘦常住其中發大惡聲叫呼求食復有諸鬼其咽如針復有諸鬼首如牛頭或食人肉或復噉狗頭髮鬚亂殘害兇險飢渴所逼叫喚馳走夜叉餓鬼諸惡鳥獸飢急四向窺看隱隱如是諸難恐畏無量是朽故宅属于一人其人近出未久之間於後宅舍忽然火起四面一時其焰俱熾棟梁椽柱爆聲震裂摧折墮落牆壁崩倒諸鬼神等揚聲大叫驚驚諸鳥鳩鵂茶等周障惶怖不能自出惡獸毒虫藏窟孔穴毗舍闍鬼亦住其中薄福德故為火所逼共相殘害飲血取肉野干之屬並已前死諸大惡獸競來食噉



惡獸毒虫 藏竄孔穴 毗舍闍鬼 亦住其中  
薄福德故 為火所逼 共相殘害 飲血噉肉  
野干之屬 並已前死 諸大惡獸 競來食噉  
鳧烟蓬勃 四面充塞 蜈蚣蚰蜒 毒蛇之類  
為火所燒 爭走出穴 鳩槃荼鬼 隨取而食  
又諸餓鬼 頭上火然 飢渴熱惱 周章悶走  
其宅如是 甚可怖畏 毒害火災 衆難非一  
是時宅主 在門外立 聞有人言 汝諸子等  
先因遊戲 來入此宅 稚小無知 歡娛樂著  
長者聞已 驚入火宅 方宜救濟 令無燒害  
告喻諸子 說衆患難 惡鬼毒虫 災火蔓延  
衆苦次第 相續不絕 毒蛇虺蜮 及諸夜叉  
鳩槃荼鬼 野干狐狗 鵩鷲鴟梟 百足之屬  
飢渴惱急 其可怖畏 此苦難處 況復大火  
諸子無知 雖聞父誨 猶故樂著 嬉戲不已  
是時長者 而作是念 諸子如此 益我愁惱  
今此舍宅 無一可樂 而諸子等 耽湎嬉戲  
不受我教 將為火害 即便思惟 設諸方便  
告諸子等 我有種種 珍玩之具 妙寶好車  
羊車鹿車 大牛之車 今在門外 汝等出來  
吾為汝等 造作此車 隨意所樂 可以遊戲  
諸子聞說 如此諸車 即時奔競 馳走而出  
到於空地 離諸苦難 長者見子 得出火宅  
住於四衢 坐師子座 而自慶言 我今快樂  
此諸子等 生育甚難 愚小無知 而入險宅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5)

到於空地 離諸苦難 長者見子 得出火宅  
住於四衢 坐師子座 而自慶言 我今快樂  
此諸子等 生育甚難 愚小無知 而入險宅  
多諸毒虫 魑魅可畏 大火猛焰 四面俱起  
而此諸子 貪著嬉戲 我已救之 令得脫難  
是故諸人 我今快樂 亦時諸子 知父安坐  
皆詣父所 而白父言 願賜我等 三種寶車  
如前所許 諸子出來 當以三車 隨汝所欲  
今正是時 准垂給與 長者大富 庫藏衆多  
金銀琉璃 碑磔瑪瑙 以衆寶物 造諸大車  
裝校嚴飾 周匝欄楯 四面懸鈴 金繩交絡  
真珠羅網 張施其上 金華諸璆 處處垂下  
衆綵雜飾 周匝圍繞 柔軟繒纈 以為茵蓐  
上妙細氎 價直千億 鮮白淨潔 以覆其上  
有大白牛 肥壯多力 形體殊好 以駕寶車  
多諸僮僕 而侍衛之 以是妙車 等賜諸子  
諸子是時 歡喜踊躍 乘是寶車 遊於四方  
嬉戲快樂 自在無礙 告舍利弗 我亦如是  
衆聖中尊 世間之父 一切衆生 皆是吾子  
深著世樂 無有慧心 三界無安 猶如火宅  
衆苦充滿 甚可怖畏 常有生老 病死憂患  
如是等火 熾然不息 如來已離 三界火宅  
寂然閑居 安處林野 今此三界 皆是我有  
其中衆生 悉是吾子 而今此處 多諸患難  
唯我一人 能為救護 雖復教誨 而不信受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6)



如是等火熾然不息如來已離三界火宅  
寂然閑居安處林野今此三界皆是我有  
其中眾生悉是吾子而今此處多諸患難  
唯我一人能為救護雖復教誨而不信受  
於諸欲深貪著緣故以是方便為說三乘  
令諸眾生知三界苦開示演說出世間道  
是諸子等若心決定具足三明及六神通  
有得緣覺不退菩薩汝等若能信受是語  
以此譬喻說一佛乘汝等若能信受是語  
一切皆當咸得佛道是乘微妙清淨第一  
於諸世間為無有上佛所悅可一切眾生  
所應稱讚供養禮拜無量億千諸力解脫  
禪定智慧及佛餘法得如是乘令諸子等  
日夜劫數常得遊戲與諸菩薩及聲聞眾  
乘此寶乘直至道場以是因緣十方諦求  
更無餘乘除佛方便告舍利弗汝諸人等  
皆是吾子我則是父汝等累劫來苦所燒  
我皆濟拔今出三界我雖先說汝等滅度  
但盡生死而實不滅今所應作唯佛智慧  
若有菩薩於是眾中能一心聽諸佛實法  
諸佛世尊雖以方便所化眾生皆是菩薩  
若人小智深著愛欲為此等故說於苦諦  
眾生心喜得未曾有佛說苦諦真實無異  
若有眾生不知苦本深著苦因不能暫捨  
為是等故方便說道諸苦所因貪欲為本

眾生心喜得未曾有佛說苦諦真實無異  
若有眾生不知苦本深著苦因不能暫捨  
為是等故方便說道諸苦所因貪欲為本  
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滅盡諸苦名第三諦  
為滅諦故修行於道離諸苦縛名得解脫  
是人於何而得解脫但離虛妄名為解脫  
其實未得一切解脫佛說是人未實滅度  
斯人未得無上道故我意不欲令至滅度  
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安隱眾生故現於世  
汝舍利弗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  
在所遊方勿妄宣傳若有聞者隨喜頂受  
當知是人阿惟越致若有信受此經法者  
是人已曾見過去佛恭敬供養亦見於法  
若人有能信汝所說則為見我亦見於法  
及比丘僧并諸菩薩斯法華經為深智說  
淺識聞之迷惑不解一切聲聞及辟支佛  
於此經中力所不及汝舍利弗尚於此經  
以信得入況餘聲聞其餘聲聞信佛語故  
隨順此經非已智分又舍利弗憍憍懈怠  
計我見者莫說此經凡夫淺識深著五欲  
聞不能解亦勿為說若人不信毀謗此經  
則斷一切世間佛種或復頻感而懷疑惑  
汝當聽說此人罪報若佛在世若滅度後  
其有誹謗如斯經典見有讀誦書持經者  
輕賤憎嫉而懷結恨此人罪報汝今復聽



改當聽說此人罪報若佛在世若滅度後  
其有誹謗如斯經典見有讀誦書持經者  
輕賤憎嫉而懷結恨此人罪報汝今復聽  
其人命終入阿鼻獄具足一劫劫盡更生  
如是展轉至無數劫從地獄出當墮畜生  
若狗野干其形頹瘦重難疥癩人所觸燒  
又復為人之所惡賤常困飢渴骨肉枯渴  
生受楚毒死被瓦石斷佛種故受斯罪報  
若作駝驢或生羶中身常負重加諸杖捶  
但念水草餘無所知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有作野干來入羶落身體疥癩又無一目  
為諸童子之所打擲受諸苦痛或時致死  
於此死已更受蟒身其形長大五百由旬  
齧蹶無足宛轉腹行為諸小虫之所啣食  
晝夜受苦無有休息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若得為人諸根闇鈍性陋癡癡盲聾  
有所言說人不信受口氣常臭鬼魅所著  
貧窮下賤為人所使多病瘠瘦無所依怙  
雖親附人不在意若有所得尋復忘失  
若修醫道順方治病更增他疾或復致死  
若自有病無人救療設服良藥而復增劇  
若他反逆抄劫竊盜如是等罪橫羅其殃  
如斯罪人永不見佛眾聖之王說法教化  
如斯罪人常生難處狂瞋心亂永不聞法  
於無數劫如恒河沙生輒瞋啞諸根不具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9)

如斯罪人永不見佛眾聖之王說法教化  
如斯罪人常生難處狂瞋心亂永不聞法  
於無數劫如恒河沙生輒瞋啞諸根不具  
常處地獄如遊園觀在餘惡道如已舍宅  
駝驢猪狗是其行處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若得為人瞋目瘡癰貧窮諸累以自莊嚴  
水腫乾癆疥癩癰疽如是等病以為衣服  
身常臭處垢穢不淨深著我見增益瞋恚  
慍欲熾盛不擇禽獸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告舍利弗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  
以是因緣我故語汝無智人中莫說此經  
若有利根智慧明了多聞強識求佛道者  
如是之人乃可為說若人曾見億百千佛  
殖諸善本深心堅固如是之人乃可為說  
若人精進常修慈心不惜身命乃可為說  
若人恭敬無有異心離諸凡愚獨處山澤  
如是之人乃可為說又舍利弗若見有人  
捨惡知識親近善友如是之人乃可為說  
若見佛子持戒清潔如淨明珠求大乘經  
如是之人乃可為說若人無瞋質直柔軟  
常隨一切恭敬諸佛如是之人乃可為說  
復有佛子於大眾中以清淨心種種因緣  
譬喻言辭說法無礙如是之人乃可為說  
若有比丘為一切智四方求法合掌頂受  
但樂受持大乘經典乃至不受餘經一偈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0)



辭喻言辭說法無礙如是之人乃可爲說  
若有比丘爲一切智四方求法合掌頂受  
但樂受持大乘經典乃至不受餘經一偈  
如是之人乃可爲說如人至心求佛舍利  
如是求經得已頂受其人不復志求餘經  
亦未曾念外道典籍如是之人乃可爲說  
告舍利弗我說是相求佛道者窮劫不盡  
如是等人則能信解汝當爲說妙法華經  
妙法蓮華經信解品第四

爾時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  
摩訶目犍連從佛所聞未曾有法世尊長

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發希有  
心歡喜踊躍即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一心合掌曲躬恭敬瞻仰尊顏  
而白佛言我等居僧之首年並朽邁自謂  
已得涅槃無所堪任不復進求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世尊往昔說法既久我時在  
座身體疲懈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  
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心不喜樂  
所以者何世尊令我等出於三界得涅槃  
證又今我等年已朽邁於佛教化菩薩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樂之心  
我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記心甚歡喜得未曾有不謂於今  
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自慶幸獲大善利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樂之心  
我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記心甚歡喜得未曾有不謂於今  
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自慶幸獲大善利  
無量珍寶不求自得世尊我等今者樂說  
辭喻以明斯義譬若有人年既幼稚捨父  
逃逝久住他國或二十至五十歲年既  
長大加復窮困馳騁四方以求衣食漸漸  
遊行遇向本國其父先來求子不得中止  
一城其家大富財寶無量金銀琉璃珊瑚  
琥珀頗梨珠等其諸倉庫悉皆盈溢多有  
僮僕臣佐吏民象馬車乘牛羊無數出入  
息利乃遍他國賈估賈客亦甚衆多時貧  
窮子遊諸聚落經歷國邑遂到其父所止  
之城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年而未  
曾向人說如此事但自思惟心懷悔恨自  
念老朽多有財物金銀珍寶倉庫盈溢無  
有子息一旦終沒財物散失無所委付是  
以殷勤每憶其子復作是念我若得子委  
付財物坦然快樂無復憂慮世尊爾時窮  
子傭賃展轉遇到父舍住立門側遙見其  
父踞師子牀寶几承足諸婆羅門剎利居  
士皆恭敬圍繞以真珠瓔珞價直千萬莊  
嚴其身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覆  
以寶帳垂諸華幡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羅



士皆恭敬圍繞以真珠瓔珞價直千兩莊嚴其身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覆以寶帳垂諸華幡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羅列寶物出內取與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即懷恐怖悔來至此竊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我傭力得物之處不如往至貧里肆力有地衣食易得若久住此或見逼迫強使我作作是念已疾走而去時富長者於師子座見子便識心大歡喜即作是念我財物庫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無由見之而忽自來甚通我願我雖年朽猶故貪惜即遣傍人急追將還余時使者疾走往捉窮子驚愕稱怨大喚我不相犯何為見捉使者執之逾急強牽將還于時窮子自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轉更惶怖問他踰地父遙見之而語使言不須此人勿強將來以冷水灑面令得醒悟莫復與語所以者何父知其子志意下劣自知豪貴為子所難審知是子而以方便不語他人云是我子使者語之我今放汝隨意所趣窮子歡喜得未曾有從地而起往至貧里以求衣食余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無威德者汝可詣彼徐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直窮子若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3)

求衣食余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無威德者汝可詣彼徐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直窮子若許將來使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語之雇汝除糞我等二人亦共汝作時二使人即求窮子既已得之具陳上事余時窮子先取其價尋與除糞其父見子怒而惟之又以他日於牕牖中遙見子身羸瘦憔悴糞土塵全汚穢不淨即脫瓔珞細軟上服嚴飾之具更著麤弊垢膩之衣塵土全身右手執持除糞之器狀有所畏語諸作人汝等勤作勿得懈怠以方便故得近其子後復告言唯男子汝常此作勿復餘去當加汝價諸有所須盆器米麵鹽醋之屬莫自疑難亦有老弊使人須者相給好自安意我如汝父勿復憂慮所以者何我年老大而汝少壯汝常作時無有懈怠瞋恨怨言都不見汝有此諸惡如餘作人自今已後如所生子即時長者更與作字名之為兒余時窮子雖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由是之故於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已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在本處世尊余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語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中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4)



處世尊亦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語  
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  
中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  
離此意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為不異且  
加用心無令漏失亦時窮子即受教領  
知衆物金銀珍寶及諸庫藏而無希取一  
食之意然其所止故在本處下劣之心亦  
未能捨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以通泰成  
就大志自鄙先心臨欲終時而命其子并  
會親族國王大臣刹利居士皆悉已集即  
自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  
某城中捨吾逃走伶俜辛苦五十餘年其  
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忽  
於此閒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  
我所有的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是  
子所知世尊是時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  
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無心有所希  
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世尊大富長者則  
是如來我等皆似佛子如來常說我等為  
子世尊我等以三苦故於生死中受諸熱  
惱迷惑無知樂著小法今日世尊令我等  
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我等於中勤加  
精進得至涅槃一日之價既得此已心大  
歡喜自以為足便自謂言於佛法中勤精  
進故所得弘多然世尊先知我等心著弊

精進得至涅槃一日之價既得此已心大  
歡喜自以為足便自謂言於佛法中勤精  
進故所得弘多然世尊先知我等心著弊  
欲樂於小法便見縱捨不為分別汝等當  
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世尊以方便力說  
如來智慧我等從佛得涅槃一日之價以  
為大得於此大乘無有求我等又因如  
來智慧為諸菩薩開示演說而自於此無  
有志願所以者何佛知我等心樂小法以  
方便力隨我等說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  
今我等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怪惜所  
以者何我等昔來真是佛子而但樂小法  
若我等有樂大之心佛則為我說大乘法  
於此經中唯說一乘而昔於菩薩前毀訾  
聲聞樂小法者然佛實以大乘法教之故  
我等說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寶自  
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亦時  
摩訶迦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等今日聞佛音教歡喜踊躍得未曾有  
佛說聲聞當得作佛無上寶聚不求自得  
譬如童子幼稚無識捨父逃逝遠到他土  
周流諸國五十餘年其父憂念四方推求  
求之既疲頓止一城造立舍宅五欲自娛  
其家巨富多諸金銀珍寶瑪瑙真珠琉璃  
象馬牛羊輦轡車乘田業僮僕人民衆多



求之既疲頓止一城建立舍宅五欲自毀  
其家巨富多諸金銀碑礪瑪瑙真珠琉璃  
象馬牛羊輦轡車乘田業僮僕人民衆多  
出入息利乃遍他國實倍賈人無處不有  
千萬億衆圍遶恭敬常為王者之所愛念  
群臣豪族皆共宗重以諸緣故往來者衆  
豪富如是有大力勢而年朽邁益憂念子  
夙夜惟念死時將至癡子捨我五十餘年  
庫藏諸物當如之何余時窮子求索衣食  
從邑至邑從國至國或有所得或無所得  
飢餓羸瘦體生瘡癬漸次經歷到父住城  
傭賃展轉遂至父舍余時長者於其門內  
施大寶帳處師子座眷屬圍遶諸人侍衛  
或有計筭金銀寶物出內財產註記券疏  
窮子見父豪貴尊嚴謂是國王若國王等  
驚怖自忤何故至此覆自念言我若久住  
或見逼迫強驅使作思惟是已馳走而去  
借問貧里欲往傭作長者是時在師子座  
遙見其子嘿而識之即勅使者追捉將來  
窮子驚嘆迷悶躡地是人執我必當見煞  
何用衣食使我至此長者知子愚癡狹劣  
不信我言不信是父即以方便更遣餘人  
眇目瞋阻無威德者汝可語之云當相雇  
除諸糞穢倍與汝價窮子聞之歡喜隨來  
為除糞穢淨諸房舍長者於牖常見其子  
念子愚劣樂為鄙事於是長者看弊垢衣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7)

眇目瞋阻無威德者汝可語之云當相雇  
除諸糞穢倍與汝價窮子聞之歡喜隨來  
為除糞穢淨諸房舍長者於牖常見其子  
念子愚劣樂為鄙事於是長者看弊垢衣  
執除糞器往到子所方便附近語令勤作  
既益汝價并塗足油飲食充足薦席厚暖  
如是苦言汝當勤作又以軟語若我子  
長者有智漸令入出經二十年執作家事  
示其金銀真珠頗翠諸物出入皆使令知  
猶處門外止宿草庵自念貧事我無此物  
父知子心漸已曠大欲與財物即聚親族  
國王大臣剎利居士於此大衆說是我子  
捨我他行經五十歲自見子來已二十年  
昔於某城而失是子周行求索遂來至此  
凡我所有舍宅人民悉已付之恣其所用  
子念昔貧志意下劣今於父所大獲珍寶  
并及舍宅一切財物甚大歡喜得未曾有  
佛亦如是知我樂小未曾說言汝等作佛  
而說我等得諸無漏成就小乘聲聞弟子  
佛勸我等說最上道修習此者當得成滿  
我承佛教為大菩薩以諸因緣種種譬喻  
若干言詞說無上道諸佛子等從我聞法  
日夜思惟精勤修習是時諸佛即授其記  
汝於來世當得作佛一切諸佛秘藏之法  
但為菩薩演其實事而不為我說斯真要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8)



日夜思惟精勤修習是時諸佛即授其記  
汝於來世當得作佛一切諸佛秘藏之法  
但為菩薩演其實事而不為我說斯真受  
如彼窮子得近其父雖知諸物心不希取  
我等雖說佛法寶藏自無志願亦復如是  
我等內誠自謂為足唯了此事更無餘事  
我等若聞淨佛國土教化衆生都無欣樂  
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  
無大無小無漏無為如是思惟不生喜樂  
我等長夜於佛智慧無貪無著無復志願  
而自於法謂是究竟我等長夜修習空法  
得脫三界苦惱之患住寂後身有餘樂  
佛所教化得道不虛則為已得報佛恩  
我等雖為諸佛子等說菩薩法以求佛道  
而於是法永無願樂導師見捨觀我心故  
初不勸進說有實利如富長者知子志劣  
以方便力柔伏其心然後乃付一切財物  
佛亦如是現希有事知樂小者以方便力  
調伏其心乃教大智我等今日得未曾有  
非先所望而今自得如彼窮子得無量寶  
世尊我今得道得果於無漏法得清淨眼  
我等長夜持佛淨戒始於今日得其果報  
法王法中久修梵行今得無漏無上大果  
我等今者真是聲聞以佛道聲令一切聞  
我等今者真阿羅漢於諸世間天人魔梵  
於其中應受供養世尊大恩以希有事

法王法中久修梵行今得無漏無上大果  
我等今者真是聲聞以佛道聲令一切聞  
我等今者真阿羅漢於諸世間天人魔梵  
普於其中應受供養世尊大恩以希有事  
善惡教化利益我等無量億劫誰能報者  
手足供給頭頂乳敬一切供養皆不能報  
若以頂戴兩肩荷負於恒沙劫盡心恭敬  
又以美饌無量寶衣及諸卧具種種湯藥  
牛頭栴檀及諸珍寶以起塔廟寶衣布地  
如斯等事以用供養於恒沙劫亦不能報  
諸佛希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大神通力  
無漏無為諸法之王能為下劣忍于斯事  
取相凡夫隨宜為說諸佛於法得自在  
如諸衆生種種欲樂及其志力隨所堪任  
以無量喻而為說法隨諸衆生宿世善根  
又知成熟未成熟者種種譬喻分別知已  
於一乘道隨宜說三



金剛經啓請

若有人受持金剛經者先須志心念淨口業真  
言然後啓請八金剛四菩薩名号所在之處常  
當擁護

淨口業真言

修利 修利 摩訶修利 修修利 薩婆訶

安土地真言

南無三滿多 沒馱喃 唵度嚕 度嚕地尾  
娑婆訶

虛空藏菩薩普供養真言

唵 誡誡曩 三婆縛 鞞日囉斛

請八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黃隨求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

奉請赤聲金剛

奉請定除災金剛

奉請紫賢金剛

奉請大神金剛

請四菩薩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安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云何梵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云何梵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 廣為衆生說

發願文

稽首三界尊 歸命十方佛 我今發弘願  
持此金剛經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世尊食時著  
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  
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  
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屬者善室世尊善男子善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  
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  
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  
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  
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  
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  
樂欲聞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  
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若無想若非有想  
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  
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竟無衆生得滅度者何  
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  
相即非菩薩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  
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  
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可以故告菩薩不生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3)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  
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  
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  
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  
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  
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菩  
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  
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也世  
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  
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  
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  
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  
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少於一佛二佛三四五  
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  
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阿僧祇劫可以久住者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4)



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少於一佛二佛三四五  
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  
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  
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  
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爲著  
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  
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  
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  
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  
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  
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  
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  
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  
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  
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  
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  
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  
說福德多須菩提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  
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  
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  
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  
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  
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  
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  
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  
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爲不來而  
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  
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  
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爲著我人衆生



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  
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衆生  
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  
是第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  
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  
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  
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  
法有所得不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  
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  
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  
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  
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  
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7)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  
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  
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尔  
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  
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  
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  
處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  
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  
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尔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  
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  
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  
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  
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  
白弗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8)



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  
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  
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  
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  
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其  
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  
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  
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  
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  
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  
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  
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尔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  
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  
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  
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  
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  
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  
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9)

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  
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  
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  
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何  
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  
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  
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佛告須菩提  
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  
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  
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  
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  
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尔  
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  
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  
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辱仙人於尔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  
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  
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  
則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  
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如來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0)



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

則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  
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如來  
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  
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  
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  
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  
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  
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  
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  
無量無邊功德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  
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  
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  
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  
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  
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  
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  
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1)

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  
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  
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  
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  
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  
為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  
間天人阿脩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  
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  
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

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  
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  
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  
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  
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

不能及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  
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2)



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尔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

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



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今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5)

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今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若有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6)



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

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

度衆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

度衆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衆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今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  
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  
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  
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

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  
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  
故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  
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  
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  
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為多不須菩提  
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則  
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即非微

塵衆是名微塵衆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  
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9)

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即非微  
塵衆是名微塵衆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  
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  
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  
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  
之人貪著其事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  
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也世  
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  
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  
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  
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  
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  
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  
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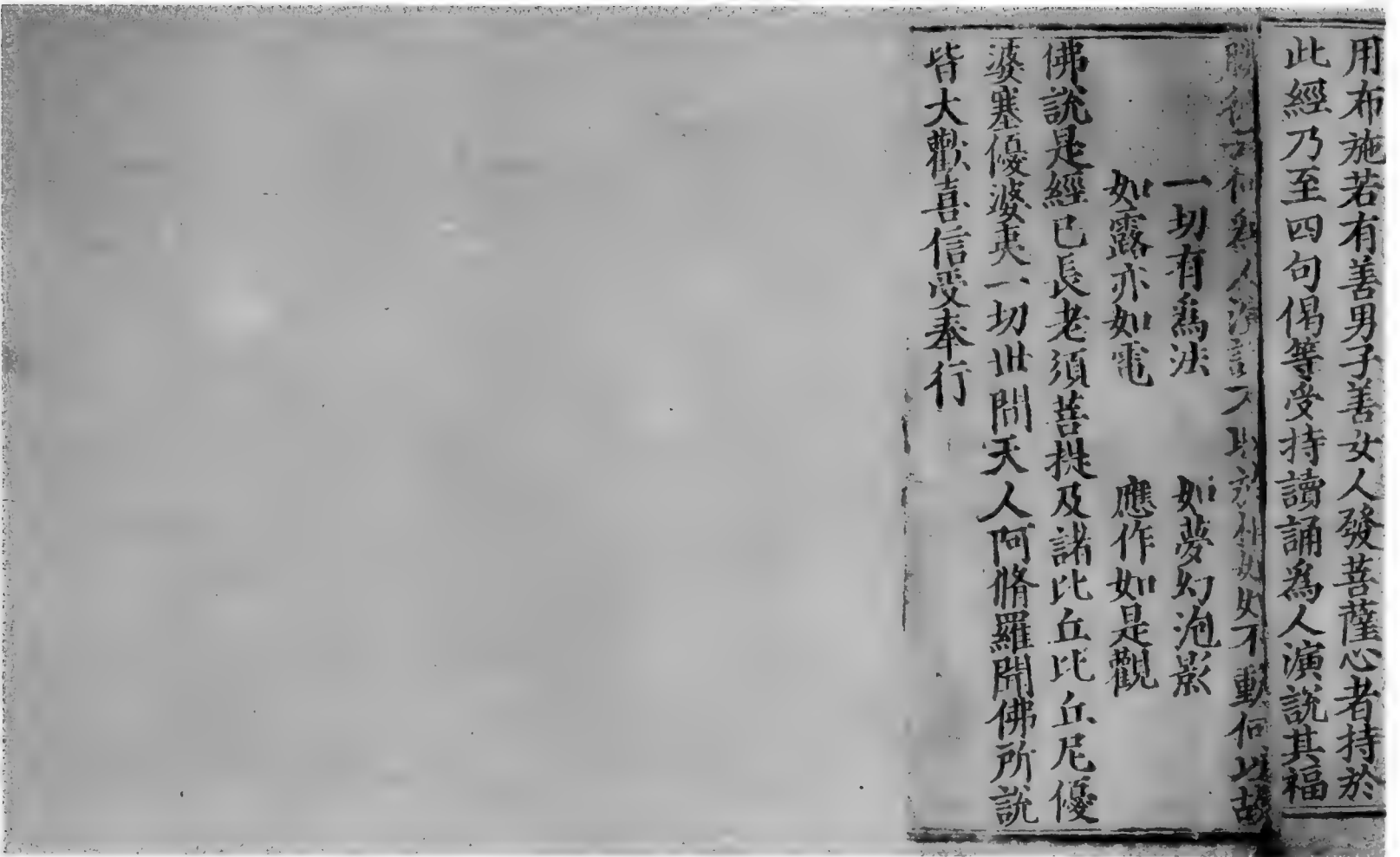
一切有為法  
如露亦如電

如夢幻泡影

應作如是觀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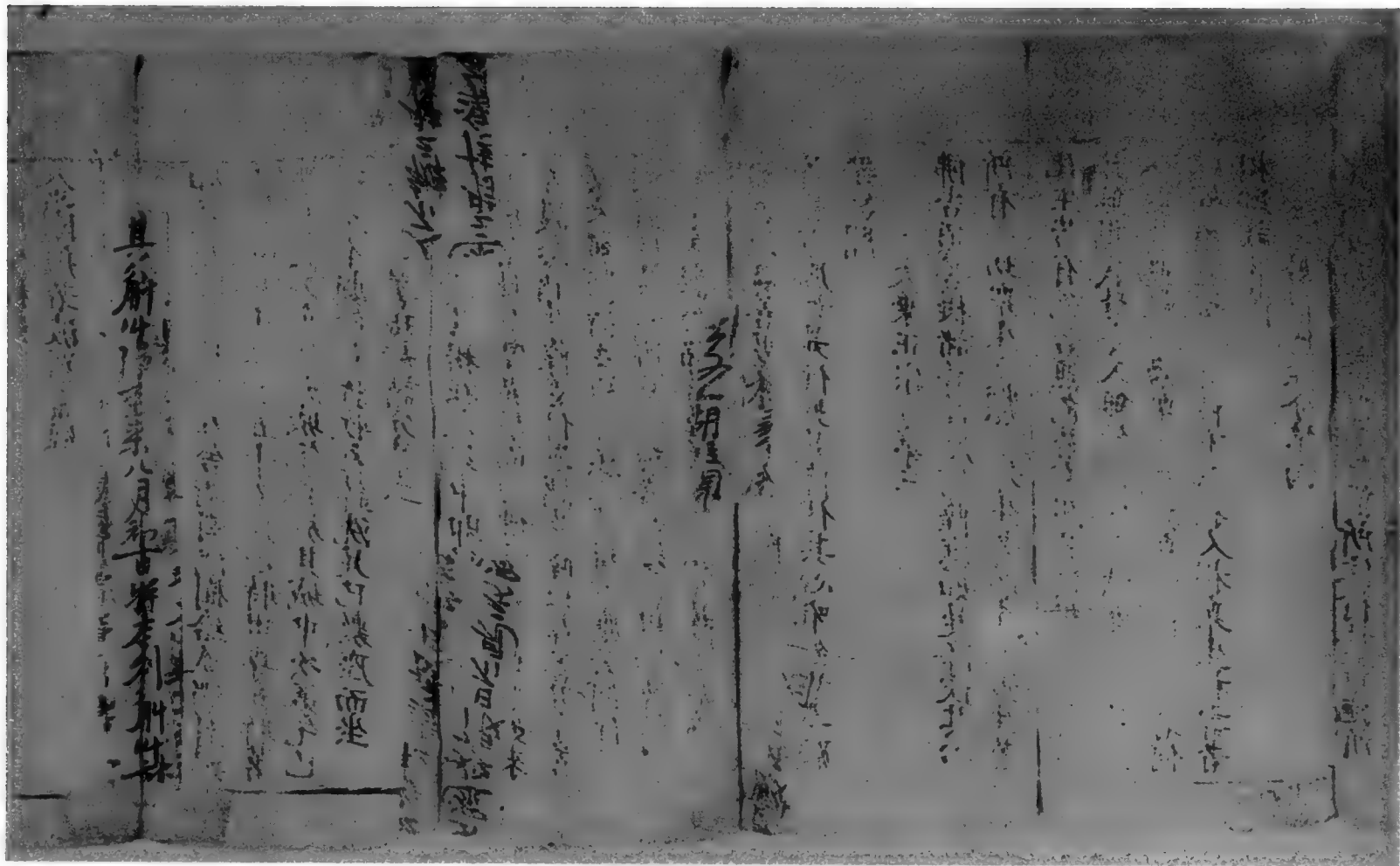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1)



俄 TK16V 雜寫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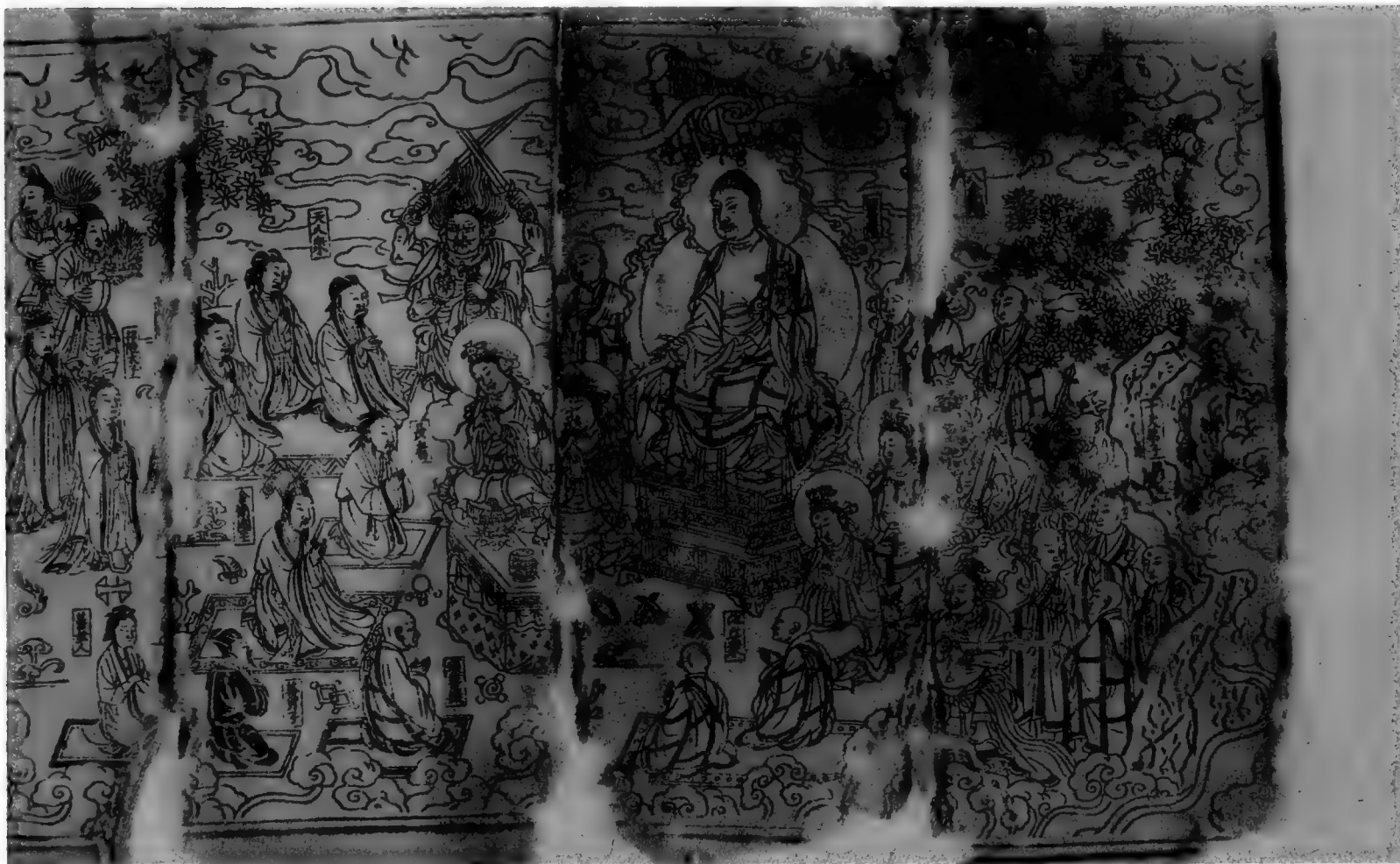


俄 TK16V 雜寫 (3-2)



俄 TK16V 雜寫 (3-3)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



請八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黃隨求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

奉請赤聲金剛

奉請定除災金剛

奉請紫賢金剛

奉請大神金剛

請四菩薩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云何梵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

廣為衆生說

發願文

稽首三界尊

歸命十方佛

我今發弘願

持此金剛經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世尊食時著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

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

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

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

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

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

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

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

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少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爲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

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須菩提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



陀舍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舍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舍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爲著我人衆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第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

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

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

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爲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 無爲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尔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

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爲有佛若尊重弟子

###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佛告須菩提



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尔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尔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

###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尔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尔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尔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



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  
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辱仙人於今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  
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  
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

則爲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  
菩提菩薩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如來  
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  
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  
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  
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

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  
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爲  
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  
無量無邊功德

###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  
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  
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  
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  
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  
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  
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  
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

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若有  
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  
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  
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  
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  
爲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  
間天人阿脩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爲是塔  
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  
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  
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  
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



人輕賤故先<sup>金</sup>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須菩提如來<sup>金</sup>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

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



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今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5)

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

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

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今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6)



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尔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

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

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而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尔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則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即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



相才女才言良才相相男名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  
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  
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  
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  
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聞  
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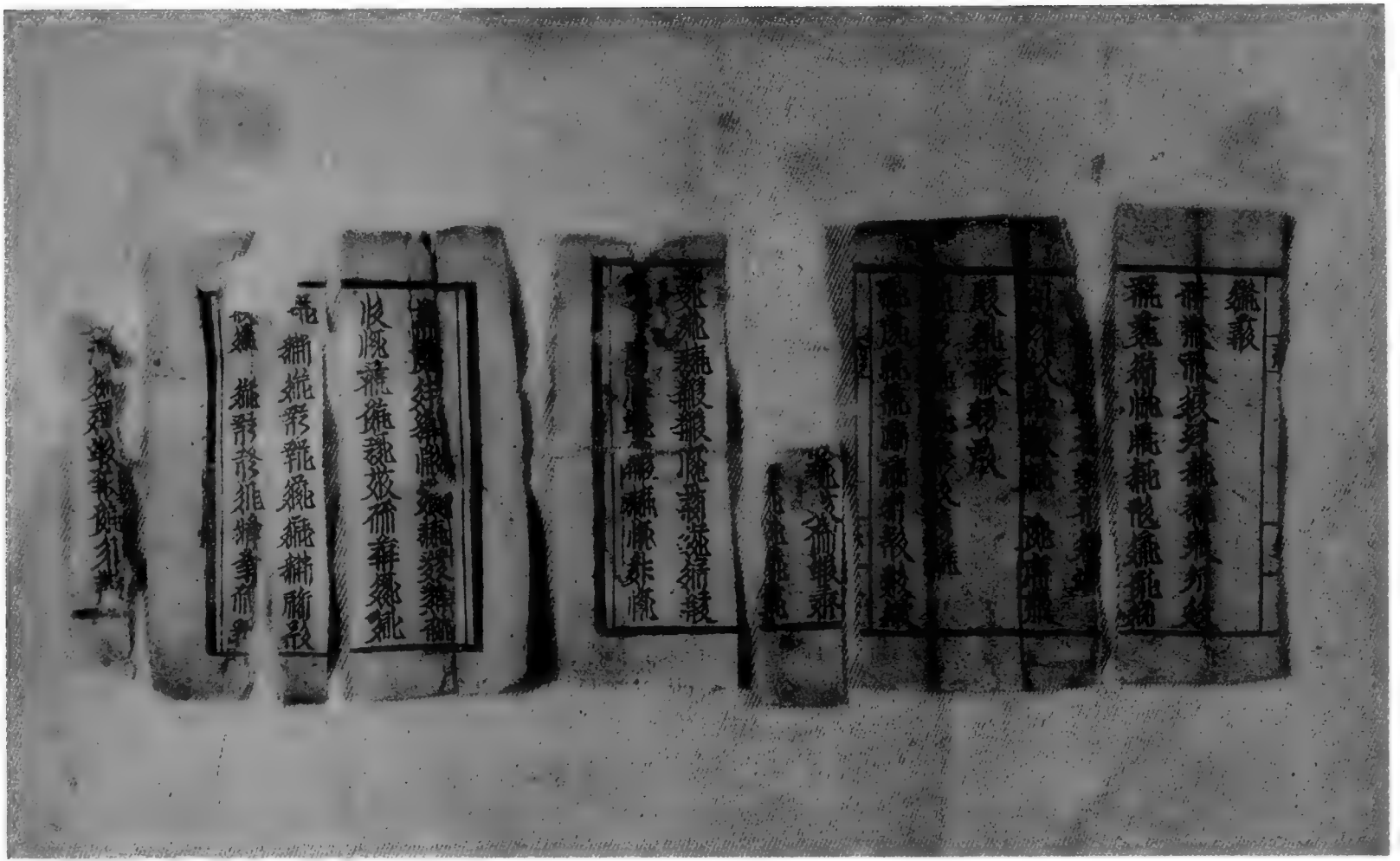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1)

最初名拘。當錄最後樓至。有此塔  
陳述業大目犍連。舍利佛。大龍。

俄 TK17P1 佛經





俄 TK17P2 佛經發願文 (西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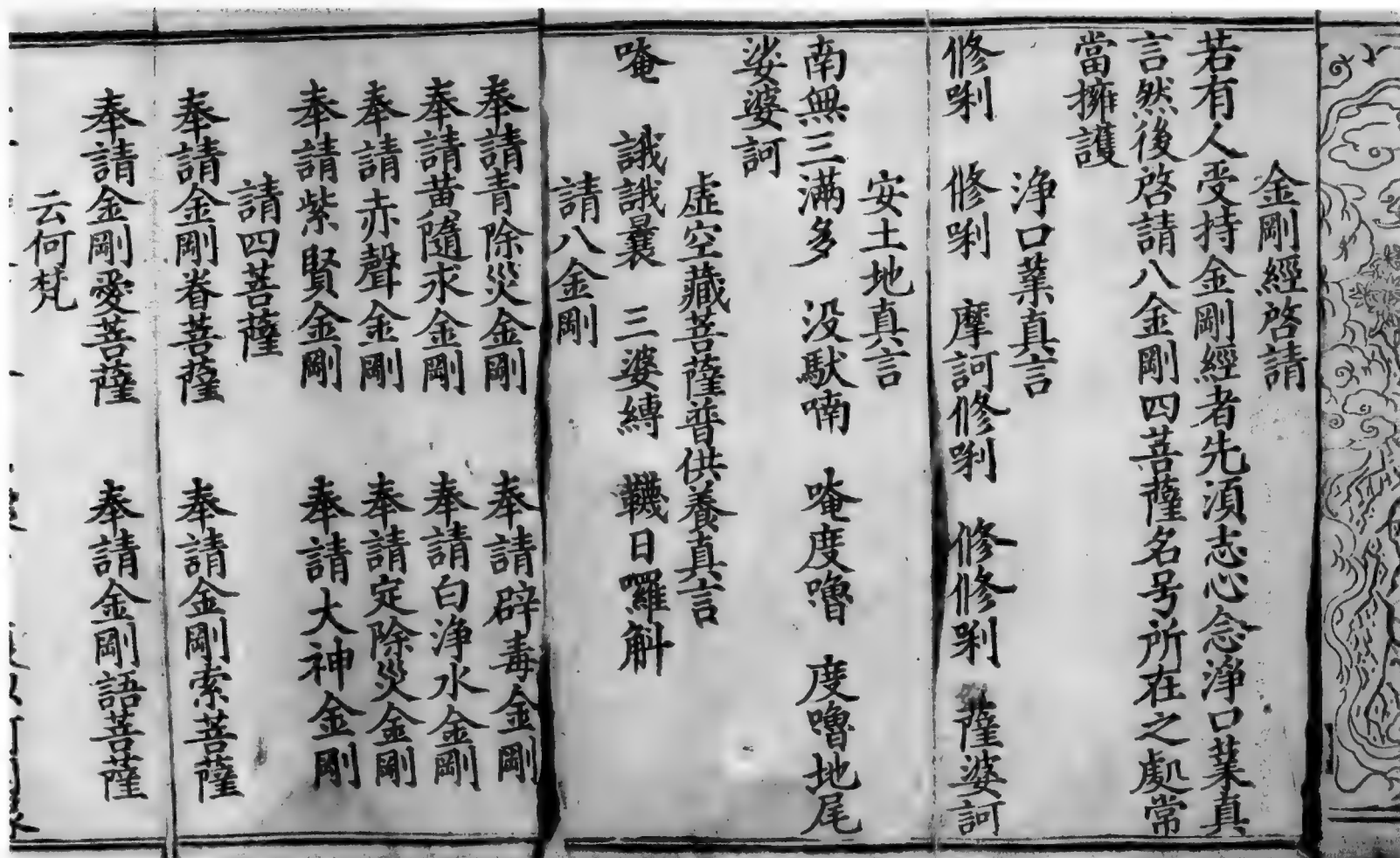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2)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3)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云何梵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

廣為衆生說

發願文

稽首三界尊

歸命十方佛

我今發弘願

持此金剛經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世尊食時著  
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  
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  
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  
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  
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  
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  
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  
樂欲聞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  
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  
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  
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  
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  
相即非菩薩

妙行無主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  
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



以下無主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

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

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爲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  
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  
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  
說福德多須菩提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  
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  
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  
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  
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  
洹須菩提是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  
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  
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  
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  
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  
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  
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  
是第二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  
欲阿羅漢世尊我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8)

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  
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  
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  
是第二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  
欲阿羅漢世尊我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  
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  
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  
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  
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  
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  
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  
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  
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  
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9)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  
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  
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尔  
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  
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  
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  
處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  
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  
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尔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  
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  
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  
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  
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  
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  
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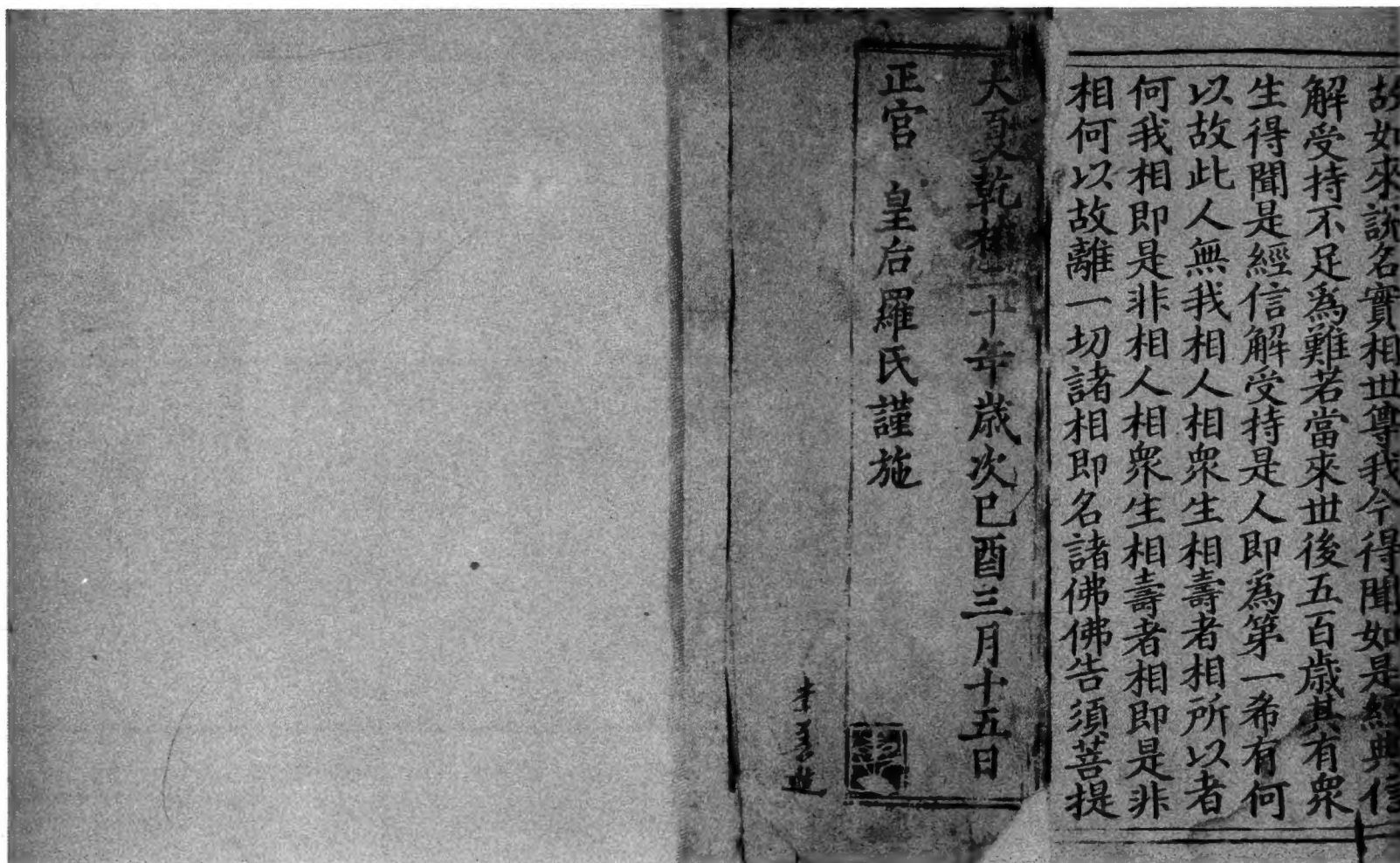
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  
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  
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  
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  
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  
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  
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也世尊不可  
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  
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  
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  
多

###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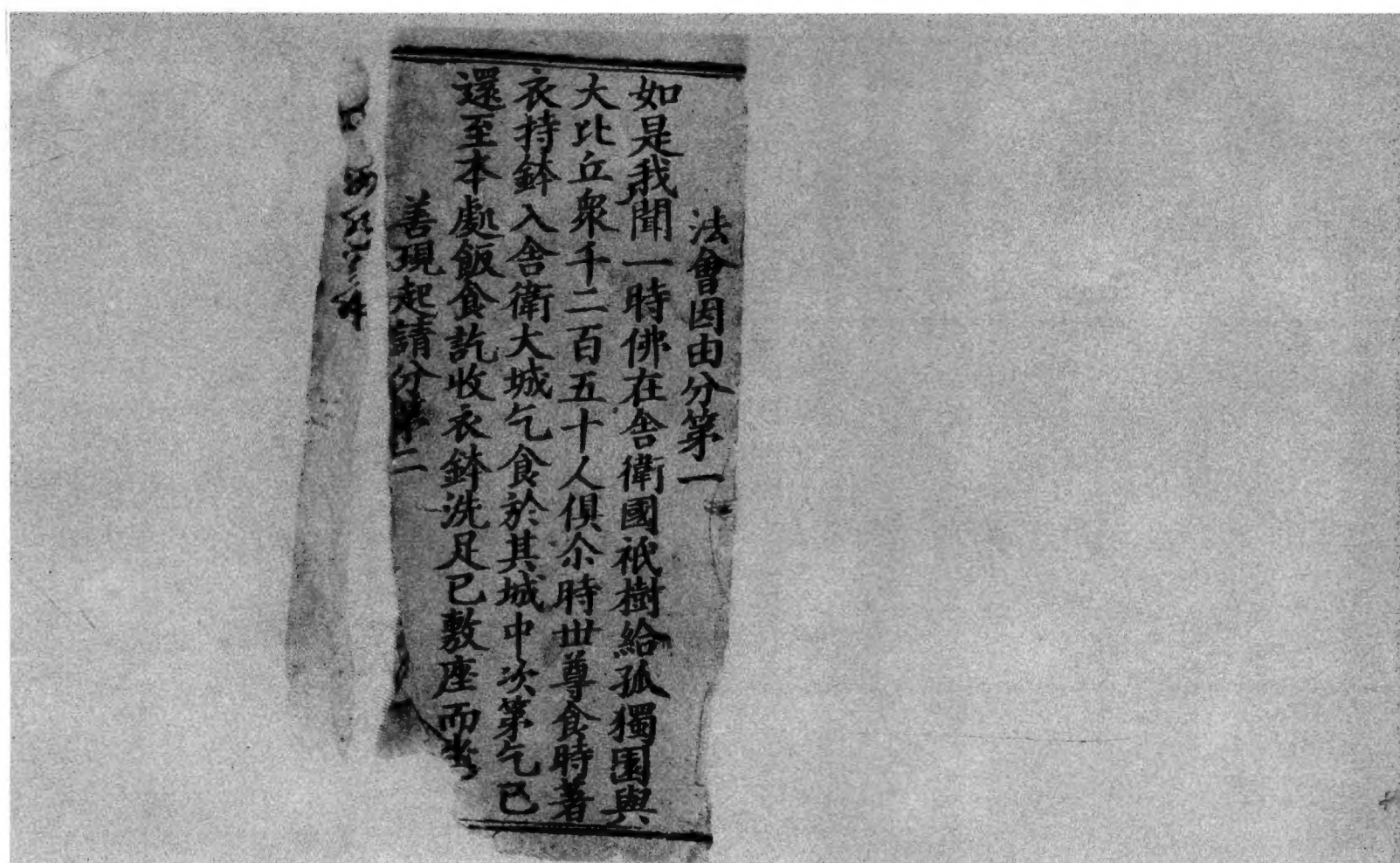
尔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  
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  
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  
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  
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  
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  
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  
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何  
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1)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2)



俄 TK2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俄藏黑水城文献    1        汉文部分

作者=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页数= 3 5 4

S S 号= 1 3 4 8 4 8 0 7

出版日期= 1 9 9 6 . 1 2

出版社=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I S B N 号= 7 - 5 3 2 5 - 2 0 3 6 - 6

中图法分类号= K 2 0 6

主题词= 中国- 古代- 史料

参考文献格式=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俄藏黑水城文献    1        汉文部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9 6 . 1 2 .

内容提要= 俄藏黑水城文献有八千多个编号，系中国中古宋、夏、金、元时期的写本和刻本，其中绝大部分为西夏文文献，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及少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献，距今七百至九百年历史，均属珍本、善本或孤本。